SNIPING

AN ILLUSTRATED HISTORY

狙击 250年来最经典之狙击战例和著名狙击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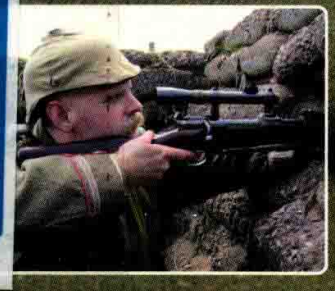
[英] 帕特·法雷（Pat Farey） 马克·斯派塞（Mark Spicer） 著

张卫东 刘亚华 译 张国良 审校

200多年战争中的狙击手的真实历史和光辉战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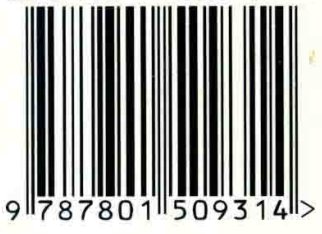
第一手的真实数据和历史资料·400多幅狙击行动的图片和插图

详解狙击手武器和装备的技术数据



军事谊文出版社

ISBN 978-7-80150-931-4



9 787801 509314 >

定价：58.00元

狙击 Sniping

an Illustrated History

250年来最经典之狙击战例和著名狙击手

[英]帕特·法雷　马克·斯派塞　著　　张卫东　刘亚华　译　　张国良　审校

军事谊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狙击：250年来最经典之狙击战例和著名狙击手 / (英) 法雷，(英) 斯派塞著；张卫东，刘亚华译. —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11.7

ISBN 978-7-80150-931-4

Ⅰ.①狙… Ⅱ.①法… ②斯… ③张… ④刘… Ⅲ.①步兵武器射击—战例—世界 Ⅳ.①E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49876号

Copyright © 2009 Compendium Publishing
Copyright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 2010 by Portico Inc.
This translation of *Sniping: an Illustrated History*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ompendium Publishing Ltd.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使用权归军事谊文出版社所有

声明：本书译自国外公开出版物，书中所表达的立场和观点为作者本人持有。本社出版翻译其作品并不意味着我们同意或赞同书中所表达的立场和观点，任何人不能以此为由指责或攻击本社或中国政府及军方。

书　　名　狙击：250年来最经典之狙击战例和著名狙击手

著　　者　[英] 帕特·法雷　马克·斯派塞
译　　者　张卫东　刘亚华
审　　校　张国良
出版发行　军事谊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安外黄寺大街乙一号（邮编：100120）
印　　刷　北京九歌天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60千字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50-931-4
定　　价　58.00元

前言

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每发射 2.5 万发子弹才能消灭 1 个敌人。越南战争期间，这个数字上升了很多，美军每发射 20 万发子弹，才能打死 1 名北越战斗人员。而一名现代狙击手，平均只需发射 1.3 发子弹，就可以杀死一个目标。毫无疑问，狙击手已经是、将来也许依旧是最经济和最有效的军事资源之一。

怎样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狙击手”？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任何一个来复枪手，只要他能够远距离击中目标，都有潜力成为一名狙击手。但是，良好的射击水平纵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但也仅仅是一名狙击手必需具备的众多技能之一。

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定义一个真正的狙击手，或许，只有那些被其击

下图：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军所有部队都配备了来复枪，并且在射击训练方面也已迈出了坚实的步伐——虽然已经起步，但要培养狙击手，仅有准确射击是不够的。（里查德·克拉克）

中的人才能给出最本质的见地。如果某个人朝你射击，而你又看不到他，那么，你所遇到的这个射手就是一个狙击手。他也许实际上只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射手，用一个带有瞄准镜的步枪精心地将你选作射击目标；或者他也许仅仅只是一名躲在暗处的普通步兵，带着几分侥幸，用一把普通配置的步枪朝你连射了几枪。即便是官方记录和战地记者也都趋于接受这个观点。回溯到美国内战时期，有许多射术精湛的联邦士兵，其照片通常被美国媒体贴上“神射手”的标签。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仅仅因为记者们看不到敌人，报纸就开始将所有呼啸而来的子弹报导为“狙击手射击”。

媒体将任何一个射术精湛的步枪射手都抬高到“狙击手”的高度，这一事实无疑表明了狙击手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狙击手可以在不被看到的情况下将人杀掉，而且有可能将你也列为他或她的下一个目标……对于士兵和平民而言，被精心挑选为射杀目标的可能性是一种最令人恐怖的情景。

下图：到了美国内战期间，尽管交战双方配备了比滑膛枪射程更远、精度更高的来复枪，但大部分战斗采用的依旧是拿破仑式的排射战术：先是朝着集结在一起的敌群开火，接着开始拼刺刀，直到一方“垮掉”为止。（罗伊·丹尼斯）

因此，对于狙击手，有着不同的公众反应。如果狙击手站在你支持的一方，而且他的作用也被公之于众，那么你就可能对他产生极端的英雄崇拜；反之，如果他是一名敌人，你就可能憎恶他。你也可以发现，一些部队并不喜欢狙击手，即便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狙击手。

事实上，现代军事狙击手是一个技艺精湛的多面手，擅长于精确射击和野外侦察，具备训练有素的观察家所特有的慧眼和准确判断力。他必须能够进入和保持在一个有利位置，而这个位置可能靠近或位于敌后，但同时，他又必须保证和保持自己不被敌人发现。要做到这一点，无疑需要丰富的伪装和其它隐藏手段。他也必须能够观察敌人，然后准确无误地报导他所看到的一切——这是狙击手的主要任务和作用之一，从 18 世纪法国—印第安战争中的罗杰斯突击队时代开始，到现代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冲突，就一直是这样。狙击手必须能够精确地评估目标，判断敲掉这一目标是否有利可图。因而，他必须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去等待射击机会的来临，然后记下自己的每一次命中。最后一点就是，一旦使命完成，他必须能够让自己和自己的团队安全撤出危险区。

本书的前面章节涵盖了从美国独立战争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段历史，从中你会发现，在军事冲突的时候，那些技术精湛的猎手们是如何被征募入伍，利用他们天生的才能从远处杀死敌人，从而让己方确立起身体和心理方面的优势。然而，从 20 世纪下半叶至今，狙击手几乎不再从猎手（或其它民间射手）中

下面：当今狙击手的优势在于，武器和装备技术在某些方面的进展令人难以置信。图中，一名狙击教官正在使用一台徕卡激光测距仪，它能够精确地计算出标靶的距离，误差在 ±1 码左右。他左侧则是一架固定在三角架上的里奥波特 40 型观靶镜。（马克·斯派塞）

招募，这仅仅是因为已经没有这样的人才可供招募了。许多国家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革，从农耕社会发展成工业化国家，这些国家（尤其是欧洲）的法律限制平民拥有枪支。事实上，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开始，绝大多数欧洲军人们在入伍前连枪支都没碰过。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从军队选拔出来的狙击手需要从头学习各项技能。

然而，猎手的技能还是很重要的，而且必须学会。即使现在，军队中那些志愿接受狙击训练的人通常已经学习过侦察课程（或者说至少具备一些侦察技术方面的知识），事实上，这等同于昔日猎手们的野外作业。

当然，狙击不仅包含射击技术，而且也包含众多其他方面的能力，这些能力是一个现代狙击手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所有这些技术都必须掌握，但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最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狙击手必须杀人和造成破坏，且必须是在近距离观察目标过程中完成实施的，这是一名狙击手与步兵和炮兵们的最大区别。吉姆·兰德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建立过狙击学校，而且在越南与许多美国顶尖狙击手共过事。就最终一点，他曾发表过如下评论："当你透过瞄准镜向前看时，你看到的第一个东西就是眼睛，在隐蔽处随便开上那么一枪与盯着一双眼睛开上一枪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将瞄准镜瞄向某人的感觉太令人震撼了，而且，在你眼前跳动的第一个东西就是他们的眼睛。许多人此刻做不到那一点（扣动扳机）。"

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那些新猎手身上。他们能够学会如何定位、追踪和跟踪自己的猎物，也懂得如何为瞄准进行最后的计算和调整……但是，就在射击的一刹那，他们的心态将决定他们是否能够保持足够的冷静和镇定（或者说超然），以便扣动扳机和杀生。厌恶故意杀生是人性脆弱之所在，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也可能是狙击手和猎手需要面对的最大挑战。

本书中，我们将重点集中在军事狙击的发展史上，这段历史始自 18 世纪中叶，一直延续到现在。叙述的主线则是

左图：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特种部队开始广泛使用配备瞄准镜的高精度来复枪，特种部队通常都进行过狙击手的所有技能训练。（NA）

狙击手的演化与步枪、先进光学仪器以及伪装和战术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换言之，我们先从18世纪那些隐居山野的猎人入手，描述他们如何将自己的狩猎技能和用具加以改进以便为战争服务，再过渡到当今时代那些经过系统训练的狙击手，讲述他们如何使用高技术装备和高度专业化的武器。我们也将描述狙击手角色与作用的演化：从神射手、侦察员和散兵游勇到主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壕的隐秘射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狙击手的战术和价值以及反狙击作用，再到当今的专业化远距离步兵如何使用自己的兵器。

我们会看到，狙击战术是怎样发生变化的。比方说，从最初的单个神射手到由一个观察手和一个射手组成的狙击二人组，再到当今某些情况下采用的四人或六人狙击队。

尽管某些恐怖分子、叛乱者和犯罪型狙击手并不被人们认可为“真正的狙击手”，但是，对抗他们的方法将纳入我

下图：一名狙击手身着伪装服后几乎成为“隐形”人。要尽可能地接近并辨别目标，狙击手需要有多项技能，其中的两项就是伪装和隐藏。即便这样，无论是在跟踪猎物时还是等待伏击的时刻，狙击手仍然需要继续隐藏自己（通常要隐藏许多小时），直到最佳的时机出现，然后射出致命的一枪。（马克·斯派塞）

们考虑的范畴。

在整个狙击历史上，那些反复出现的旋律之一就是，一旦“当前”的战争结束，军队就会停止远距离射击训练，就会停止传授其他的狙击技能；而一旦下次战争开始，就马上重新捡起。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狙击装备的发展与供应方面，只有需求迫在眉睫的时候，这种矛盾才能得以有效解决。近期，这种情况开始变化，这种变化始自于国际刑警和反恐怖行动中狙击手的明显增加，这是过去几十年内从未有过的现象。

另一个显而易见的标志就是初期的神射手和此后的狙击手选择目标的方式。前者是立即解决战术威胁，而后者则是针对战略目标。如果机会出现，他们总是射击军官、军士、炮手、信号手和运输人员等等。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破坏敌人的指令传达链，除掉火炮威胁，使敌军士气低落陷入混乱并切断敌军的供给线。

现代狙击手的所作所为完全相同，同时，他们也能够利用大口径远程步枪摧毁诸如通讯和雷达这样的关键设备。此外，他们越来越频繁地为步兵提供支援：从远处的固定地点为其提供火力掩护，密切注意敌军动向、搜集情报，必要情况下请求迫击炮、火炮或空中支援。

当今的狙击手也帮助执行“心灵与智慧”的使命，受命安抚当地群众，使其获得安全感并将其“拉到自己一边”。一名英国狙击手在中东就曾有过这样一次行动，他曾经控制住一群危险的野狗，解除了它们对当地村民带来的严重威胁。这一事迹曾被西方媒体详细报导，同时被大肆渲染的还有其他有关狙击手的“好消息”。有关狙击手作用的报导手法已经与从前大不一样了，当然，这一点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超级士兵”的宣传手法还是截然不同的。

随着更加先进的狙击装备的飞速发展，0.50口径超远程步枪、激光测距仪和夜视仪器相继出现。与此同时，反狙击武器的发展也日新月异，狙击手探测设备，例如“气体排放跟踪”之类的仪器相继问世。和其他武器的发展一样，这些设备也呈“蛙跳”式交互向前发展，这是因为武器制造商、战术家和狙击手自己不断发现新的方法和手段去对抗它们。

无论我们如何看待这一特殊的人群，单独或以小队方式行动的专业狙击手仍然是一件有力的工具，是现代军事最有效的资源之一，而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狙击手的地位仍将如此。

——帕特·法雷

第 95 来复枪团的一位枪手。该团是英国陆军第一支全部用来复枪替代了滑膛枪的部队，他们还用绿色制服代替以前的猩红长袍。最重要的是，这些士兵都能够准确使用自己的武器，在战斗中，指挥官们提倡和鼓励士兵们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事。

目录 Contents

1 从滑膛枪到来复枪，从射手到狙击手 /1

排射、滑膛枪和集结成群的队伍 /2

侦察兵和散兵 /4

选中的目标和精心瞄准的射击 /7

依旧肩并肩 /19

2 新技术与忘却的教训 /33

依旧以拿破仑方式战斗 /40

马背上的神枪手 /68

3 新 世 纪 /73

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壕中的狙击 /81

盖里博卢半岛战役中的土耳其和澳大利亚人 /98

第二次世界大战：东线战场的狙击手 /105

西欧战场上的狙击手 /124

太平洋和远东战场 /140

4 终于和平了？ /151

朝鲜战争 /154

落伍的装备 /158

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狙击武器 /158

美国的狙击装备 /162

朝鲜的狙击装备 /163

一丝希望 /164

越南战争中的狙击手 /166

福克兰群岛战争中的狙击手 /180

联合国狙击手部署 /184

在车臣的狙击手 /199

在阿富汗的狙击手 /201

在阿富汗的美军狙击手 /204

“伊拉克自由行动” /213

恐怖分子的狙击手 /229

狙击的未来 /240

1 从滑膛枪到来复枪，从射手到狙击手

现代狙击手可以承担多重任务，拥有全方位的专业技能。但是，在早期的火器战争时代，狙击手基本上就是一个射手，一个可以依赖的能够以一定精准度射中既定目标或“靶子”的人，其射击精准度超过一般士兵的平均水平。然而，要达到上述目的，他需要有合适的工具，直到来复枪管问世后才真正得以实现。因此，狙击手的历史不可避免地与来复枪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而从一定程度上，又与来复枪的前身——滑膛枪不无关联。

排射、滑膛枪和集结成群的队伍

自从发现了火药燃料武器的威力以来，人类就努力提高武器的性能以及使用者的技能。人类一方面在积极寻求既精确又射得远的双子“圣物”，同时又设法将狙击手提高到专家级士兵的水准。

17 世纪中期到 19 世纪早期，大部分欧洲步兵战术建立在大规模使用滑膛枪的基础上。这些武器在射程和精度方面都很有限，然而，只要与顺应时代的正确战术相结合，它们依然不失为一种极其有效的武器，因此仍然可以保证大规模的应用。为了对敌人造成重大破坏，步枪手应尽可能地让敌人进入射程之内，并且敌方最好相对稠密地集结在一起（几乎是肩并肩），以确保密集火力的实施效果。不幸的是，他们自己同时也成为对方对等的射击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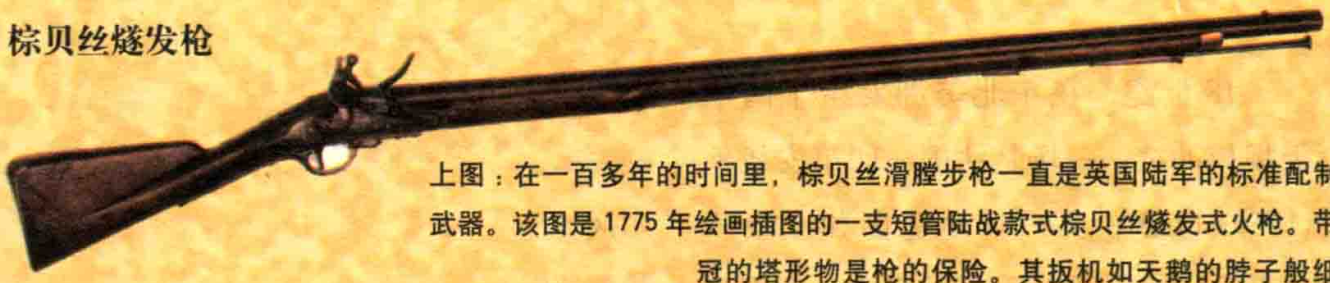
通常来说，在遭到敌军炮火的重击时，被冲散的敌军步兵队伍会停下来等待，直到双方的距离大约超过 100 码多一点，他们又开始继续向对方队伍前进。只有在这个时刻，他们才可以按一排一排的顺序开枪，从而给对方造成最大限度的伤亡。三队排射（一队射击，一队装弹，另一队准备射击）能够保证每分钟向敌方进行六到七排的射击效果。

排射完毕之后，最终要进入拼刺刀阶段。此时，进攻一方试图以最快的速度越过“开火区”以减少肉搏前的损失，而且，这样做的另一个好处就是有希望冲散对方阵形，迫使他们转身逃跑。否则，对方的火力将阻止进攻方的前进步伐，迫使其撤退。丧生和受伤固然可怕，但是，除了参战双方的人数外，在恐惧和纪律之间寻求平衡至关重要，而这种平衡将决定着最终的战果。

左图：狙击手的前身大都仅仅是一个枪手——那种可以朝其瞄准目标射击的人（罗伊·丹尼斯）。

战场之上，一支部队之所以能够坦然面对死亡和断肢，甚至勇往直前、奋勇杀敌，这是平日操练和严格纪律产生的效果。不遵守纪律和失职造成的后果要比面对敌人的不安严重得多。毫无疑问，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对战争的动机、国家甚至是职业充满了信念，在某些情况下，这也许能够更好地刺激英雄行为的产生。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面对敌人时，既有肾上腺激素激发出的杀敌欲望，又有濒临恐惧时的忧虑。然而，尽职尽责和忠于职守这两方面的训练，

棕贝丝燧发枪



上图：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棕贝丝滑膛步枪一直是英国陆军的标准配制武器。该图是 1775 年绘画插图的一支短管陆战款式棕贝丝燧发式火枪。带冠的塔形物是枪的保险。其扳机如天鹅的脖子般细长，数字 55 压印在枪托腕部的铭牌上，枪管上标记有 WH。（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 REL 24670）

18 世纪到 19 世纪早期，应用最广的步兵武器当属滑膛燧发枪。英国曾经推出的标准步枪及其衍生产品棕贝丝枪就属于燧发枪。

从 1722 年到 1838 年，英国军队一直使用着不同型号的燧发枪。来复枪被标定为 .75 口径，而卡宾枪则是 .65 口径。标准长步枪的总长为 62 英寸，其中枪管长为 46 英寸，而标准短步枪的枪管长为 42 英寸。尽管仍然很长，但后者已不再是焊接武器。1797 年，因为便宜和易于制造，印度式步枪开始投入使用，之后，该款枪又被新的标准步枪取代。和那个时代的许多军用枪支一样，棕贝丝枪有一个光滑且超大的枪膛，以便更快更容易地装弹，尤其在射击一段时间之后，枪管内壁被残留的火药污染，此时，大枪膛的优点就更为明显了。因此，当子弹与枪管锲合得不很好时，在子弹飞出枪口前，它会以瞬间不稳定的角度不断撞击着枪管，这当然不利于确保射击精确度。因此，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这只能被看做是短程武器。19 世纪的检验结果表明，即使是最后一种标准化程度更高的枪型，其有效射程也只有 100 码左右，且射击不够精确，速度衰减也极快。不过，在 18 世纪的战斗环境下，考虑到硝烟、噪音、行军、肾上腺素刺激以及总体缺乏实践等诸多因素，一名普通的士兵或许可以极其幸运地从 100 码的距离上击中自己精心瞄准的敌方目标。

尽管如此，在理想条件下，类似“棕贝丝”这样的滑膛枪仍然可以认为是精确的。在精确控制的状态下（用精确测量的弹药和紧密锲合的布包弹），现代的前装式射击能手可以用复制的“棕贝丝”滑膛步枪获得令人惊叹的精度，可以在超过 150 码距离外击中与人体尺寸相当的标靶。

“棕贝丝”的长处在于简单、射击稳健、价格低廉以及易于在战场上使用，纪律性强的部队每分钟可以发射两到三轮。虽说作为单兵武器，它的精度不够，但是，当近距离射击那些稠密集结的敌军时，它还是非常有效的，因此也就能够为英军一直服务了 100 多年。

下图：刚刚射击完毕后的棕贝丝枪机特写镜头——注意在火药点火后被污染的扳机、扣簧和触发管。

驱使他们无论如何也得继续“坚持下去”。

尽管这种面对面的大规模武器对射方式总体上被接受（当然是在欧洲），仍有一些军队开始探索其他武器和战术的优势。

侦察兵和散兵

18 世纪，在东北美洲发生了两场大规模冲突，一场是法国—印第安战争(1754–1763)，另一场是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在这两场战争中，大部分战斗依旧沿袭传统的作战方式，而且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这种模式仍然未被摈弃。尽管如此，这两场战争撒播下了改变步兵战术的些许种子，这种改变自然体现在侦察兵和散兵的使用上。

在法国—印第安战争中，战术从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以下两方面因素：涉及的战场面积庞大，且前沿据点过于分散。结果，爆发了许多地方性民兵组织之间的小规模战斗，同时更有法国和英国两个主要对手的正规军之间较大规模的激战。双方均利用土著印第安人扩充自己的军队。伊罗奎联邦与英国结盟，而阿尔冈昆、渥太华、奥吉布瓦、绍尼和其他部落则支持法国。

英军和法军都向他们的印第安盟友、殖民地猎手以及从欧洲来的设陷阱布猎者学习，也均将袭击作为自己的主要战略。法国人鼓励（有时带领）印第安袭击者攻击偏远的英国乡镇和哨所，迫使定

下图：直到 19 世纪初期，欧洲步兵战术都是基于滑膛枪的集中使用而制定的。（里查德·克拉克）

居者撤离。英国人则还以颜色，洗劫法国人的印第安盟友的村庄，摧毁他们的家园，切断食物供应。这些袭击通常只涉及小股部队，最多也就几百号人。有些只有 60 来个人组成的巡逻突击队，其人员特地从闲居乡野的人中招募，他们大都具备野外生存和射击技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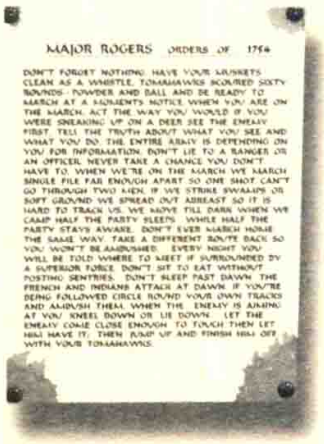
在这些小规模部队中，最有名的可能是罗杰斯巡逻突击队，这支突击队于 1756 年由罗伯特 · 罗杰斯少校一手组建。他们身着醒目的绿色制服，依据非传统（相对于那个时代）但却卓有成效的战斗方法，并制定出了“罗杰斯突击准则”。罗杰斯招募队员时只看对方的价值，只要有用即可，甚至印第安人和获得自由的奴隶都可以加入进来，这种做法一度令普通的指挥官们非常震惊。突击队配备有滑膛枪、战斧和钢刀，并以射击技术而著称。为了使自己成为较小的射击目标，“突击准则”建议队员们采用躺射、跪射和从隐蔽处射击等 3 种方法，并在受到攻击时尽量采取近距离射击。

从某种程度上讲，交战双方采用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游击战术”：远距离转移，游离于敌方大部队之外，然后采用震撼式的“打完就跑”的战术摧毁定居点，杀死或将定居者赶出家门，并在平民群体中间散播恐慌和制造混乱。

上述战术催生了现代散兵和侦察战术的两个主要成分，为现代狙击手更加专业化的作用打下了坚实基础。伪装和野外作业对于这些袭击小组至关重要，在形势有利于自己之前，尽量避免与敌军发生正面遭遇。当然，这两种方法早就被北美印第安人用于生存捕猎中。因此，与那些为了吸引眼球而穿着亮丽花哨制服的普通英国和法国军队不同，殖民地民兵及其印第安盟友们只穿着简单的伪装服，伪装服一律采用绿色和棕色布料，不是染色的毛或棉布就是动物皮。为了改变身体外形，衣服的边缘和领子通常是流苏状的。

野外作战活动包括：摸清周围环境，

右图：英国游骑兵们学习他们主要对手的穿着和作战方式。当时，他们的主要敌人是印第安部落和忠于法国的狩猎者。图中的“再扮演”者们正在示范法国－印第安战争中典型的英军突击队形象。


MAJOR ROGERS ORDERS OF 1759

DON'T FORGET NOTHING. HAVE YOUR MUSKETS CLEAN AS A WHISTLE, TOMAHAWKS POLISHED. SIXTY ROUNDS - POWDER AND BALL AND BE READY TO MARCH AT A MOMENTS NOTICE. WHEN YOU ARE ON THE MARCH, ACT THE WAY YOU WOULD IF YOU WERE SNEAKING UP ON A DEER. SEE THE ENEMY FIRST. TELL THE TRUTH ABOUT WHAT YOU SEE AND WHAT YOU DO. THE ENTIRE ARMY IS DEPENDING ON YOU FOR INFORMATION. DON'T LIE TO A RANGER OR AN OFFICER. NEVER TAKE A CHANCE YOU DON'T HAVE TO. WHEN WE'RE ON THE MARCH WE MARCH SINGLE FILE, FAR ENOUGH APART SO ONE SHOT CAN'T GO THROUGH TWO MEN. IF WE STRIKE SWAMPS OR SOFT GROUND, WE SPREAD OUT ABREAST, SO IT IS HARD TO TRACK US. WE MARCH TILL DARK. WHEN WE CAMP, HALF THE PARTY SLEEPS. WHILE HALF THE PARTY STAYS AWAKE. DON'T EVER MARCH HOME THE SAME WAY. TAKE A DIFFERENT ROUTE BACK SO YOU WON'T BE AMBUSHED. EVERY NIGHT YOU WILL BE TOLD WHERE TO MEET IF SURROUNDED BY A SUPERIOR FORCE. DON'T SIT TO EAT WITHOUT POSTING SENTRIES. DON'T SLEEP PAST DAWN. THE FRENCH AND INDIANS ATTACK AT DAWN. IF YOU'RE BEING FOLLOWED, CIRCLE ROUND YOUR OWN TRACKS AND AMBUSH THEM. WHEN THE ENEMY IS AIMING AT YOU, KNEEL DOWN OR LIE DOWN. LET THE ENEMY COME CLOSE ENOUGH TO TOUCH THEN LET HIM HAVE IT, THEN JUMP UP AND FINISH HIM OFF WITH YOUR TOMAHAWKS.

右图：法国－印第安战争期间，罗伯特·罗杰斯少校一手制定的“罗杰斯突击准则”。

利用它们为自己提供掩护，保护自己的行动不被刺探者发现。而最重要的是，预见敌人可能的位置避免遭到伏击，同时却能够利用同一地形去伏击敌人。在这些特殊战争中，另一项非常重要的野外作业内容就是能够靠着大自然生存。在那个时代，北美洲地区虽然有着丰富的鱼、蔬菜和食物资源，但要收获它们却需要一定的技能。和许多早已安顿下来的殖民者一样，土著人有丰富的野外作业实践，但是，确实有相当多不具备这些技能的欧洲新移民要么死于饥荒，要么在捕猎时因过于暴露而死于猛兽之口，而他们周围到处都是可供其生存所必需的一切食物。

那个时代，虽说绝大多数游击队员装备的是各种各样的滑膛枪，却也有那么一些游击队员配备了来复枪。滑膛枪和来复枪之间的区别仅在于后者的枪膛内刻有螺旋槽（来复线），而且需要用到“布包弹”。这是一种包裹在布片内的弹丸，布片上涂有油脂，可以与枪膛紧紧契合在一起，同时需要用力装弹，以便弹丸通过全部的枪管。与装载一把普通的滑膛枪相比，这显然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和精力（以及更熟练的装弹）。同样，与光滑的滑膛枪管相比，残留的火药残渣和铅末污染来复线的速度更快，需要更频繁地加以清洗。然而，这么做还是得到了应有的回报，毕竟，与枪膛紧密契合的弹丸在穿越枪管的过程中始终与螺旋状来复线啮合，不仅能够令子弹产生旋转，而且保证每一次射击时子弹在同一点处离开枪口，大大提高了来复枪的射程和精度，然而，尽管如此，要想成功击中目标，来复枪手仍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进行必要的训练。

来自城镇的民兵通常没有私人武器，因此常常配备滑膛枪，有时，与那些正规军士兵相比，这些人无论从年龄上还是穿戴上来讲都处于劣势。与那些仅配备滑膛枪的作战人员相比，用自己来复枪武装起来的拓荒者和其他志愿者具有明显的优势。购买一支来复枪所需的花费要比滑膛枪贵出许多，因此在当时，一个携带来复枪的人几乎意味着他就是

左图：法国－印第安战争中，绝大多数的作战人员配备的都是滑膛枪，但是，一些士兵也会配备上更精确的来复枪。（库尔佩帕尔·梅努特门，英国）

该枪的主人，也意味着他很可能知道如何使用它。

他们所用的武器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仍有一些拥有私人滑膛枪的人是非常不错的射手。枪管内虽然没有来复枪线促使子弹旋转，但通过布包弹法，普通滑膛枪的射击精度仍可大大提高。那个时代的许多殖民者在狩猎时，为了提高射击精度，都采用布包弹，毕竟，狩猎时重新装弹的速度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战斗中则完全不同，取决于填弹速度的火力密集度绝对至关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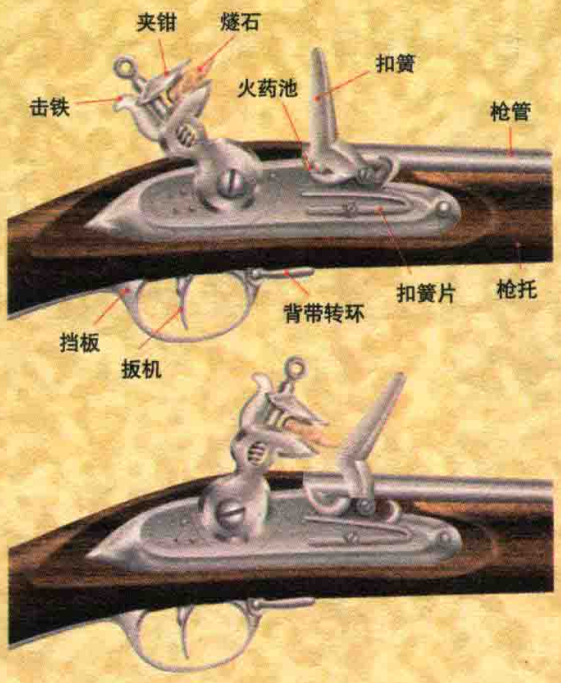
在主要战役中，这些突击连与其主力部队汇合后，就变成了侦察兵，跟踪、观察和报告敌人的行踪。他们也可当作散兵来用，承担小规模伏击、骚扰的战术任务，从隐蔽处或敌人排射武器射程之外，利用武器准确地进行有目的的射击，给敌军造成致命损失。这些人愿意与他们身着猩红色制服的战友们一同作战，但他们却选择单色调而不显眼的制服，运用那些能让他们以最大机会活下来的方法进行战斗。

选中的目标和精心瞄准的射击

大概从美国独立战争开始，狙击战术才真正开始出现：枪手们先精心挑选一个重要敌人作为目标，然后给予精确

下图：魁北克战场上的蒙哥马利将军之死（1808 年，W·凯特尔林努斯雕刻，取自约翰·特兰伯尔的油画）。这一雕刻作品非常有趣，它再现了那些似乎穿着流苏鹿皮的侦察骑兵和散兵，他们手执带着枪刺的滑膛枪。

燧发“前膛枪”的装弹及发射完毕后伸直手腕的重要性



左图：燧发枪装弹、待发（准备击发）和发射位置的机制：当扣簧受到撞击时，火药池和燧石撞击扣簧带有十字交叉线的表面，将火花送入火药池，点燃起爆火药，通过火门送出燃烧的火药，进而将滑膛枪管内的填充物射出。

上图：英国掷弹兵们正在给“棕贝丝”滑膛枪装火药。

除了“弗格森”步枪这类极其个别的特例外，18 世纪的军用武器，无论是滑膛枪还是来复枪，均属于前膛枪，这意味着必须从枪管末端的枪口处填装弹药。当时，普通步兵连配备的是前膛来复枪。

通常来说，这些枪支要用“纸包弹”，这种子弹包括一个钳制弹丸和黑火药。填装滑膛枪时，燧发枪击锤必须拉回到“半击发”状态，以确保在装药时偶然碰到扳机不会引爆子弹。咬开纸包弹的一端，将少许火药注入火药池，往下推扣簧以便将火药压到位。之后，将剩余的火药通过枪口倾注进枪管，略小于枪管的铅弹置于枪管内的火药之上。将空的弹药纸装入枪口，利用推弹杆将铅弹和火药往下推，压到枪管底部（后端）。弹药纸起到填充物的作用，将铅弹和火药固定到位。此后，推弹杆被重新置回枪管下面。当使用者准备发射的时候，先将击铁拉回到击发态，然后扣动扳机即可。

用燧发枪射击时，从扣动扳机到子弹离开枪管，存在几个明显不同的阶段。扣动扳机松开“颚”部装有一小块燧石的弹簧锤。弹簧锤下落，它所携带的燧石与铁制扣簧发生撞击，在形成一簇火花的同时推动扣簧向上向前运动，从而露出火药室，火花点燃火药室内的少量火药，产生的火焰通过一个很小的“击发孔”进入枪管，点燃内部的火药主体，将铅弹推出枪管。与现代武器的速度相比，鉴于从扣动扳机到子弹离开枪管的时间实在太充裕了，这看上去多少像是一个繁琐乏味的过程，但在射击时确实管用。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需要射击完毕后伸直手腕端住枪。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扣动扳机后将武器保持在射击点方向上一秒钟左右的时间，确保子弹确实离开了枪管，而且能够沿着弹道飞行。当步兵成排使用滑膛枪射击时，这一动作就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当单个人用这样的步枪瞄向特定目标时，无论要达到何种精度，这一动作至关重要。即使在使用当今的快速武器时，这一动作也是射击技术中的一个关键内容。

左图：要给军用滑膛枪上弹药，需要先咬开弹药纸，然后将火药灌进枪管，之后再装进铁球。（理查德·克拉克）

下图：滑膛枪装弹时，要用到的典型弹药纸和铁球。

而又致命的一击，同时，自己要么仍然保持隐蔽状态，要么就处在对手很难进行报复的距离上。在当时，人们可能还没有使用“狙击”这个术语。探究其起源，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其中之一是，1770 年左右，一群驻守印度的英国士兵在捕猎一种叫作“鹬（ snipe)”的鸟，因为这种鸟很难被击中，因此他们就发明了“狙击”一词。然而，一些东盎格鲁人坚持认为这一术语来自他们居住的那座小岛，意思就是“从隐蔽处射击”，而且，自从鸟枪发明以来，他们就一直在使用这个术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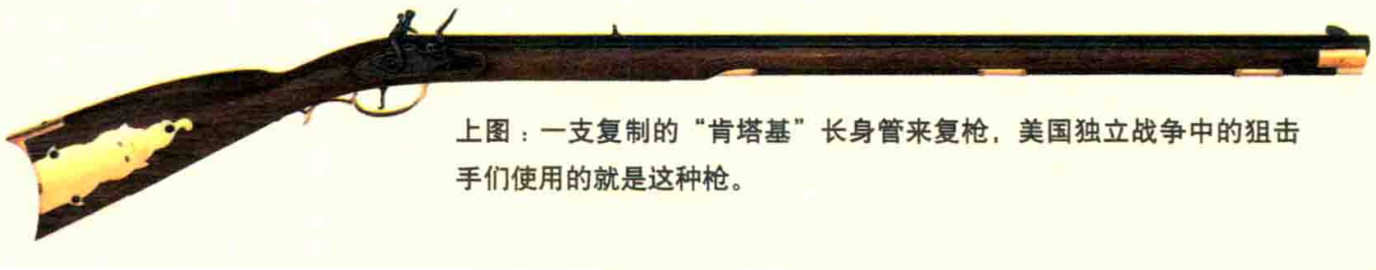
无论他们是否称之为“狙击”，法印战争中的民兵们确实为现代狙击手创造了几种技能，此后的美国独立战争则确认了这些技能的效果，同时，美国人也愿意将其吸收进正规部队。

在战争早期，第二次大陆会议授权建立几个来复枪手连（共有1000人之众），隶属大陆军。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利用精确的长射程来复枪进行射击，骚扰并打击敌军步兵的士气。除了能给敌人造成身体上的伤害之外，美国人也意识到长程射击能有效打击普通英国士兵的自信心。另外，他们也很清楚，虽说英国军事领导层继续信赖和依靠滑膛枪，但他们终究也会意识到来复枪火力潜在的杀伤能力。

威廉 · 汤普森中校指挥的来复枪营由 12 个连组成，其成员本身就是猎手和神枪手，是实践经验非常丰富的拓荒者，主要来自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和弗吉尼亚的乡村中心地带。尤其重要的是，他们都配备了“宾夕法尼亚”来复枪（有时称之为“肯塔基”来复枪），毫无疑问，这是那个时代最好的火器之一。

保持来复枪射击精度的秘密就是正确装弹，而且坚持下去，这一点至今仍然不变。最好的神枪手往往会找到适合自己来复枪的最有效的装弹方法，然后加以测量，以便每次射击装载同样的弹药，获得同样的效果。先用筛子筛去粒度大的火药，即可得到细小的火药粉末，用它们来填装火药池，这样做不仅可以获得较好的引燃效果，还可以降低对点火孔造成的污染。一般说来，来复枪通常配备子弹模，以便子弹的口径和重量维持恒定。

一旦神枪手决定将某一距离设定为“零”位置，他就会选择一个无风的日子，将后瞄准镜设在风偏矫正上，以求获得精确的水平中心。通过敲击后瞄准镜就可以达到目的，后瞄准镜通常固定在枪



上图：一支复制的“肯塔基”长身管来复枪，美国独立战争中的狙击手们使用的就是这种枪。

左图：据说，“狙击”这个词汇源于射鹬运动——鹬是一种体格小且飞得很快的鸟。

管的燕尾槽孔内。所需“零”位置的提升可以通过锉低前瞄准镜的尺身来设定。通过对其他不同距离的反复实践，对于一个给定的射程，射手能够预计到应该将自己的来复枪提升多高。

英国军队居然在武器方面被一整团的配备超长射程来复枪的美国人所超越，在历史上这还是首次。一个优秀射手可以用“宾夕法尼亚”长来复枪轻松击中200码处与人体尺寸相当的绝大多数目标，有些枪手甚至能够射得更远。一名射手倘若能正确判断距离且高度设置正确，甚至能在300码处攻击一个大型目标——一群军官或一排步兵。

长射程来复枪也可以用来对抗敌军炮火的潜在威胁。神枪手可以用其敲掉敌方炮手，令对方一个炮排哑火，最起

宾夕法尼亚长来复枪

上图：“宾夕法尼亚”来复枪非常精确，对那个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种轻质、细长且看上去非常雅致的燧发枪始于18世纪早期的宾夕法尼亚兰卡斯特郡，其发明者可能是马丁·梅林，一名瑞士裔枪械制造工，在他研发出该产品之后，许多枪械制造商争先恐后，在各自的工厂里制造这种枪支。

尽管每个枪械制造工都在设计过程中加入了自己的一些新元素和特征，但是，无论哪里生产的宾夕法尼亚步枪，其重量大抵都在7–9磅之间，总长大约为58–62英寸，因此被称为长步枪，枪管长度为46英寸或更长些，比起其他武器，长枪管能够瞄得更准，有助于提高射击精度。

无论是民用还是军用，都得整天背着这种枪，因此在制造时，制造商总是千方百计地在不影响性能的情况下，尽可能使他们更加轻便些。这种枪的平均口径为.45英寸，但具体到每支枪，其口径可能在.40–.50英寸之间。为了提高精度，弹药通常是布片包裹的子弹。一个小布片盒上带有铰链或可滑动的黄铜盖，盒子被插入枪托的一边，用来装涂有油脂的布片儿。有时，宾夕法尼亚步枪也被称为肯塔基步枪，这与它的起源无关，而是因为在1812年针对英国的战争中，肯塔基兵团曾充分利用这款枪重创英军。

这款枪的早期版本出现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当时，它从枫木枪托到保险螺丝完全是手工制作，因此，每支枪之间会有些细微的差别。这款步枪应当是那个时代最尖端的武器，因此，对于拓荒者来说，价格可能稍显昂贵。但是，有哪一种投资会比一支枪支更能令拓荒者本人感到更有安全感，更能为家人提供更多的食物呢？因此，拥有这种枪的人视其为珍宝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码能够逼迫对方后退到有效射程范围之外。在一次单独交火中，整整一个英国炮兵排的 48 名炮手被美国来复枪手击毙或打伤。（从美国独立战争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整整一个半世纪里，一直反复上演着轻炮手和狙击手之间的决斗）。

“瞄准军官”的战术思想一度令英国人大为光火，但这并不妨碍美国神枪手们刻意将英国军官列为打击目标作为常用的战略。有鉴于此，当个别英军军官被远距离击中倒地时，毫无疑问是因为他们已被对方挑选成射击目标。应该说，这是一个全新且令英军所有人都感到很不舒服的新战术。1781 年，在考彭斯战役中，当英军向美军发起了进攻，负责防御的摩根将军命令其手下的来复枪手们：“瞄准肩章”——这是一个明显的先射军官的命令……是一种为当今狙击手们所喜爱的战术。战斗结束时，英军大约死了 100 人，其中 39 名军官全部阵亡，这真是一个极不平衡的数字。任何一支按照操练、纪律和准确演习这一程式化方式作战的军队，无论是它的军官还是军士，都不可能给对方造成如此致命的打击。

乔治·汉格尔少校既是一名英国军官，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火器和弹道专家，就连他也曾经被吓得魂飞魄散。在一次战斗中，他和一位同僚遭到了一名美国神枪手的攻击。据他判断，当时那名神枪手至少在 400 码开外的距离上进行射击，一发来复枪子弹呼啸着从他们两个中间穿过，杀死了号兵的马，而那匹马就在他们的身后。就在枪手将目光转向他们之前，他们聪明地选择了撤退。

可是，西蒙·弗雷泽将军就没有这

右图：18 世纪晚期的英国步兵装备的是“棕贝丝”滑膛步枪，其射程和精度都逊于来复枪。然而，他们也配备有枪刺和短剑，这两者在近距离作战时非常有效。

左图：普通的美国步兵与其英国对手的装备通常是一样的：步枪和刺刀。

么幸运了，他没有采取同样的撤退行动，最终付出了生命。弗雷泽是 1777 年第二次萨拉托加战斗中的英军总司令，根据美军上层的命令，他被特地挑选为射击目标。在整个战争中，弗雷泽对于交战双方来说，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自然地，在那天（10 月 7 日）的战斗中，他很容易就被对方认出来了。当时，他正骑着一匹漂亮的灰色战马，经过自己的部队时，得到了特别热烈的欢呼。他显然是为了集结英军而来。因此，美军上层命令丹尼尔·摩根连的来复枪手们尽可能杀掉他。任务下达给一名年轻的宾夕法尼亚枪手蒂莫西·墨菲，他是最好的射手之一，完全能够完成这一任务。虽说那时的美军神枪手会选择英军军官作为射击目标，

右图：1775 年 4 月 19 日的列克星顿之战。从这幅画可以看出，尽管距离相当近，但树上的美国“狙击手”给英国投弹兵造成了杀伤。注意近景中受伤的英国军官。

但确定无疑的是，自法国—印第安战争以来，高级指挥官亲自下令射杀一名敌军高级长官这还是第一次。

据说，为了更清楚地观察他的射击目标，或者也可能是为了占据一个更有利的高度以达到远射的目的，墨菲爬到了一棵树枝上。他的第一枪击中了弗雷泽将军的马鞍，第二枪射穿了他前面的马颈。对于英国人来说，很明显弗雷泽已被精心挑选为射击目标，但是，他固执己见，以职责为由拒绝撤退。此时，墨菲显然已经接近了他的目标，他的第三枪给弗雷泽造成了致命伤，而他的第四枪则击倒了将军的副官弗兰西斯·克拉克。

墨菲配备的是一把宾夕法尼亚双管叠加式来复枪（一上一下），这也许能够解释了他何以能在第三和第四次射击时那么精准地击中目标，要知道，他们当

丹尼尔·摩根和他的神枪手们

1775 年，当美国大陆会议着手组建大陆军的时候，他们从各个殖民地招募志愿者，建立 10 个连队，每个连有 100 名枪手。当时，有两个神枪手连来自弗吉尼亚州，其指挥官之一就是丹尼尔·摩根，这两个连队中的绝大多数神枪手配备非常精准的宾夕法尼亚步枪。他们参加的第一场战斗就是波士顿围城战，摩根率领的神枪手们利用狙击战术，给守城的英军以及保皇派造成了巨大伤亡，因此赢得了“摩根神枪手连”的名号。

据说，要想成为“摩根神枪手连”的一员，必须先通过以乔治国王为靶标的射击测验，靶标和真实的人体尺寸一样大。在测验中，应征者必须做到第一射就击中乔治国王的“头部”。这种做法也许值得商榷，但是，他们鼓励手下尽可能挑选军官、军士和火炮手等重要的“战略”目标作为射击对象的方针的确行之有效。之后，他们将注意力转到了“其它阶层”。“摩根神枪手连”也参加了入侵加拿大的行动，但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在魁北克战役中，美军总司令蒙哥马利将军阵亡后，英军包围了残余的入侵美军，摩根及其部下被俘。这或许是首支“摩根神枪手连”的终结，但指挥官摩根在美军与英军交换战俘后很快重返战场。1777 年，摩根再度加入大陆军，建立了一支由 500 名枪手组成的团队，自己任指挥官，团队成员主要来自他的家乡弗吉尼亚。他们被用作轻步兵和散兵，在整个战争期间参加了更多的战斗，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弗里曼农场战役。在这场战斗中，摩根兵团的官兵们朝前进中的每一名英军轻步兵领队军官射击，迫使他们撤退。

左图：由阿龙索·沙佩尔根据油画制作的丹尼尔·摩根雕像，身着浅色带流苏的制服。

在第二次萨拉托加战役中，摩根命令蒂莫西·墨菲击毙了英军的弗雷泽将军，这一事件促成了英军的撤退和最终投降。当时，这支英军的司令官是伯格因将军。对于英国来说，这是一次惨痛的失利，对于美国而言，却极大鼓舞了人民的士气。1779 年，因为没能得到提升，摩根愤然辞职而去，但在人们的劝说下一年后再度参军，成为一名准将，再次指挥轻步兵。1781 年，在南卡罗来纳州的考彭斯，通过与巴纳斯特·塔尔顿中校率领的英军直接对抗，摩根取得了一场辉煌的胜利。塔尔顿中校是英军一位著名的指挥官，因为在对待被击败和俘虏的敌人时极端残酷无情（这一指控充满争议），美国的起义者们对他充满了仇恨。摩根采用既明智又简单的战术，让他的部下打完就跑，将追赶在后面的英军引入前沿阵地，让他们与更大规模的美国游击队交火，同时，他们却又迂回到侧翼，与其他部队一道向英军发起攻击。就这样，塔尔顿中校手下 1000 多名英军指挥官不是被击毙就是被俘虏。

左图：约翰·特伦布尔的油画：伯戈因上将在萨拉托加投降。画中可以看到身着浅色前沿服装的丹尼尔·摩根（近景右边那位）。

右图：约书亚·雷诺兹爵士 1872 年创作的油画：巴纳斯特·塔尔顿上校。1871 年，在南卡罗来纳州考彭斯，塔尔顿指挥的英国军队被丹尼尔·摩根率领的由正规军和非正规军组成的混编部队所围歼。

时正骑在行进中的马上。给来复枪上子弹需要时间，因此，能够在一次装弹后进行两次射击的优势在于，神射手可以发出第一射，如果失手，他能够立即重新瞄准进行第二射。能够在超过 300 码距离处取得如此出色的战果，不能不说这是射击史上一个极其辉煌的壮举。

深受美国射手之苦的不止是英军军官们。在波士顿围城战役中，许多英国士兵和水手死于来自周围山上的近距离射击。在给英国乔治国王的信中，洛德·豪将军将宾夕法尼亚来复枪称为“反叛者使用的极其可怕的枪”。

不久，英国就开始征募他们自己的来复枪手。从每团的十个连队中挑选一个连，经过训练后装备成“轻装连”或散兵，这些连队的兵员主要从保皇派和弗雷瑟尔连中征募。同时，英军也再一次用突击部队（比方说王后游骑兵）来补充和加强这些连队。值得强调的是，弗雷瑟尔连本身就是由正规英国部队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射手组成的。

英军也打算将这些突击队用作散兵和神射手，但遗憾的是，他们之中只有个别人配备有来复枪。为英国而战的来复枪手还有一个来源，那就是德国黑森雇佣兵，他们中有些是专业猎手，携带相对短些的来复枪，这种来复枪由狩猎武器改进而成，用于中欧地区稠密的树林里。尽管人们通常以为这些武器精度不错，但是，与宾夕法尼亚来复枪相比，由于口径较大，枪管较短，而且瞄准镜基座距离较近（前后两个瞄准镜之间的距离），其射程极其有限。很显然，这些猎兵们通常无法与配备有宾夕法尼亚来复枪的美国神枪手们相提并论。

虽说猎兵们使用的来复枪有这么多弱点，但英国还是订购了 1000 支这种武器来武装他们的新枪手。这种被称为 1766 型来复枪的武器，其枪管长 30.5 英寸，口径为 .62，由威廉·格里斯公司制造。800 支来复枪来自格里斯公司和三个伯明翰的制造商：马西亚斯·巴克尔、加尔顿父子公司和本杰明·威莱特斯公司。另外 200 支猎兵来复枪来自德国汉诺威。

下图：摩根来复枪团的一名来复枪手（1775 年绘画）。可以看到“宾夕法尼亚”长来复枪、土著风格的衣服、甚至是涂在脸上的油彩。（军事历史图片库，唐·特罗艾尼）。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最出色的英军来复枪手可能算是帕特利克·弗格森中尉了。他是一名一级射手，同时也是新颖的后装式弗格森来复枪的发明者。这种枪基于法国肖梅特螺丝后膛系统，每分钟能够进行 4–6 次精确射击。

看完英军用这种快速射击武器进行的演习后，国王乔治二世委托弗格森组建一支 100 人的散兵部队，全部配备革新型的后装式来复枪。当时，弗格森可能是用自己的基金买下了这些枪，他从手头可供选择的人群中精挑细选出最好的射手，然后，与美军那些专业来复枪手们一样，身穿绿色制服。

弗格森经过多次验证，自己的来复枪能够反复击中 200 码处的目标，可调整的后标尺盘刻度从 100–500 码。令人遗憾的是，像他这样睿智的人，却因为关键时刻没把握住射击机会，而错失了改变战争和历史进程的大好时机。那是发生在布兰迪维因战役前的一个著名事件，当时，弗格森来复枪队第一次参加战斗。就在小分队带领英军主力部队前进时，弗格森和他的 3 名队员看到骑在马背上的两名美国军官，据他们后来描述，其中一名是身穿大陆军队蓝色和黄色军装的美国人，另外一名是法国骠骑兵。弗格森声称，在那两位美国军官策马跃出来复枪射程之前，他本可以轻松地从背后给他们 6 枪，然而，他不让部下向他们开火，而自己也坚决不干那种背后放冷枪的不光彩的事情。

很不幸，弗格森在几天后的战斗中负伤，右肘被敌军击碎。在医院里，他才知道那位被他放走的美国军官几乎可以肯定就是大陆军总司令乔治·华盛顿。那名“法国”骠骑兵的身份就不得而知了，毕竟，当时在布兰迪维因并没有法国骑兵，不过，他也许是华盛顿的副手——波兰骑兵军官普拉斯基伯爵。

在弗格森受伤后，他的来复枪部队也随之解散了。尽管如此，直到 1780 年在国王山被杀之前，他继续在战争中尽职尽责，指挥轻步兵以及保皇派民兵进行战斗。

下图：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一名希斯·卡赛尔猎兵，他是一名专业的丛林士兵和来复枪手，来自欧洲日尔曼国家，被英国军队所雇佣。（军事历史图片库，唐·特罗艾尼）。

“弗雷泽枪手连”

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初，英国人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反制美国游击队“打了就跑”的攻击战术。亚历山大·弗雷泽中尉是法国－印第安战争中的一名老兵，是西蒙·弗雷泽将军的侄子，后者在萨拉托加战役中被蒂莫西·墨菲击毙。亚历山大本人就是一名专家，擅长将枪手用作轻步兵。1776 年，他从驻扎在加拿大的兵团中尽力挑选一些最好的枪手，建立了一支特殊的散兵连，这支连队被称作“弗雷泽精选枪手连”或“英国突击队”，这些精挑细选出来的人配备的不是来复枪就是滑膛枪。这些来复枪可能由魁北克的军工厂制造，也可能是首批运到美国的英国来复枪。

当时，土著易洛魁族是英国的盟友，在他们的密切配合下，弗雷泽连将这些勇士们的林地作战和散兵技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同时补充和训练了远距离射击技能，制定了严明的纪律，以便在必要的情况下，采用近距离排射方式与“正规的”敌军作战。总体而言，弗雷泽连在整个战争期间都表现得非常勇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在伯格因将军指挥的萨拉托加战役中，他们却遭受了失败的痛苦。1778 年后，剩余的“弗雷泽精选枪手连”被编入其他步兵作战单位。

弗格森拒绝向撤退中的华盛顿射击这一幕，恐怕是骑士品质的最后一个例子。在独立战争中，这种品质也传递给了普通士兵。传统的军人坚信，应该“正当地”直面你的敌人，在他们大致的方向上以有序的排射方式向其开火，这才是决一雌雄的体面方式。从某种角度上，这也解释了即使在今天，为什么仍有那么多的普通士兵会对狙击手持一种不置可否的暧昧态度。在集结的敌军队伍中朝其中的一个开枪，而这个敌人也会对你作完全一样的事情，在这个对等的情势下，总会有一些运气因素存在。你被击中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战争运气”。现在，人们可能被一个来复枪手射杀，而他不是躲藏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就是处于你无法进行报复的距离上。对于那些普通军人来说，这种情况既令人恐惧又令人困惑，也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他们不能心平气和地对待被其抓获的来复枪手的原因。

在某些情况下，来复枪手可能处于劣势，尤其当他们遇到那些训练有素且人数占优势的步兵时，这种劣势就更加明显。如果走过来的正规部队能够抵挡住来复枪手们初期的火力，他们可能会有充足的时间迫近这些来复枪手，在较近的距离用他们自己的滑膛枪进行排射；在来复枪手没来得及换子弹的情况下，他们甚至会用刺刀与之进行肉搏战。采用开火—装弹战术，组织有序的职业步兵有足够的能力抵挡住来自敌人一排

上图：日尔曼猎兵用的猎兵步枪明显比美国“宾夕法尼亚”步枪短，通常口径比较大，然而，这两种枪都起源于德国和瑞士。

或两排射击，继续前进。在这种情况下，来复枪手几乎没有任何还手之力。“宾夕法尼亚”来复枪是一种民用武器，没有配备刺刀，当然无法与对方拼刺刀。来复枪手可以用他们的战斧和刀子进行自卫，或者可以转身就跑。在战斗中，如果让那些上了刺刀的步兵成功接近来复枪分队，结果只能是杀戮。

狙击手用的来复枪还有另一个弱点，那就是，当他们躲在掩蔽处射击时，发射

“王后游骑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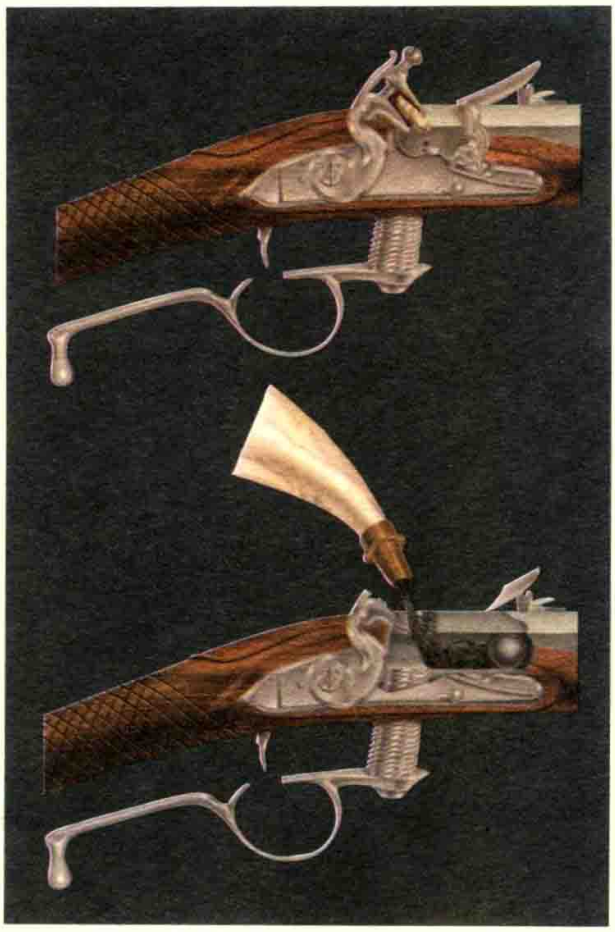
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英军一些兵团获准从那些仍然终于英国王室的殖民地居民中招募兵员。为了向国王乔治三世的妻子夏洛特王后表示敬意，这些兵团被命名为“王后游骑兵”。这是英军中第一支穿绿色制服的兵团，而且也是第一支配备来复枪的作战单位。起初的时候，采用绿色制服只是为了将他们与身穿红色制服的英国正规军和地方正规军区别开来。但在这场战争的后期，他们的制服与红色制服对调，红色成为特种轻步兵和其他地方军队的军服颜色。

1776 年 8 月，“王后游骑兵”最初在纽约建立，组建人为罗伯特·罗杰斯，他因在法国 – 印第安战役中作为“罗杰斯突击队”的指挥官而一战成名。“王后游骑兵”身着绿色夹克，头戴装饰有羽毛的皮质帽子以及黑色的饰品。轻步兵连（见图）配备的是短标准步枪，连队中一半人（他们所戴帽子上的羽毛不同）配备的是来复枪，它们可能是 1776 年英制的来复枪。突击队后来被一连串的英军指挥官接手，1777 年，指挥权落到了约翰·格拉威斯·西米柯之手。在整个战争中，这些突击队员们参加了许多战斗，获取过不少胜利，战斗地点包括纽约、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1781 年，战争结束后，突击队被解散。

后来，西米柯曾写道：“……绿色制服和黑色饰物是最适合轻步兵部队的颜色，如果在春季穿这种制服具有无可比拟的效果，而到了秋天，这种衣服几乎与树叶一起褪色了，保留了在远处很难被发现的特征。”

上图：“王后游骑兵”人员穿绿色制服，带皮革帽，佩戴黑色饰物。

左图：“王后游骑兵”部队的绝大多数士兵使用“棕贝丝”步枪，但有一半的部队配备的是来复枪。在那个时代，来复枪在英国还非常稀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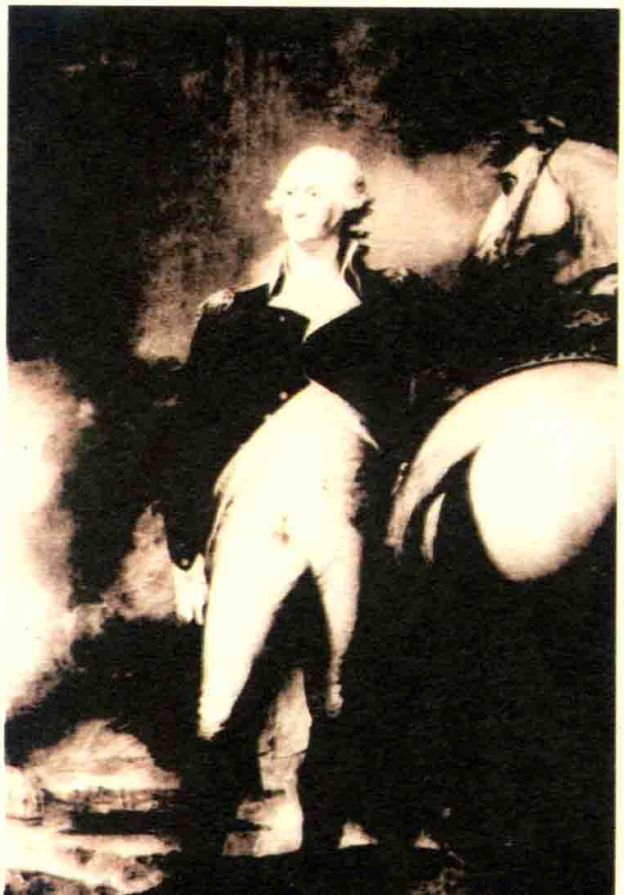


左图：带有螺丝臀位系统的后装式“弗格森”来复枪。顶部：将保险拴完全扳开后，就露出了枪的后部。底部：开启的尾部刨面图——待铁球滚进去后，在其后面装火药，然后合上保险拴将后部关闭。“弗格森”步枪的击发过程与普通的燧发枪一样。

的噪音、火药爆炸时的闪光以及射击时产生的那缕硝烟会立即暴露他们的位置。这可能招致对方一整排的枪弹朝“硝烟”方向射来。对于那些藏起来的狙击手而言，即便是来自不精准的滑膛枪，许多滑膛枪弹撞进一叶片大小的狭窄区域时所产生的散弹效应也是极具破坏性的。

尽管美国的神射手和散兵们对美国独立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们在起义军队所占的比例实际上不足 5%。因此，公平地讲，是那些正规的大陆军及其组织有序的民兵们，靠着滑膛枪和刺

上图：据说，在被弗格森发现时，当时陪同华盛顿的是一名法国骠骑兵，也可能是他的副官波兰伯爵克什米尔·普拉斯基——这一雕像由 H·B·豪尔所刻。



右图：乔治·华盛顿在多切斯特高地（吉尔伯托·斯图亚特的油画）。英国枪手帕特利克·弗格森上尉拒绝从背后朝华盛顿开枪，使他得以骑马离开，因此非常幸运地逃生了。

刀，通过传统的激烈战斗战胜了英国，为美国赢得了最终的胜利和独立。

飞鸟尽，良弓藏。战争刚一结束，英美两国政府似乎就已经忘记在某些情况下，来复枪手们的表现是多么出色，尤其是当他们被用作轻步兵时，他们的表现又是多么的完美。直到世纪之交，两国都没有再设立大规模的来复枪部队。

依旧肩并肩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与以前的一百年相比，大多数的战术和装备基本上没什么两样：步兵集结在一起，肩并肩站着，仍然配备滑膛枪和刺刀，炮兵和骑兵予以支持。然而，至少在适度规模上，英国的军事思想开始有一些变化的苗头。轻装部队的重要性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1797 年，第 60 团（以前叫第 62 皇家美国军团，后来改成国王皇家来复枪兵团）新增加了 1 个来复枪营。此时，英国仍在与法国交战，前者是“第一次反法同盟”土崩瓦解后，仍在与法国进行武装战斗的唯一成员国。直到 1815 年拿破仑在滑铁卢最后溃败前，法国一直都是悬挂在英国头上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只有在战时，“需要是发明之母”这一真理才体现得淋漓尽致。

当时的英国政府也批准建立了“试验性来复枪手部队”，人员主要从英国征募，配备新式来复枪。在伍尔维奇兵工厂试验之后，贝克来复枪被选为最合适的武器。

下图：1870 年，坎登战役中的卡尔布之死。在美国来复枪手重装弹药的过程中，他们极易受到敌方刺刀和骑兵的攻击。

1800 年，试验部队被编为第 95 来复枪步兵团，指挥官为库特·曼宁汉姆将军。不像其他兵团那样身着猩红制服，第 95 团穿绿色制服，从此，这成为英国来复枪手们的特征制服。

他们被再次用作散兵，但却更像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国所面对的那些美国来复枪手了。第 95 团在公开的命令下行事，必要的情况下可以自行思考，而且可以利用掩蔽物。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像世界上其他任何枪手一样，操练和完善自己的来复枪使用技能。尽管对于一个专业来复枪部队来说，这是一件不言而喻的事情，但在此之前，英军从来没有重点强调过个人射击技术。而今，他们期待第 95 来复枪兵团的士兵们能够胜任自己的工作，而且积极鼓励他们在打靶比赛中互相竞争。

从 1800 年到 1850 年，第 95 团在世界各地南征北战，甚至一度在哥本哈根的尼尔森舰队里充当过海军陆战队狙击手。但是，他们最露脸的时刻有两次，一次是发生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半岛战争(1808–1814)，而另一次则是滑铁卢战役(1815)。

1807–1808 年，葡萄牙和西班牙被法国占领后，阿瑟·韦尔兹利将军（后来的威灵顿勋爵）率领军队根据英国政府的命令，前往伊比利亚半岛去帮助其盟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由于战争发生在

下图：如果一名狙击手被敌人发现，很可能会遭到后面追兵的排射。（理查德·克拉克）

左图：1779 年 10 月 8 日，攻打萨凡纳（A·I·凯勒绘图插画）。虽说狙击手自有他们的一份功劳，但与其他战争一样，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最终靠的还是训练有素的排射枪手、炮火、拼刺刀和指挥有方的将军们。

伊比利亚半岛，因此被称为半岛战争。半岛战争中的大部分战斗在运动中进行，加之当地地形又很复杂，可以说是轻步兵战术和游击战的理想战场。事实上，游击战这一术语就是那时发明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军队用“游击”方式，不断骚扰法军的供给线，破坏他们的通讯，使得法国很难控制这两个国家。

战役开始之初，第 95、第 5 和第 60 团合并为一个来复枪旅，作为轻装部队，他们是英军先头部队，于 1808 年最先抵达葡萄牙海岸。在半岛战役的第一次战斗中，来复枪营协同作战，在葡萄牙的奥比杜什打响了战争的第一枪，但后来，他们进行了重组，第 60 团的轻兵连为其他旅承担侦察任务。

第 95 团从英格兰补充了一些新的连队，随着这些连队的加入，其实力得到了加强，但由于耗尽了供应，总体上战局并没有朝着对他们有利的方向发展，因此被迫撤退。在撤退过程中，英军的身后有着法军的追兵。第 95 团承担断后掩护任务，正是在这最后一战中，来复枪手托马斯·普兰基特谱写下 300 码精彩一射的传奇——他采用卧姿，射杀了拿破仑最喜爱的年轻司令官奥古斯特·考伯特将军。第 95 团在约翰·摩尔爵士的率领下参加了西班牙的科隆纳战役，虽然爵士本人在战斗中牺牲，但第 95 团成功协助西班牙军队将 2 万名法军抵挡在海湾。就在他们浴血奋战的同时，战友们已经登上了返回英格兰的轮船。

1809 年夏天，在葡萄牙、西班牙和

右图：在拿破仑战争中，普通英国步兵使用的依然是“棕贝丝”燧发枪。

荷兰，第 95 团又与法军交上了手。1810 年 2 月，第 95 团的 4 个连队（大约 200 人）奉命开赴西班牙的巴尔巴·德尔·普约尔库，在一次战斗中，他们负责守卫阿古艾达河上的一座大桥。在几支小分队占领大桥之后，皮特·奥赫尔上尉命令一个来复枪连在大桥上巡逻。当时，在这个地区部署有一个 3000 多人的法国旅，司令官弗雷将军决定夜袭这座大桥，由 600 名掷弹兵和法兰西猎兵组成攻击部队，另有 1500 名法军士兵作为留守部队。

当天的天气条件非常恶劣，在夜幕掩护下，法军占领了大桥，杀死了两名在前面巡逻的来复枪手，但其中一人在牺牲前尽力开了一枪，向其他 13 名正在桥上巡逻的来复枪手以及驻扎在山顶教堂的连队报警。13 名来复枪手向山上撤退，边打边走，连队的其他战友们在听到枪响后也加入了战斗，朝山下的法军开火。

在这样一个风雨交加的黑夜，身着绿色制服的来复枪手成了对方很难寻找的目标，但是法军白色的十字武装带却非常的耀眼，即使在阴暗的夜晚也是那样的眩目。事实上，他们那白色十字武装带经常被来复枪手们用作瞄准目标。

就是在这个交火之夜，发生了一件有关推弹杆被“射出”的真实故事。按照来复枪手威廉·格林的说法，当时，他和同伴正被“10 码内三个又大又丑的家伙”追赶。格林宣称，就在他装弹的

下图：整个拿破仑时代，人们仍是肩并肩协同作战，一起射击和行进；注意白色的十字武装带，对于来复枪手来说，这简直是一个无与伦比的瞄准标靶。

时候，被迫把子弹和推弹杆全部射出，杀死了一名法军，与此同时，他的同伴杀掉了第二个。而格林在消耗完自己的子弹后，捡起一把受伤战友的来复枪继续向敌人射击。

尽管很吃力，来复枪手们还是咬着牙坚持下来，最终，贝克威斯中校率领另外两个连队前来支援。他们的及时出现阻止了敌人的猖狂进攻，迫使他们往山下撤退，穿过桥梁后回到了原驻地，与自己的主力部队会合。第 95 团 4 个连队中的 3 个参与了交火行动（第四个连队留守），他们只用 150 个来复枪手就击退了 600 个来自法军“精锐”部队成员的进攻。法军伤亡超过 100 人，而第 95 团只牺牲 7 名来复枪手，15 人受伤。

这一战不仅打出了威风，作为一支战斗单位，第 95 团也确立了自己的声望，

第 60 步兵团（1830 年后更名为“国王皇家来复枪兵团”）

1755 年，在法国—印第安战争期间，布拉多克将军率领的由英国正规军和弗吉尼亚民兵（由乔治·华盛顿中校指挥）组成的一支混编部队，遭到了法军和印第安人的伏击，被截断退路。法军和印第安人在数量上要少得多，他们运用游击战术，这种战术更适合于美国东北部茂密的丛林。为了应对这种情况，1756 年，英国组建了第 62 步兵团，以协助 13 个殖民地抵挡类似的攻击。该团共有 4 个营，大约 1000 人，主要由美国的殖民者和英国的志愿者组成，也包括来自奥地利、德国和瑞士等国一些有经验的丛林和山地作战勇士。1757 年，该团的序列号变成了第 60 皇家美洲团。

该团的一名军官亨利·巴奎特是瑞士人，很有指挥才能，他将自己指挥的第 1 营塑造成一个具有独特作战风格的队伍，与土著美国人在美国的土地上交战。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在整个法国 – 印第安战争期间，他将自己指挥的营命名为轻步兵和散兵营，但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像正规军一样参加正式战斗。该团所有的营参加了 1795 年的魁北克战役、1763 年的庞蒂亚克战役、美国独立战争以及其他美洲之外的战争。

1797 年，第 60 步兵团建立了第 5 营，该营由清一色的来复枪手组成，其指挥官为弗朗西斯·德·罗滕堡男爵。该营的许多人要么是来自一些中欧国家的猎兵，要么就是一些日尔曼人，他们早先是忠于皇室的美国殖民者，因此早已加入英军。1800 年之后，第 5 营的枪手们配备了贝克来复枪，他们身着显眼的绿色上衣，配有红色饰边。这些来复枪手最早出现在拿破仑战争中，实战证明，他们非常适合承担轻步兵的任务。在此情况下，该团其他所有轻步兵连最终都演变成为来复枪连。

该团很快建立了第二支来复枪营（第 6 营），参加了宾夕法尼亚战役，隶属惠灵顿指挥下的部队，而第 7 营在 1812 年的战争中建立。在拿破仑战争后，该兵团更名为约克公爵来复枪团，后于 1830 年再度更名为“皇家来复枪部队”。

下图：通过绿制服上的红饰带和水瓶上的军队标志，可以辨别出拿破仑时代的第 60 团第 5 营的来复枪手。

当然也为其他的来复枪手树立了榜样，让他们明白，即使在近距离战斗中自己也能够取得辉煌的胜利。这主要因为贝克来复枪从一开始就是为军队设计的，因此，与过去那些神射手们使用的民用来复枪不同，贝克来复枪留有刺刀插座。事实上，配有“剑”型刺刀的贝克来复枪完全有资格成为一件相当有力的武器。与军用滑膛枪相比，由于贝克来复枪相当短，其刺刀必须很长才能弥补长度上的不足，毕竟，在刺刀战中，枪刺长度是需要重点考量的因素之一。贝克来复枪刺刀有 24 英寸长的刀片，手柄和弓形挡板（护手）组成，因此不装在来复枪上时，它本身就可以用作短剑。当然，对于特种远距离枪手而言，用一把带刃武器进行“近距离战斗”实在是“太近”了！

在整个半岛战争中，轻装师的来复枪手们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这种价值既体现在常规战中，也体现在他们更专业化的职责方面：小股作战，侦察以及用精准的长程来复枪射击去骚扰敌军。教官教给他们如何挑选重要目标：在战斗中，首先要敲掉敌方的军官、鼓手和号手（通讯），当然也要敲掉敌方的炮兵。在维梅罗战役中（1808 年 8 月 20 日），来复枪手们精准的远距离射击射消灭了

上图：法国也有特种轻步兵和攻击部队，但他们几乎都没有配备来复枪。（理查德·克拉克）。

右图：第 95 来复枪旅以其射击、小规模作战战术和绿色制服而闻名。（理查德·克拉克）

上图：通常鼓励来复枪手学习射击技术，以跪姿、坐姿和俯卧等不同的姿势射击。（理查德·克拉克）。

法军的炮兵和马匹，缴获了他们的武器。与此同时，在其他的战斗和围城战役中，由于英军对其阵地进行不停地狙击，法军炮兵也同样遭受到失败的厄运。

或许，对于早期的英军来复枪手来说，没有什么颂词比法军指挥官之一苏尔特元帅的下面一番话更令他们受用：

上图：当拿破仑军队行军进入战斗状态时，他们堆积成群，很容易成为敌人的射击目标，白色的十字武装带使他们成为极好的射击标靶。（理查德·克拉克）。

下图：来复枪手用自己的军帽支撑来复枪，采用卧姿进行射击。（理查德·克拉克）。

贝克来复枪（步兵用来复枪）

上图：“贝克”来复枪被英国陆军的来复枪部队用了40年。这一特别的型号于1823年开始装备部队。保险拴上刻有“塔”的标志，保险上有一顶皇冠，但是没有验证合格标志。贝克公司生产的枪管上有固定的后置瞄准镜，枪口处有刺刀槽。枪托采用分体式，带有一个铜片盒。

18世纪末，英国军队开始寻求一款合适的武器，以便装备自己的来复枪团（最终变成了来复枪旅）。为此，1800年2月4日，在伍利奇兵工厂组织了一场国际竞标，最终的赢家是埃泽基尔·贝克公司制造的前膛来复枪，该公司总部位于伦敦东区的怀特查珀尔路。贝克来复枪的枪管内的7条膛线上只有1个直角回转，当今许多枪支采用3个直角回转。这种设计是为了降低摩擦力，同时仍能对子弹施加足够的旋转力，使其保持稳定。

这款来复枪总长45.25英寸，重9磅左右。枪管长度为30英寸，.625口径，配备固定的瞄准镜。该款枪采用涂有油脂的布片儿包裹的铅弹丸，因此有一个嵌入枪托右侧的“布片盒”，配备的火药角上有一个隔断器，以确保适当的装药量（大约是铅弹重量的三分之一）。

最起码，在200码内用这款枪射击一个人体尺寸大小的目标时的精度很好，在这个范围内，瞄准镜可以瞄准敌人的十字武装带，与“棕贝丝”滑膛枪60码左右的精度范围相比，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与普通来复枪相比，贝克来复枪更短一些，也不那么笨重。它唯一真正的缺陷在于装弹过程较长，然而，在紧急情况下，它可以采用标准制造的火药匣和没被布片儿包裹的铅弹，以达到快速装弹的目的，只是，这种方法无法获得较好的精度。“贝克”来复枪在英军服役了将近40年，后被击发式枪击的“布伦斯威克”步枪所替代。在漫长的服役过程中，这种枪被许多国家使用，尤其明显的例子就是在阿拉摩战役中，墨西哥军队也使用了这种枪支。英军志愿部队用过许多款式的“贝克”来复枪，该枪的制造商甚至还制造过一些猎枪。

下图：军官和炮兵是狙击手们的头号射击目标。

第 95 来复枪队（1816 年后重新命名为来复枪旅）

1800 年，第 95 来复枪队在成立之初名为“来复枪手试验团”，是第一支配备“贝克”来复枪的作战单位。1802 年，这支部队被编入正规军，更名为第 95 来复枪队，在 1803 年加入第 43 师第 52 轻步兵团。在库特·曼宁厄姆将军和约翰·摩尔爵士的指挥下，他们按照来复枪手和轻步兵训练手册进行训练，这本手册由第 60 团第 5 来复枪营的指挥官男爵德·罗滕堡上校编写。

尽管不是海军陆战队，但第 95 来复枪队的部分官兵早期曾在海上服过役，在 1801 年的哥本哈根战役中充当枪手。在这场战役中，纳尔逊指挥的海军舰队摧毁了丹麦舰队。在整个 19 世纪初期，第 95 来复枪队都是英军最忙的作战分队，参加过在西班牙和德国的战争，在南美洲与西班牙人的战争中，他们一开始取得了成功，但在最后的远征中失败了。

第 95 来复枪队卷入了发生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半岛战争，并参加了大多数的战斗，在英军撤退科伦纳的过程中因成功承担了掩护任务而闻名于世。

在众多有关第 95 来复枪队单个神枪手的故事中，最著名的当属托马斯·普兰基特在半岛战役中的英雄事迹。在英军撤退科伦纳的过程中，第 95 来复枪队承担断后任务。来复枪手普兰基特侦察到一名骑在马上的法国军官，后者正督促部下全力追击撤退中的英军。他采用仰卧姿势，将“贝克”来复枪放在大腿上，用脚紧紧蹬紧枪带，以保持射击的稳定性，普兰基特开枪……法国军官从马上应声掉落。一名司号员策马而来试图帮助将军，但普兰基特已经重新装弹完毕，抓住时机一枪将其击毙。第二枪同样一枪毙敌，充分证明了他第一次击中目标并不是瞎蒙的。后来才发现，那位军官就是奥古斯特·科尔柏特将军。那两枪均在 300 码左右发射，而普兰基特的两个牺牲品全都是头部中弹。

上图：尽管擅长小股作战和侦察敌情，但有些时候，来复枪手们可以当作常规步兵使用。

在滑铁卢战役中，第 95 来复枪队第 1 和第 2 营与来自第 3 营的 2 个连共 1300 名官兵，再次听命于惠灵顿勋爵的指挥。他们参加了卡特里布拉斯和拉海牙圣附近的战斗以及其他行动，表现很出色，但英军却没有充分利用他们。战斗结束后，第 95 来复枪队伤亡 35 名军官和 482 名士兵。

1816 年后，第 95 来复枪队更命名为来复枪旅。他们开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现代化从军模式，也发明了基本的狙击战术——战略性地挑选重要目标——作为常规的军事战术。

左图：来复枪手普兰基特曾在 300 码开外一枪射杀了法国将军奥古斯特·库尔伯特。当时，他击出那著名一枪时采取的就是这种姿势。

猎兵

欧洲主要军队初期的来复枪手许多都是猎人出身，他们把来复枪当成谋生的主要工具。特别是在绝大多数步兵部队都配备滑膛枪的情况下，他们的射击和跟踪技能非常适合特种军事任务。当时，充当雇佣兵的猎兵来自许多欧洲国家，包括德国、瑞士、奥地利、荷兰、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这些猎兵们一部分为英国而战，一部分为法国而战。

下图：尽管一些欧洲“猎手”部队在征兵时看重的是应征者的射击和野战技巧，但他们大多装备的仅是滑膛枪，而不是来复枪，而且其中的一部分经常被用作一线部队而非轻步兵。

在半岛战争中，葡萄牙猎兵与英国轻步兵和葡萄牙/西班牙游击队密切协同，给法军施加了很大压力。徒步猎手是法国的精锐部队，通常因其出类拔萃的射击技能被征募。然而，与英国轻步兵一样，许多法国徒步猎手配备的是滑膛枪而非来复枪。散兵是从法国和意大利的许多地区招募而来的特种神枪手，他们也承担轻步兵的侦察任务。法国军队中的来复枪手也被选作神枪手，每个团都有一个连承担轻步兵任务。虽然被划分为精锐部队，这些“猎手”和“神枪手”中有许多人似乎特别适合承担轻步兵的任务，但是，他们在重要的战斗中仅仅被用作普通步兵。

“在英军第60团有那么一支营，它装备的是短来复枪，它以射击技术作为征募标准；这些来复枪手们承担侦察任务，战斗中按军令行事，专门敲掉军官，尤其是那些校级和将军级军官。这种作战和杀敌方式对我们来说是不利的。我们军官的伤亡太惨重了，经过几次战斗后，所有指挥官都废掉了。昨天，我看到有一些营，他们的军官被废掉了，而且伤亡的官兵中每八个人就有一名军官！我也看到了有一些营，最后只剩下2到3名军官，可是，他们整个营的伤亡还不到六分之一。”

在规模上，与拿破仑战争相比，1812年发生在美国的战争只不过是一场垫场戏，但是，若以来复枪战术的发展来衡量的话，这场经常被遗忘的冲突却又是那么的重要，更进一步来说，或许仅用“重要”二字，还不足以描述其价值所在。包括最少一个来复枪兵营的英国入侵者们，不仅要与以自备猎枪武装起来的美国民兵和神枪手们战斗，而且还要与组织纪律性强的正规步兵交战，后者配备的是军用1803型来复枪。

美国独立战争以英军的惨败而告终，反思这场战争，重要的教训之一就是将指挥官暴露在敌人来复枪射程之下，简

海上神枪手

神枪手并不总是在陆地上作战。在海上航行的日子里，舰上配备神枪手的重要性不应被低估。绝大多数舰船之间的远距离战斗是靠炮火来完成的，但是，当它们充分靠近的时候，近距离战斗还是要靠枪支，在个别场合甚至需要用滑膛枪和来复枪进行“狙击”。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海军主要采用配备“棕贝丝”步枪的海军陆战队，但在1801年的哥本哈根战役中，他们也利用了第95来复枪队的部分枪手。

左图：英国皇家海军指挥官纳尔逊公爵是史上最著名的狙击牺牲品之一。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美国海军利用来复枪手和海军陆战队在岸边和海上防御英国皇家海军。战舰甲板上尤其是索具上的水兵们充分暴露，往往成为这些枪手的射击目标。到了1812年战争时期，美国和英国海军开始让各自的枪手刻意射击对方的军官。

最著名的海上狙击受害者当属英国皇家海军舰队指挥官纳尔逊海军上将，他在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海战中被狙击手击毙。当时，他正站在英国皇家海军“维多利亚”号旗舰的后甲板上指挥战斗，站在法舰“艰巨”号索具上的法国海军枪手罗伯特·吉尔马一枪将其击毙。

据说，当时对方射击的距离很近，只有50英尺，步枪子弹向下穿过了纳尔逊的肩膀、肺部和脊椎。就这样，英军最伟大的战争英雄之一应声倒地，再也没有站起来，几小时后极其痛苦地牺牲了。

显而易见，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胜利，因为法国最终还是在这场海战中失败，法国海军的舰队也彻底覆灭，法国国王最终下台，战争也彻底失败。

直就是送死。在这场持续时间相对较短的战争中，伤亡的英军官兵中有很多高级军官，其中包括爵士伊萨克·布洛克将军和罗伯特·罗斯少将。他们两人都是极有能力的军人，不幸的是，他们因循守旧，用老掉牙的传统方式在前线指挥军队。在新奥尔良战役中(1815年1月8日)，当7000名红袍军(英军)遭遇到4000名美军(有一半是熟练的来复枪手)时，英军伤亡惨重，包括最高司令长官爵士爱德华·帕肯纳姆中将、爵士萨穆埃尔·吉布斯和约翰·基恩少将、皮特森和戴尔上校以及雷涅、德别格、琼斯、法恩斯和布鲁克中校。甚至是下面那些低级别的军官，也都成了美军神枪手们特定的射击目标：少校约翰·威塔科尔首先被来复枪手打死，他被肯塔基来复枪小分队的指挥官阿代尔中校列为射击目标。在这个战例中，“射肩章和护喉甲”的命令对于那些美国神枪手来说，简直是太受用了，因为英军那些华丽的军衔标志非常清晰地将英军军官暴露给了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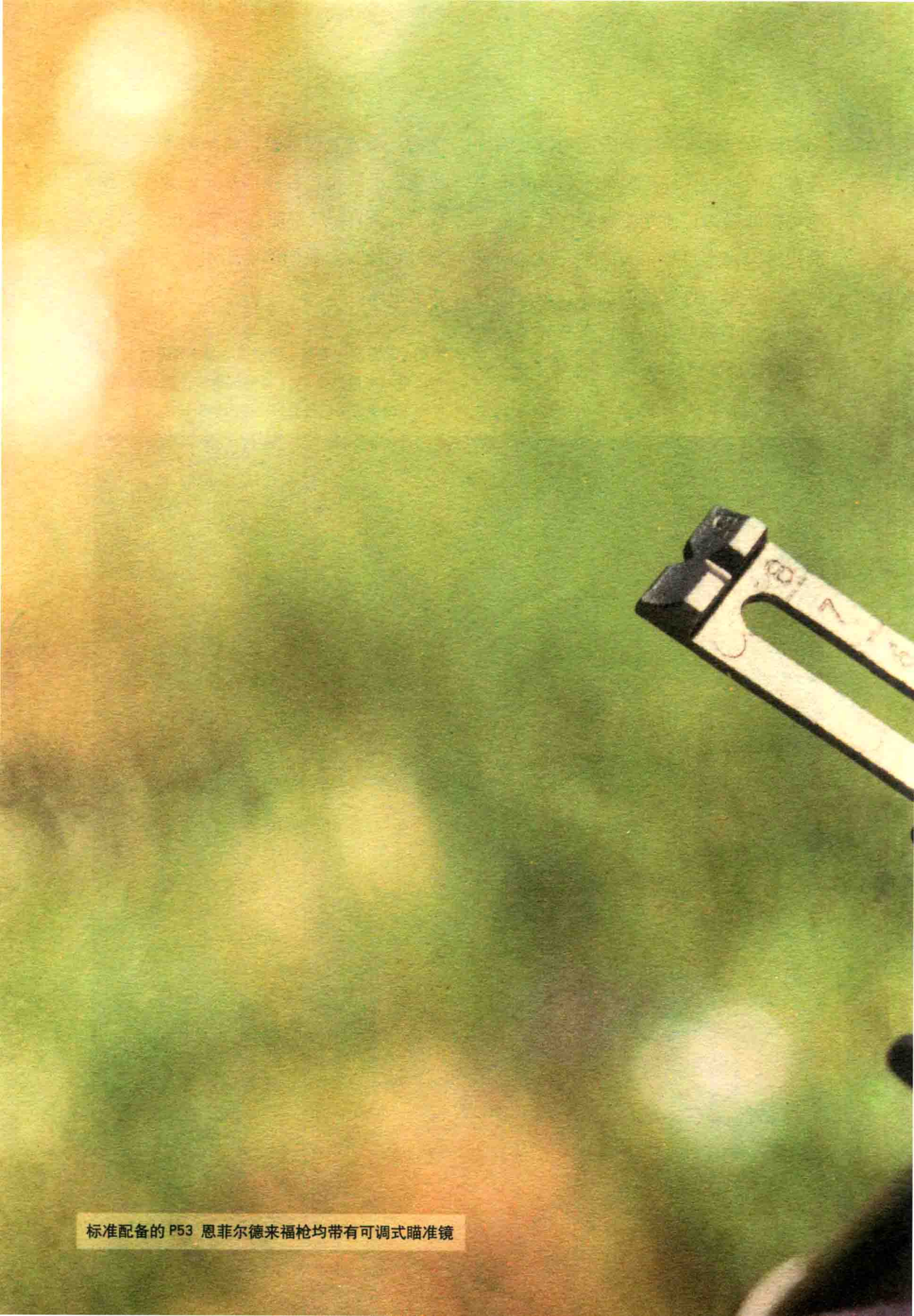
蓄意选取军官为射击目标显然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战术，甚至最终被曾深受其害的英法两军的军官们所接受，并以“合情合理”的战术形式运用到实战中。与实实在在“管它命中不命中”的滑膛枪相比，带有可调瞄准镜的来复枪具有不可否认的优势——能够进行精确瞄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意识到，要最大程度地发挥战术潜能，枪手们一方面必须刻苦训练以便精准地使用武器，另

下图：1860年，新奥尔良战役中帕肯纳姆之死。熟练的美国来复枪手们给新奥尔良战役中的英国人造成巨大伤亡。他们先是很冷静地挑选出那些极其容易辨认的高级军官进行射击——其中就包括英军总司令爱德华·帕肯纳姆中将——然后转而准确射杀那些低级别的军官。

一方面应当具有一定判断能力，准确挑选自己的射击目标。如果一名来复枪手能够精准射击，他就能够发挥自己最大的优势来挑选目标，其结果，就如同英国人在新奥尔良发现的那样，不仅能够造成敌方重要军官的伤亡，令其无法协同作战，最终只好乖乖接受失败。

拿破仑战争和 1812 年美国独立战争之后，不容置疑的是，战争的本质正在改变，滑膛枪已经陈旧落伍，为了占据优势，所有军队都配备了来复枪。同时，通过训练，士兵们的射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提高。

下图：军官们的装束：护喉甲（图中看不到）、金色肩带和头盔。在 1812 年的战争中，这些装束有助于美国狙击手们将他们挑选为射击目标。



标准配备的 P53 恩菲尔德来福枪均带有可调式瞄准镜

2 新技术与忘却的教训

拿破仑战争的结束，给欧洲带来了30年的相对和平。然而，在此期间，轻武器技术却加速发展。事实上，从1830年到1890年间，欧洲军人的标准武器配备从燧发滑膛枪过渡到采用栓式枪击和弹夹式填药的来复枪。而且，从那时开始，经由朝鲜战争直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英国版的来复枪一直是主要的单兵武器。

这些变化本身并没有促成一系列新型号的研发，反而是一些相对独立的个人，想方设法解决当下武器存在的特殊问题，从而促成了新型号的出现。比较常见的现象是，喜爱狩猎的射手为了追逐猎物不断提高自己的枪械技术，导致了一系列新枪支的问世，撞击式雷帽就是这样发明的。它最初由一名猎野禽者开发出来，因为燧石点火引起的火花和闪光通常让鸟儿们充满了警觉，在被射中前早就一飞而散了。撞击式枪支不仅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时也解决了其它问题。只需一个简单的金属帽就可替换极不可靠和复杂的燧发枪，后者由燧石、扣簧、火药池以及裸露的点火药组成。

撞击式雷帽是一个极小的金属圆筒，其一端是雷帽，内部涂有两种化合物雷酸汞和氯酸钾。雷帽通过一个中空的小金属短节，与枪管的后部相连。在受到枪击撞击时，雷帽上的化学涂层点燃，将火花传递到枪管后部的火药。这种枪具有更好的耐候性，因此也更可靠。它

下图：一把复制的“恩菲尔德”来复枪的撞击式枪机，在喷嘴处有一撞击式雷帽。

不产生火花，而且在扣动扳机后，通过减少弹丸在枪管内的停留时间，有助于提高射击精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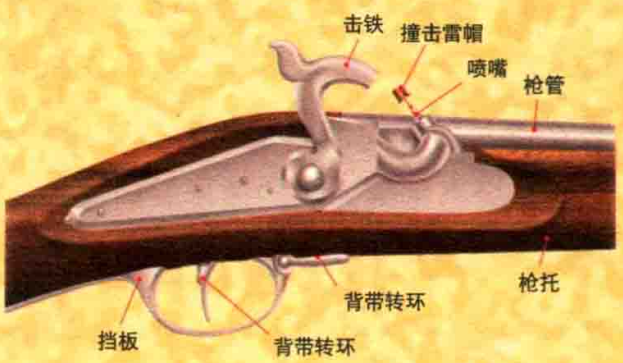
早在 1818 年，这种枪的优势就非常明显，那个时候，在英国和法国，竞争对手的私人专利不受对方知识产权的保护，往往被直接加以利用。就连态度顽固的英军领导层，从 1834 年起，在试验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也接受了这种枪，这主要是因为法军从 1830 年就开始试验它。1842 年，英国采用了撞击式枪机步枪 (P42)，到了 19 世纪中，撞击式雷帽

撞击式枪击

无论燧发枪的发射机理多么好，要想让枪支顺利发射总需要非常小心。燧石必须经常更换，火药室内的火药也必须保持干燥，后膛的点火孔也必须保持清洁，否则火药可能会在火药室内燃烧，这就意味着虽然击发点火完成了，但火焰无法到达并点燃后膛内的主火药。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撞击式武器需要担心的因素少些，耐侯性更好，也更容易使用和保养。这种枪采用一个撞击锤、一个内部涂有挥发性化学涂层的一次性小铜帽以及一个安放铜帽的中空金属“奶嘴”。扣动扳机的时候，锤子重击并碾碎铜帽，引起内部的化学涂层爆炸，将燃烧的火焰通过中空的奶嘴向下传送，到达后膛内火药的顶部，从而达到开火的目的。奶嘴是可移动的，以便露出进入后膛的点火孔便于清洗。每次装弹的时候，枪手在发射前都要在奶嘴上装上一个新的撞击帽。

大约在 1805 年左右，一名神职人员亚历山大·福赛斯牧师提出并验证了撞击式枪击的原理，他也是一名捕猎野禽的高手和动手能力极强的科学家。利用法国化学家贝托莱发明的可爆炸但不稳定的氯酸钾和雷酸汞化合物，他成功制造出一种非常有效的引爆或起爆粉，这种起爆粉在受到撞击时会燃烧。起初的时候，制造这种枪是为了消除猎枪上点燃燧石所产生的火焰和硝烟，以便更好地捕猎野鸭和野鹅。福赛斯的发明被视为研发新式武器的好主意，他因此受命为军队制造这款枪。不幸的是，英国政府的军械大臣易主，继任的查塔姆公爵认为撞击式枪击没有任何前途，因此把福赛斯送回了老家。



上图：撞击式枪机比起燧发枪击要先进的多。当击铁撞击雷帽时，引起内部的化学涂层爆炸，将火花送入中空的喷嘴中，继而进入后部，点燃主弹药。

另一边，法国人仍然对这种枪支充满了期待，拿破仑因福赛斯的这一发明奖励给他 2 万英镑，在那个时代这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对于英军来说，幸运的是，福赛斯拒绝了法国人的慷慨解囊，私下里继续自己的工作。1807 年，他的发明专利被批准，该项专利被命名为“香水瓶”枪击，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那个装载起爆粉的小容器貌似香水瓶。这种想法很好，很快在猎枪上被采纳并广受欢迎，当然，还是存在不少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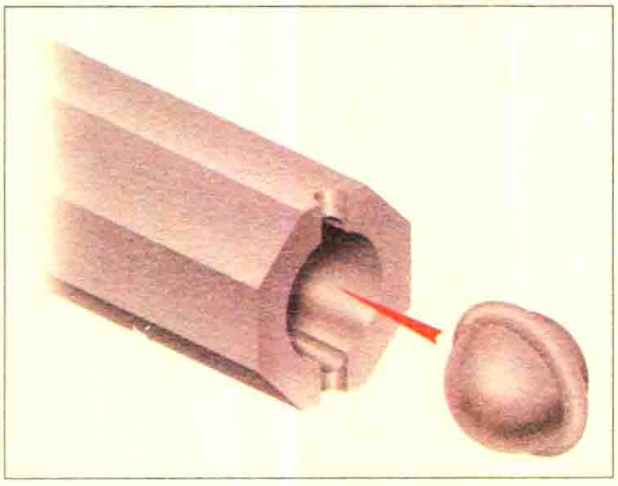
1814 年，居住在美国的英国人约书亚·肖发明了金属撞击式雷帽，撞击式枪在军事上的应用才变得可行起来。在 6 年时间里，几家英国枪械制造商就把撞击式雷帽应用到猎枪和其他民用武器上，其中，著名的枪械制造商当属约瑟夫·曼顿和约瑟夫·艾戈。即便如此，直到 1838 年，英军才开始用撞击式枪击替代燧发枪。

枪已被当时绝大多数装备现代化的军队所使用。

众所周知，来复枪比滑膛枪具有明显的优势，但前者却比后者更难装药和维护，换而言之，它们需要使用者装载更多的弹药。自然地，在英军高层中，他们也认为正规步兵武器需要在性能发面有所提高。

差不多就在同一时期，撞击式枪击已经非常盛行了，有一些军械工人和发明者独立寻找提高来复枪射程的方法，简化和提高重装弹药的速度。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方面，需要紧身的弹丸去啮合枪管内的来复枪线，以达到理想的旋转继而达到最大的射程和最好的精度；而另一方面，锲合不紧的弹丸装起来既快又容易。布包弹丸虽然能够提高精准度，但装起来却很慢，而且需要一定的技巧才能有效使用它。

为了填装方便，各种方法都试验过，其中就有带棱线子弹和束带弹丸。后者用于“布伦斯威克”来复枪，该枪枪管上刻有双凹槽来复枪线以便与“束带”啮合。英国陆军和海军只用了较少数量的“布伦斯威克”来复枪，但这种枪太重，而且在战场上也不够可靠，这是因为弹丸上的“束带”必须做得非常完美而且不能有任何损伤，才能使其与来复枪线恰当匹配。使用该枪的英国军人普遍不喜欢它，大都认为它是配备过的武器中最差的一种。



左图：“布伦瑞克”来复枪有一个“束带球”，它与枪的双膛线契合得非常完美。但是，它仍然不利于装药，尤其当枪管被火药残留物污染后，更是如此。

解决之道是寻找一种办法，在装弹时将啮合松散的弹丸装进枪管中，在发射时令弹丸在后膛胀大，从而使其在枪管内部运动过程中与来复枪线紧密啮合。环形柱撑后膛枪有两个设计理念赢得了一些人的支持：一是在枪管中装入很松散的弹丸，然后在枪管后膛一端与挡圈或轴肩猛烈相撞从而使松散的铅弹胀大。柱撑枪的工作原理与之类似，但却是中心突起来使弹丸胀大。这两种后膛枪都需要一个木锤和重推弹杆，而弹丸在撞击过程中通常会发生变形，无助于提高精准度。德尔维涅步枪的后膛端有一个小口径的弹药腔，内有一个供弹丸所依靠的“肩膀”，射击时对弹丸进行猛烈撞击，使其产生膨胀进入来复枪线中。关于这种枪，有一个著名的传说。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1830–1848 年），奥尔良

斯公爵指挥的法国轻骑兵用的就是这种枪。一名阿拉伯人（另外的一种说法是一名酋长）在远方嘲笑这种枪，并对其评头论足。这冒犯了公爵本人，他下令悬赏神枪手射杀此人。一名轻骑兵接受了任务，干净利落地干掉了那个不幸的阿拉伯人……据说，他当时距离那个阿拉伯人超过 600 码，无论以何种方式来衡量，这都不能不说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对于这种来复枪来说尤其如此，毕竟它发射的子弹已经变了形。

虽说上述的部分设计理念使来复枪的制造得以产业化，但并没有一项设计理念能够真正令人满意，最终的解决方案以弹丸自我胀大的形式出现，与此相比，上述设计理念都显得太过时了。英吉利海峡两岸的枪械工人虽然有着相似的设想，但是，被国际所采纳的则是法国军官克劳德 · 埃蒂恩 · 米涅在 1874 年发明的自膨胀子弹。初始的铅质弹丸是中空的，下部是圆柱体，圆柱上有三条外部凹槽，其上涂满润滑脂，上部是一

米涅弹——扩展的范围和精度

在远距离射击的发展历程中，米涅弹丸和子弹的重要性不能被低估。据考证，这种子弹由一名英国步兵军官诺顿中尉发明，是一种圆柱 – 圆锥型自膨胀子弹。位于文森尼斯的法国军事学校教官克劳德 – 艾蒂安·米涅中尉后来进一步完善了这种子弹，他还研制出米涅步枪，被法军接纳，不久又被英军采用。

由于这种子弹的口径略小于枪管孔，因此，米涅子弹很容易装载，当武器发射时，气体的冲力推动子弹向下撞击枪管，同时中空的钳质底座膨胀，导致外面的肋状凸起与来复枪线契合。良好的契合使得子弹能够旋转，在空气中飞行非常稳定，有助于子弹飞行更远、穿透力更强。尤为关键的是，在正确装载弹药纸和弹药的情况下，结合撞击式枪击快且可靠的点火特点，米涅子弹的飞行弹道非常稳定，易于预测。枪的精度指的就是可重复性，每次都能够预测任何给定距离的弹着点，对于远距离或精确射击而言尤其如此。

在验枪的时候，用英国版的米涅来复枪——P51 来复枪发射 .702 口径的米涅子弹，在高达 500 码的距离上仍能获得相当好的准确度，在 7 次 900 码试射中，7 次击中 6 英尺 ×3 英尺的目标。在那个时代，这是一个相当令人吃惊的精准度。1846–1852 年，在卡菲尔战争期间，当训练有素的来复枪手排射的时候，射击距离基本上都达到了 1200 码，迫使土著勇士们不得不撤退。

上图：与“棕贝丝”来复枪子弹（右）相比，铅制小“子弹”（左）带有凹槽，凹槽用牛脂基脂加以润滑。

后来的 P53 来复枪性能要好得多，用的是较小的 .577 米涅子弹，据称，一个好枪手在 1 000 码处每射击两次，至少有一次能够击中一个 8 平方英尺的目标。因此，理论上讲，与射击非布片包裹弹的滑膛枪相比，P53 步枪和米涅弹将步兵精确射击的范围扩展了 10 倍。

恩菲尔德 1853 型来复枪（P53）

上图：第二款 1853 型恩菲尔德来复枪。中空散热突起上面的保险拴有明显的皇冠处理痕迹，1856 款式上则刻有合格证。枪管上有英法两国的合格证，包括制造商的椭圆形印章。后瞄准镜座每 100 码一个刻度，一直刻到 400，瞄准标尺则一直刻到 1000 码。这一特殊款式是由圣·艾蒂安兵工厂依据合同生产的。

P53 来复枪属于一款前膛枪，采用撞击式枪击，子弹口径 .577 英寸，最早应用于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从 1853 年到 1867 年，这款枪遍及大英帝国，在美国内战中交战双方均采用这款枪。枪总重大约 8.8 磅，总长 55 英寸，枪管长度为 39 英寸，三条浅的沟槽形成 1：78 的膛线缠度（一条完整的来复枪线为 78 英寸）。P53 采用胡桃木枪托，有三条枪箍。从此诞生了“三箍”型这一术语，而卡宾版（总长 49 英寸）采用较短的 33 英寸枪管，通常被称为“两箍”型。卡宾枪的枪击进一步完善，枪管上有 5 条来复枪线，膛线缠度为 1：48。相对于初期的来复枪线而言，这是一种提高和改进，后来所有的恩菲尔德步枪全部采用这种来复枪线，1858 年后采用逐步膛线（后膛部位为 0.13 英寸，呈锥形过渡到枪口的 0.005 英寸）。所有型号的恩菲尔德步枪都配备有调节后瞄准镜，瞄准镜有四种选择，其刻度从 100 码到 900 码甚至更高（随型号而变）。在站姿下，大约在 150 码处，一个普通士兵能够使用这种枪击中一个人体尺寸大小的目标，在有支撑的射击点处，击中目标的距离可能翻倍。一个熟练的枪手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分别能把击中距离增加 100 码。

这种步枪采用涂有油脂的纸包弹，内装 68 粒黑火药和一个改进型米涅子弹，子弹重量相当于 535 粒火药。这种弹药能使子弹的初速度达到大约 850–900 英尺 / 秒。一个射击技术熟练的军人每分钟可以装载和发射大约 2 发到 3 发子弹。

机械制造的进步意味着可以大规模制造 P53 来复枪。因此，枪支的许多零件可以很轻松地互相替代，不必再依靠专业枪械制造工进行维修和替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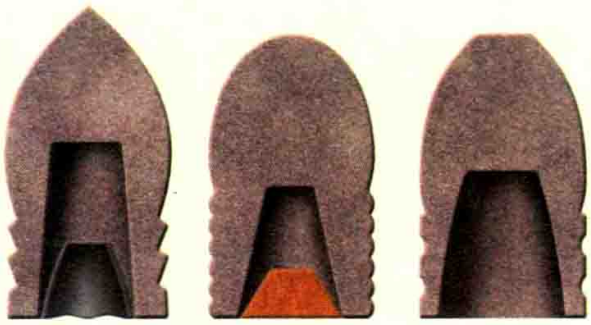
恩菲尔德 P53 来复枪及其变种是这类枪的特例，他们是英军使用的最后一种前膛式来复枪，直到 1865 年，才被 P53 的后膛衍生品——斯内德步枪所替代。

P53 来复枪是 1857–1858 年间印度兵变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东印度公司服役的土著印度士兵传言说，在他们新配备的恩菲尔德来复枪所用的弹药纸上，涂抹有猪油（对穆斯林而言，猪是一种不洁动物）或牛脂（对于印度教徒来说，牛是神圣的）。为了倾倒里面的弹药，必须用嘴咬弹药纸，一想到他们的嘴巴要与猪或牛脂接触，简直令这些印度军人感到恶心。这一点，加上其他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是刺激土著印度士兵起义的主因。然而，直到今天，这场兵变以及随之而来的无情镇压被认为是大英帝国历史上最血腥的篇章之一。

右图：1853 型恩菲尔德来复枪所使用的弹壳包装及其弹壳纸。

个锥形头，外加一个与铁杯子匹配的基座。弹丸略小于内径，从而便于装弹，最小限度地使用推弹杆。发射时，铁杯子向上推动空弹体，将铅弹扩容使之与来复枪线紧密啮合。在一些稍晚型号中，铁杯子被替换成木塞子，效果是一样的。在克里米亚战争中(1853–1856)，英法两国军队均使用米涅弹丸，只不过英国人用的是更简单的“梅特福德普里查德”子弹，这种子弹没有分离的金属杯子或木塞子，纯粹靠其凹形基部设计即能够实现自行胀大的目的。装弹时，外部凹槽涂满润滑脂，在润滑子弹的同时，起到空气密封的作用，因而在发射时可以安全地与来复枪线锲和但摩擦力却最小。米涅弹丸与火药被一起包裹进弹药纸中，然后装进枪中，装载方法与老式滑膛枪完全一样。区别之处在于，士兵们现在装载的是来复枪而不是滑膛枪。来复枪是一个更精准且射程更远的武器，撞击式枪拴的添加意味着它能够更容易也更安全地填装弹药，用起来更快更高效。

米涅上尉还研制出了米涅来复枪，以便充分利用他的米涅子弹。该型枪非常成功，在500码以上可以保持良好的精准度，在1846年被法国军队接纳，用来装备轻骑兵和义勇兵神枪手。在北非的法兰西殖民战役中，配备了米涅来复枪的法军部队，在与地方部落的武装对抗中取得了一些胜利。



上图：子弹的剖面图（从左至右）：初期小铅弹底部带有铁杯状扩口头；早期的英式小子弹底部带有木制扩口头；晚期的小铅弹带有较大的扩口空间，且弹壁较薄。

不列颠人也接纳了米涅来复枪，其型号为P51，于1852年开始装备部队，此时恰好是克里米亚战争开始一年后。不过，许多部队仍然继续使用P42型撞击式枪拴滑膛枪。虽说米涅来复枪的重量将近10磅，口径很大(.703英寸)，可有一点很明显，那就是，使用米涅子弹的新型来复枪远远好过滑膛枪，而且，这场战争完全奠定了来复枪的统治地位，它很快取代滑膛枪成为步兵主要配备的武器。

P51很快就被“恩菲尔德”P53撞击式枪击来复枪所取代，后者重量少了差不多1磅，采用较小的标准化口径.577，使用梅特福德普里查德子弹。在解决了初期困难之后，这一结合被公认为是最好的枪型之一。P53型的优点在于易于装载、可靠

右图：用来装填来复枪用的典型纸弹匣，里面装有火药和小子弹球。

且保养简单，很快就推广到整个大英帝国的领地之上，在美国内战期间甚至被交战双方同时使用。到了19世纪50年代中期，相似的雷帽式枪击来复枪被所有的大国军队所接纳。

这意味着，倘若一名普通士兵配备了这种武器后，加以适当的训练，他完全能够成为一名好枪手。P53具有可调瞄准镜，因此，现在只需调整瞄准镜并“完全正确”的加以瞄准，就可以设定目标距离和解决偏差（现在通常称之为“取前置量”和“肯塔基风力修正”），而过去要想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则需要估算和调整武器的位置。普通士兵以前从未拥有过比这更好的配备。曾几何时，用那些老式滑膛枪，在100码距离上击中一个人是要靠运气的。而今，任何一个普通士兵，只要熟悉武器并且加以练习，完全可能在250码处击中一个与人体尺寸一样大小的标靶，一个熟练的枪手则能在500码处做到同样的事情。

奇怪的是，尽管武器的有效射程增加了一倍，而且士兵的能力也提高了不少，但步兵战术依然裹足不前，与拿破仑时代和从前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

下图：“恩菲尔德”来复枪的纸弹药包装。

依旧以拿破仑方式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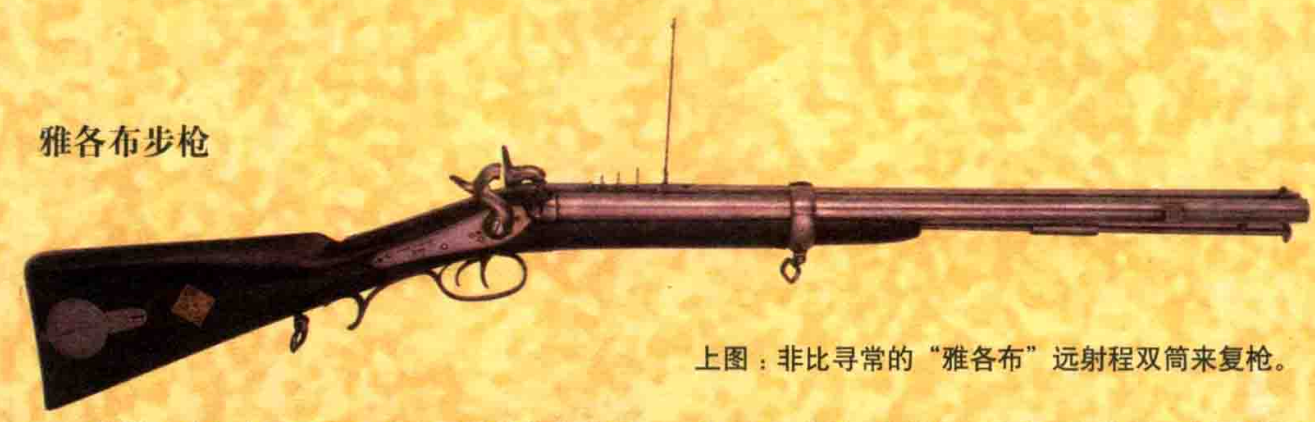
在整个克里米亚战争以及美国内战的大部分时间里，交战双方面对面在开阔地里对峙，依旧肩并肩站立并集结成方队，但他们使用的标准武器已经能够在500码甚至更远的距离上击中敌人。当然，步兵们需要重新训练，毕竟，从前他们只需一起举起自己的滑膛枪，不必作精心的瞄准，朝着敌人的方向开火即可，同时希望给其造成大量的伤亡以减少射向自己这边的枪弹。现在，如果他们受过正确的训练，就能够用自己的来复枪瞄准敌人，而且有很大的机会射中目标。即便如此，他们依旧按部就班地根据命令进行射击。

有了合理且稳定的火药和米涅弹丸，辅之以较快的撞击式枪击和可调瞄准镜，倘若来复枪手们处在一个合理的位置，他们还是能够通过协调一致的射击给行进中的敌方步兵造成毁灭性打击。为此，重要的是要教给士兵们如何判断射击范围，而不是靠军士或其他有经验的人员大声指导他们如何在来复枪的瞄准镜上设定距离。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如果条件允许，战斗开始前，可以在队伍前面按100码的间隔放置一些木条或石块儿，以此作为距离的标志。

在英国，来复枪被用作标准军用武器，这使得那些志愿来复枪分队受益匪浅，竞争性的射击数目增加了，最重要的是，针对普通士兵的射击指导变得越来越完善。1853 年，英国最高司令官罗德·哈丁格在南英格兰肯特郡建立了“希斯英军射击技术学校”，意在为英军的一些兵团培训教官（来复枪分队已经有他们自己的训练设施）。希斯学校大量的后膛枪为射击技术训练提供了理想的条件，距离估算、各种射击姿势（不只是站姿和跪姿）、远距离射击（到 900 码）只是他们学习到的众多新技能的一部分。此时，军队（不只是特种神枪手部队）总体上也接受了挑选射击目标的战术思想，有鉴于此，他们现在也设置了特定的课

上图与下图：尽管新型来复枪的射程已经大大增加，但在美国内战中，战斗仍然以集结作战的方式进行。

雅各布步枪



上图：非比寻常的“雅各布”远射程双筒来复枪。

约翰·雅各布是一名在印度服役的英国准将，他发明了一种非同一般的步枪，特地为远距离射击而设计，其弹药的爆炸威力很大。鉴于他的发明就是为了点燃敌军的火炮箱（储存黑火药），这应该说是第一种使用“摧毁物资”弹药的步枪，仅用一发子弹就有可能摧毁敌人整个炮兵阵地。

雅各布步枪是一种 .53 英寸口径的双管撞击式武器，其瞄准镜可以校正到 2000 码的距离，效果相当不错。子弹也非比寻常，有 4 个稳定的“鳍”与来复枪线契合，弹尖里有炸药。如果这些炸药爆炸规模小，而没有击中目标，就可以调整瞄准，直到子弹击中目标，产生毁灭性的效果。更加奇特之处在于，它所配备的刺刀是所有步枪刺刀中最长的。

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这种步枪得到了实战证明。当时，一名英军军官马尔科姆·格林从印度回到欧洲，在塞瓦斯托波尔作短暂的停留，以便探望他的弟弟。他携带一把雅各布步枪，并用这支枪摧毁了一个俄罗斯炮兵阵地，这个炮兵阵地一度给英军的盟友法军造成很大的威胁。当时，尽管没有记录显示给敌方造成何种程度的破坏，但格林确实迫使俄罗斯人撤回他们的枪炮。

雅各布步枪的射击方式相当怪异，一旦击中人体，会产生残忍且恐怖的效应。军事历史便笺中关于这种步枪的记载实在是太多了，在这里就不再赘述。

程，教给学员们如何挑选具有最大战略价值的射击目标，即军官和炮兵，这也许可以看做是首次“正式的”狙击手训练。

希斯学校培训出来的教官将这些技能传给了英国的普通士兵，后者很快将这些技能运用到了针对俄罗斯帝国的克里米亚战争中 (1854–1956)。既然英军的每一个人都配备了来复枪，也都训练了使用方法，在较远距离处与武器火力小的敌人进行交战的能力自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一名普通的来复枪手能够在 400 码处击中一个人体大小的目标，因此，与俄罗斯人相比，这是一个潜在的巨大优势，毕竟后者仍然主要使用滑膛枪。再者，仅仅是因为有太多的熟练枪手可供挑选，军队中出现专业神枪手的机会也就增加了很多。为此，每一个营最好的 10 个枪手被挑选出来组成一个神枪手分队，刻意以俄罗斯炮兵为射击目标。考虑到许多火炮仍然是滑膛式，其射程通常小于来复枪，让小分队去搞掉它，没有比这更好的前景了。在塞瓦斯托布尔，英军来复枪手给俄军炮兵部队造成了可怕的损失，俄军指挥官弗兰

下图：位于英格兰肯特郡希斯的步兵射击学校。

茨·托特勒本伯爵作出了如下评论："敌军来复枪小枪的射击远甚于其炮火的威力，正是他们摧毁了我们的炮兵，导致我方伤亡极为惨重！"最后一段评论引起了人们对米涅弹丸破坏性影响的关注，这些体型庞大且旋转的弹丸能够造成可怕的枪伤，如果射中四肢，断骨和碎骨是很平常的，有时弹丸碎片会造成进一步的伤害。有鉴于此，通常会采用战地截肢的办法来处理受伤者，毕竟，与死于出血和感染相比，只有两害相权取其轻了。

克里米亚战争中，远程射击的实例之所以能够完整地记录下来，主要是因为通讯技术的进步以及媒体的随之而来。那场战争中，最著名的英国神射手之一就是科尔德斯特里姆卫队的G·L·古德莱克上尉，在塞瓦斯托布尔，他指挥的30人神枪手小分队击退了500名俄罗斯海军陆战队员的猛烈进攻，因此成为首批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获得者之一。同样是在围攻这座城市的战斗中，英国神射手们被安排在部队最前线，保护工兵并伺机干掉敌军军官。在这些无名英雄中，有一位神枪手在俄罗斯司令帕维尔·纳季莫夫海军上将视察城市防御的时候，抓住机会射杀了他。

论及克里米亚战争中最多产的射手，

下图：在美国内战中，有些部队像法国轻步兵一样穿着鲜艳的制服，因而成为更容易的射击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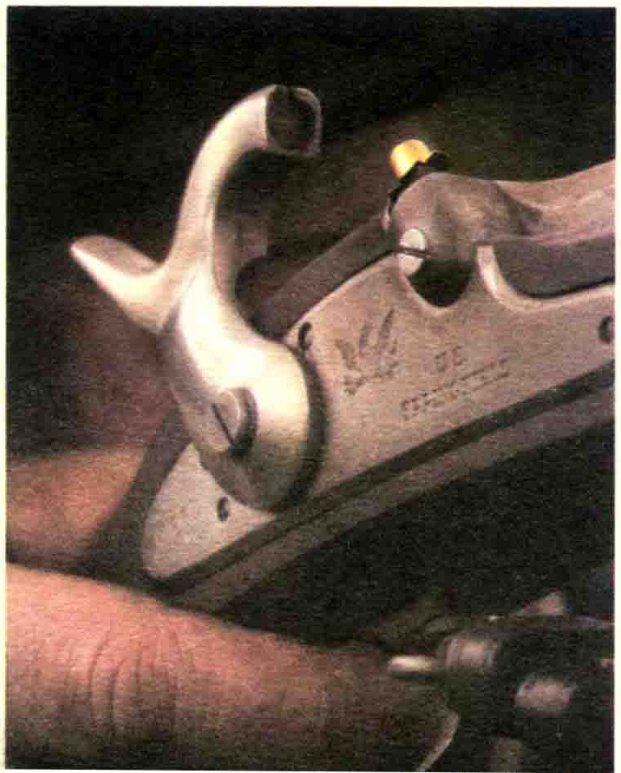
两人狙击小组

从拿破仑时代到克里米亚战争，英军轻步兵传统的散兵战术就是：士兵从右到左站成长长的两排，前后两个人为一对，每对之间相距 12 步左右。与敌人交火时，每对中的一个人射击后闪到一边重装弹，而另外一个向前跨出一步进行射击。在散兵前进的过程中不断重复这一情形，每个人都有机会射击和装弹。当散兵队伍撤退时，基本上采用相同的战术，只是运动的方向朝后——每个人掩护自己的同伴在后退的过程中装弹。一些法国散兵作战单位采用相似的战术，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四人一组。

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这种成对作战的战术很明显地扩展到静态狙击中，只是一个人负责侦察目标，另一个人负责射击。经验丰富的步枪专家 D·戴维森男爵回忆说，他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外曾亲眼看到两个士兵正演练这种战术，一个人俯卧在地准备射击，而另一个人用望远镜定位敌军炮兵的动向，将同伴的注意力引向目标。尽管这并非当时的希斯射击学校所传授的内容，但毫无疑问应当是后一个世纪标准狙击操练的雏形。受到自己所见所闻的鼓舞，戴维森继续研制望远瞄准镜，以便将其配备到步枪上。

当属第 1 来复枪旅的亨利·特赖恩中尉。据信，他在战争中杀死了 100 多个俄罗斯人，在因克尔曼，仅仅一天时间就击毙了 30 个敌人。1854 年 9 月 20 号，在塞瓦斯托布尔，俄军掩体里的步兵向他发起猛烈袭击，寡不敌众的他最后饮弹自杀。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来自第 1 来复枪旅的 8 位射手获得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比其他任何一个团都要多。

俄军步兵装备的主要是滑膛枪。在开阔地带的战斗中，他们深切体会到在武器装备方面被英法两国的来复枪手们远远甩在了后边。当以密集队形前进时，他们发现，在轻武器射程以前从未达到的射程上，他们就遭受到了重大伤亡。



在克里米亚战争的一些交火过程中，双方依然采用传统的拿破仑战术，面对面进行射击，但人们很快就学会了如何使自己避免成为对方的射击目标。而今，不再只是神枪手，就连那些普通士兵都能够灵活地利用掩体，降低重心，尽可能从隐蔽处开火。当时，虽然还没有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出现固定的战壕，但射击掩体、堡垒、炮兵胸墙以及其他快速建立起来的防御工事比比皆是。

俄国军队确实也有一些专业来复枪小分队，但这些枪手们绝大多数因循守旧，只担当传统的散兵和神枪手角色。他们虽然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他们那

左图：一支复制的“斯普林菲尔德”来复枪上的撞击式枪击。

笨重的大口径武器早已落伍，被对手更加现代化的武器远远抛在了后边，英法军队远程来复枪极为密集的火力令其望尘莫及。

美国内战中神枪手的主导地位被克里米亚战争彻底终结了。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军事战术的教训以及轻武器技术的进步被体现得淋漓尽致，报纸的报导将战争的进程传遍了世界。战后，参加了这场战争的欧洲士兵们开赴美国，去追寻新的生活。克里米亚战争后不到十年，美国内战就爆发了，但所有教训似乎都被遗忘了。战争期间，交战双方都配备了撞击式枪击来复枪，然而，他们却仍然因袭拿破仑式的交战方式，在密集的队伍中肩并肩前进。更有甚者，一些作战单位居然身着欧洲殖民军队的轻步兵制服，它们色泽鲜艳却极不实用。

据报导，在牛奔河战役（马纳萨斯）首场大规模战斗中，一些国会议员、达官贵人和普通市民们身着盛装去观看战斗的壮观场面……毫无疑问，他们被自己看到的场面惊呆了，因为，单单是一场战斗，就有 3500 人战死或受伤。相对而言，交战双方都没有什么经验，但这样的代价委实太高了，而且，这还只是灾难的开始，随之而来的大屠杀才真正令人震撼和痛心。

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交战双方的绝大多数士兵都配备了来复枪，但也一直

上图：“恩菲尔德”撞击式来复枪是英国军队配备的标准武器，在美国内战中同时被交战双方大量使用。

有人使用滑膛枪。交战双方的某些部队用的是“恩菲尔德”1853 型来复枪，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军用的就是这款枪。据统计，到美国内战结束时，大约有 90 万支“恩菲尔德”1853 来复枪通过合法或非法途径从英国进入美国。美国内战中，性能唯一超过这款枪的就是“斯普林菲尔德”1861 型来复枪，这是联邦军队配备的主要武器，但南方邦联军队部分人员也配备了这种武器。

既然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把来复枪，普通士兵和神枪手之间的差别自然就不再是武器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了。虽说许多专业枪手使用的确实都是专业化的武器和装备，但他们的独到之处并不在于此，而在于他们先进的射击技能。

战争初期，敌对双方的人们匆忙加入各自的军队时，他们通常会选择那些含有自己州名或城市名的部队，但也有

一些人被许多更具冒险性的独立连队所吸引，而这些独立连队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名称中都含有“神枪手”这样的噱头。毫无疑问，其中许多只是徒有虚名。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一些所谓的神枪手分队确实有相当多的好枪手，尤其是那些从私人可以合法拥有枪支的地方征募兵员的分队，更是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必然被当作神枪手使用，相反，大多数军队指挥官只是把他们当成普通步兵。

随着战事的发展，双方都建立了一些专业队伍，并对其进行了准确射击训练，与此同时，他们也从现有部队中挑选神枪手，这一点可以说是因袭了克里米亚和其它战争中的作法，毕竟，后者在实战中展现出了天生的射击本领。

在这些神枪手中，一些不仅是好枪手，而且在战场上表现得很自然，能够充分利用周围环境——简而言之，他们就像欧洲军队中的猎兵一样，具备了猎手的技能。二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在一个边界形势紧张且有许多蛮荒之地（即定居点）的国家，存在着比以往任何一次战争都要多的枪手。

1861 年 7 月 13 日，南北战争开始后没多久，南方邦联军最高参谋长罗伯特 · S · 加内特将军就被北方联邦军的一名神枪手击毙。这多少有些不合常规，毕竟，在一般人看来，战争之初南部诸

斯普林菲尔德 1861 和 1863 型步枪

上图：斯普林菲尔德 1861 型来复枪步枪是联合王国部队普遍使用的武器。（大卫 · 佩代尔索利授权使用该图）

通常被称为“斯普林菲尔德”，正如名字所暗示的那样，1861 型步枪由位于曼彻斯特的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制造，但是，为满足美国内战的需求，也有一些订单被分发给一些私人公司。在整个美国内战期间，制造出的 1861 型步枪最终超过 75 万支（将近 50 万支是根据合同制造的），但这种枪的衍生品种 1863 型步枪却只制造了 27 万支，这样，斯普林菲尔德步枪的制造总量超过了 100 万支。斯普林菲尔德步枪是美国联邦军队配备最多的步枪，也是最受南方邦联军队欢迎的枪支之一，后者获得这种枪支的途径有三：从被俘者那里缴获，从兵工厂购买或者轻而易举地从战场上捡到这些枪支。

这种步枪采用撞击式雷帽枪击，枪管长 40 英寸，有 3 条 1：72 的来复枪线，采用 .58 口径米涅子弹，枪身总长为 56 英寸，大约 9 磅重。最大有效射程大约为 500 码，然而，绝大多数普通士兵只能在 300 码以内击中一个人体尺寸大小的目标。

1863 型是 1861 型步枪的改进版，共有 7 处更改。根据库特提出的 1861 型步枪的“特殊合同”，这 7 处更改包括表面热处理枪击、重新设计的击锤、较短的奶嘴枕垫、新的枪管箍和推动杆等。

州会有更多的天生神枪手。无论如何，其他邦联军军官也迅即成了北方神枪手刻意精确射击的目标。

与此同时，联邦军正在积极运作，努力组建一个整编团的熟练枪手。海勒姆·柏丹是一名出类拔萃的射击能手，而且颇有些家底和政治影响力。1861 年 7 月，他求见总统林肯和战争部长，告诉对方自己打算征募一批具有很高射击水准的人员，最终获准建立第一支美国神枪手团——“柏丹神枪手团”，该团下设 10 个连，柏丹被委任为中校指挥官。

猎手、出类拔萃的枪手以及其他北方诸州有经验的来复枪手们，一时之间都汇集到了柏丹设立的征兵动员处。柏丹破天荒地规定，每一名应征者在入伍前必须具有最起码的射击准确度，他对于手下抱有很高的期望：“那些不能完全满足我要求的人，不可能被接纳进队伍。打靶测试时，每人每发射十发子弹，必须射出一个 50 英寸的字符串。保守地讲，这样一支队伍才可以信赖和依靠：在四分之一英里处进行有依托射击时，必须每次都能击中一名普通身材的人；在二分之一英里处进行有依托射击时，每射击四次，必须有三次能够射中一名普通身材的人。如果这种即席射击的要求没有这么高的话，许多敌人也同样能够做

下图：1863 年 7 月，在葛底斯堡魔鬼洞，一名死亡的叛军狙击手。

上图：尽管美国内战中交战双方每人都配备有来复枪，但事实上，双方都没有进行过充分的射击训练。（罗伊·丹尼斯）

右图：只要有来复枪，每一个好枪手都有成为“狙击手”的潜质。（罗伊·丹尼斯）

下图：战争一开始，南北双方的军队都有其自己“天生的”狙击手。（罗伊·丹尼斯）

上图：“柏丹”狙击手身穿绿色制服，通常使用“夏普斯”来复枪。

到！”应该说，在那个时代，这样的要求实在是高标准。

柏丹设置射击水平测试，实际上就是令一个潜在的新兵在 200 码距离点处，朝标靶射击，10 次弹着点应当散布在距离靶心 50 英寸的范围内——简言之，就是 10 次射击必须都进入一个 10 英寸的环内。打靶时，接受测试的人员既可以用自带的枪，也可以用连队配有觇孔瞄准具或望远瞄准镜的来复枪进行有依托射击。原本，他打算让每个人带着自己的来复枪并在战斗中使用，但部分来复枪是精心制作的打靶步枪，对于实战中的兵员来说，它们实在太重了（高达 30 磅）。

征兵动员进行得非常成功，柏丹招募到的合格来复枪手远远超过预期，他借此机会又筹建了第二个神枪手团。到 1862 年 1 月，这支计划外的兵团招募到了 8 个连的新兵。一个团原本应当是 10 个连，之所以只招了 8 个连，是因为另有 2 个连队来自马萨诸塞州，起初他们

右图：有时，为了进行超远距离的射击，狙击手会使用厚膛壁身管且配置有高倍瞄准具的狙击步枪。

海勒姆·柏丹、卡斯帕尔·特雷普和“加利福尼亚乔”

左图：海勒姆·柏丹招募一批高水平射击能手，组建了第一支美国狙击团——柏丹狙击团，他自己担任指挥官，上校军衔。

在美国内战初期，南部邦联军队中的神枪手较多。为了打破这一不平衡，一名富有的神枪手海勒姆·柏丹(1824–1893)运用他的政治影响力去游说政府，以便建立一个团的联邦军神枪手。他从北方诸州招募满足特定射击技术要求的人员，他们变成了美国的神枪手，柏丹就是他们的中校指挥官。

柏丹无疑是一名伟大的神枪手，而他也总是渴望能够证明这一点，他同样对自己的团队充满了热情。尽管如此，柏丹并不是一名军事人员，他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在后方与那些官僚作斗争，而不是在前线与自己的官兵们一道战斗。即便这样，他仍然确保自己的下属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并使手下的军官们忠于职守，因此得到了部下的衷心拥戴，并认为他是柏丹神枪手兵团的缔造者。1864 年 1 月，他离开部队继续试验武器和弹药，先后完成了几项重要专利，包括连发步枪和金属弹药引信。

美国神枪手兵团中另一位非常著名的指挥官是卡斯帕尔·特雷普(1829–1863)，他出生于瑞士，曾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作为军官为英国效力。也许正是特雷普最先向海勒姆·柏丹提出了建立神枪手兵团的主意，因此自然地在美国第一支神枪手兵团里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担任 A 连的第一任连长，最终成为一名中校，负责指挥整个团。

特雷普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步兵，早就认识到了欧洲军队过时的拿破仑战术，也熟悉射程和精度大大提高的最新步枪。他深知，如果整个部队都装备这些武器而且能够熟练正确地使用它们的话，将获得无可比拟的潜在优势。在那个时代，对于数量极其庞大的北方军队来说，要想实现这一点似乎永无可能。但是，即便只有一个或两个团的美国神枪手，他们都将获益匪浅。鉴于特雷普曾亲眼目睹过英军来复枪团的作战场面，美国联邦军神枪手团采取的战术或许应该归功于他，他们利用精准的来复枪射击以骚扰敌人，以小分队形式作战，按自己的设想行事，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地形。

卡斯帕尔·特雷普证明自己是一名称职的指挥官和富有远见的人，在步兵战术方面采用了现代的方法。不幸的是，1863 年 11 月 30 日，他在雷奔河战役中牺牲，结束了他那前途光明的职业生涯，据说，他是被一名邦联军神枪手击中的，这一点颇具讽刺意味。

在美国神枪手团之中，甚至在整个美军之中，最著名的神枪手当属杜鲁门·海德(1809–1888)，他别名“加利福尼亚乔”，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衡量，他都称得上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据说，他在 1861 年参军时已经 42 岁，虽说只是超龄了 10 岁，但在那个时代，一个人为了参军而有意隐瞒自己的岁数，无论是往大还是往小处隐瞒，都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

左图：“加利福尼亚·乔”是柏丹狙击团里个性最鲜明的狙击手。

在征兵的时候，杜鲁门·海德说他的职业是“猎手”，是一名职业猎熊者。他在用自己购买的夏普斯步枪接受射击测试时，自然是百发百中。为了摆脱战争初期在这方面的不足，北部联邦正在寻找新的“英雄”，同时以此吸引新兵入伍，因此，再也没有比杜鲁门·海德更合适的人选了。在加利福尼亚淘金成功后，北方报纸津津有味地回忆他的功绩，并给了他“加利福尼亚乔”的名号。

夏普斯步枪并非海德所用过的唯一一种步枪，在使用带有瞄准镜的打靶用步枪方面，他同样堪称是一个著名枪手。无论对于他自己还是整个神枪手团来说，这种靶枪都可能是最重的前装式步枪，只能用行李车携带，也只有在不行军时才能使用。记载上并没有说明这种枪的制造商，其重约 30 磅，枪管呈六边形，配备有七倍铜制瞄准镜。据说，海德用这支枪在半英里开外击中了一名邦联军炮兵军官——神枪手们最喜爱的猎物，有效地使那个炮兵排哑火了。

在军队服役 3 年之后，海德由于“衰老和视力衰退”退役，当然，放在今天，年龄和视力衰退绝对算不上什么严重问题。接下来，在旧金山海关为国家服务之后，他又活了 26 年。

下图：美国狙击手（演员扮演）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为来复枪上子弹。

坚持成为自己所在州兵团的神枪手，并自我命名为“安德鲁斯神枪手”。在改变主意愿意加入柏丹神枪手团后，他们也顺利通过了相关测试，加入了美国第 2 神枪手团。

神枪手们受到了系统的来复枪射击训练，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事，但对于大多数的联邦士兵来说却并非如此。当然，后者也训练了一些作战技能，比方说如何降低重心躲避敌人的火力，如何利用掩体以及怎样挑选射击目标。北方军队不打算把他们当作战列步兵使用，而是希望他们以分队的形式独立行动，可以从四人小分队到连级甚至更高一级，在任何需要的地方，他们都竭尽所能，给敌人造成最大的破坏。鉴于他们的机动灵活，又能用精确射击为部队前进提供保护，所以他们有时会像散兵一样行动。尽管如此，与欧洲的轻骑兵还是有着较大的差别。事实上，他们更为关注的是长远的战略目标，射击的对象是敌方的军官、军士、炮兵、侦察员、纠察队，当然还有敌方的神枪手。

神枪手们身着绿色制服，至此，这似乎已经成为特种来复枪手作战分队的传统。而且，与猎兵和英国来复枪兵团一样，他们听从号角声而非鼓声来执行命令。不仅如

上图：柏丹狙击团通常在主力部队的侧翼行动。

此，他们也打着皮质绑腿，携带很独特的未刮皮的小牛皮背包。或许，他们最明显的特征是配备了有后装式“夏普斯”来复枪（在尝试过其他型号后），而联邦步兵主要配备的则是前装式来复枪。为了争取到这种配备，他们与联邦军队进行过艰苦的交涉。一方面因为“夏普斯”来复枪价值 40 美元，而“斯普林菲尔德”来复枪只有 16–20 美元（具体价格还要看加工水平的高低而定），另一方面则因为夏普斯工厂过于繁忙，为骑兵团制造卡宾枪的任务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无瑕制造更多的“夏普斯”步枪。据说，林肯总统还亲自过问过此事，无论是什么样的影响促成的，柏丹兵团最终配备到了当时最好的来复枪。

尽管还不能与打靶用的来复枪的精度相比拟，但 M1859“夏普斯”.52 口径仍然称得上是一款合理的超远射程来复枪。其非同寻常之处在于，这是一款可快速射击、少有的精准中长射程来复枪，射程超过 500 码。后装式“夏普斯”枪能够疾速发射 5 发甚至更多的子弹，而在相同时间内，前装式却只能装载和发射一次。在大量使用时，“夏普斯”来复枪快速而又精确的火力能够破坏性地终止对方所有的进攻，当然，那种不顾伤亡的进攻除外。

神枪手们也保留有自己的“炮火”——这是他们给采用了厚膛壁枪管的前装式打靶来复枪起的别名，这种枪配备有觇孔瞄准具或望远瞄准镜，专门

夏普斯 1859 式步枪

上图：后装式“柏丹·夏普斯”来复枪与 1859 型来复枪非常相似。

这种步枪由克利斯蒂安·夏普斯设计，为单发、雷帽、后膛枪，采用下落式枪击。枪管长 30 英寸，口径 .52 英寸，6 条 1:48 来复枪线，总长为 47 英寸，总重 10 磅。下压护弓的下置杠杆，枪栓下落，露出枪管后膛。装完弹药纸后，向上推回杠杆，提起枪栓，将弹药纸剪断，将弹药暴露在已经关闭的后膛内。

柏丹神枪手团使用的夏普斯步枪是一种普通的 1859 型后膛枪，但配备有前后扳机，瞄准镜的刻度更加精细。该型枪支没有刺刀插座，但可以安装卡口型刺刀。双扳机的设置机理如下：第一个扳机用于牵动第二个扳机，使得后者变成一“发丝扳机”，只需很小的压力就可将外部的撞针释放，继而击发撞击式雷帽，将子弹射出。这一点有助于提高射击精度，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这款步枪是后膛枪，子弹与枪支口径可以完美契合。在近距离射击时，速度很宝贵，双扳机中的第一个扳机可以忽略，只需扣动第二个扳机（此时，需要用很大的力扣动扳机）。

在美国内战期间，联邦政府购买了 1.1 万支夏普斯步枪。这里需要纠正一个相当常见的错误概念，那就是，“神枪手（sharpshooter）”一词与“夏普斯”步枪没有任何关系。这一术语直接音译了德语的“神枪手”一词，在夏普斯步枪尚未进入构想阶段就已经使用。

上图：复制的“夏普斯”来复枪扳机详图（双“发丝”扳机）。

下图：联邦军枪手组成的混编部队；柏丹狙击团和巴克泰尔斯的部队配备的主要是“夏普斯”来复枪（场景再现）。

惠特沃斯步枪

左图：“戴维森”来复枪望远瞄准镜安装时使用可拆卸的支架，该支架固定在枪的一侧。从图中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得很清楚。

右图：“威斯沃斯”来复枪明显的六角型来复枪线和推弹杆。

这种异常精准的撞击式步枪由约瑟夫·惠特沃斯爵士(1803–1887)发明，他是那个时代英国工程师中的翘楚。为了取代P53型步枪，英军陆军总司令哈丁格公爵委托他设计一种新型步枪。著名的枪械制造工威斯利·里查德受命协助惠特沃斯，威斯利是一名超级工程师，但并不善于设计枪支。

这款枪的设计很独特：这是一种带有六边形枪线(而非沟槽)的前膛枪，采用六边形子弹。枪管长33英寸，采用1:20的突进式缠距，枪管内径只有0.451英寸。枪身总长为52.5英寸，重量大约9磅。

1857年，在希斯学校进行的测试中，特别是在远距离射击时，这款枪的精度远远超过了P53型枪。设置的测试方法就是，从一个支撑点处射击10枪，然后测量标靶上10个弹着点距靶心的平均距离(以英寸表示)。在那个时代，无论采用任何军用步枪，在500码处得到的最好射击记录是27英寸。而在那一天，惠特沃斯步枪将这个距离锐减到了4.5英寸。惠特沃斯步枪在800、1000、1400和1800码处的射击性能也优于P53型步枪。需要说明的是，在1400码处，P53步枪总是脱靶，而在1800码处，P53根本就没有被测试。虽然有这一令人啧啧称奇的性能，但惠特沃斯步枪的六边型口径容易在凹进处堆积污垢，因此英军拒绝接收这款枪支。然而，作为一种竞技靶枪，同时作为联邦军一种特种神枪手武器，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一部分配有上翻型瞄准镜的这种武器流入到南部诸州，瞄准镜部分采用光学瞄准镜，另一些则是觇孔瞄准镜。最常见的瞄准镜是侧装式“戴维森望远步枪瞄准镜”，这是一种非常短的型号(14.5英寸)，而那个时代其他瞄准镜大都与整个枪管一样长。虽说这种瞄准镜可以使用，但是，采用侧面安装的瞄准镜使得枪手很难在保持自然射击姿势的情况下，同时采取一种正确的头部姿势——要知道，所有设计完美的步枪都有利于枪手将眼睛“自然”地放在枪管上部瞄准镜的后边。(作者手记：我本人是一个右手枪手，也曾试过侧面装配有与枪管长度相当的马尔科姆望远瞄准镜，我想说的是，对于这样一个长管型瞄准镜来说，尽管瞄准镜的图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但实际操作中，很难让我自己的脑袋与瞄准镜保持在一条线上。然而，枪的主人却示范给我他是如何瞄准的：他仅仅用他的左眼代替了右眼。虽说当时我们没能够射击这支枪，但据他说，他曾用那支枪取得过不错的射击效果。)

据说美国邦联军队购买惠特沃斯步枪时，包含瞄准镜和1000发子弹在内，每支枪的价格为1 000美元。据史料记载，神枪手们在用光了惠特沃斯六边型子弹后，可以用米涅弹代替，精度并没有因此降低很多。

惠特沃斯步枪是一种高效的远距离步枪，据称许多邦联军队士兵被这种枪夺去了性命，其中就有死于奇克莫加的莱特尔将军以及死于斯波特西瓦的塞奇威克将军。

左图：“威斯沃斯”来复枪采用撞击式枪击。

下图：“威斯沃斯”来复枪弹夹包装。

用于远距离作战。在这些枪型中，部分是“摩根·吉姆斯”来复枪，但也有士兵私人拥有的其它品牌，有些型号的重量在 12–30 磅甚至更重，较重枪型由于过于沉重，无法像普通武器那样携带。因此，不需要的情况下，通常就将其放在团队的补给车上。

就效率而言，据称，柏丹团的神枪手们所消灭的敌人比联邦军队任何一个团队都要多。虽说很难量化，但考虑到神枪手们参加过 65 次战斗和其他形式的交火，且全团官兵的射击技术都通过严密测试，因此，事实很有可能就是这样。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联邦军队的大部分普通士兵在被送上战场前，能有过五轮打靶练习就已经很幸运的了。

战争期间，联邦军队还建立了其他一些独立的神枪手作战单位，但大部分的规模充其量也就是连队大小的水平。同时，北方诸州也建立了较大的神枪手作战单位，例如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鹿尾巴神枪手营”，就是经宾夕法尼亚州政府批准，由托马斯·基恩一手组建起来的队伍。之所以取这么一个名字，是因为他们所佩戴的军帽上系有鹿尾巴，以此作为自己拥有猎鹿者技能的明证（许多人可能确实如此）。在战争开始后没多久，他们均配备了来复枪，主要承担普通步兵的任务。这个神枪手营的射击技术得到了公众的认可，但他们的声望并非来自于此，而是因为他们不仅勇敢地参加了许多重要的战斗，而且总是戴着极易辨认的鹿尾毛军帽。

下图：被用作普通步兵时，狙击手们就失去了自己最大的优势——远距离精准射击以及置身直接交火线之外的能力。（罗伊·丹尼斯）

上图：一名南方邦联军狙击手（扮演者）手握一支装备侧面望远瞄准镜的来复枪。（罗伊·丹尼斯）

南方邦联军队的神枪手或许没有他们的对手那样组织有序，但他们同样精于射击，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完成远距离射击的作战任务，配备的装备要更好一些。前面已经提到过，在人们的普遍印象中，南方军队的射击水准要好过北方军队。邦联军队的指挥官们很快就能区分出自己队伍中那些人是出类拔萃的神枪手，并将特别困难的射击任务分派给他们。与以往也没什么两样，这些人中，许多人都是猎手，因此，他们的野外生存与作战技能令其有资格成为优秀的侦察员和散兵。

南方军队常用的步兵长枪包括“恩菲尔德”P53、“斯普林菲尔德”来复枪、1841 型“密西西比”来复枪以及其他能够利用的武器。在这些武器中，“恩菲尔德”步枪可能算是最常用的神枪手武器了，部分原因是由于这款枪最易获得，其瞄准系统在当时的军用步枪中出类拔萃。

也有一些邦联军队的神枪手使用打靶型来复枪，这种枪配备望远瞄准镜或精准觇孔瞄准镜（通常称为圆形瞄准镜）。

下图：巴克泰尔斯兵团的狙击手（扮演者）瞄准行进中的邦联军队。（罗伊·丹尼斯）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枪支虽然总被提及，但数量极少，大多数情况下属于私人拥有，而非军方所配备。

事实上，南方邦联军队配备的通常是英制“惠特渥斯”步枪和相近的“克尔”打靶步枪，南方的神枪手们能够自如地使用这两款枪。这两款枪有时带有普通的瞄准系统，有时则带有包括望远瞄准镜在内的强力靶标瞄准系统，其中就有侧装式“戴维森望远步枪瞄准镜”，这种瞄准镜由一名英国军官发明。在那个年代，这种瞄准镜非同寻常，长 14.5 英寸，管径小于 1 英寸，而同时代的绝大多数瞄准镜通常和枪管一样长甚至更长。

比枪管更长的光学瞄准镜之中，比较典型的一款由纽约西拉克斯的威廉·马尔科姆公司制造，这是一个直径 0.75 英寸的铜管，内置一个放大镜和十字线瞄准标示。前面的部分可以用来粗略校正校零过程中的偏差，但仰角和校零或瞄准点校正的精确调整只能在后基座部分进行。

与觇孔瞄准镜相比，望远瞄准镜的最大优势就是能够放大目标，即便如此，绝大多数望远镜在初期时的放大倍数很小，通常在 3 倍到 7 倍之间。尽管这样，它们也有助于枪手们很好地观察目标和瞄准。（作者手记：在 600 码射击范围内，利用 19 世纪“夏普斯”步枪上配备的觇孔瞄准镜和望远瞄准镜，一些现代的好

上图：邦联军队中那些射术精湛的射手们很快就被委以狙击任务。（罗伊·丹尼斯）

枪手可以取得很好的射击效果。基于此，我只想说，在上述射程内，这两种瞄准系统并没有什么差别。但如果射击距离更远的话，望远瞄准镜会派上用场，毕竟它放大了目标。）

一些南方军队的神枪手善于单兵作战，另外一些则像现代狙击手那样成对作战，在使用厚膛壁枪管的打靶型步枪时更是如此。狙击手小组中的一人负责侦察，在必要情况下为同伴提供火力掩护，另一位则负责远距离射击。其他情况下，轻步兵利用他们来实施一系列的散兵战术，通常情况下，这些神枪手四人一组，交替开火和装弹，并互相掩护。

与克里米亚战争中的俄军和英军一样，在防御战或围城战中交火时，内战双方均采用步枪掩体充分接近敌方，以便进行有效的狙击。当然，不能太过于接近，以免招致敌方密集的火力攻击。有时，这些掩体是挖掘得体的土方，但更常见的就是那些“狐狸洞”。这些洞通

常在夜晚挖掘，起出来的尘土放置在洞前作为屏障，高度足以隐蔽一个人，但却不能与周围的地形太过不同，以免引起敌军的警惕和注意。

在上述情况下，与拥有前装式步枪者相比，拥有后装式步枪的枪手具有明显的优势。后装式枪可以以任何姿势装弹，甚至是俯卧式。前装枪最有效的重装弹药姿势当属站立式，而其他任何方式，无论怎样做都是笨拙和费力的，最糟情况下，会将持枪者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对于前装枪，即使在掩护下尽力采用跪姿或卧姿重装弹药，枪支的移动以及过长的填弹过程都很容易引起敌方神枪手的注意。

从当代许许多多关于美国内战的印刷品和画册来看，当时的枪手们通常从树上射击。毫无疑问，在开火时，黑火药武器所产生的硝烟势必会引起敌方神枪手的注意。在硝烟弥漫的战斗中，一次射击或许还是很安全的，但进一步的射击肯定会招致对方的还击。在寂静时，即使一次射击，枪支喷发出的火焰和硝烟如果被对方侦察到，给神枪手带来的危险也是致命的。当然，树干也许会保护神枪手免受来自敌人正面的火力攻击，但无论如何，他们仍然暴露在敌人密集的火力之下。此时，手持后装式武器的枪手再一次占据上风，前装式枪支要获得最精准的射击效果需要正确的装弹程序，即使站在射击台上装载弹药都已经非常笨重的了，更不必说还要在树上努力保持平衡。

与炮兵交火时，神枪手们特别成功。鉴于普通步兵步枪的有效射程正好能够涵盖部分野战炮兵阵地，距离的远近只能提供给炮手们较少的保护。当炮兵和装备暴露且集中于一个相对狭小的地带时，他们就成了狙击手很好的打击目标。在 500 码距离左右，狙击手们能够击毙任何一个无防护的炮手。这使得轻炮兵

左图：一名邦联军狙击手（扮演者）手握一把复制的配备有望远瞄准镜的来复枪。（约翰·诺里斯）。

射击技术试验——再现远距离击中林肯总统的一幕

左图：经过实战检验，配置有望远瞄准镜的来复枪并不怎么理想。要想取得好的射击效果，仍然需要用普通的铁制瞄准镜。

左图：从标靶处捡回的“威斯沃斯”子弹，其冲击力已经耗尽。

1864年7月，来自南部邦联军队的指挥官朱尔A·厄尔利将军率领北弗吉尼亚州军队包围了美国首都华盛顿。林肯总统前往前线，视察华盛顿的防御工事，他前往其中的斯蒂文斯要塞，想亲眼“看看前线到底发生了什么！”尽管已经有几位联邦军队士兵被南部邦联军队的神枪手远距离击毙，但林肯总统不顾个人安危，不听别人的劝阻和警告，依然坚持站在战壕的胸墙上，将自己公开暴露于远处敌军的视线之下。当然，对方即使用望远瞄准镜也根本不可能认出是林肯总统，不过，他还是立即引起了对方神枪手的注意。几发子弹呼啸而过，其中一发子弹击中了一门大炮的炮筒，弹射到一个倒霉的卫生员身上，并将其击毙。林肯本人没有受到伤害，但他最终采纳了参谋们的建议，迅速离开危险区域。

有一部电视系列片讲述的是历史上独特的枪杀事件，其中就有关于几届美国总统遭遇暗杀的事件。麦克尔·亚德利是一名英国射击专家，同时还是一名作家和广播员，在节目中，他试图用最精准的邦联军队神枪手的武器——惠特沃斯步枪，再现邦联军队在斯蒂文斯要塞妄图直取林肯总统性命的一幕。亚德利回忆说：“几年前，我为探索频道录制了一部关于远距离射击亚伯拉罕·林肯的纪录片。看上去邦联军队的神枪手们能够在林肯总统观摩战斗时击中他（这场战斗发生在1864年，由邦联军队的朱伯·安德森·厄尔利将军攻击华盛顿引起）。正在斯蒂文斯要塞胸墙上观摩战斗的林肯总统不得不弯下身子，以免被子弹击中（他是第一个经历了枪林弹雨的美国在位总统）。

“尽管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表明那支惠特沃斯步枪就是斯蒂文斯要塞中用过的那支枪，但是，我们还是用它再现了那一事件（因为，众所周知，邦联军队花费了巨大代价购买了少量这种枪用于狙击目的）。初步的试验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黑水训练营进行，后来转移到了西部的宾夕法尼亚州。我本人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步枪手，但也必须熟悉黑火药、前膛惠特沃斯步枪及其特别的六边形来复枪线和子弹。我们发现，不可能用纸包弹达到很高的精度，但我们同时也发现，用简单的蜂蜡和动物脂涂抹后，可以获得很棒的射击效果。”

“步枪本质上就极其精准。一旦找到合适的装弹方法，我们就开始考虑瞄准系统。在早期的试验中，我们尝试了一种短的(大约12英寸)侧装式现代望远瞄准镜。结果发现这完全不切实际，因为它需要改变高度。然而，从光学角度讲，它却正好。尽管内战中的狙击手们有时也用光学瞄准镜，但是，我却看不到使用这种瞄准镜的优势到底在哪里。我们设法将两英寸的缺口标尺叠加在一起，在100码距离上获得不错的瞄准效果，即使在400码处也能获得极好的射击效果。在首次尝试梯形标尺时，我们在800码处射了4枪，其中3枪击中一个人体尺寸大小的标靶，而且，第一次在1000码处击中靶心。然而，让我们感到震惊的是，使用抬高的金属瞄准镜，同时将头部放在枪托上，则很难进行远距离射击，因为实在是太高了。这一切，导致人们开始争论早期的狙击手们到底是如何使用自己的武器。同样的评论也适用于大枪膛以及低枪托的后膛枪。”

左图：迈克尔·雅雷正用手指着人像标靶上的弹着点。

左图：斯蒂文斯堡是华盛顿郊外的一处防御要塞，就是在这里，林肯总统差一点被狙击手的子弹击中。

上图：狙击手通常协同作战，有时互相侦察，有时在后边为同伴作掩护。（罗伊·丹尼斯）

部队的生存尤为艰难。传统的战斗场面中，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驰骋在任何需要他们的敌方，用火力摧毁敌军的队伍，然后很快撤离。但在这场全新的战争中，很多次，来复枪手给他们造成了重大的伤亡，但他们却无法给予对手有效的还击。只有那些设置有炮眼或土方的炮兵阵地才能给他们提供某种程度的保护，即使如此，炮手们也必须充分利用这些掩体，因为，任何形式的暴露几乎必然会招来对方的射击。马匹和弹药车辆也是主要的射击目标，毕竟，没有它们的话，任何野战都难以实施。

在超远距离上攻击炮兵时，从英军那里借鉴来的战术就是：测量一特定远距离目标的范围和角度，然后，整个枪手分队一起“排射”，从而增加击中目标的机会。这当然不能算是狙击，因为单个目标未被精确瞄准，但却达到了同样

右图：内战中，狙击手手执配备长身管“马尔科姆”光学瞄准镜的来复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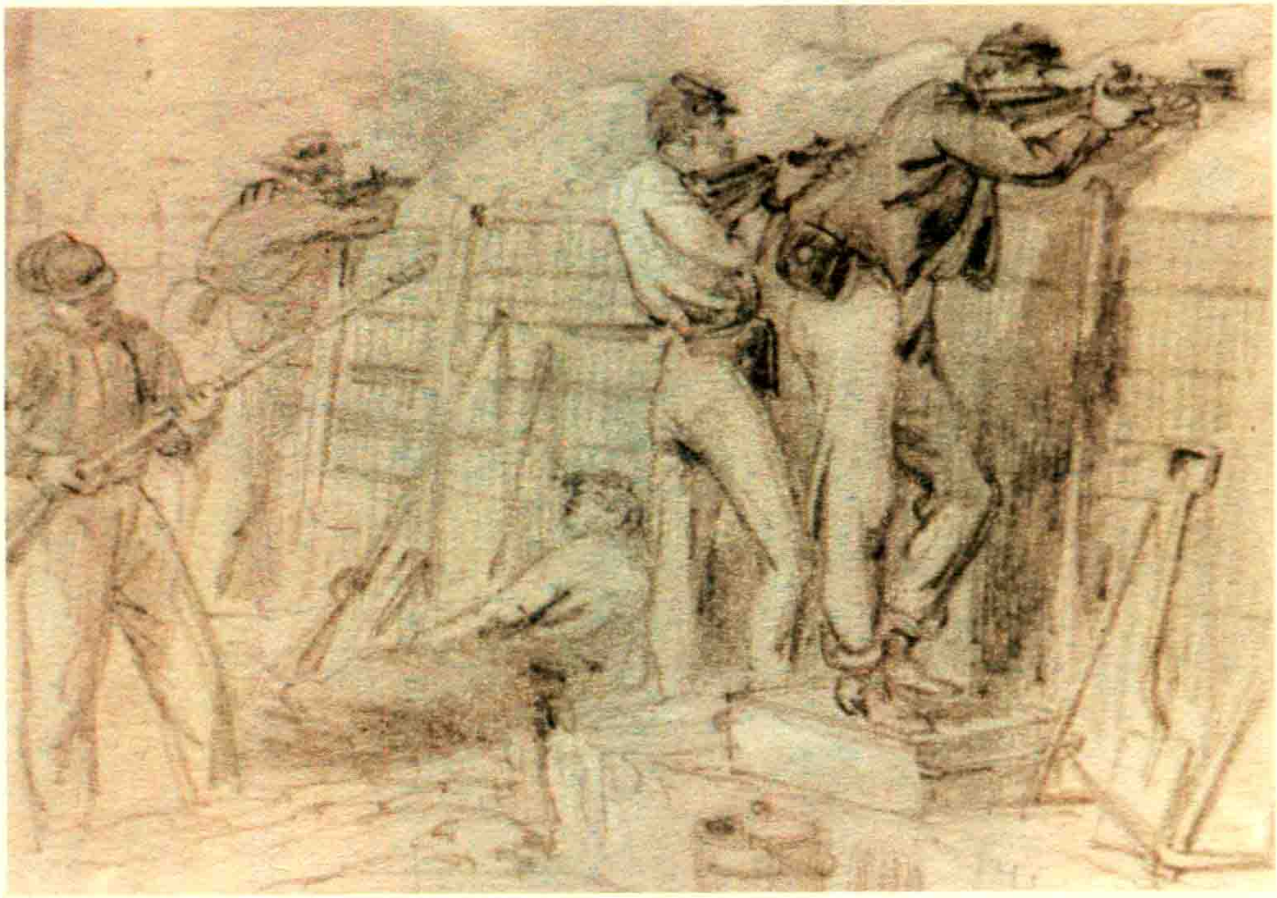
的效果，消灭了超射程的敌方目标。

单纯的狙击手也可采用相似的战术，通过瞄准一个群体而非个人的方式，可以增加命中的机率，干掉超远程的目标。如果有人认为距离这么远，肯定不会暴露的话，那么，当他们发现己方有人被击中时必然感到无比的震撼。

当距离超过 800 码左右时，如若不用望远瞄准镜放大目标，或觇孔瞄准镜“聚焦”瞄准的话，用裸眼是很难辨别人体尺寸大小的目标（在 1000 码距离时，一头真实尺寸的美洲水牛，轮廓就是一个黑点，看起来就像一个稍不规则的“句号”）。然而，即便是大口径米涅子弹的环形弹道，如果一名熟练的射手能够用他的恩菲尔德步枪在 900 码处，在一个 8 平方英尺的目标上缓慢地击出一个圆圈，那么对于一群这样的人来说，就是一个诱人的射击目标。在如此远的距离上，有可能击中目标，对于一个神枪手而言，这自然值得一射。

如果射击目标骑在马上，总体目标会更大，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也必然是一名军官、炮兵或骑兵军官。如果击中的仅仅是一匹马或者是低级别的军官，至少可以让一群敌人感到恐慌，或迫使他们隐蔽起来。如果击中一名军官，那么，不仅会给指挥系统造成混乱，还可能令对方相信他是被蓄意瞄准的目标，从而使他们更加紧张，也更加相信

下图：狙击手躲在堆砌很好的工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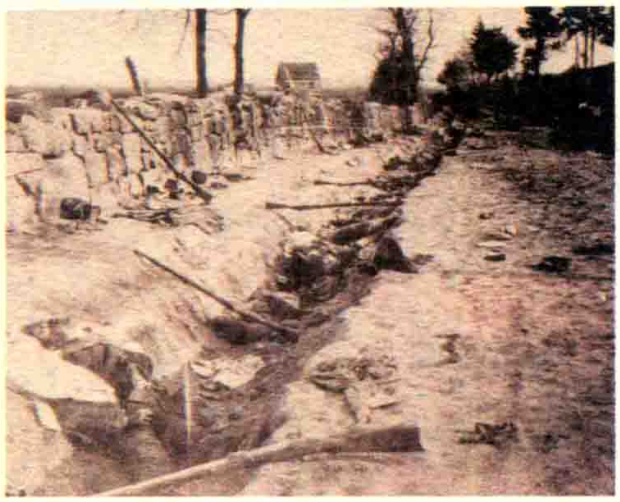


左图：火炮掩体自然是狙击手攻击的目标。

下图：一名联邦军士兵（扮演者）正在使用带有瞄准镜的重型打靶步枪。（理查德·克拉克）

上图：集结的火炮以及与之相随的炮手和军官是狙击手攻击的首要目标。

下图：即使到了美国内战时期，士兵们在战场上依然肩并肩以波浪式向前推进。（罗伊·丹尼斯）



上图：战壕里的阵亡士兵。

和敬畏敌方狙击手的射击能力。无论是从前还是以后，战争中，即使实际上只是一名普通士兵或流弹所为的偶然一击，那种“意想不到”的命中都会归功于神枪手之手。

1864 年 5 月 9 日，北方联邦军少将约翰·塞奇威克被南方邦联军狙击手击毙一事自然不属于这种情形。临终前，他曾说出不朽的名言：“为什么会这样？在这个距离上，他们甚至无法击中一头大象……”。这一枪，距离大约有 880 码（将近半英里），是一名手持“惠特渥斯”步枪的南军狙击手的精心瞄准之作。令人惊奇的是，在如此遥远的距离上，一群枪手使用带有瞄准镜的打靶步枪所实施的瞄准射击，其成功战例居然被交战双方完好地记载下来。如此精准的射击，加上高级军官每次交战中都坚守在阵地上，因此一点儿也不奇怪，美国内战期间，狙击手们何以能够准确地击毙 20 多位将军、上百名少校、上校以及无数的低级军官。

美国内战就是战争技术发展的检验之地。就狙击技术而言，精准、长射程、后装式来复枪及其配备的光学瞄准镜的问世，可能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进步，但是，同一时期出现的金属子弹、无烟火药和连发步枪在后来的战争中也留下了印记。

与武器装备的进步一样，同一时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尽管那时狙击手一词尚未普遍使用，但至少部分神枪手事实上已经承担了现代狙击手所承担的全部任务。美国内战期间，神枪手的主要职责就是尽其所能，给敌人造成最大程度的破坏，甚至是毁灭性打击，而且，在这场战争中，他们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敲

左图：尽管约翰·塞奇威克少将认为自己并不在对方的射程范围内，但他还是被南方邦联军的一名狙击手击毙。

掉了对方的军官和军士，打乱了对方的指挥系统；打掉对方的纠察队、旗手、信号兵、鼓手和号兵，则切断了对方的通讯系统，打击了敌方士气；坚定地向敌方阵地上的炮兵开火，要么直接干掉炮兵，要么令对方感到泄气；射击敌军的弹药车司机、马匹和驮骡，切断敌人的补给线，动摇整个军队的决心。同时，精确地“对抗掉”敌方神枪手，则能阻止他们对己方部队实施同样的行为。

尽管取得了如此明显的胜利，但神枪手们仍然没有发挥出最大潜力。美国的神枪手兵团是一个伟大的战术思想，而且，如果军方能够按照初期的设想使用他们的话，他们也许会表现得更出色，但交战双方最终只把这一群人当成另一种步兵作战单位。美国军方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兵种的价值，战后把其解散了。

上图：狙击手最好还是单独或以小分队形式作战，伺机击毙目标。

或许，无论是射击对象的选取，还是对环境的利用，机动性更强的邦联军队的模式更好些，把单个的神枪手、神枪手小组、有时是神枪手团队纳入较大的作战单位，让他们去承担任何他们认为值得的任务。

尽管掌握了上述所有技能，美国军队仍然没有培训神射手，使他们掌握更广泛的狙击职能，从而能像现代狙击手那样，成为步兵部队的一种特种工具。除了普通的射击训练外，直到接下来的新世纪以前，美国一直没有自己的狙击学校。

美国内战结束后不到 20 年，大约 8000 英里开外的英国人又进行了一场重要的战争，英军从个个都是神枪手的敌人那里学到了更多的步枪射击技能。

即使到了 19 世纪末期，英国军队仍然穿着猩红色军装。

马背上的神枪手

南非德兰士瓦省的布尔人主要是荷兰人和德国人的后裔，1880年，他们宣布脱离大英帝国独立，第一次盎格鲁－布尔战争爆发，前后持续了一年。战争爆发后不久，奥兰治自由邦的一些布尔人也加入到战争之中。在一次围城战役中，布尔人利用成功的战术迅速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这种战术就是在开阔地上进行小规模的交火。

此时，在进行了许多小规模的殖民战争后，英军的总体战术有所进步，但普通士兵们在集群作战方面受到的训练远好于小规模作战，在他们看来，后者仍然是轻步兵的一个偏门分支。另一方面，布尔人主要是农场主，他们建立了许多快速机动小分队和骑在马背上的“突击队”，长于散兵战术。在广袤的农场里，布尔人实际上生活在马鞍上，绝大多数是专业猎手，具有优秀的跟踪和射击技术。可以说，他们是很好的骑士，但并不像骑兵一般行事，相反却像骑在马上的步兵一样作战。他们利用战马飞速穿越乡村，只要有可能，他们就用长射程来复枪与英军交火。

战争的大部分时间，在非洲作战的英军仍然身着鲜艳的猩红长袍，头戴白色的头盔，使得他们成为对方来复枪手们极其容易的射击目标。另一方面，布尔人依着自己的天性，像工人一样身穿色彩淡素的衣服。此外，在尘土飞扬的平原上纵马驰骋，令他们与周围的环境浑然一体。多年来，布尔人逐渐懂得，不要穿亮丽的衣服去吸引别人和野兽的注意力，在狩猎的过程中，在与当地土著人的零星摩擦中，他们学会了如何利用周围的掩体和地形与敌人作战。

此时，后装式来复枪和金属子弹已经很常用了，英军的标准配置是马蒂尼－亨利来复枪，布尔人装备的则是起落式闭锁枪机步枪，以及其他后装式军用和狩猎用步枪。英军在使用马蒂尼－亨利来复枪时，更习惯于集体采用站姿或跪姿，这种作战方式用来对付祖鲁人或苦行僧时具有很强的震慑力，布尔人却充分利用后装式枪支，只要有可能就采用俯卧姿势射击。此举不仅使自己拥有更大的机会精确命中目标（俯卧姿是最稳定的射击姿势），还降低了被对方反击火力命中的概率。

这次战争中，布尔人进一步完善了当今一种标准的军事战术——压制性火力和运动战。在非洲语中，这种战术叫作“射击和运动”，在因戈戈和马约巴山中，他们卓有成效地运用了这一战术，用持续不断的精确火力支持，将敌军压制得无法抬头，从而掩护另一队人进入有利地形。

金属弹药和无烟火药

金属弹药（和我们当今所知的步枪子弹一样）的发明改变了步枪射击，使得后膛装弹更加容易，也为连发步枪的不同开火方式铺平了道路。在连发步枪中，最重要的当属弹夹装弹步枪。

基本上来说，金属子弹将构成弹药的弹头、火药和引信全部汇集进一个十分便捷的弹壳内。通过使用膨胀型金属弹壳（通常是铜）替代纸和麻布，在击发子弹时，后膛可以有效地闭合，因为金属子弹膨胀后与后膛完美契合，使得子弹引爆时产生的气体只沿着一个通道流动。

第一个广为接受的金属子弹称作针火子弹，由法国人 19 世纪中叶发明。之所以叫做针火子弹，是因为在子弹底部有一根小针，在开枪时，小针受到击铁的撞击，从而点燃独立的撞击雷帽。这种子弹可以用于步枪，但更适合于手枪，因此，很快就被底部中央（中心点火）或边缘（边缘点火）带有凹槽的撞击雷帽所替代。发射时，雷帽受到枪击上撞针的撞击。到了 19 世纪中后叶，所有主要军队都采用了金属子弹和后膛枪。

在接下来的若干年里，中心点火的基本设计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只有部分材料发生了改变，其中最重要的或许当属无烟火药。这是一种化学推进剂，可以用来替代黑火药。

1846 年，克里斯蒂安·弗雷得里希·舍恩拜因发明黑火药的替代品“火棉”（纤维素六硝酸酯），它的威力实在太大了，用在轻武器中不够稳定。直到 1884 年，保罗·马利·尤尔根·维艾利发明了一种制造无烟火药的方法（他将这种无烟火药称为白火药），这种火药携带时很安全，而且与黑火药相比，具有很多的优点，使用少许这种火药就可以产生很大的威力，这一结果极大地影响了步枪的设计。采用速度更快，口径更小的子弹可以获得与以前大口径子弹同样的效果，因此，普通士兵可以携带更多的子弹。这也使得用后膛枪进行快速排射成为可能，因为使用这种子弹不会产生浓烈的硝烟而影响瞄准精度，而且，使用这种火药也不像使用黑火药那样必须保持枪膛内部干燥，因此，即使在潮湿条件下仍可使用，便于储藏和运输。

1886 年，这种火药最先被法国人应用在采用栓式枪击和管状弹夹的勒贝尔步枪，此后不久，其他国家也很快研制出了各自的无烟火药、子弹和步枪。很显然，在轻武器技术领域，世界各国充分利用了这一技术上的巨大进步。

无烟火药对于狙击手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开枪时，这种火药不会冒出一大团硝烟，因此不会暴露狙击手的位置。与黑火药相比，它燃烧时更为清洁，对枪膛的污染小得多，因此子弹与枪膛契合得更为紧密，火药残留物也很难快速堆积。这也促成了更高级步枪的问世。最重要的是，这种更有效的无烟火药一旦与金属子弹和现代步枪相结合，会产生更高的射速、更平稳的弹道、更远的射程和更可预测的准确性。

左图：金属弹夹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从左到右分别是：577 口径“斯耐德”弹壳，祖鲁战争时期冷轧的黄铜泊子弹，577/450 口径的马蒂尼－亨利子弹以及 303 口径的英国 Mk SAA Ball 子弹。

为了对布尔人在步枪火力和战术方面的压倒性优势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请看下面2个月内双方4次交火中的伤亡人数。

1880年12月20日，在布隆克霍斯特斯普里特，英军给养分队的34辆供需车、260名士兵和6名军官与布尔人发生交火（有人说是伏击，但并不正确）。双方在200码的距离上进行交战，布尔人只用了15分钟就迫使对方投降，他们先枪杀了第一辆和最后一辆供需车的驮马，切断了英军的逃逸路线，然后朝被困的英军猛烈扫射，造成157人伤亡（77死、80伤），而布尔人只有2人死亡、5人受伤。

1881年1月18日，在莱恩斯内克战斗中，400名固守阵地的布尔人击退了英军1200人的进攻，最终英军84人战死、113受伤，布尔人只有14死27伤。就像美国独立战争中身着鲜艳制服的巴耶中尉一样，两名主要的进攻指挥官因身着鲜艳的军官制服而被对方击毙。从此以后，英国军队在战争中不再身着鲜艳制服。

1881年2月7日，在因戈戈战役中，布尔人战胜了枪法熟练的英军来复枪兵，后者原本应该是散兵战术方面的能手。在那里，第60来复枪团（国王皇家来复枪团）第3连的来复枪手以及其他部队，总共大约300人，携带着2门9磅加农炮，

马蒂尼－亨利步枪

上图："马蒂尼－亨利"后装式来复枪。

这种步枪采用杠杆作用下落式枪击、单发而且自动起爆。这种自动起爆由瑞士人弗雷德里希·冯·马蒂尼集前人之所长精心制作而成，同时采用苏格兰人亚历山大·亨利设计的1:22七槽膛线。这种枪使用.577英寸和.450英寸口径的黑火药子弹，每颗子弹含480粒黑火药，子弹射速为900英尺/秒。在数年时间里，马蒂尼－亨利步枪先后出现了4种不同的款式，所有型号都在50英寸长左右，重约9磅。

马蒂尼－亨利步枪配备带有刻度的滑动坡道型后瞄准镜，最大瞄准距离为1400码，有效射程为600码。利用这种枪，一个训练有素的步兵能够在1分钟内发射10发子弹，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子弹卡壳的问题。1871年，英军采纳马蒂尼－亨利步枪作为标准的步兵武器，使用情况良好，直到1881年，采用栓式枪击的李－梅特福德弹夹式步枪问世后，马蒂尼－亨利步枪才慢慢淡出历史舞台。

占据在绵长陡峭的施威因舒格特山山脊上，俯视着因戈戈河。人数相当的布尔人用精准的来复枪火力，向其发起了猛烈进攻，战斗一直持续了5小时，直到天气变得很糟时才不得不结束，英军才得以放弃阵地撤回因戈戈。尽管第60来复枪团个个是专家级的来复枪手，身穿绿色而非猩红色制服，在炮兵的支持下还占据着制高点，但却表现得非常糟糕，英军75人战死（包括撤退中被河水卷走的9人）、68人受伤。而布尔人当天只死亡8人，另有2人后来死于枪伤，总共6人受伤。

1881年2月27日，布尔人最终获得了马约巴山战役的胜利，这是他们最有纪念意义的胜利之一。那场战斗中，爵士乔治·科里少将率领大约600人前往山顶，从那里监视布尔人的营地。山顶边缘很宽，防御很薄弱，尽管英国人进入阵地一整夜，但却没有挖掘任何的步枪掩体。布尔人采用“火力和运动”战术席卷了山顶，与此同时，他们的枪手对山顶进行压制性火力攻击，这种火力保护他们免受来自山顶的攻击，布尔人毫发无损便占领了山顶。接下来，进攻一方的布尔人开始在射程内击毙防守的英军，迫使他们从后面的山坡上撤退下山。撤退过程中，他们再次受到山顶上布尔人的火力攻击，战斗持续了将近1小时，英军93人死亡（包括乔治·科里少将）、133人受伤、58人被俘，而布尔人只有1死5伤。

上图：撞击式后装来复枪的纸弹壳及其裸露的弹头。

在这场战争中，英军所有步兵都配备来复枪和金属子弹。然而，布尔人只有少量这样的来复枪，使用大量的后装式武器，这种武器用纸包弹丸以及分离的栓式雷帽，理论上讲射击速度较慢。布尔人的主要优势在于他们完全了解自己的武器、战术和地形，知道如何充分利用它们。

第一次盎格鲁－布尔战争对于英军而言是一次灾难性的战役，马约巴山战役是最糟糕的失败之一。然而，公众“滚回家去”的怒吼至少有助于英国人增加在射击技术方面的兴趣。1880–1890年间，许多民间来复枪俱乐部和来复枪志愿者团体雨后春笋般遍布英国，它们时不时地高呼“牢记马约巴”的口号。然而，这并不是灾难的终结。在第二次盎格鲁－布尔战争中，英国人第二次与布尔神枪手交战时，这一口号再度被英国人集体哭喊出来。

拉瓦特侦察狙击小组。这种侦察模式开创性地让一名携带望远镜的侦察兵与射击伙伴协同战斗，直到今天这种模式仍被普遍使用。（约翰·诺里斯）

3 新世纪

1899 年，英国人与布尔人再次交手，史称“第二次布尔战争”。此时，轻武器技术飞速发展，交战双方均配备了采用栓式枪击的连发步枪（恐怕是手动操控、自装设计的极致之作），使用无烟装药和金属子弹。英军装备的是现代化的李－恩菲尔德步枪，布尔人采用混成武器，尤为关键的是，其中包括 3 万支新型毛瑟 .95 口径 8 毫米步枪，这种枪由布尔军队司令官丘伯特将军在战争爆发前所购置。布尔人所用的其他步枪包括克拉格－约根森和马蒂尼－亨利步枪，后者由布尔政府从英国和比利时购买，然后以购入价又卖给了布尔公民。

英军是现代化的，而且大部分的士兵也经受过良好的训练（尽管存在一些无经验的志愿者），但问题是，以前他们从未遇到过任何一支配备与自己同样现代化的敌军。另一方面，布尔突击队通常没有受到过任何正规的军事训练，自孩提时代就通过狩猎学会了射击技术和野外生存技能。

经历了第一次盎格鲁－布尔战争，英军不应当再对这些难以对付的农场主们所采用的战术和射击水平感到吃惊。英军最终抛却了昔日的猩红色长袍，代之以黄褐色制服，不再像从前那样醒目显眼。然而，在初期，他们仍然遭受了

左图：到了 19 世纪末期，英国陆军士兵大都经受过良好的训练，黄褐色军装也最终成为标准军装。

上图：年轻的布尔士兵看上去坚决强悍（1899–1902绘画），他们装备的是 8 毫米口径的“毛瑟”95 型来复枪。

重大伤亡，主要是因为英军没有充分利用掩体，这原本是他们早就应该从对手那里学会的战术。英军日常训练的作战方式就是在军官和军士组成的级联式指挥体系下，以密集队形作战，布尔人则可以小分队或大部队形式作战，根据形势需要，他们既可以按上级命令作战，也可以独立思考和行动。另外，大部分英军学习的主要是站姿或跪姿射击，但是，在非洲的草原上，如何没有任何掩体的话，俯卧姿则是唯一正确的射击姿势。

英军遭受的伤亡就像第一次布尔战争一样可怕，而且这一次，许多布尔人拥有精准的毛瑟弹夹装弹步枪，因此能够更快更有效地射击。在围城战役中，作为防御一方的英军士兵很快就明白，仅仅将身体的一部分暴露在防御工事之上就会招致布尔狙击手们的射击。他们也知道了拂晓时分是最危险的时刻，因为布尔神枪手们会在夜幕掩护下占据有利地形。他们常常有意识地避开非洲灿烂的阳光，抓住射击时机，向任何不小心的英军卫兵或纠察队员开火。同样，黄昏时分，英国人也不得不学会如何避免被信号灯照亮或被暮色映出自己的轮廓。只要在步枪射程范围内，任何英军目标都会遭到射击，而布尔枪手们手里的标准步枪可以在 600 码甚至更远的地方击中一个人体尺寸的目标。

在初期的围城战和会战后，布尔人开始化整为零，展开游击战。在这种战斗中，骑在马上的布尔步兵小型突击队非常灵活，在将近两年的时间内坚持作战，甚至在面对给养好且人数多的英联邦部队时，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作战风格。每一支突击队都在自己非常熟悉的地带行动，依靠当地群众的支持和给养。每当机会出现，他们就会打击英国人，避免与敌人近距离对抗，经常用长射程步枪的火力给对方造成破坏并控制住对方，一旦自己处在敌人火力之下就结束战斗。这种“打完就跑”的战术给英军的资源和士气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然而，英军最终开始适应形势，开始以其人之道还

盒式弹匣和栓式枪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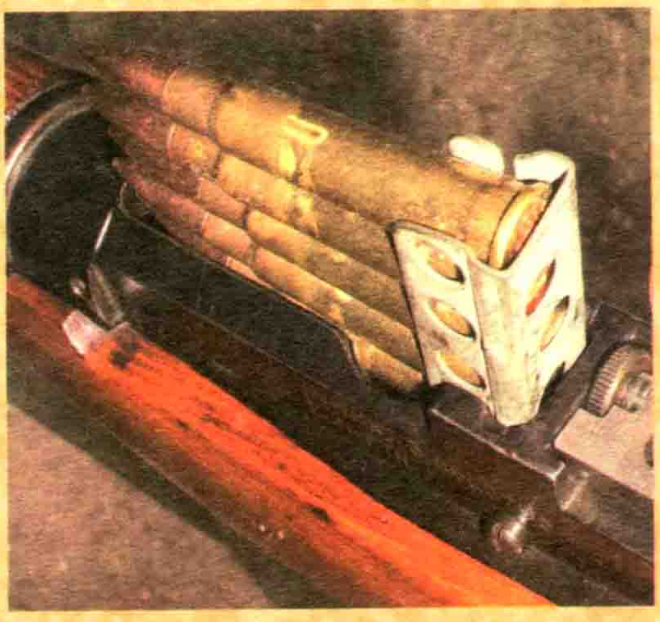
金属子弹的问世促进了军用连发枪的设计和制造。尽管第一代毛瑟步枪 1871 型使用黑火药子弹和八发装管状弹匣，但是，采用栓式枪击的步枪主要采用盒式弹匣（无论是固定的还是可拆卸的）。栓式枪击和盒式弹匣更适合军事用途，后来的毛瑟 93 型步枪和英制李－梅特福德步枪很好地展现了这一点，而采用管状弹夹的转缸式（如柏丹神枪手团临时配备的库尔特 1855 型步枪）或各种各样的杠杆式和气泵式枪击步枪则不太适合军用。栓式枪击装弹更快，用起来更安全，也更易维护和存放。

在给盒式弹匣栓式枪击步枪装弹时，需要提起枪栓右边的把手，将枪锁开启，以便将枪拴推回到后部。此时，露出步枪后膛和弹匣底盘，弹匣的底盘靠着弹簧的张力固定。将子弹向下推进弹匣，压迫弹匣底部的弹簧，直到装满整个弹夹。可拆卸盒式弹匣也可以先从步枪上拆卸下来后再装弹——这样，在需要快速重装弹药的情况下，可以携带一个已装满子弹的多余弹匣，等前一个弹匣打完后，很快就可以把另一个弹匣压入步枪底座上。

一些栓式枪击步枪可以通过“填弹夹”装弹，这是一种装载了子弹的槽状金属条（内装子弹数为满弹夹或半弹夹），通常位于弹匣上面的导向槽内。利用弹夹可以快速重装弹药，因为士兵们只需立即将弹夹内的所有子弹推入弹匣即可。枪拴归位时（往前推），弹簧的压力可以将弹匣内的子弹往上推，枪拴往前运动将子弹推入弹腔。往下推枪拴的把手可以锁上枪锁。回拉枪拴的同时也将撞针锁回原位，并使扳机处于击发态，从而使步枪处于待射状态。发射完毕后，枪拴回缩，将弹壳弹出并将下一颗子弹上膛。尽管需要长篇大论才能够讲清楚这一动作，但用起来并没有这么费事，对于一名普通士兵来说，他拉枪拴、瞄准和扣动扳机的动作有多快，发射一满弹匣的子弹（通常 5–10 发子弹）的速度就有多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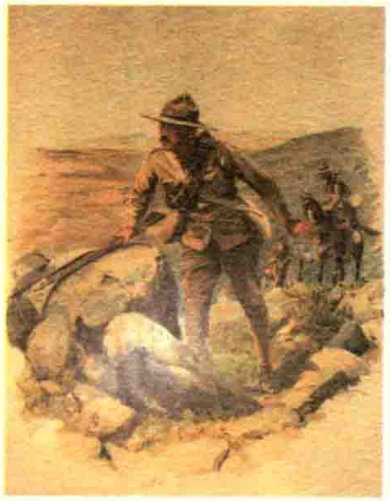
上图：可以通过顶端将弹夹装进“李－恩菲尔德”来复枪的弹仓中，但这样的话，就无法安装瞄准镜了。因此，要想安装瞄准镜，可以将子弹一发发地填入弹仓，或使用十发装的弹匣。

下图：自上往下看，“李－恩菲尔德”来复枪的弹夹安装在弹仓的定位槽内，然后用拇指将子弹推进弹仓从而腾空弹夹。其他一些来复枪的弹仓与弹夹始终不分离，一旦发射完毕，就可以弹出中空的弹夹。



左图：“李－恩菲尔德”来复枪配备可拆卸的弹匣和五发装弹夹，每个弹匣最多可安装 2 个弹夹共 10 发子弹，只需几秒钟就可以卸掉或装上弹夹。这一灵活系统意味着，除了枪上已填满子弹的弹匣外，还可以携带一个备用弹匣，可发射 10 发子弹。或者说，在射完 5 发或更多发子弹后，可以用 5 发装弹夹填充弹匣。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可以装填和发射单发子弹。

治其人之身。



左图：布尔战争中的加拿大侦察兵。英联邦军队通常利用己身长处与布尔人战斗，他们充分利用天生的马上作战能力以及擅用来复枪的特长，与对方进行殊死搏杀。

与英军并肩作战的英联邦士兵们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以及南非保皇派，战争之初，他们就没有轻敌，个别情况下甚至像布尔人一样作战。联邦军士兵中，有许多直接来自本国的蛮荒地带，和布尔人一样，天生就是猎手，能够自如地使用马匹和步枪。他们之中，也有一些人擅长跟踪并且能够辨别出敌军动向的蛛丝马迹。因此，侦察、跟踪和观察神出鬼没的布尔突击队等任务，主要由骑在马上的联邦军步兵以及其他的专业部队承担。这些专业部队中就有罗德·洛瓦特侦察队，该队由著名的美国冒险家弗里德里克·鲁塞尔·波恩汉姆指挥，他是英军侦察队的首席指挥官。

上图：弗雷德里希·拉赛尔·伯恩汉姆少校是一位著名的美国探险家，后来成为英军侦察部队司令官。

洛瓦特侦察队初期招收的是苏格兰高地人，他们中许多是猎场看守人或潜行者，有些甚至是偷猎者，这些人都精于射击和隐蔽。就是他们，后来研制出吉利装——这是猎场看守人所用的伪装斗篷的军事版。利用望远镜和信号装备（如日光仪和臂板信号系统，在那时是新生事物），拉瓦特侦察队提供大量有关敌军动向的情报。观察敌情是现代狙击手的一个重要职能，拉瓦特侦察队最终发展成侦察狙击队，自此以后，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一直都扮演着这样的双重角色。

英国赢得第二次布尔战争是必然的，毕竟，他们的军队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大约 25 万英军被派遣到前线与布尔人战斗。他们也有着稳定的弹药补给，同时采用一些残酷无情的战术，包括消耗战以及首次使用集中营。他们终于明白，无论训练得多么好，装备得多么精良，整支军队都可能被敌人一些小分队所控

西班牙－美国战争（1898 年 4 月到 8 月）

在这场短暂的战争中，出现了两种栓式枪击步枪，这两种步枪后来被布尔人用在与英军的冲突中。这两种栓式枪击步枪是挪威生产的科拉格－约根森步枪（美军采纳的第一种栓式枪击步枪）和毛瑟 93 型步枪（由于西班牙和几个拉美国家使用这种枪，通常称为西班牙毛瑟步枪）。

毛瑟步枪使用标准的盒式弹匣，内装 5 发 7×57 毫米无烟子弹，通过弹夹可以快速装弹。绝大多数美国正规军使用新型的科拉格－约根森步枪。这种枪的特征就是有一个从侧面装弹的固定弹匣，提起铰链盖就可装弹，子弹为 .30–.40 英寸口径的无烟子弹。个别美军人员也使用老式的单发斯普林菲尔德步枪（基本来说，就是把老式的前膛型斯普林菲尔德步枪改装成后膛枪），这种步枪使用的是有烟子弹（黑火药子弹）。

在古巴进行的战争中，几百名西班牙步枪手埋伏在树上和稠密的草丛中，用他们的毛瑟枪进行狙击，不断骚扰美军。美军大概有 1.5 万人之多，但仍被这有限的西班牙人拖住了前进的步伐。无烟子弹的使用，使得美军很难发现隐藏在茂密植被中的单个神枪手，因此很难对付他们。在著名的圣·胡安山战役中，美军发起了正面进攻，1.5 万名美军和 4000 名古巴起义者组成的混成部队包围了大约 800 名西班牙步兵。在这场战斗中，美军牺牲 124 人，伤 800 人，西班牙人牺牲 58 人，伤 170 人。这是第一场交战双方均配备有现代连发枪的战争。

右图：1899 年 1 月 1 日，美西战争期间，美国军队使用“克拉格·约根森”来复枪在菲律宾的战壕中与敌人战斗。

制，布尔人有着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配备有现代化的武器，不仅机动灵活，而且熟悉地形。

布尔战争推动英军进行了彻底的重组，自然也包括射击技术训练。在重组计划中，甚至鼓励劳工阶层进行步枪射击训练，而在从前，这只是中产阶级消磨时间的方式。巴登－鲍威尔阁下曾在南非充分挖掘和利用年轻人为英国而战，在此基础上，英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男孩侦察兵运动，鼓励年轻人学习基本的野外生存和作战技能。与此同时，英军也掌握了这些技能，还学会了布尔人“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

遗憾的是，世界即将发生一场大规模冲突，这次冲突与运动战无关，而是一场漫长的战斗：敌我双方将在战壕里缠斗，在泥沼中僵持，每当他们冒险将头伸出沙包堆积起来的工事，就会有生命危险。

死亡之地——皮恩科普

上图：布尔战争中，一支典型的使用栓式枪击的“毛瑟”来复枪。上溯到1896年，这支来复枪的主人是F·W·康拉迪，他的名字就刻在枪托后部。当时，这是很常规的作法，士兵们通常将自己的名字刻在或烙在枪托后部。每个人都可以很容易地辨认出自己的枪支。（加拿大战争纪念馆 19980093–010号藏品）

1900年1月24日，在南非北纳塔尔地区图盖拉河沿岸的雷迪史密斯突围战中，爵士雷德弗斯·布勒将军指挥下的2万英军与博萨将军率领的8000布尔人之间发生激战。在这场战役中，沃伦中将指挥的英军部队奉命占领斯皮恩科普（又称鲁考特山），以掩护在雷迪史密斯地区推进的主力部队。他们利用夜幕的掩护，毫不费力地就占领了山头，皇家工程兵沿着山顶修筑了战壕。第二天早上，他们才发现，自己虽然占领了山顶一英亩多的地盘，却忽视了山顶周围，而现在那里已经布满了布尔枪手。此外，他们修筑的“战壕”与浅沟渠没有什么差别。

很快，布尔人开始炮击英军阵地，山顶周围及附近的步枪手也一齐向战壕内的英军开火。聚集在这样狭小空间内的英军完全暴露在对方密集而又精确的步枪火力之下，一时之间伤亡惨重，其中就包括爱德华·伍德盖特将军和其他高级将领，这是因为，布尔人早已习惯干掉任何看上去正在发号施令的人。

沃伦派兵增援山顶的英军，反而使得山顶变得极其拥挤，结果只能使战局变对英国人更为不利。当英国志愿者爬到山顶后，布尔人也开始伤亡。越来越多的英军受命加入战斗，越来越多的英国人成为布尔人步枪火力和炮火的牺牲品。经过激烈的战斗，第3国王来复枪团最终除掉了附近双子峰上的布尔人，迫使斯皮恩科普山顶上的布尔人撤退。此时已经是黄昏时分，一些英军守兵在炎热的天气下战斗了一整天，居然不知道自己已经取得了胜利。英军指挥官最终下达了撤离山顶的命令，桑尼克罗夫特中校这才撤掉早已筋疲力尽的守军。翌日上午，布尔人重新返回斯皮恩科普山顶，英军被迫放弃解放雷迪史密斯的打算。

这场灾难性的战斗结束后，英军共伤亡1500人，其中牺牲243人。尽管部分英军死于敌人的炮火轰击，但更多的人死于布尔人的毛瑟步枪。鉴于布尔人也阵亡68人，伤277人，可以说，导致英国守军失利的罪魁祸首并不是他们使用的李－恩菲尔德步枪。

左图：斯旁科普战役中，英国士兵的尸体横七竖八地散落在浅浅的战壕里。

下图：斯旁科普战役中，埋伏在开阔地上的3名布尔狙击手，这里是图盖拉河地区的制高点。

右图：斯旁科普前线的布尔突击队。斯旁科普是第二次布尔战争中最著名的战场之一。

李－恩菲尔德步枪，1888–1957

上图：采用短弹匣的 SMLE MkIII 型来复枪。

弹匣式 MK1 或李－梅特福德步枪是一种采用栓式枪击、盒式弹匣装弹的步枪，其名称源于枪击的设计者詹姆斯·帕里斯·李和枪管及来复枪线的发明者威廉 E·梅特福德。设计之初是为了使用有烟子弹，并于 1888 年开始在英军服役。1895 年，英军改用 .303 口径的无烟金属子弹后，这种步枪枪管的来复线比较浅，很难与无烟子弹配合使用。因此，这款枪被英国恩菲尔德轻武器制造厂生产的李－恩菲尔德步枪取代，后者采用更合适的来复线并安装了全新的后瞄准镜。

当这种步枪在第二次英国－布尔战争中投入使用的时候，人们很快发现，布尔人使用的毛瑟步枪的精度和装弹速度明显好于这种步枪。这两方面的问题在 1902 年才得以解决，英军开始使用短弹匣式李－恩菲尔德 MK1 步枪，其缩写为 SMEL（普遍被称为 SMELLY）。这款枪有一个可拆卸的弹匣，可以填装 10 发子弹（通过两个五发装弹夹），瞄准系统也得到了改善，枪身长度短，只有 44.5 英寸，便于携带，因此，步兵、骑兵和炮兵部队大都装备这种武器。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军使用的是 SMLE MKIII 型伪装型步枪，这种枪只作了些许的变化和完善，经过战场检验，非常可靠耐用。该枪的枪击短而滑，枪栓移动很小，因此不需要费很大劲就可弹出弹壳。这是因为步枪在关闭的同时就处于击发状态，将两个动作结合在一起，这一点不同于包括毛瑟枪在内的其他绝大多数在役枪支。利用标准配备的李－恩菲尔德步枪，一名出色的士兵能在 1 分钟内有目的地发射 10 ~ 15 发子弹（后面将介绍狙击手用 T4 步枪）。

1939 年，当英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短弹匣式李－恩菲尔德步枪（SMLE）步枪几乎全部被其更现代化的衍生品种李－恩菲尔德 4 号 MK1 型步枪取代。这种厚膛壁枪管在许多方面得到了改进，比方说在更结实的接受器上安装了觇孔瞄准镜，更易于大规模生产等。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期间，所有英联邦国家都采用这款枪，只是到了 1957 年，才被半自动的 FN FAL 步枪取代，然而，李－恩菲尔德步枪的狙击品种采用 7.62 毫米口径北约子弹，1957 年后依然被广泛使用。

右图：SMLE 来复枪的栓式枪机特写。

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壕中的狙击

1914 年，德国入侵法国和西欧其他低地国家。在经历了战争初期的快速西进后，他们遇到了法国及其盟友英国的考验，战争开始进入拉锯式的战壕战，随着双方的不断“挖掘”，只留下一条荒凉且充满了弹坑的地带，被称为“无人地带”。无人地带将交战双方的工事和障碍物清晰地区别开来。尽管现代步枪的威力和射程增加了不少，但在当时情况下，很少需要射击 400 码开外的目标。

此时，英国人已经普遍使用“狙击手”一词，然而，自它开始使用起，一直指的是十几年前的布尔枪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现代狙击手所具备的一切元素才算齐全起来：精准的远程步枪，光学瞄准镜，双人小组（一人侦察一人射击），伪装和野外作业，观察及侦察技能。早在美国内战时期，就不同程度地使用过上述几项狙击战术。而今，这些战术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演练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为的只是培养出合格的“狙击手”。

20 世纪初期，德国和奥地利在光学

下图：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战斗通常在旷野里进行。图中，勒卡多战役 90 周年纪念活动中，演员们正在扮演英军小分队进行作战。1914 年，德军在西线战场的迅速推进到这里戛然而止。有了“李－恩菲尔德”SMLE 来复枪，这些小伙子们“能够射得更快、更准”！

上图：英军士兵训练卧射、跪射和站立射击等各种射姿。

技术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制造出了世界上最好的步枪瞄准镜。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虽然有所争议，他们在这方面依旧居于世界最前列。这些望远瞄准镜设计之初是为了更好地狩猎，但很快就被改装应用到了军事方面，特别是毛瑟和奥地利斯泰尔·曼利彻公司制造的来复枪，同时被猎人和德国及奥匈帝国军队使用。事实上，被德国狙击手第一批带到“前线”并配有望远镜的步枪就是捕猎型步枪。

此外，德国文化很大程度上就是在狩猎和打靶活动中演化发展起来的，德国丰富多彩的“枪手节”就是这一论断的明证。日尔曼诸州狩猎区定期举办枪手节庆祝活动。大量适合参军年龄的青年本身就是熟练的枪手，更多年长也更有经验的枪手大部分在军队服役，负责这些年轻人的射击训练。

狙击步枪配备到各个兵团，然后分发给每个连的 6 名枪手，每个营也都有一个由 24 人组成的狙击分队。如果没有特定的任务，这些专业狙击手就在自己部队所在的战区独立行动，选择最佳位置和机会解决敌军目标。

军用 Gew98 型毛瑟狙击步枪是普通工厂制造的型号，但在射击测试后，被“特选作”最精准的步枪。与普通的直拉栓式枪击不同，该型枪采用向下转动栓式枪击，为安装望远瞄准镜腾出位

下图：无论是德军、英军还是法军，并非所有的狙击手都配备带有瞄准镜的来复枪。

置。尽管1915年后更高质量的Smk靶弹已经可以使用，但该型枪仍然采用标准的7.92×57毫米军用子弹。

瞄准镜由几家制造商生产，尽管放大倍数通常不是很高（大约3–4倍），质量却非常好，完全能够满足狙击任务的需要，毕竟，交战双方战壕之间的距离几乎没有超过600码的，通常情况下甚至更近一些。关键的是，那些使用这些瞄准镜的德军士兵要么早就熟悉如何操作，要么在其队伍里就有专家教他们如何使用。但法军和英军情况就不一样了。

德国到底将多少支狙击步枪部署到了西线战场呢？其精确的数字不得而知，但估计大概有20000支左右，甚至更多。不管有多少支狙击步枪，德军狙击手对联军部队造成了极具破坏性的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英军的录音、信件和传记里充斥着狙击手牺牲品的故事，几乎所有的受害者都是被一枪爆头。这是因为，在战壕里，头部是身体唯一有可能暴露在外面的部分。只要把头伸出战壕，哪怕是简短地左右张望一下，或透过观测孔看上那么一眼，甚至是经过被破坏的战壕缺口时，片刻的走神都会招致死神的拥抱——1秒钟，对于德国狙击手来说就足以令对方成为自己枪口下的牺牲品。此外，德国人使用的斯皮策尔斯子弹（联军使用的子弹与之相当）在穿进人体后

下图：战争初期，德军配备带有望远瞄准镜来复枪的人数极其有限。图中的瞄准镜为“福伦达”4倍望远镜瞄准镜。

毛瑟 98 型步枪，1898–1945

上图：西线战场上德军狙击手使用过的毛瑟 G98 型狙击步枪。该枪配有 4 倍望远瞄准镜，瞄准镜由柏林 C·P· 戈尔茨公司生产，序列号为 99（底部序列号为 18869），并配有皮制眼垫。

许多军用步枪都是德国毛瑟公司生产的，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毛瑟 98 型步枪，这款步枪是在毛瑟 1893、1895 和 1896 型步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栓式枪击步枪有一固定的交错型 5 发盒式弹匣，利用弹夹可以实现快速装弹。为了增加强度和安全性，采用了三个带帽螺栓。实战证明，这是一款超级精准的步枪，直到今天，仍被认为是最好的栓式枪击步枪之一。

1898 年，当这款枪投入使用时被称作 Gew98 步枪，到了 1912 年，它已取代德军其他所有枪型。这种枪使用 7.92×57(8mm) 子弹，内装 154 粒弹药，被称作“斯皮策尔”子弹。由于这种子弹具有很高的弹道系数（衡量弹道性能的一个参量），因此远距离射击精度更高。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Gew98 步枪是德军的主要步枪。卡尔 98（卡宾枪）是 Gew98 步枪的短身管型衍生品，长度只有卡宾枪那么长，同样被德军应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1935 年，卡尔 98 步枪成为德国步兵的标准配备，称为 K98k（第一个字母 K 代表短），或者干脆就叫做 K98。

使用普通缺口标尺时，毛瑟 98 型步枪的有效射程为 750 码，但如果加上一个光学瞄准镜的话，其有效射程可高达 1000 码甚至更远。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军狙击手均采用毛瑟 98 步枪，通常来说他们会再配备一望远瞄准镜，但并不总是这样。

下图：德军狙击手正从匆忙建起的掩体里观察协约国军队的一举一动。他们配备的应当是毛瑟 G98 型步枪，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的标准配备。

右图：据说这是一名阵亡的德军士兵，旁边是他那没有瞄准镜的毛瑟步枪。

会转动，其结果就是，进弹口只是一个小口，出弹口通常却有拳头那么大，因此头部一旦遭枪击无疑将是致命的。

这类狙击行动造成了不同层次的影响。首先，它自然会造成敌军的伤亡；第二，如果这类狙击行动被频繁且有效地加以执行，必然会令对方产生压抑情绪，士气低落，并令那些处在火力范围内的人们产生紧张情绪；第三，它能够限制敌人的移动，令其无法专心致志地履行职责。毫无疑问，狙击手必然也有多次失手的时候，即使原定的狙击目标本人意识到自己“千钧一发”非常危险，他们却情愿把呼啸而过的子弹当作是一个“流弹”来自我安慰；然而，致命的射击，尤其是那些失去了亲密战友的士兵，会在自己的记忆深处对狙击手的杰作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尤其重要的是，士兵们知道，如果自己成为狙击手刻意选择的射击目标，那么继续存活下去的机会几乎微乎其微；事实上，他是生还是死的决定权完全握在狙击手扣动扳机的指尖上。

利用锯齿形战壕，德军狙击手可以形成交叉火力互相掩护，有效地射击敌人，却又保证自己不直接暴露给来自正

下图：注意这位狙击手，身着单调的灰色布制服，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引起敌方狙击手的注意。

前方的敌军火力。此外，他们还有效地利用装甲防护板，使得英军和法军很难采取反制措施——事实上，直到 1915 年，几乎没有正规的措施能够挡住德军狙击手，他们远比英法两军组织有序。

赫斯基斯·普里查德少校是一名英国情报人员，热衷于猎取大目标。1915 年初，在战壕里呆上一段时间后，他就领教了德国狙击手们在战场上的优势地位。回到英国后不久，他带着几支配置有望远瞄准镜的猎枪又回到了法国前线。

他的记者工作使其能够参观前线的各个地段，从而研究敌军的狙击技术，而他也总是随身携带一支带有望远瞄准镜的来复枪，并把这支枪借给一些深受德军狙击手之苦的作战单位。不久后，这款步枪开始源源不断地送到前线阵地。1915 年之前，英法两军的狙击手使用的是 SMLE 步枪，这种枪配备不同种类的瞄准镜，这些瞄准镜由不同的制造商生产，安装的方式和部位更是五花八门。1915 年后，标准化程度才有所提高，同样是 SMLE 步枪，但配备的是业已归零

下图：一个狙击二人组，其中一人用望远镜为狙击手侦察目标。

一名由演员扮演的德军狙击手

“斯皮策尔”与“达姆”弹

随着无烟火药的问世，军用子弹开始变得更小、更轻和更快，但与那些大而重且慢的老式子弹相比，破坏力似乎降低了些。有鉴于此，人们开始尝试提高步枪子弹的杀伤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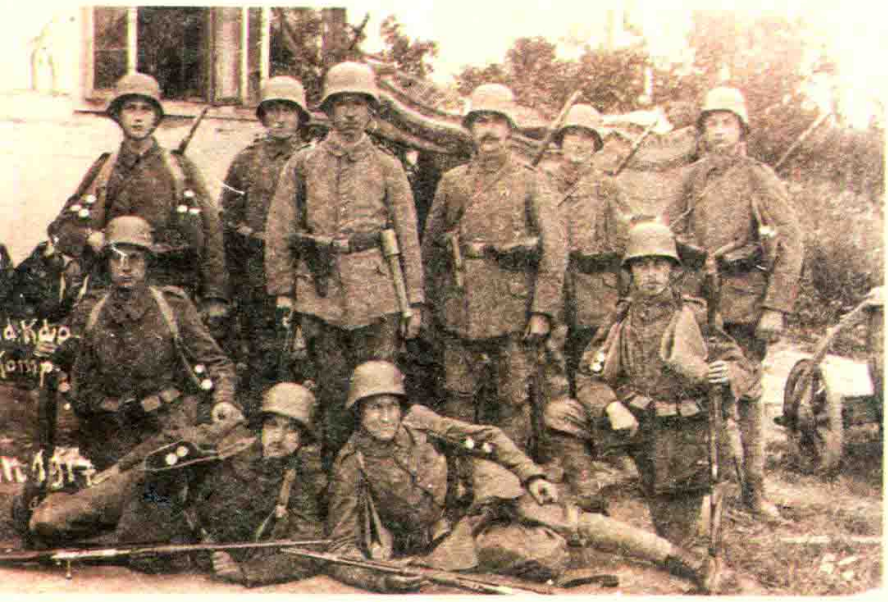
英国人制造出两种子弹（软弹头和弹头中空两种），这两种子弹在击中人体后会自我膨胀并断裂成碎片，造成体内大面积受伤，大大增加了致命性。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印度达姆兵工厂生产的带有弹壳的子弹，其铅制弹头暴露在外。因此，所有膨胀型子弹（尤其是用作司法和军事用途时）通常在口头上被称作达姆弹。其他一些国家不喜欢这种新发明，因此，在 1899 年的海牙公约中（这一公约中制定了未来“文明”战争的“规则”），将这种膨胀型军用子弹宣布为非法。

1905 年，德军采用“斯皮策尔”子弹为其标准步枪子弹，之所以这么称呼这种子弹，源自于德语 Spitzgeschoss，其含义是削尖的子弹。德国的 8 毫米子弹内含 154 粒弹丸，飞行速度为 2900 英尺 / 秒，在当时，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速度。

“斯皮策尔”是一种集 19 世纪末期许多新技术优势于一体的弹丸（子弹的弹丸部分），它是一种带有弹壳的子弹（硬铜包裹着铅心），又长又尖，底部通常呈船尾状。与一般的铅弹相比，这种子弹更能承受无烟火药产生的高速度和高热量，其形状和重量分布使其具有更好的气动力学性能，因此提高了精度和射程。由于这种设计，斯皮策尔子弹在击中人体后变得极不稳定，能够造成广泛的组织损伤。因此，它的另一称呼就是“隐性达姆弹”。这种子弹非常有效，许多国家在几年时间里都相继采用了这种子弹，其中就包括美国和俄国。

英国人继续试验他们自己的 .303 口径子弹，这些试验都在《海牙公约》允许的范围之内。1910 年，他们最终研制出了马克 VII 型子弹，其中含有 174 粒弹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们生产了大量的马克 VII 型子弹。这种新型弹头由铝制弹尖和下面的铅制弹心组成，外面全部被铜所包裹。与斯皮策尔子弹一样，这种子弹具有很好的气动力学性能（出膛速度 2440 英尺 / 秒），壳体独特的重量分布使得这种子弹在击中肉质组织后会发生强烈的翻转。

左图：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有主要国家都采用尖头子弹。这三发圆形子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古董：从左到右依次是俄罗斯 7.62 毫米、德国 7 毫米和英国 .303 英寸口径子弹。



左图：1917 年 7 月的德国猎兵特遣队。在战争初期，猎兵们承担着特殊的侦察和“狙击”任务。但是，当战争进入拉锯战阶段（壕沟战）后，他们被编入普通的步兵部队。仔细观察可以看出，这群猎兵似乎是按照冲锋队或进攻部队的标准进行装备的。

上图：在阳光照射下，埋伏在掩体里的狙击手很容易被对方的狙击手察觉到。

上图：黄昏时分抑或是黑暗时刻，从昏暗的掩体内进行射击的狙击手则很难被对手探测到。

下图：德军的战壕不像协约国军队的战壕那般正规，这使得德军狙击手能够利用不规则甚至是有些干扰性的物体或地形掩护自己。

狙击与 20 世纪的防弹衣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用装甲板进行了有关个人防护的试验，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们就不怎么热衷于这种试验。这种个人防护装甲通常采用金属护胸板的形式——看上去像中世纪的盔甲，但所用的金属更重更结实。机枪手最常使用这种护身装甲，但是，据说狙击手也使用它们。然而，实在看不出狙击手使用这种护身装甲的优势何在，因为狙击手的胸部区域通常可以由其射击位置的战壕进行掩护和遮挡。如果一名狙击手跑到战壕外，他必然会采取俯卧姿势进行射击，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他的头部和肩部上方才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别的不说，穿着装甲板会严重妨碍他的行动，单是这一点就不足取。

德国人还试验了一种半英寸厚的钢板面罩，这种弯曲的面罩正好能够遮住脸和颈部，但在右下底部挖了一个孔，以便使用者能够用肩抗着步枪。这种面罩有两个眼孔，可以用来向外观看，不过，这种设计看上去既不实用，又没什么效果。无论如何，现代高速飞行的子弹能够穿透绝大多数的“轻”装甲防护板（参看图中护胸板针对重机枪子弹的防护试验）。

固定的装甲阵位可以用于狙击和观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们都是很重的固定装置，其形状通常类似一个巨大的邮箱（圆形或方形），足以容纳两个人，通常

上图：这名意大利狙击手的前面是一扇装甲防护板。

下图：一名加拿大士兵正在查看一座德军狙击手掩体，这座掩体使用 3 英寸厚的克虏伯钢板进行装甲防护，尽管可以移动，但难度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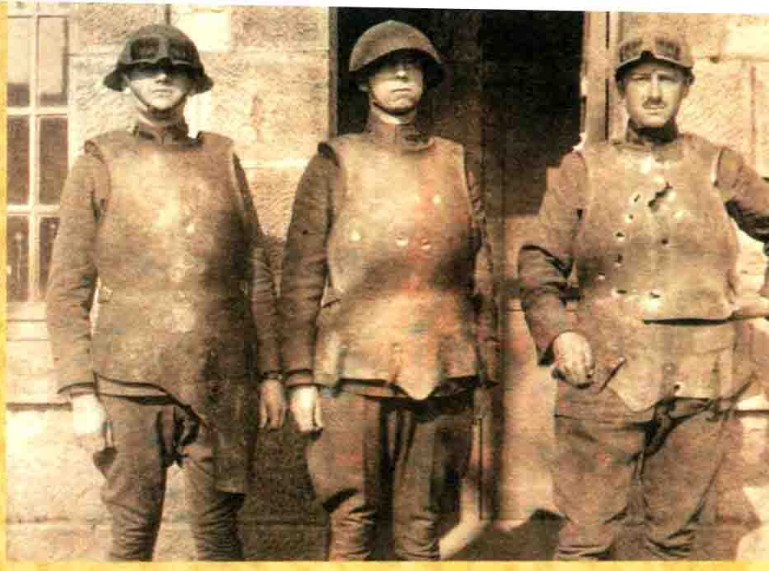
下图：德国机枪手带有护胸板，为了进一步防护，在头盔上还有一个护眉板。

由3英寸厚的铸钢制成，前面有狙击/观察孔。一种常用的装甲防护就是在战壕墙上加上一片钢板，钢板上有观察孔或射击孔，然后在其前方放上沙袋进行伪装。为了使其更具欺骗性，德国人使用了大量的油漆，甚至将装甲板漆成周围沙袋的颜色。这样做的理由当然很充分，毕竟，交战双方都会一刻不停地巡视对方的战壕。每一天，哪怕是任何细微的变化和若隐若现的活动都不应当存在，也不应当留下任何看上去与往日截然不同的迹象，否则，必然引起对方的怀疑，招致进一步的观察，最终，不可避免地遭到对方的狙击。

钢铁防护板的最大问题在于，它上面必须有一个侦察孔或圆圈，以便观察和射击。这些孔都有盖子。然而，如果一名敌军狙击手（使用一把带瞄准镜的步枪）盯上其中一个，他只需一直盯着即可，一旦盖子被移开，表明有人正通过侦察孔在观察。因此，狙击手只需通过开启的空隙给上一枪，即可击中位于“双眼”之间的观察者，使其成为不幸的狙击牺牲品……在某些情况下，这绝对不是什么耸人听闻的夸张之词。许多狙击手和观察手都是在其看似“安全”的装甲位置，正在通过小孔进行观察时被对方击毙的。

英国狙击专家赫斯基斯·普里查德最先采取的反狙击措施之一就是让人们在开启观察孔后先站在一边，用带有帽徽的帽子放在观察孔前几秒钟。如果没有来自敌方的射击，就可以认为是安全的。

赫斯基斯·普里查德设法弄到了一些缴获的德国钢制装甲护板，德军通常将这些装甲护板用在战壕中。在试验中，他发现一些狩猎用的大口径子弹可以穿透这些护板。英国陆军部迅速部署了一批大口径猎枪，这些猎枪当然起作用，但是，它们是否曾经大规模地应用于战壕战中倒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无论如何，在使用这些猎枪的时候，至少有助于英国士兵们明白，



上图：军械部在法国朗格勒佩格尼要塞进行的防弹衣测试结果。图中从左至右依次显示的是手枪、步枪和机枪的射击效果。

德国狙击手并不是不可战胜的，从而不再像从前那样对他们充满了敬畏。

德国人也使用可移动的装甲，安装上车轮后，看上去有点像火炮上的钢铁护板，但却有供观察和射击用的小孔。他们制造这种装甲的目的可能是为了进行障碍清除或前方观察，但是否能够完成这样的任务却令人怀疑，更不必说用来狙击了，毕竟，除了在平坦的地形上外，它们很难在其他地方行进，而且，毫无疑问也是对方炮兵容易轰击的目标。

尽管个人防护装甲在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现代化武器时并没有获得成功，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军仍部分使用了这种装甲，实战证明同样没有什么效果。

上图：设立带有装甲防护的固定狙击点或观察点时，通常将钢铁护板放置在沙袋堆积而成的掩体后边一点。观察孔或者是沙袋之间的缝隙只要有一点点的暴露，就会招致对方的射击。

左图：一名德军狙击手正在打开一个防护钢板上的观察孔。

左图：一个可移动的狙击掩体。铆接而成的盒子上有4个观测孔和1个步枪发射孔，它们用能够左右摆动的盖子遮掩起来。这个狙击掩体可以靠着两个直径24英寸的钢轮前后运动。在西线战场，狙击手和协约国军队士兵们经常借助这个移动掩体的掩护葡匐前进，从而摧毁破坏敌军的铁丝网。据信，它是用镍钢制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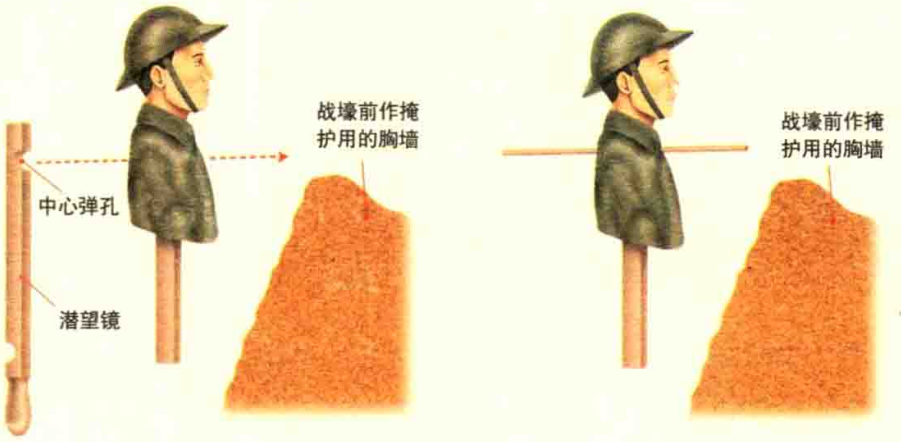
上图：战争初期，英军狙击手很少配备带有瞄准镜的步枪。

的瞄准镜。这种瞄准镜绝大多数（超过8000部）由两家制造商提供，一是阿尔迪斯兄弟公司（伯明翰），二是伦敦普里斯姆潜望镜制造公司。另有近1000部“温切斯特”A5型瞄准镜购自美国。这些正规的狙击步枪使用起来很不方便，其瞄准镜安在左侧，原打算方便使用者填充弹仓，然而弹仓却是可以拆卸的，事实上没有弹夹一样可以装载弹药。这种步枪的早期版本中，有一个弹仓阻止挡板，在不需要快速射击装置的情况下，这种设计是为了一次只装一发子弹。

赫斯基斯·普里查德意识到，如果使用者没有经过特定训练就直接使用光学瞄准镜的话，这些光学瞄准镜近乎无用。更糟糕的是，使用这些枪支的人员根本就没有训练过如何隐蔽自己，很容易成为德军反狙击手们嘴里的肥肉。

在说服军事领导层进行狙击手培训

右图：一名英军士兵正在向同伴展示自己的“李－恩菲尔德”狙击步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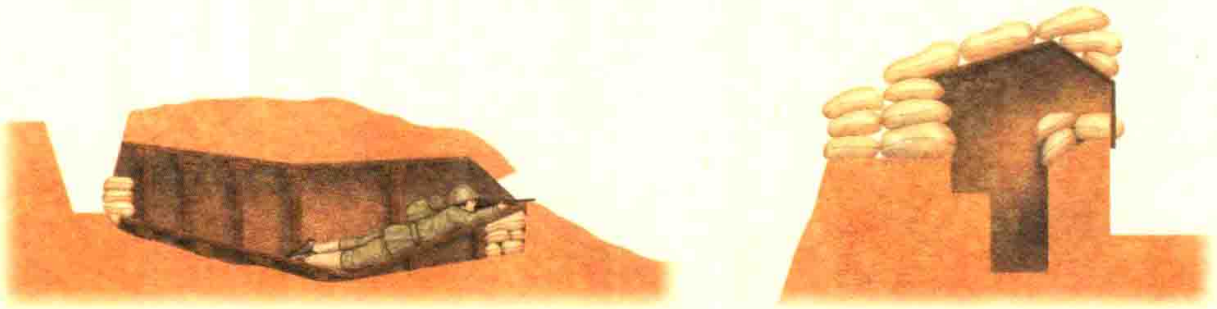
左图：有时可以用假头或人体模型来迷惑敌方狙击手，引诱其射击，这样可以粗略地估计出子弹射出的方位，进而定位敌方狙击手的位置。

的必要性后，赫斯基斯·普里查德得以成为第三支部队的狙击专家。在约翰·巴肯的鼓励和帮助下，这位聪明的《泰晤士报》记者赫斯基斯·普里查德建立了一所狙击学校，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所私人资助的学校。在那里，他训练出了适合狙击作战的人，能够正确设置光学瞄准镜和步枪，通常也演练一些狙击反制措施。他意识到，要想更有效果，必须给英军狙击手配备一位同伴，专门负责侦察工作，用高倍望远镜发现目标，为一击命中作好必要的准备工作。对敌军进行持续不断的观察是非常重要的，这些狙击小组洞悉到的情报，意义远远超过了单纯的反狙击措施。

通过让受训者用望远镜研究 600 码左右的目标，赫斯基斯·普里查德教会他们如何进行观察，如何每次在 15 秒内将挑选好的目标（包括纸型的“德国人头”）提升进自己的视野中。然后，他让他们都记下自己看到了什么。另一项演练的内容是将一些目标（包括半隐蔽的狙击点）放进地形中，再次让观察者报告他所看到的一切。这些训练措施和内容极为有效，直到今天仍被用来训练狙

左图：描述伪装和假头的文章。协约国军队通常用假头来训练自己的狙击手，有时也用来诱惑敌军狙击手开火。

下图：这支步枪盖有“美国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 1903 型”的印戳，并且也有生产序列号，枪管上盖有 7–18 字样。此外，这款枪还装配有“华纳－斯瓦西 1913 型”望远瞄准镜，序列号为 3580。这款枪及其望远瞄准镜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开发出来的，并被西线战场的协约国军队使用。



上图：狙击位置的两个图例。按图中方式在战壕里建造或挖出同样的掩体，以便狙击手可以安全自如地从战壕后面进入和离开。一旦进入狙击位置，狙击手应保持身体低于步枪枪眼的姿势，降低被敌军狙击手当成射击目标的机率。

击手如何进行观察。

从一个营到另一个营，赫斯基斯·普里查德在每个狙击分队身上花费一天左右的时间，教给他们如何调整和使用望远瞄准镜，如何隐蔽自己并尽可能安全地呆在那里，如何发现目标，如何反制德国狙击手以及如何消灭他们。在前线，他所用的措施包括用纸型头像吸引敌军狙击手的火力，借此标定他们的位置；建造观察孔，使其偏移或以一定的角度，以便充分利用它们，同时令敌方火力难以穿越；他也将步枪架设在沙袋或其他支撑物上，以便调整瞄准镜，使其正好指向观察孔下方或者是已知的敌军狙击手的位置。这样，只要敌军一出现，在几秒钟内就可以轻松进行速射。利用这种方法，能够有效地对付前方的敌军炮兵观察员。

下图：加拿大军队学习如何使用配有潜望镜的步枪，以抵消战壕带给狙击手的视野问题。

左图：在法国战场上，正处于敌军狙击火力下的美国步兵。

另外一些具有前瞻性且拥有望远瞄准知识的英军指挥官也开始建立起自己的非正式训练“学校”，其中的一些实际上就在战壕里，直到 1916 年，官方正式建立起一系列的“侦察、观察和狙击学校”，这些学校最初建在法国前线，后来在英格兰也建立起来。

加拿大军队早在离开本土之前就教给士兵们一些战斗射击的要点。在安大略省布尔登训练营，设置了大量狙击课程，每个加拿大步兵营都部署了自己的专业狙击和侦察分队。

加拿大军队中再次涌现出一些最著名的狙击手，他们似乎天生就是狙击手，其中的奥吉布瓦族印第安人弗朗西斯·佩格马格布，可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高产的狙击手，共击毙了 378 名德军。除了佩格马格布，加拿大军队中还有许多出色的狙击手，他们拥有非常精良的洛斯步枪，这款枪特别适合狙击行动。它当然不是那个时代最好的战斗步枪，但非常精准，即使与普通的缺口标尺配合使用也是如此，如果与打靶用觇孔瞄准镜配合使用的话，精准度甚至更高。倘若与华纳斯瓦瑟 6 倍步枪瞄准镜配合，其射击精准度还将会再上一个台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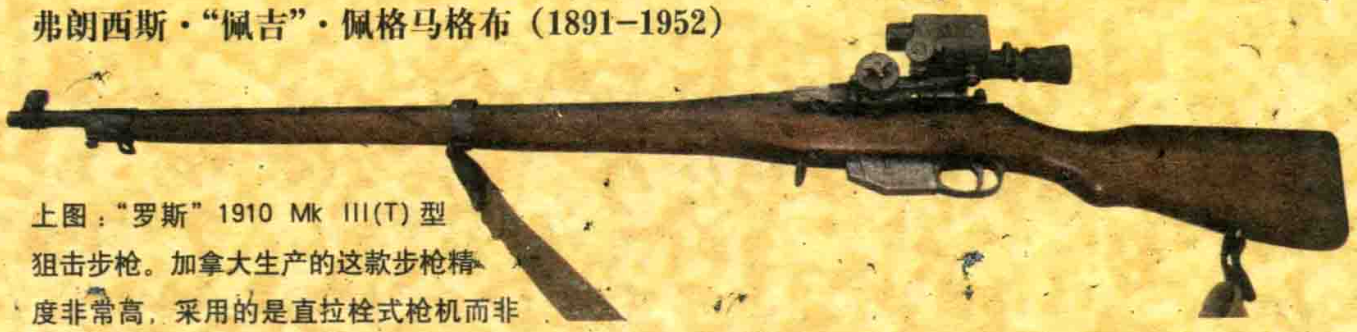
1917 年，在参加战争之初，美军狙击手配备的斯普林菲尔德步枪也使用华纳斯瓦瑟瞄准镜，后来才更换为温彻斯特 A5 5 倍瞄准镜。P17 型步枪是恩菲尔德 P14 步枪（毛瑟型枪击）的改进版，是美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量使用的另一种步枪，非常精准可靠。在他们的训练营中，大都制定了非常优秀的射击技术训练计划。这些训练营包括著名的俄亥俄州派里训练营和弗吉尼亚州海军陆战队训练机构。事实上，很多美国新兵原本就是好猎手和靶射能手，但在面

对战壕中熟练的狙击手时，一个好枪手未必能够保持同样的水准。因此，受训于赫斯基斯·普里查德的英军军官和军士成了二传手，在美国和侦察观察与狙击学校中指导美军狙击手进行训练，他们培训出的狙击手是战争中最好的狙击手之一。

好枪手同样也来自南非和罗德西亚（前英国殖民地，现在的津巴布韦）。其中广为人知的当属阿布·贝利爵士手下的神枪手，他们在1916年抵达法国前线。这个由24人组成的小分队由阿布·贝利爵士资助建立，这位来自南非的百万富翁曾在布尔战争中效忠于英国。小分队中最有名气的就是内维尔·梅斯文中尉，他个人曾击毙过100多人。在战争结束前，这支小分队一直为英军服务，参加过许多重要的战斗，其中就包括索姆河战役。狙击行动中，他们共有6人牺牲，更多的人员负伤，但据估计，这支24人的小分队在初期曾造成3000名德军伤亡。

左图：美国狙击手里奥·R·哈恩正在作战。他使用的是“斯普林菲尔德”M1903A3型狙击步枪，配有“华纳－斯瓦西”1913型望远瞄准镜。

弗朗西斯·“佩吉”·佩格马格布（1891–1952）



上图：“罗斯”1910 Mk III(T)型狙击步枪。加拿大生产的这款步枪精度非常高，采用的是直拉栓式枪机而非转栓式枪机，鉴于前者没有后者力量大，因此，一些狙击手并不喜欢它。1916年停止使用后，它仍然是一些加拿大狙击手选用的武器。这款枪配备有“华纳－斯瓦西”6倍瞄准镜，但狙击手们在使用它们时通常只用普通的瞄准镜，著名狙击手弗朗西斯·佩格马格布就属于这种情形。

弗朗西斯·佩格马格布下士是一名加拿大狙击手，可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多产的狙击手。虽然没有精确记载他到底击毙了多少敌人，但估计大概有378人之多，他也俘虏了另外的300人。他是一名奥吉布瓦人，来自安大略省帕利岛的印第安保留地，也是加拿大历史上荣获最高勋章的土著加拿大人，获得了一枚双杠军功章。他是一名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枪手，知道如何利用“无人地带”坑坑洼洼的地形进入最能发挥自己特长的狙击阵地。

1914年，佩格马格布加入加拿大第23团（北方尖刀团），先后当过狙击手、通讯兵和侦察兵，参加了西线战场的许多战斗，包括第二次伊普雷斯战斗以及发生在亚眠、帕斯凯达莱和索勒尔山的战斗——正是在索勒尔山的战斗中，他俘虏了大批德军。佩格马格布参加了整个战争并幸存下来，不过，因遭受过毒气攻击而受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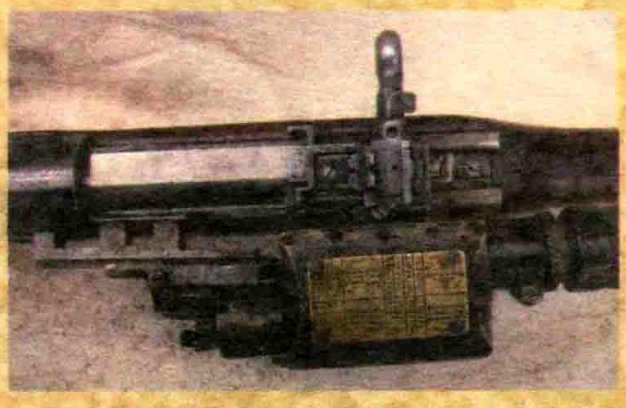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涌现出的其他著名加拿大狙击手还有3人，他们分别是：亨利·诺威斯特（1884–1918），一名混血儿（克里人和法国人的混血），击毙了115名德军，被授予一枚军功章；约翰逊·鲍戴施中士，一名土著奥吉布瓦人以及因纽特人约翰·施瓦克（又称西考克）（1889–1917）。

左图：弗朗西斯·佩格马格布下士，加拿大印第安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著名的狙击手之一。

上图：“华纳－斯瓦西”6倍瞄准镜（右侧）以及直拉栓式枪机。

下图：“华纳－斯瓦西”6倍瞄准镜（左侧）。

下图：“罗斯”步枪的“华纳－斯瓦西”6倍瞄准镜。该图自上向下观察，可以看到其偏置系统。



盖里博卢半岛战役中的土耳其和澳大利亚人

如何躲避狙击手的狙击，这种日益严重的担忧，并非只是西线战场上士兵们所独有的心理困惑。在土耳其北部的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中，土耳其人（与德国结盟）发起了一场针对法国和英联邦军队的狙击战，后者中许多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团的士兵。在土耳其沿海的盖里博卢半岛，交战双方陷入僵局，没有一方能够占据上风，旷日持久的战壕战再次成为头等大事。

土耳其军队使用配备有普通金属瞄准镜的毛瑟步枪，他们的优势在于占据着制高点，从那里向英法联军安营扎寨的坡形滩头开火。当时，澳新军团被压制在前线和大海之间的开阔地上，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土耳其人都给澳新军团造成了巨大的打击。最初，土耳其人朝下方他们所能看到的任何东西开火，但是，在盟军进入战壕之后，那些偶尔将头探出战壕匆匆一瞥的人只能说是太天真、太好奇或者说是太粗心了，他们成了土耳其狙击手的射击目标。

当然，澳新军团的许多士兵原本也是很好的枪手，他们来自澳大利亚内陆的草场或新西兰广袤的牧羊场，他们需要的只是寻找机会，将其技能充分发挥出来。但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毕竟相对于土耳其人来说，他们的阵地处于劣势。为了克服这些困难，他们也形成并完善了一系列的狙击措施。

与西线战场一样，澳洲观察员利用战壕中的潜望镜观察敌情，后者同样用潜望镜反过来观察他们。这种方法不会对参与狙击的任何人造成严重伤害，但是，它再次确立了狙击手的主导地位，并使主力部队退居幕后。澳洲人完善了这一方法，他们让一名观察手与狙击手合作，前者先定位出敌军出现的目标区域，然后报告给狙击手，后者则做好向目标点射击的准备；之后，当敌军在同

左图：一名由演员扮演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狙击手。他手握一把原始的“斯普林菲尔德”1903 型步枪，该枪配备有“温切斯特”4×18 型瞄准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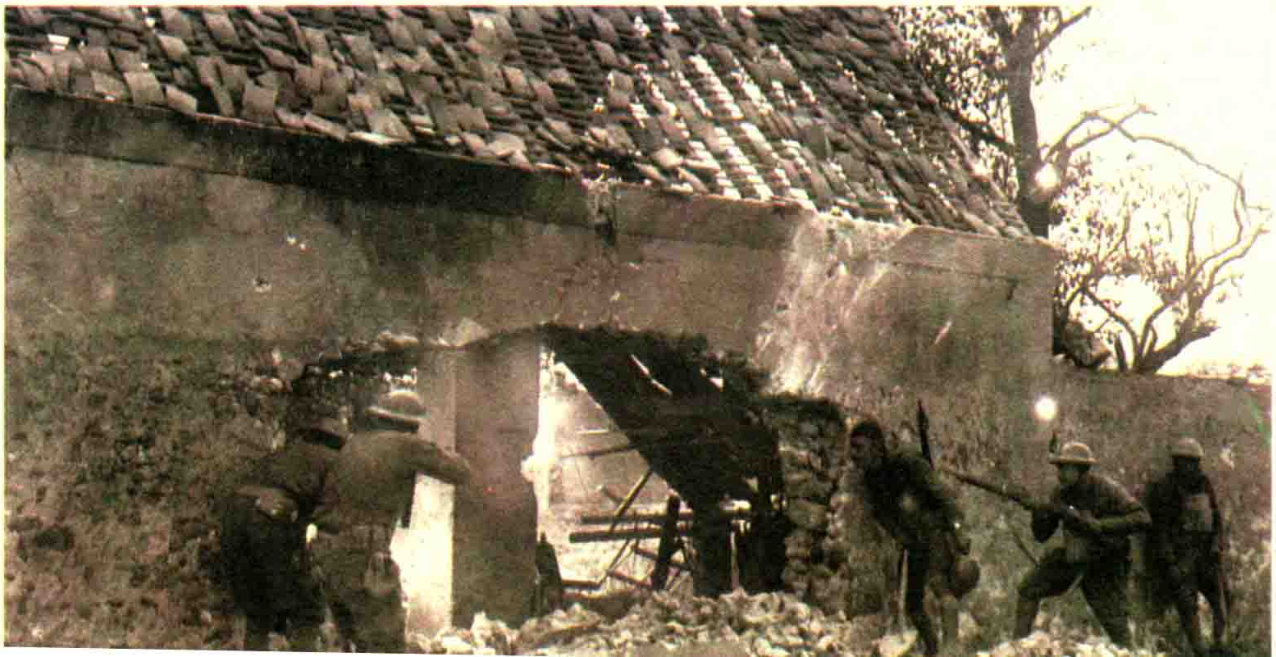
一位置再次出现的时候，观察手“呼叫射击”，狙击手则向其之前已经瞄准好的目标范围进行速射。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措施，有力地反制了土耳其狙击手，最终将压力转到了土耳其一方，迫使他们不得不更加小心。

虽说一些人与大名鼎鼎的沈比利（华澳混血儿）一样，使用自带的觇孔靶射瞄准镜，但总体来说，澳洲人大多使用的还是标准的 SMLE 步枪进行狙击。

澳洲人承担了反制土耳其狙击手的任务，他们一直认为是自己人在盖里博卢半岛发明了潜望镜步枪。其他的联军部队也坚持声称潜望镜步枪是他们自己所为，不过，这种各执己见的情形还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形势所迫，不得不为”的战争需求促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自制潜望镜型号的问世。虽说在英法联军方面，关于潜望镜步枪起源的争论异常激烈，但有一点很清楚，至少有一款潜望镜是德国人设计的。

上图：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名由演员扮演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狙击手背着后背包、头盔和其他装备。

下图：前进过程中，美国步兵正在对付狙击手。



上图：1915–1918 年，盖里博卢半岛，战壕里的一个澳大利亚狙击小组。观察员正通过潜望镜寻找目标，一名狙击手在等待射击，后者已经准备好了配备有潜望瞄准镜的步枪。这是一个典型的狙击小组，由盖里博卢战场上的澳大利亚人率先采用。请注意右边士兵的软布帽子，它有助于伪装狙击手的位置。这种潜望瞄准镜是一项小发明，由镜子、木箱和电线组成，能让使用者越过胸墙进行瞄准和射击，同时又不会使他自己暴露在敌军火力之下。尽管第 10 营的二等兵乔治·托斯特曾经向上司展示过这一仪器，但据信，盖里博卢战场上的潜望瞄准步枪最初还是由威廉·比奇中士发明的。英国和德国军队也曾用过其他版本的潜望瞄准步枪。

总体而言，潜望瞄准步枪就是在一个木框的顶部安装步枪，枪托和扳机在木框底部，潜望镜用来瞄准目标，在潜望镜和扳机之间系上一根遥控扳机连线。事实上，就连现代的“牛头犬”步枪的遥控机械连接尚有许多改进之处，可以想见当时的自制装备该是多么笨重。他们用潜望镜进行瞄准的同时，用一个自制的“线和滑轮”，把 18–24 英寸处的步枪扳机与潜望镜连在一起。但是，无论他们能否击中目标，这样的装置却能使普通士兵有机会向敌军进行几轮还击，这在当时的神经和意志较量中，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英军的拉瓦特侦察队（前面提到过）也出现在盖里博卢半岛战场上，他们于 1915 年 9 月抵达土耳其前线，从 1916 年到战争末期，他们还在埃及、马其顿和

上图：“李－恩菲尔德”4MK.1(T) 型步枪，配有 32 号瞄准镜及侦察瞄准镜。英国狙击手两人一组作战，其中的侦察员利用高倍跟踪望远镜（如图，放大倍数通常高达 20 倍或更高）来为同伴挑选目标。

阿尔文·C·约克（1887–1964）

与其说阿尔文·卡勒姆·约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著名的狙击手，不如说他更像是一个“神枪手”。出生在田纳西州的他，从孩提时代就开始拨弄枪支，据大家说，早在见识军用步枪的威力和射程之前，他就是一个天才且经验丰富的枪手。年轻时，他以行事鲁莽而闻名，但是，在自己最好的朋友死于酒后斗殴后，阿尔文改变了行为方式，成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入伍后，他曾经历过一段良心危机，但这并不妨碍他日后成为美军最伟大的战斗英雄之一。

当美军在阿贡森林发起的攻击受阻于来自山脊上的德军机枪的攻击时，包括约克（那时还是一名下士）在内的一排 17 人奉命从侧面向敌军阵地发起攻击。小分队设法迂回到敌军机枪后面，并占领了敌军的指挥部。正在他们包围一大群俘虏的时候，来自敌军机枪阵地上的德军侦察到了敌情，掉转枪口朝美军开火，6 名美军人员牺牲，其他人受伤，约克只好亲自指挥部队。在剩余美军和德军战俘的掩护下，约克悄悄逼近那些德军机枪手。约克边射击边前进，用一把标准配备的步枪从侧翼敲掉了机枪手，使他们无法一起立即向自己开火。在战地日记中，他这样写道：“一开始，我采用卧姿射击，就像在田纳西山区进行射击比赛那样匍匐在地上，而且距离也一模一样，但这里的目标更大一些。在那个距离上，我不能让自己的射击错过德国人的头部或身体，事实上我也没有射偏。此外，无论如何那也不是射偏的时候。我知道，德国人要想向我射击就必须抬起头看我趴在哪里。而且，我也深知，自己唯一的机会就是拼命地压制他们，逼得他们抬不起头。幸运的是，我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我俯瞰着整个阵地，每发现任何一个值得射击的东西，我都会向其发起猛烈攻击。每当有人抬起头，我就把他敲掉，然后，他们就选择停上一小会儿，另一个头将会露出来，我就再一次敲掉对方。就这样，我给了他们最大的打击。”

后来，约克遭到了五到六名德军的袭击，他利用一把库尔特半自动手枪，按照“最后的人先打”的原则开始迎敌。他接着写道：“在激战正酣的时候，一个德国军官和另外五个德国人跳出战壕，手握六支枪刺朝我袭来。他们离我大约 25 码远，正迅速逼近我。我的步枪里只剩下一半子弹，但我已经准备好手枪。我迅速拔出手枪，一个个把他们消灭掉。”

上图：阿尔文·卡勒姆·约克中士，与其说他是一名狙击手，不如说他是一名神枪手。

“我先解决掉第六个人，然后是第五个、第四个、第三个，以此类推。在家乡射击野鸡时，我们经常采用这种方法。你应当明白，我们不想让前面的敌人知道自己后面的战友已经被消灭，只有这样，他们才会继续前进，直到我们完全干掉他们。当然，我当时可没时间这样思考，完全是凭着本能那么做的。”

最终，被俘的一名德军军官命令其余的德军机枪手投降，他们也都照做了。阿尔文·约克和其他 7 名美军带着被俘的 132 名德军结束了战斗。翌日，约克发现自己歼灭了 28 名德军（与约克发射的子弹数正好一致），同时，美军也缴获了德军丢弃的 35 挺机关枪。

因为这次战斗，约克赢得了法国和意大利的战争勋章，同时也赢得了美军杰出服役十字勋章，这种勋章后来升级为荣誉勋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伪装技术

上图：两名美国海军陆战队狙击手身穿自制的吉利装。

左图：当时的媒体对于伪装有些千奇百怪的念头，这幅照片取自1916年11月出版的《图说战争》杂志。

到了1941年，绝大多数的现代化军队都采用单色制服。他们用灰色、棕色以及其他不同程度的褐色制服来尽可能使军队不那么显眼，从而避免成为敌人的目标。这一点与18世纪鲜艳的军服正好相反，后一种制服设计便于指挥官们在战场上辨认部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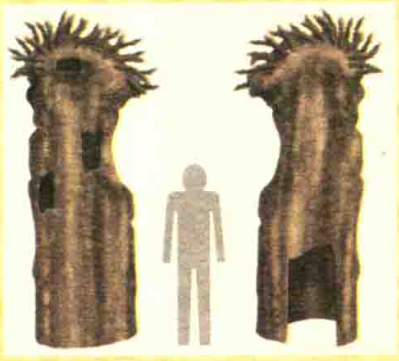
下图：白登维利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狙击手们身穿吉利装。

上图：英国狙击手有时会用宽松的衣服来伪装自己的体形，例如蒙面锅炉服或宽松的西米恩狙击服（如图），它们可以是普通的帆布或者是粗麻布，也可以用油漆将其涂成更具迷惑性的样式。

然而，即使身着这些颜色更浅的制服，狙击手们仍需通过隐身伪装来进一步保护自己。猎手们总是利用衣服来帮助自己融入背景颜色，但狙击手需要完全让自己消失在对方的视野中，因为他们的猎物是全副武装的人，他们能够很容易地向狙击手射击。

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狙击手们开始试验从前从未有过的伪装技术。伪装技术采用几种不同的形式，用当今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隐身技术，其中的一些难免显得有些怪诞。例如，涂有油漆的迷彩服，内部挖空的动物尸体，用来藏身以及铸钢制造的人工树。但是，也有很多非常实用的隐身技术，比方说，在脸上涂上油彩，将容易被侦察到的面部掩盖起来，在制服上面涂上泥土和灰尘以掩盖其单色调，最重要的是，制作出的伪装服应当改变极易被辨认出的人体特征——例如宽松的赛米安狙击服。利用这些衣服，任何一名士兵都能够很快将自

下图：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名美国海军陆战队狙击手（扮演者）正在制作吉利装。



上图：德国人甚至制造出了中空的铸铁树，既可以用作狙击手的隐身之所和装甲防护，也可以用作观察点。本图从前面（可以看到射击孔和观察缝）和后面两个角度展示这种“树”。为了让大家更形象地感受到这棵“铁树”的大小和重量，图中画出的人像可以作为比例尺。

己伪装起来，或者，他也可以选择一件合身时尚的防潮布制作的“雨披”，带上一个滑雪面罩和手套将他的脸和手遮盖起来。

1916 年，德国人开始在一些部队装备伪装头盔，同年稍晚时候，法军和英军设立了伪装部，该部门由艺术家和设计师组成。与此同时，1917 年，欧洲绝大多数国家和美国也开始相关的试验。拉瓦特突击队的“吉利服”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个人隐身的终极服装，这种服装外面覆盖着帆布或麻布条，为了完全掩盖着装者的体型，它们的颜色可以是绿色、棕色、褐色和黑色。穿上这些衣服中的任何一件，一个人即使进入一个几乎没有什么植被的地方，也很难被敌人从周围环境中分辨出来。为了完善这种伪装，狙击手应该戴上面罩和手套，同时也应该将他的步枪缠上布条，以改变其颜色和形状。

下图：即使只是披上一块宽松的单色麻布，也有助于伪装狙击位置。

上图：这把美国狙击步枪已被油漆涂成极具迷惑性的式样，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达到很好的伪装效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狙击手们逐渐掌握了隐身技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这些隐身思想中的一部分经由狙击手传授给了普通士兵。

右图：吉利装有助于使用者与背景融为一体。

下图：试验性的“爬树”迷彩。

左图：在整个战争期间，德军狙击手一直严重威胁着对手。但是，训练有素的英军和英联邦狙击队，以及后来的美军狙击队渐渐力挽狂澜，扭转了颓势。

法国从事着侦察和狙击任务。他们是隐蔽和观察专家，在知识和经验方面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年龄的意义，下面这则招聘海报就是最好的见证："招收 100 名年龄在 41 岁到 45 岁之间的跟踪者和玻璃工，从事跟踪工作——博世公司！"

或许，他们的最大优势是能够向英军狙击手介绍狙击二人组的实战经验，在这样的小组中，一名训练有素的观察手使用 4 画面跟踪望远镜为狙击手侦察目标。这种望远镜的放大倍数通常为 20 倍或更高，远高于当时的步枪瞄准镜，后者的放大倍数通常在 3 ~ 6 倍之间，而且，这种望远镜能够界定目标。此外，观察手可以与狙击手换位，或者，另加一名观察手负责警戒，使得小组其他成员不必忍受眼睛过度疲劳或无法集中精力之苦，要知道，在长时间的监视过程中，这两种情况是很常见的。另一方面，德国狙击手尽管有时属于战壕中某部小分队的一员，但是，大部分时间里，每个人必须独立行动，既要用自己的步枪瞄准镜进行观察，还要进行瞄准。

贝利·辛格（1886–1943）

正式的统计结果确认贝利·辛格击毙了 150 名敌人，而非官方估计则为 201 人，这种偏差归咎于统计方式的不同。为了使统计结果令人信服，每击毙一个敌人必须得有一名观察员确认才行——这名观察员通常是狙击手的观察手伙伴。但是，1915 年 10 月 23 日，伯德伍德将军签发命令，将辛格击毙的土耳其人的数目补充到 201 人。被敌军一名狙击手击伤后，辛格很快恢复过来，黎明前返回到自己的狙击阵地，直到天黑才利用夜幕的掩护返回战壕。

早在战争开始之前，辛格就是一个熟练的枪手，来自澳大利亚内陆地区，是一名牧场主和袋鼠猎手，同时也是当地步枪俱乐部的一员。辛格可能使用的是一把标准配置的短弹匣式李 – 恩菲尔德 MKIII 型 .303 英寸口径步枪，但不知道他用的是觇孔瞄准镜还是望远瞄准镜。

1916 年，作为一名狙击手，辛格因其在盖利博卢战役中的英勇表现，荣获杰出作战勋章。1918 年，他荣获比利时英勇十字勋章，这一荣誉可能是因为他在 1917 年 9 月帮助比利时人在 Polygon Wood 战役中反制住德军狙击手的狙击。整个战争期间，他两次被敌人击中，大腿和背部的慢性弹片伤及毒气伤迫使他不得不离开医院，进行院外疗伤。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

左图：二等兵威廉·爱德华·贝利·辛格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多产的澳大利亚狙击手。他来自昆士兰州克莱蒙特郡第 31 营。

第二次世界大战：东线战场的狙击手

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战争之初，只有俄国人在各个部队大规模部署狙击手。德军重整了所有的军备，普通步兵现在使用的是长度与卡宾枪相当的毛瑟卡尔 -98 步枪。这种枪使用起来比较便捷，毫无疑问是从 Gew-98 型步枪改装而成的，后者在整个战争期间依然被部分使用。德国人用的瞄准镜性能也进一步完善，其制造商大都很有声望，其中包括卡尔斯和亨索尔特公司，其他制造公司提供的光学瞄准镜的质量都很好。或许这么多的型号正是德军武器的弱点所在，毕竟，一些组合需要不同的安装方法，因此没有形成一套步枪瞄准镜的安装标准。

俄罗斯人依旧用他们的莫辛纳甘 M1891/30 步枪，这是一种栓式枪击连发

左图：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俄国拥有有数以千计的狙击手。

上图：俄国狙击手与配置有 PEM 瞄准镜的莫辛 - 纳干步枪。

步枪，正如产品代码所暗示的那样，这款枪从 19 世纪起就已投入使用，通过不断改进，在 20 世纪 30 年代已经达到现代水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人很少使用带有瞄准镜的步枪，但他们注意到了战争中狙击手的作用。因此，在斯大林政府的领导下，在建立军队的过程中试验了许多瞄准镜，尤其研发出了用于狙击的瞄准镜，包括 PE（4 倍放大）及其改进版的侧装式 PEM 瞄准镜。

此外，苏联人也研发出了托卡列夫 SVT38 型半自动步枪，这款枪被强制用作狙击步枪，但是，它并不像莫辛纳甘 M1891/30 步枪那样被广泛使用。换言之，无论在哪里，其使用数量都无法与后者匹敌。一方面，托卡列夫 SVT38 型半自

莫辛－纳甘 M1891/1930 型步枪和 PU 瞄准镜——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军主要狙击组合装备

左图：莫辛－纳干 M1891/30 改进型狙击步枪，配置有 PU3.5 倍瞄准镜。

为了制造出一种狙击武器，标准军用 7.62×54R 口径莫辛－纳甘 M91/30 型栓式枪击步枪需要作一些细微的改进。其中，最大的改进就是将瞄准镜安装在接收器之上，因此，原来的短直枪栓拉柄需要用一个较长的向下弯曲的枪拴替代。早期的狙击手用步枪配置的是 PE 或 PEM 4 倍瞄准镜，但后来的狙击步枪采用的是较短的 3.5 倍 PU 瞄准镜，这种瞄准镜可以大规模生产。这种瞄准镜不但制造起来相对便宜，而且非常坚固耐用，性能也很高效。

这种瞄准镜的刻度采用三条粗标线，垂直标线顶部很尖，收尾在瞄准图像中间（当光学聚焦时），另外两条水平标线一边一条，中间间隔很小。瞄准镜上有一个小塔台用来调节高度（高出瞄准镜 1.425 码）和风偏校正（任何一个方向的刻度都是 0 ~ 10）。这种瞄准镜没有“眼睛聚集”或视差调整。

下图：枪击的特写，注意转栓式枪机。

上图：PU 瞄准镜的上视图以及安装系统。

下图：从左侧看过去，可以看出固定支架和皮质镜盖。

动步枪不像莫辛纳甘 M1891/30 步枪那样精准，而且，手动操作的栓式枪击总是趋于半自动状态，这一点已得到当今一些狙击手的证明 。另一方面，无法将 PEM 瞄准镜轻松安装到这款枪上，有鉴于此，他们引入了 PU 瞄准镜（3.5 倍），这是一种新型而且比较短的瞄准镜，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苏制步枪上标准配备的狙击瞄准镜。

莫辛纳甘 M1891/30 步枪及其 PU 瞄准镜的威力名扬天下，可靠、精准且易于维护。即使是敌方士兵，倘若能够得到这款枪的话，也非常乐意使用它们。

1939 年苏联入侵芬兰，史称“冬季战争”。据估计，截至战争开始，苏联方面已培养出 6 万名狙击手。然而，他们的敌人芬兰人也精于此道，而且非常善于在零度以下的严寒条件下作战，擅长在稠密的森林里和大雪覆盖的地形上与敌人战斗。芬兰人是苏联人的顽强的对

上图：在冬季战争中，一名芬兰狙击手正在使用一把无瞄准镜的步枪。

手，曾涌现出迄今为止最有名的两位狙击手，他们是萨科·库尔卡和西摩·哈亚。

据称，萨科·库尔卡（又称萨罗·库尔卡）曾在冬季战争中毙敌超过400人，这已经是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数字，可还是被一等兵西摩·哈亚（绰号“白色死神”）的战果抛在了后面。从他应征入伍开始，到他头部遭枪击却奇迹般幸存下来止，在大约100天的时间里，西摩·哈亚用一把步枪击毙大约542名苏联入侵者（另外，还用一把冲锋枪近距离击毙200多名苏联士兵）。这意味着，他平均每天杀死大约5名敌人，堪称是射击技术史上的一座丰碑。体格有些强壮的哈亚使用一把28型步枪（芬兰版莫辛－纳甘步枪），据说他更倾向于使用缺口表尺，而不是芬兰配备的Oy Physica 棱镜瞄准镜。当然，许多芬兰狙击手也知道如何使用缴获的俄罗斯PEM和PU瞄准镜。

1940年3月，冬季战争结束，双方签订《莫斯科条约》，根据该条约，芬兰基本保持了领土完整，俄罗斯人以可怕的代价赢得了芬兰一小片领土。芬兰牺牲了2.5万人，对于一个小国来说，虽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但是，与入侵的苏联相比，应该算是完胜，后者整整损失了大约100万红军。如此悬殊的伤亡代价曾令一位苏联将军发出如下感慨：“我们赢取的土地正好够埋葬我们阵亡将士的头颅！”值得一提的是，许多红军战士都是葬身于芬兰狙击手的枪口之下。

1941年，当德国入侵的时候，苏联人准备的比以前更好一些。苏联开始大规模建立狙击学校，许多合格的狙击手受命执行拖延战术，阻挡德国人向前推

上图：西莫·哈雅是一名芬兰狙击手，恐怕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多产的狙击手。

右图：苏军狙击手们正在使用半自动的托卡列夫SVT40型步枪。

左图：一名苏军狙击手身着冬季伪装进行作战。在苏德战争中，苏军部署了数以千计的狙击手，这些男女狙击手无论是在进攻还是撤退过程中，都给德军造成了巨大的麻烦。

上图：德军狙击手在斯大林格勒作战。

进。与此同时，红军大踏步后撤重组，以便为未来的反攻作好准备。虽说少量技术精湛的苏军狙击手拖住了敌军队伍前进的整体步伐，但德军也有一些训练有素且富有经验的狙击手，激烈的狙击战给双方都造成了重大损失。

隐蔽起来的苏军狙击手们，运用布尔人 50 多年前已经熟知的战术，在 300 或 400 米远处严阵以待，时刻准备向行进中的敌人后勤部队开火。苏军狙击手射击的重点是前后两辆军用交通工具的司机、轮胎和引擎室，利用这种战术，他们有效地阻滞了敌军前进或后退的进程。然后，当敌人试图清理道路使后勤部队得以继续前行时，他们就寻找机会敲掉自己的目标。伏击任务完成后，苏军人员迅速后撤 1 英里左右，在德国人用机枪、迫击炮和轻型火炮打击自己前，进一步破坏道路。然后，狙击手们会躲藏起来，等待后勤部队的到来，重演上面的一幕。

然而，到了战争后期，角色颠倒过来了，德国人在撤退，他们利用 4–6 个狙击手承担着断后掩护任务。

另一种令人讨厌的拖延战术也被用来破坏敌人前进的步伐。在德军第二王牌狙击手约瑟夫·阿勒伯格的传记中，他曾写道："我在等待时机，等待敌军四波攻击队伍接近我们的阵地，一旦时机成熟，我就朝着后面两波攻击人群迅速开火，这样做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胃口。敌军后部意料之外的重大伤亡，重伤者凄厉恐怖的喊叫声大有令后面两波敌军

上图：列宁格勒郊外的苏联狙击手。

崩溃之势，因此也大大搅乱了前面两队的行动，结果，敌军整个进攻势头不得不减缓下来。此时此刻，我终于能够腾出手，让自己将精力集中在前面两波人身上，将子弹射向那些离我不到 50 米远的苏联人，这些子弹不是击中他们的头部，就是击中其心脏。对于那些转身就跑的敌军士兵，我朝其肾脏射上一枪，把他们疼得惨叫连连。至此，敌军的凶猛进攻往往就全部瓦解了。”

这似乎与当今绝大多数狙击手的作法相抵触，后者往往以自己可以“干净地杀人”而自豪。不过，我们不能以挑剔的眼光去评判二战时期的狙击战术，毕竟，我们只是站在今天更安全、更保险的阶段来回望过去。那时候，东线战争形势极其险恶，双方都采用了骇人听闻的战术谋取上风。例如，苏联人利用爆炸性的“观察”子弹来对付人类目标，这一点与他们在冬季战争中的作派没什么两样。而德国人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现存的档案记录表明，德国人充分利用德制爆炸型“B”弹狙击俄罗斯人。苏联人和德国人有时都杀害战俘，对被捕的狙击手特别残忍。德军狙击手赛普·阿勒伯格在开始的时候，每击毙一个敌人，就在枪托上刻上一道印记，在他了解到苏联人是如何残忍对待被捕的德军狙击手后，即放弃了这一“自杀”性行为。然而，作为一名新手，这一点恐惧还不

下图：演员们正在表演德军狙击手在俄罗斯城市作战的场景。

无论在任何地方，德军狙击手的作战效率都很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的狙击组合步枪

上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狙击手使用最多的是带有瞄准镜的毛瑟·卡尔 98k 栓式枪击步枪。

左图：毛瑟·卡尔 98k 栓式枪击步枪左侧的特写镜头，该步枪带有“迪亚里坦”4 倍瞄准镜和弹夹。

左图：毛瑟·卡尔 98k 栓式枪击步枪右侧特写镜头，可以看到栓式枪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配备的主要狙击武器是卡尔 98 型栓式枪击步枪，这种枪以其精度和远距离射击能力而著称。德军配备了成千上万支该型枪支，在德国狙击手战斗过的每一个战区，使用情况都很好。

某些 Gew.43(或 G43) 型半自动步枪也用于狙击，但所用数量要少得多。除了普通可调节型缺口标尺外，气动型 G43 步枪经过加工还可以安装望远瞄准镜，采用可拆卸的十发装弹匣装弹。G43 的中距离射击精度很好，但是作为一种狙击步枪，在 400 码以上距离时的射击精度不则太理想。在针对多重目标的近距离交战中，这款枪确实非常出色，在这样的距离之内，将其射击速度与狙击手的技能相结合，可以有效且致命地破坏敌人的进攻。

MP44 型手提式机枪也能够使用瞄准镜，但比较少见。虽然将这种枪支归类为轻型机枪，但事实上，这是

左图：配置有“卡勒斯”4 倍瞄准镜的卡尔 98 型步枪及其唯一的瞄准镜插座。

左图：卡尔 98 型步枪及其安装的“CAD”4 倍瞄准镜。

上图：演员与毛瑟·卡尔 98k 狙击步枪。

世界上第一种突击步枪。采用钢铁轧制而非机加工手段，可以很容易制造这种枪，其弹匣容量为 30 发，射击速度每秒 500 发子弹。倘若当时德国人制造出了数量足够多的 MP44 型步枪，并将这种武器作为标准配备，也许最终的战局将会产生很大的不同，然而，令德国人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尽管能够安装瞄准镜，但没有证据表明它曾作为狙击步枪为战争作出过重大贡献。

卡尔 98 型步枪使用许多不同的瞄准镜组合，其中包括许多商业 (狩猎型) 瞄准镜，这些瞄准镜来自阿亚克、亨索尔特、卡尔斯以及其他制造商。这些公司生产的产品通常具有优秀的光学性能，其中的某些产品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产品。它们的放大倍数通常是 4 倍，但也有一些 6 倍型瞄准镜。瞄准镜的型号是在 ZF(望远瞄准镜) 后面加上研制年份 (ZF39 等等)，只有 ZF4 例外 (在这种特殊情况中，4 代表的是放大倍数)，这种瞄准望远镜最初是为 G43 半自动步枪设计的。

ZF–41 扩展视距瞄准镜的放大倍数只有 1.5 倍，用起来几乎像是一个“点标示”，只不过起到帮助瞄准的

下图：卡尔 98 型步枪及其侧轨安装的“齐斯·齐尔维尔”4 倍瞄准镜。

上图：毛瑟·卡尔 98k 型步枪，该款步枪采用层压式枪托，配置 Zf41 长视距望远瞄准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步兵的标准配备。Zf41 长视距望远瞄准镜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狙击瞄准镜，但被用来进行“狙击射击”，能够获得较高的准确度。

左图：演员手里的 MP44 步枪，这种枪在设计时就带有瞄准镜，但实战中极少用到瞄准镜。

作用，而非一个真正的狙击瞄准镜，固定在标准的 K98 型步枪上。当时，配备 K98 型步枪的人都是好枪手，但通常并不是训练有素的狙击手，然而，如果他们能够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话，战斗经验能够使他们迅速成长。ZF-41 瞄准镜牢牢地固定在枪击的前边，使用者只需直接瞄准（不用瞄准镜）就可“获得”目标，然后再用瞄准镜进行快速瞄准。它特别适合在近距离和中距离处作为一种单兵武器和掩护用武器，就像配备有金属瞄准镜的普通 98 型步枪一样，这种枪毫无疑问被普通士兵用在“狙击”任务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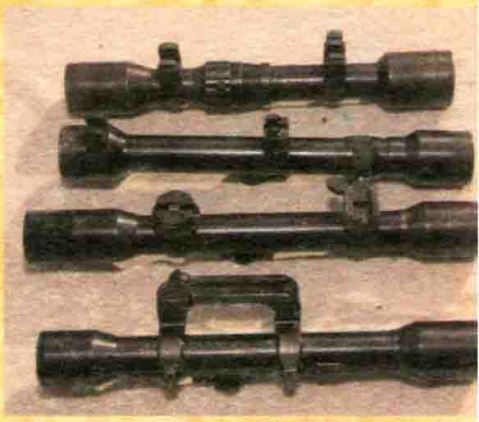
最常用的瞄准镜是速开侧装型，这种战前的早期版本比较短，安装在楔形接头上，而楔形接头加工在 K98 步枪接收器的左侧内部。而 1943 年后的款式较长，安装在楔形底座上，底座通过螺丝连接到接收器的水平表面上。此外，这种瞄准镜也采用单爪型、双爪型和塔型安装。

ZF-4 是一种标准化和大规模生产的望远瞄准镜，起初是为 Gew43 步枪制造的，但后来却配备到 K98 型和其它步枪上。尽管设计非常合理，但是生产时质量却下降不少，这是因为盟军空袭给制造厂、技术工人和原材料供应造成了重大破坏。

与那个时期的绝大多数瞄准镜不同，ZF-4 右侧有一个高度调节塔，顶部有风偏校正。三标线刻度不是光学聚焦，因此，与俄罗斯的 PU 步枪一样，在校零时，它事实上是在上下移动瞄准图像。

右图：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军狙击手使用的一些瞄准镜：（自上至下）Zi39 DOW（注意镜体上的范围调整器）、“卡勒斯”4 倍瞄准镜；“CAD”4 倍瞄准镜和“齐斯·齐尔维尔”4 倍瞄准镜。

右图：将不同型号的瞄准镜倒置以便看到安装支架，自上至下依次是 Zf39 DOW 双瞄准镜插座、卡勒斯 4 倍瞄准镜单瞄准镜插座、“CAD”4 倍瞄准镜高塔插座和齐斯·齐尔维尔 4 倍瞄准镜的短侧轨安装插座。



下图：带有 Zf4 瞄准镜的 Gew43 型半自动步枪配备给部分狙击手，但是，在与 3 名顶级狙击手（马塞斯·海茨诺维尔、赛普·阿勒贝尔格尔和赫尔穆斯·温斯贝尔格尔）交谈时，他们都说更喜欢栓式枪击的毛瑟步枪。

上图：狙击手的威力不在于他们杀死了多少人，而在于他们对于敌人而言有多重要。

足以遏制他对于小小银边（缝制在狙击手较低的左领上）的渴望与追求，对于德军狙击手来说，一经确认，每击毙 10 个敌人就被奖励一件银色装饰。许多炮兵观察员对此深恶痛绝，在他们看来，狙击手就是暗杀者，无论是德国人还是俄罗斯人，都没有什么两样。为了吸引敌军狙击手的火力，反制狙击手给人形靶穿上炮兵观察员的衣服，这同样令炮兵们很不高兴。

为了对抗苏联狙击手，德国人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人的模式，建立了狙击手训练学校（估计效率非常高），但根据二战的形势，对训练方法加以改进，使之更适合德国人的需要。德军每一个营都有 22 人被委派为狙击手，他们中有许多人早就身经百战，一些人只送到狙击学校一次，就已证明自己是战斗中的好枪手。

东线涌现出了许多有成就的德国狙击手。除了阿勒伯格（确认杀死 257 人）外，还有马蒂亚斯·赫茨诺伊尔（确认杀死 345 人），这两人均获得骑士十字勋章。但是，由于“认领”一次成功的狙杀所需的步骤实在繁琐，这两个人实际击毙的人数或许更多。有趣的是，这两个人全部出生于奥地利，而在历史上，奥地利涌现出了许多神枪手，其中包括许多著名的猎兵。

1967 年，在奥地利《军队办公室》杂志举行的一次会谈中，赫茨诺伊尔、阿勒伯格和赫尔穆特·沃尔辛伯格（另一位在东线服役的德军狙击手）回答了有关狙击武器和措施的问题。他们均使用带有瞄准镜的卡尔 98 型步枪，都宣称在 400 米以内可以精准击中敌人的头部或胸部，在 600 米以上，有时可以精准击中一个站立的人，总体成功率在 400 米处为 65%–80%，在 600 米处为 20%–30%，在 400 米以内击中目标的成功率最

右图：或许，最著名的狙击故事发生在俄国战场，尤其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高。赫茨诺伊尔和沃尔辛伯格也曾使用带有4倍瞄准望远瞄准镜的半自动G43步枪，但他们发现，这种枪没有卡尔98步枪那般精准和可靠。

当被问及狙击手的成功之处时，赫茨诺伊尔回答说，对于狙击手而言，最成功之处不在于击中目标的数目，而在于通过击毙敌军指挥官或其他重要人物，对敌人造成致命的破坏和打击。这一正确论断反复被德国狙击手所印证，他们发现，除掉敌军军官和军士是非常有效的方法，可以令苏军指挥系统瘫痪。那时，许多苏军士兵是毫无经验的新兵，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说他们是被政委在后面“驱赶”着前进。三人都同意防守是狙击手最好的战术，当被问及需要哪些素质（而非射击技术）才能造就最成功的狙击手时，他们的答案异曲同工：“耐心、坚定不移、观察以及良好的战术决断力。”

苏联人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但不保证质量。尽管他们也得到过训练，但许多刚刚获得狙击手资格的苏联人在实战方面缺乏经验，事实上，他们的某些训练也有些幼稚。一如既往，从初次战斗洗礼中幸存下来的狙击手，通常是那些在战场上与在教室里学得一样快的人。重要的是，他们的训练也包括近距离狙击和挨家挨户作战技术。这在城市战中非常关键，当双方在斯大林格勒的废墟上陷入僵局时，更是如此。对于苏联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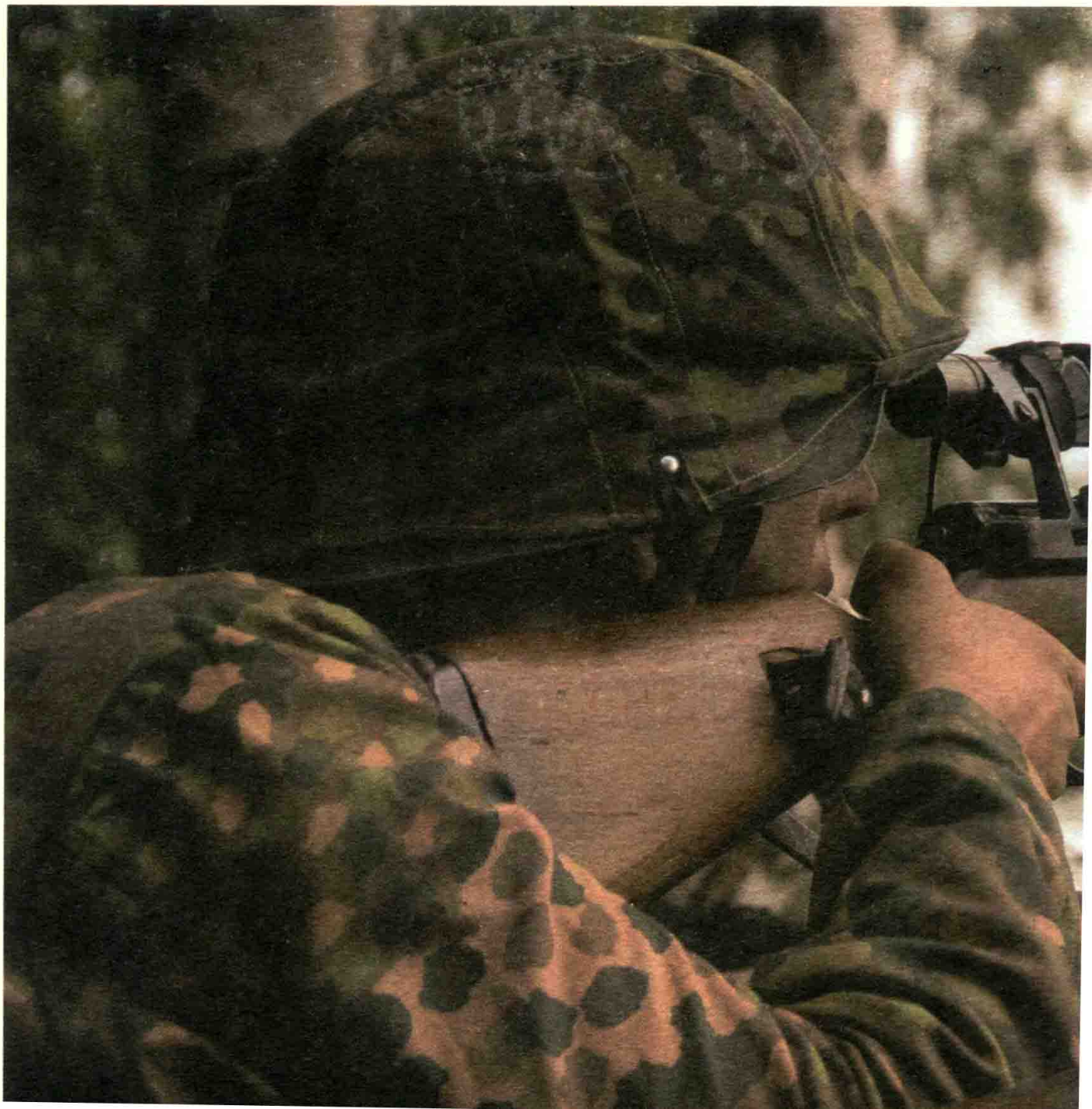
下图：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涌现出了许多的女性狙击手，她们确实承担着极其重要的任务。

击手来说，那里或许是他们最有名的猎场，同时也是过往电影中最富寓言色彩的狙击“决斗”之地。

瓦西里·戈里耶维奇·扎伊采夫是苏联最高产的狙击手，在其一生中，他都是苏联人民心目中的传奇英雄，通过电影《兵临城下》蜚声于当今世界。在这部好莱坞大片中，英国演员裘德·洛扮演的就是瓦西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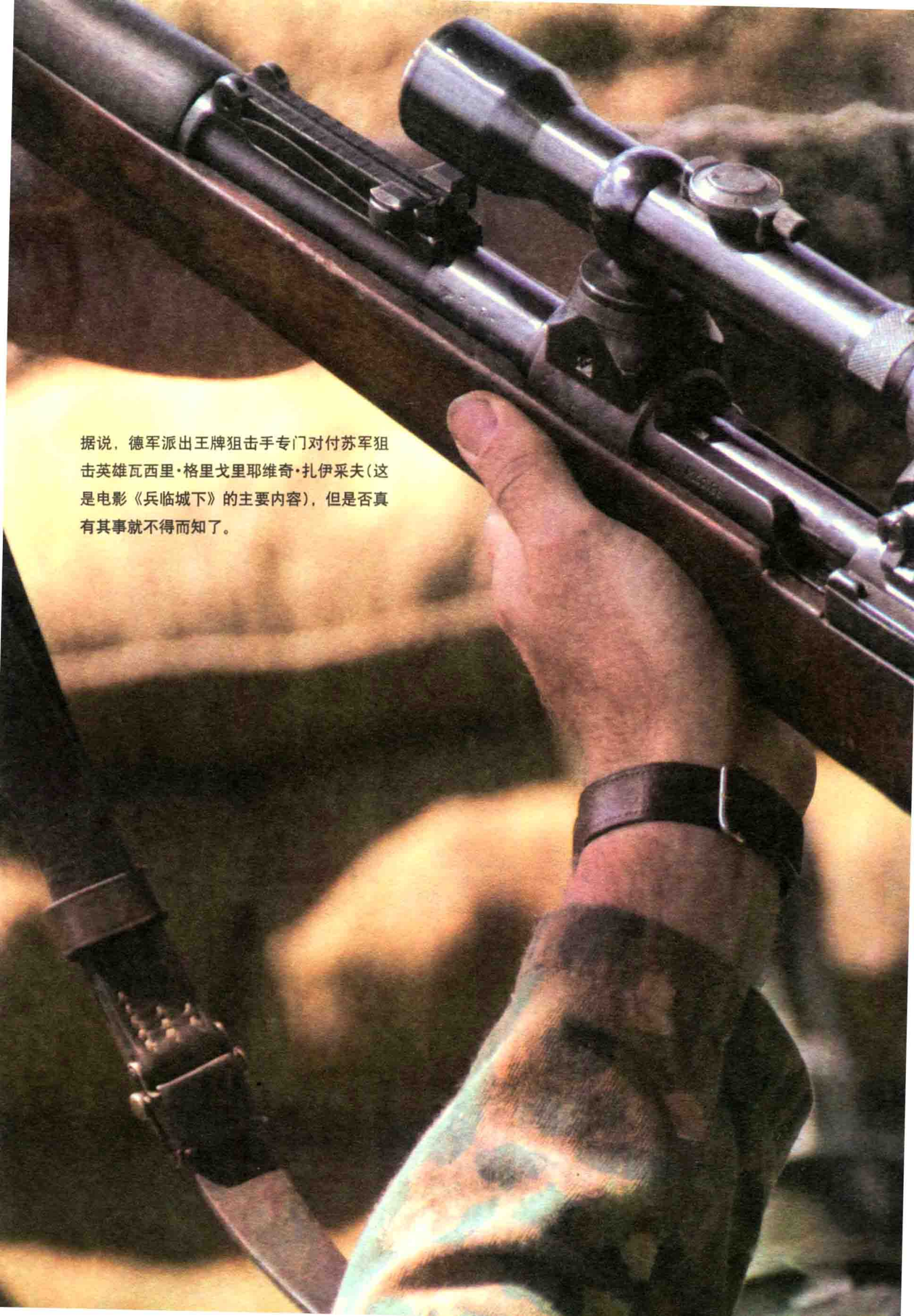
瓦西里·扎伊采夫是一名来自乌拉尔地区的猎手，该地区又是许多苏联枪手的故乡，在加入苏联海军陆战队前，他就是一名好枪手。用一把标准配备的步枪杀死 30 多名德国人充分证明了他的价值，此后，他很快配备了带有瞄准镜的步枪并被委任为专业狙击手。

最终，大约 400 个狙击牺牲品归于其名下，但根据电影的情节，他最出名



之处莫过于与德国王牌狙击手埃尔温·克宁格少校之间长时间的决斗。克宁格这一人物是虚构的，其原型应该是德国狙击手科林斯或海因茨·托瓦尔德，不过，也并非确定无疑。可以肯定的是，在扎伊采夫的《狙击手手记》一书中，他的确提及在斯大林格勒，在另外一些苏军狙击二人组的帮助下，他跟踪并最终击毙一名很有成就的德国狙击手，但书中并没有提及任何人的名字。然而，单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1942–1943)，扎伊采夫就确定无疑地击毙了225名德军士兵和各级军官，其中，至少有11人为狙击手。

下图：德国狙击手及其使用的带有Zf4瞄准镜的Gew43型半自动步枪。本图中近景处为一挺常规用途机枪。



据说，德军派出王牌狙击手专门对付苏军狙击英雄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扎伊采夫（这是电影《兵临城下》的主要内容），但是否真有其事就不得而知了。

卫国战争的英雄——俄罗斯狙击手和苏联的宣传

上图：最著名的俄罗斯女子狙击手柳德米拉·帕夫利琴科，据说她曾经杀死了 300 多个敌人。

早在 1924 年，苏联军事专家就意识到狙击手是高效且超值的战略资源，因此开始着手建立特种狙击手学校。如果训练和装备得当（政治灌输也要正确）的话，一支精锐的狙击分队就可以给敌人造成重大破坏。因此，如果有成千上万的狙击手，那又该是多么有效。

在伟大卫国战争（俄罗斯人是这么称呼二战的）期间，苏联的宣传家们提倡狙击手英雄崇拜，将这些无可置疑的英雄枪手拔高到近乎神话般的勇士地位。为了鼓舞国人的士气，一些伟大的狙击手，比方说米哈伊尔·伊里奇·苏尔科夫、伊万·西多连科、费奥多尔·马特维耶维奇·奥赫洛普科夫，当然少不了瓦西里·里戈里耶维奇·扎伊采夫等，在苏联媒体的精心包装下名言天下，尽人皆知。或许，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他们宣称的一些狙击战果有些水分和夸张，但在某些情况下，确实也有一些狙击战果根本没有被记载。

左图：一些女子狙击手，例如罗莎·沙尼娜等人，常常被俄罗斯报纸描述得非常“伟大而又光荣”。

苏联人不仅教给他们的狙击手如何使用步枪和瞄准镜，还教给他们隐身、自卫和进攻战术，如何在开阔地、森林和城市进行狙击，如何使用手榴弹，甚至是徒手格斗技术。部分狙击培训课程所需时间不长，但培训出来的人员需要与更有经验的搭档一块行动。结果，到了 1939 年，苏联有 6 万名狙击手可用。

与众不同的是，苏联也利用女性作狙击手，到 1943 年，总共有 1000 名女性狙击手在苏军服役，其中包括柳德米拉·帕夫里琴科、叶卡捷琳娜·祖兰诺娃、塔迪亚娜·伊甘托夫娜·克斯蒂莉娜和尼娜·雅丽谢耶夫娜·罗布科夫斯卡娅，后者指挥一整连的女狙击手。柳德米拉·帕夫里琴科受伤后成为俄罗斯的战时“大使”和享誉世界的名人，她在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中狙毙 309 名德军。娜塔莉 V·科夫绍娃和玛利亚·珀丽万诺娃作为狙击搭档，狙毙 300 多名德军，在她们弹尽粮绝的时候，宁愿用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也不愿被活捉。她们的英雄行为使得自己一举成为民族英雄，考虑到当时交战双方对被俘狙击手的惩罚方式，她们的决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左图：苏联甚至发行了一枚邮票来纪念狙击手们的光辉业绩。

苏联狙击手记分牌

下面的狙击手记分牌来源不同，因此无法保证其绝对准确。然而，即使将这些数字砍掉一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应当如此），它还是能够给大家一个直观的印象，看看狙击手到底是一种多么有效的“资源”。应当牢记的是，现代研究表明，在战斗中，几乎没有多少士兵能够有闲暇用自己的武器精确地瞄准敌人。也必须考虑的一点是，下列部分数字也可能包含那些从伏击点用机枪或轻机枪击毙的敌军。（芬兰狙击手西莫·哈亚不属于这种情形，因为他有两种武器，也有两种独立的统计数字，一是步枪狙毙数字，另一个则是轻机枪击毙数字）。

米哈伊尔·伊里奇·苏尔科夫	700+	札比尔·艾夫斯切亚维奇·图拉耶夫	262
瓦西里·沙尔沃维奇·科瓦强提拉泽	534	福优朵·库茨米奇·切格达耶夫	250
伊万·西多连科	500	伊万·伊万诺维奇·博卡洛夫	248
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伊林	496	米哈伊尔·伊格纳季耶维奇·别洛乌索夫	245
库尔波蒂诺夫	487	马西莫·帕萨尔	237
V·N·普切林泽夫	456	大卫·特波耶维奇·杜耶夫	226
米卡尔·布顿科夫	437	N·F·谢苗诺夫	218
福优朵·德加琴科	425	瓦西里·舍尔沃维奇·科瓦切迪拉泽	215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古隆索夫	422	米卡尔·斯特潘诺维奇·索金	202
阿法诺西·古登科	412	诺杰·帕特洛维奇·阿达米亚	200
斯特凡·帕特连科	412	M·A·阿巴索夫	200
福优朵·马特维维奇·奥卡洛普夫	400+	叶卡捷琳娜·祖兰诺娃（女）	155
瓦西里·里戈里耶维奇·扎伊采夫	400	符拉迪米尔·汝切林泽夫	152
西蒙·D·诺末科诺夫	367	艾娜·西蒙诺夫娜·穆德莱索娃	143
阿卜杜哈尼·艾德里索夫	349	福亚多西·西密尔亚奇科夫	125
维克多·伊万诺维奇·麦特维德夫	331	I·莫库洛夫	125
E·尼古拉夫	324	塔蒂娅娜·伊卡托夫娜·科斯蒂莉娜（女）	120
莱昂纳德·亚科夫烈维奇·布特科维奇	315	加尼斯·罗泽	116
尼古拉·艾林	315	N·P·帕特洛娃（女）	107
历山大·帕夫洛维奇·莱博德夫	307	伊丽萨维塔·米罗诺娃（女）	100+
伊万·帕夫洛维奇·古艾里科夫	305	亚莉娅·摩尔达古洛娃（女）	91
伊万·帕夫洛维奇·安东诺夫	302	尼娜·洛伯科夫斯卡娅（女）	89
莫西杰·蒂莫菲亚维奇·尤先科	300	莉蒂娅·古德安泽娃（女）	76
杰那迪·优西佛维奇·瓦里切科	300	亚历山大·舒娅科娃（女）	63
娜塔琳·科夫绍娃和玛利亚·波莉娃诺娃（女）	300	P·季杰兹诺夫	57
伊万·非利普维奇·阿卜杜洛夫	298	罗莎·莎尼娜（女）	54
亚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曼涅夫	279	A·P·麦德维德娃·娜札金娜（女）	43
力巴·鲁戈娃	274	塔提亚娜·尼克乐福娜·巴兰辛娜(女)	36
安纳托利亚·契科夫	265	玛丽·勒雅克娃(女)捷克斯洛伐克	30+

上图：柳德米拉·帕夫利琴科成了名人，周游全世界（图中为美国），极大地提升了俄罗斯的形象。

下图：普多谢夫中士正在用望远镜观察敌情，他是一名俄罗斯狙击手，据称在列宁格勒杀死了181名德军。

德国狙击记分牌

人们对德国狙击手的记分牌知之甚少，这可能是因为许多有关德国人的记录在战争结束后被毁掉了。

马蒂亚斯·赫岑诺伊尔	345
赛普·阿勒伯格	257
布鲁诺·苏特库斯	209
弗里德里希·佩恩	200+
格夫雷特·梅耶尔	180
奥立赫·蒂尔	120
赫尔穆斯·沃尔辛伯格	64

实物模拟的英军拉瓦特侦察狙击队：射手、侦察者、狙击步枪与望远镜。拉瓦特侦察队是英国第一支正式的狙击部队。

西欧战场上的狙击手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德军在西欧进行闪电战，高度机械化的德军铁蹄踏遍了敌国的领土。尽管如此，1940 年，他们仍然利用狙击手对付撤退中的英军。英国也利用狙击手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在英军大部队从敦克尔克大撤退的过程中，他们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配备的 P14 3(T) 型步枪，有效地拖住了德国步兵的追击步伐。当时，大多数的狙击武器被英国人留在了后方，但是，他们从中吸取了教训，军事领导层开始增加专业化的狙击训练学校。

上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仍在使用 P14 型恩菲尔德 3(T) 号步枪。

更新换代后的英国狙击步枪是李－恩菲尔德 4(T) 步枪，配备 32 号瞄准镜，整个战争期间，英国狙击手一直使用这款枪，甚至在战后依然使用了一段时间。在欧洲、北非和远东的英国及加拿大狙击手用的都是这款枪，但澳新军团的狙击手则较少使用这款枪。

下图：英国建立了特种狙击学校，照片上的这群狙击手顺利毕业。注意带有瞄准镜的李－恩菲尔得步枪以及近景处的瞄准镜。

上图：1944 年 4 月 21 日，在英格兰，加拿大“女王来复枪兵团”的步兵们在训练课中小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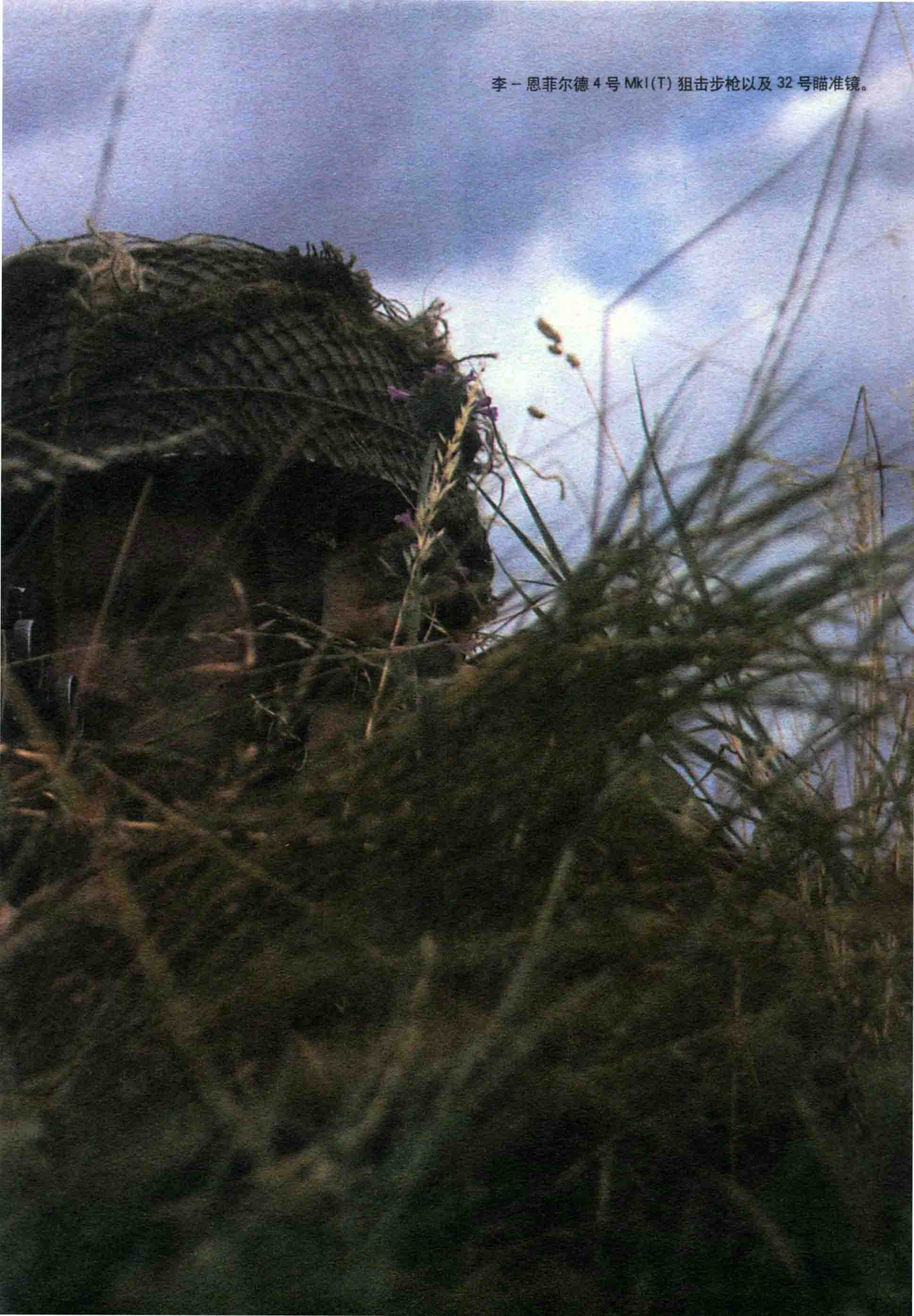
采用标准口径 .33 子弹，如果再将 32 号瞄准镜调零到 275 码，并瞄准头部正中央的话，在 25–300 码之间的任何一点射击，子弹的弹道几乎总能保证击毙一个人（子弹将击中胸部到头顶之间的某一处）。通过调整取前置量（对移动目标，预估其位置而遂行瞄准的距离差值），可以达到更远的精确射击距离。这款枪的长处在于可以置零，因为这意味着，在大多数情况下，狙击手可以瞄准“靶心”而不必重新调零。这一点倒也不错，因为早期的 32 号瞄准镜并非那么容易调零。说也奇怪，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狙击手“瞄准牙齿”的操作指令如出一辙——大概是在瞄准镜上设置相似的轨迹。

1942 年，盟军在法国北部迪耶普向德军发动袭击，英国和加拿大狙击手在战斗中接受了第一次大考验。这次袭击虽然给盟军造成了可怕的打击，却证明了狙击手的价值。袭击行动的一部分就是派遣 300 名英国和加拿大突击队去压

上图：侦察队通常承担狙击和侦察任务。

下图：盟军狙击手正在检查自己的瞄准镜。

下图：配备李－恩菲尔德狙击步枪的加拿大狙击手。



李－恩菲尔德 4 号 Mk I(T) 狙击步枪以及 32 号瞄准镜。

上图：在北非的盟军狙击手承担着对抗德军狙击手和进攻意大利的任务。图中这群狙击手 1944 年在意大利的利里河谷。

右图：1944 年，在法国卡昂，英军狙击手正密切注视着敌军的动向。

下图：德国狙击分队掩护主力部队的撤退行动，尽力延缓盟军的推进步伐。1943 年，在意大利战场上的这些盟军部队，正处在德军狙击火力之下。

德国“狙击手代码”，1944

1. 英勇善战。
2. 有计划冷静射击；无目标快速乱射；集中精力击中目标。
3. 最主要的对手是敌方狙击手；智取对手。
4. 在埋伏位置总是只射一枪；要不然将会被敌人发现。
5. 用军用铁锹挖掘避弹坑来保护自己。
6. 练习远距离判断。
7. 熟练掌握隐身，成为利用地形的大师。
8. 在后方和家中不断操练自己的射击技术。
9. 狙击步枪从不离身。
10. 幸存等同于 10 次伪装和 1 次射击（要想生存必须作好充分的伪装，同时需要一击即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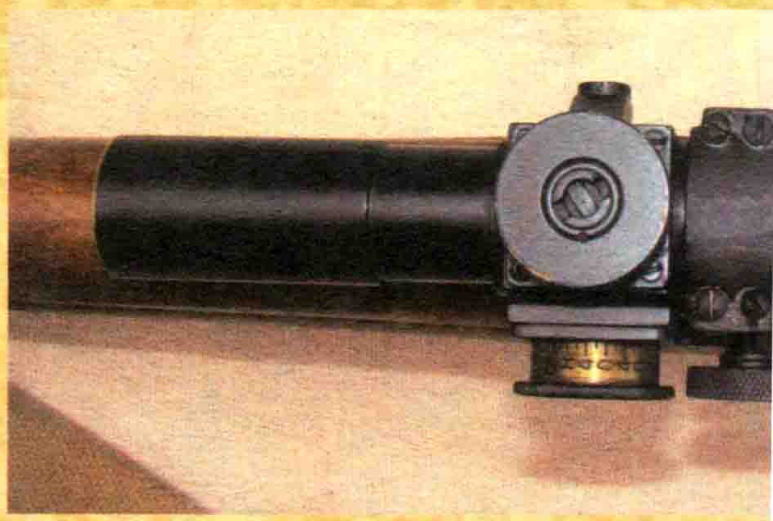
上图：尽管装备、训练和实战经验都很出众，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德军狙击手却只能按照错误的指令行事，以至于毫无退路，只剩下最后的狂热。

英国 4 号 MKI(T) 狙击步枪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加拿大的标准狙击步枪是 4 号 MK1(T)。为了获得最好的基本步枪，先在兵工厂对普通的李 – 恩菲尔德 4 号步枪的精度进行测试和筛选，然后对最好的样品进行改进，在其左侧加上一个可拆卸的 32 号望远瞄准镜，并在枪托上加一个木制椭圆断面加强板，以便抬高枪托棱部，使枪手的眼睛与瞄准镜的接目镜在一条直线上。虽然有了这种装置，在紧急情况下还可以使用金属瞄准镜，还可以采用弹夹装弹。

英国人手里绝大多数的 4 号 MK I(T) 步枪都经过霍兰德公司或 BSA 公司改造，而剩余的则在加拿大兵工厂进行改造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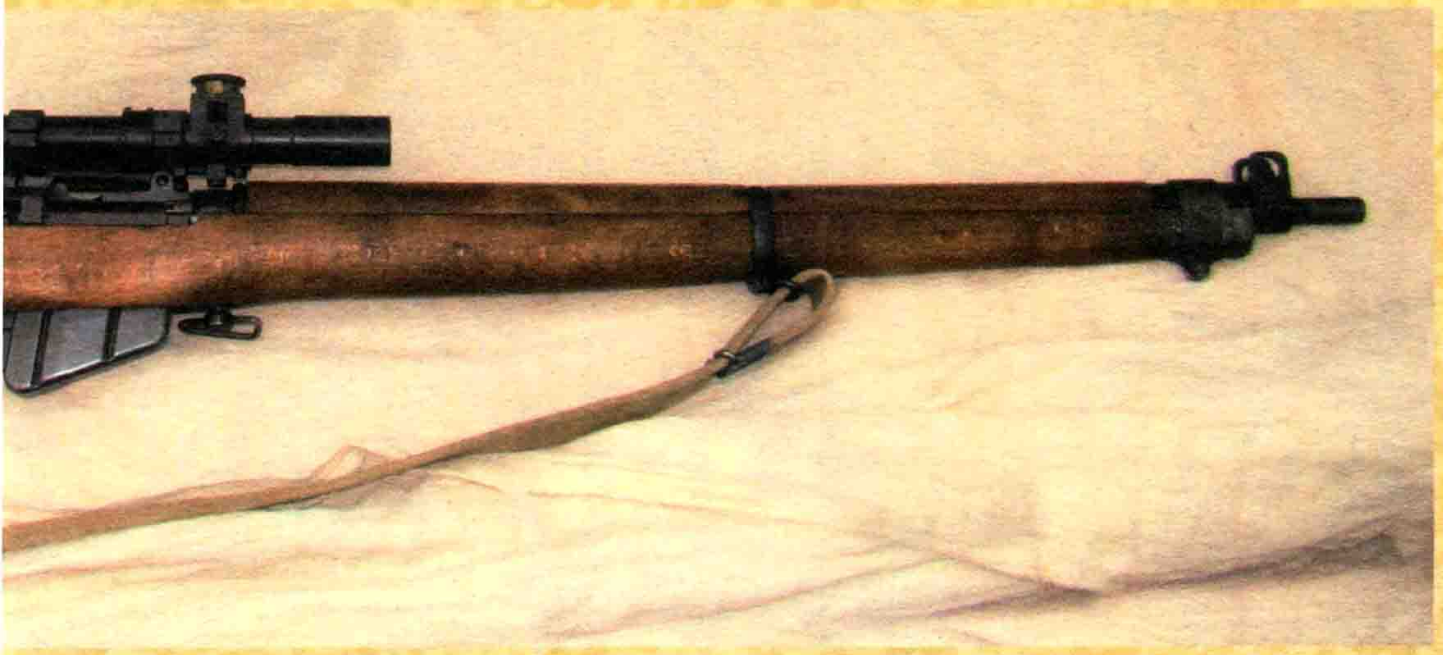
32 号瞄准镜的放大倍数为 3.5 倍，非常坚固耐用，因为它原本是为布朗式轻机枪而特地制作的。它有一个直径为 1 英寸的铜管，其长度为 11 英寸，加上钢铁固定件重量超过 2.5 磅。早期的型号上有一个高度调节塔，刻度从 0–1000 码，增量为 50 码。后期 (1943 年后) 的型号安装有分角 (MOA) 调节器，同时，风偏调节塔在任意方向上都可以达到 16 分角。标线模式为一条粗的竖线到达十字刻线的中间 (从底部往上)，一条细的水平线横穿整个瞄准像。



左图：32 号 3.5 倍瞄准镜及步枪枪击特写镜头。

左下图：从步枪上拆卸掉瞄准镜，可以看到快拆装置。

下图：与同时代的狙击步枪相比，李 – 恩菲尔德 4Mk I(T) 步枪的独到之处在于枪托上契合一副特殊的椭圆增强板，有助于提高枪手与瞄准镜之间的视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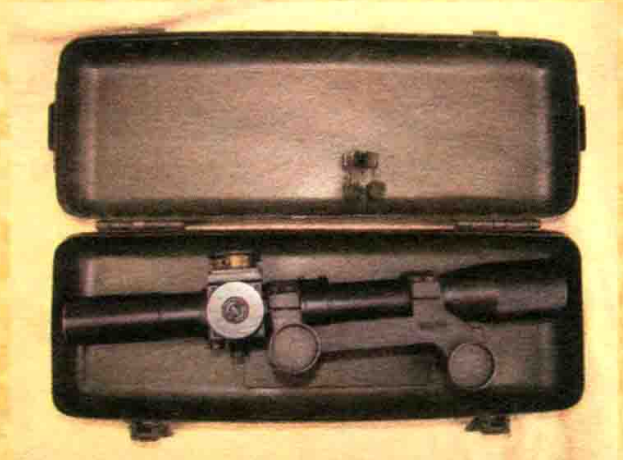


上图：配备 32 号瞄准镜的李－恩菲尔德 4 号 Mk I(T) 狙击步枪。

左图：可以清楚地看到瞄准镜的高低和风偏调整旋钮。

上图：展示瞄准镜的步枪左侧。

下图：可以轻易地将瞄准镜从步枪上拆卸下来，然后将其存放在小提箱中。



下图：移去了瞄准镜的步枪左侧，可以清楚地看到安装基座和接收器。

1944 年 7 月，盟军攻入法国后，德军狙击手占领了诺曼底的每一处建筑和灌木篱墙。

上图：随着盟军在法国的推进，他们遇到了无处不在的德军狙击手的阻挠，通常情况下，他们用自己的狙击手去对付德军狙击手。

右图：虽然只有 17 岁，但莱昂纳德·沙尔克志愿加入了皇家海军陆战队突击队，在那里他被训练成一名狙击手。尽管在卡昂的战斗中，他的肩部和脖子受了伤，但他毅然返回战场，加入了几个月后的欧战。在奥斯纳布鲁克的巷战中，就在一支德军机枪队试图快速进入新的战斗位置时，他一人摧毁了整个机枪队。几年后，在向儿子回忆这一过程时，他轻描淡写地说道："在他们奔跑的时候，你只需毫不犹豫地给他们一枪……"这番话似乎是许多狙击手的心声。

制一个德国炮兵排，他们成功地达到了目的。这支队伍有 20 名狙击手，其中就有理查德·曼下士和加拿大突击队员弗兰克·昆斯中士，两人在消灭德军炮兵和机枪手过程中的表现非常出色，因而获得了军事奖章。

这次袭击的正面效果之一就是，英国和加拿大人进一步认识到了狙击手的重要性。从此，每一个加拿大步兵营都设置一个侦察兵和狙击手排，承担重要的侦察任务。与拉瓦特侦察队相似，这些加拿大人在伪装、隐身、观察和射击技术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训练，他们就是当今侦察部队的前身。

在北非战场上，狙击手们也证明了

左图：盟军适应这一情况后，有效地部署了自己的狙击手。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伪装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许多军队不同程度地利用迷彩服（而非通常的暗绿、灰色或棕色等“单”色调制服）进行伪装，但主要仅限于空降兵、突击队和狙击分队这样的精锐部队。迷彩服一反常态，在中色背景上使用对比和（或）互补色（棕色、绿色、灰色和黑色），加入不规则的条状和圆圈抑或是不规则的图案，这样做是为了改变人或物体的原有形状，从而达到隐身的目的。

德国人自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就开始迷彩服的实验，他们充分利用现代制衣技术，生产出适应不同地形和环境的各式伪装服。他们甚至根据季节的不同，设计出应季迷彩服，其中一些具有两种不同的图案，可根据春季和秋季自然背景的颜色自行转换。

为了适应冬天大雪覆盖的地貌，俄罗斯人以及北欧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制造了白色迷彩服，通过在枪托上贴上白色布条或涂上不规则的白线，也可以改变其步枪的外形。

英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停止了迷彩服试验，直到 1940 年才又建立起伪装研发与训练中心。有趣的是，为了制造幻觉伪装，该中心甚至雇了专业魔术师嘉斯布尔·马斯基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军人使用的首批伪装服是丹尼森罩衫，这是一种宽松的黄褐色衣服，上面涂有绿色、棕色和黑色油漆。这批迷彩服起初是为空降兵设计的，但由于它们具有良好的隐身和耐候性，狙击手以及其他特种部队也采用了这种迷彩服。

1940 年，美军也开始试验自己的迷彩服，他们的迷彩服采用“青蛙皮肤”和“猎豹斑点”两种可以互换的图案。这种迷彩服主要用于抢滩登陆战和丛林战，配备给在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有些军队尝试在钢盔上涂覆伪装图案，但更常见的是用伪装纤维盖或编制物进行伪装，这些编织物可以利用单色布片儿或当地的植物编织而成。

日本人和澳大利亚人特别擅长利用青草、树枝和棕榈叶进行伪装。在澳大利亚翁格贝尔和其他训练基地，狙击手们学习如何利用竹子和编织而成的草盖制作“车轮”，他们将这些轮状物覆盖在洞穴上面，以便隐藏自己——这种小把戏是从日本人那里学来的。在丛林地带，澳大利亚人也广泛使用编织物和树枝来改变自己的外形和轮廓。

左图与右图：随着季节和战地地形的变换，德军采用许多不同的伪装方式，他们所穿的伪装服是可逆的，正反两面有着不一样的伪装图案。

左下图：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加拿大狙击手马歇尔中士，他在卡尔加里高地的侦察狙击小分队服役。图中，他身着丹尼森制服，头上戴着伪装面纱。

狙击五要素

外形：应该用迷彩网格布、迷彩漆、迷彩服或迷彩编织物或自然植被来破坏任何可能泄露人体外形或枪支直线外形的部分。

闪光：任何可能闪光的东西都应当被遮盖或伪装起来，这些东西包括脸和手、步枪枪管和枪击、瞄准镜和望远镜镜头等。

阴影：尽可能躲藏在阴影处，但应当尽可能避免投射出自己的人影。

轮廓：不要让阳光、水或其他光背景投射出自己的轮廓。

空间：绝不能有规律地摆放自然物体，务必使自己和射击伙伴之间保持合理的距离。

事实上，还应当有第六条“S”法则，那就是避免“突然（sudden）”移动或者说应当总是“慢慢（slowly）”和小心翼翼地移动，毕竟，人眼最先捕捉到的就是运动。

左图：训练中的狙击手，他们身着伪装服，包括平纹棉麻织物和网眼状织物。

下图：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军队的冬季伪装服。

上图:德国“橡树 B”式伪装服。

上图:德国“橡树 A”式伪装服。

上图：德国“平常树”式伪装服。

上图：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苏军狙击手在伪装服外披了一块伪装布。

上图：德国“模糊边缘”式伪装服。

上图：站在平坦的地面上，这名澳大利亚狙击手展示迷惑性伪装服的效果。

自己的价值。英国和澳大利亚狙击手们利用荒凉的沙漠地形作掩护，充分接近并射击意大利和德国北非军团的炮兵和观察员。1943 年 9 月，盟军进入意大利，美国与德国狙击手在亚平宁半岛遭遇。在一次战斗中，仅仅 3 名德国狙击手就拖住了整个盟军的步伐，盟军采用经典的反狙击措施，用炮兵重击对方，才最终清除掉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事实上，在整个意大利战场，狙击手之间的决斗一直贯穿始终。在卡西诺山，双方进行了最艰苦的鏖战，英军、美军和英联邦军队为了拔掉德军狙击手以及埋伏在坡地上的机枪手，遭受了重大伤亡。

1944 年 6 月，盟军登陆法国诺曼底后，不得不在每寸土地上与德军进行殊死搏斗。他们不仅要面对敌人火炮和机枪，还要对付藏匿在各个角落的德军狙击手。德军狙击手大都身经百战，富有战斗经验，形势之险恶可想而知。幸运的是，盟军也有自己的狙击手，美军的弗兰克·科威特克中士，在 1944 年 7 月底之前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在枪托上实实在在地刻上了 22 个狙杀记号，这 22 个牺牲品中不乏那些德军狙击手。

著名的美国战地记者恩尼·派尔曾作过如下报导："在诺曼底，到处都是狙击手。树上、建筑物内、残骸堆中、草地中无处不见他们的身影，但主要隐蔽在高处和灌木篱笆中。在整个诺曼底的田野里、道路边和小巷中，到处都是这种灌木篱笆。"

一旦得到机会，德国狙击手就先朝盟军军官开火，之所以能够将他们挑选出来，是因为他们携带着双筒望远镜、手枪或者地图。他们甚至射击那些留胡子的人，因为年长的人更有可能是盟军军官或高级军士。有时候，他们则不得不观察一下，看看盟军中的哪一个人像是发号施令者。接下来，其他一些优先射击目标就是后勤运输车队的指挥官、信号兵、机枪手以及观察员等等。他们同样没有把医务人员排除在射击对象之外，就连那些头盔上带有明显红十字标志的医务人员，也难逃他们的魔掌。

在诺曼底，德国狙击手将十字路口、桥梁、狭窄的小巷和纵横交错的灌木篱笆列为占领目标，因为在这些地方，他们不仅能够隐蔽自己，还能阻止盟军的移动。他们在树篱下挖洞，藏在废弃的建筑物内，爬在教堂尖顶和塔形建筑物上——事实上，哪里有利于射击，哪里就是他们的埋伏之地。但反制措施却很难，因为，空旷的乡村令狙击手正好可以在几百码的距离外实施精确射击，如果看不到他们，反击谈何容易。然而，一旦侦察到对方，密集的轻武器火力可以指向狙击手所在的位置，如果必要的

左图：尽管盟军已经解放了一些城市，但躲在暗处的德军狙击手仍然时不时地制造伤亡和破坏。

一名演员正在模拟 1944 年冬天时的德军狙击手

上图：一支德军狙击分队正在按照自己的方式作战，他们往往苦战到最后一刻。

话，也可以呼叫炮火支援。无论采用哪种方法，要除掉这些狙击手，都确是一种漫长而又痛苦的战斗。

在穿越法兰西的过程中，盟军也遇到过一些菜鸟级的狙击手，他们不像有经验的狙击手那样警惕，如果不受伤不被俘虏，他们往往会战斗到死。这些人通常是来自希特勒青年团的狂热青年，多年的洗脑教育，使得他们愿意不惜任何代价为自己的祖国而战。即便是战争的失败指日可待，他们中的一些人仍然无怨无悔，为痛苦的结局而战。

左图：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塔拉瓦岛的滩头阵地上冒着炮火前进。在那里，美军遭遇了日军密集的火力和狙击手的袭击，其中，后者令美军感到极度的“苦恼”。尽管如此，太平洋和远东战场上的美军士兵，决心以极大的热忱与敌人战斗到死。

太平洋和远东战场

在太平洋诸岛以及缅甸和亚洲大陆上，盟军面临着来自日本狙击手的威胁。与其他地方任何的狙击手相比，日本狙击手可能更多采用近距离狙击技术，他们埋伏在某一地点，通常一等就是几个小时，甚至是几天，直到目标近在咫尺才开火，然后急速射击，直至战死。与神风敢死队的飞行员们一样，为天皇战

斗到死的狂热甚至是自杀式的热忱，通过长久的洗脑教育，已经灌输并根植于日本步兵的脑海。日军“狙击手”通常就是普通的步兵，使用的也是普通配置的步枪，他们开火的距离通常太近了，用不用瞄准镜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在开火之前，他们一直保持隐蔽状态，这一点才使他们显得非常危险。不夸张地说，每一处海滩、每一座山丘以及每一英寸的灌木丛都是他们与盟军战斗的场所。

1943 年《时代》杂志的一篇文章陈述道：“从南太平洋回来的海军陆战队员和陆军官兵们一致认为，如果一对一的话，日本士兵在战斗素质上与美国士兵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倘若涉及与隐藏、隐身和阴谋诡计有关联的一切事情，日本国民则往往对自己的军人们充满了信任。”

“他们挖出很深且直上直下的洞穴，如若没有直接的炮火攻击，躲藏在里面还是很安全的，与美军狭长的散兵壕相比，这种掩体无疑要好得多。防守时，他们为自己挖掘地下掩体，外面盖上棕榈树干加以保护，然后爬进去，在里面进行顽强抵抗，直到扔进掩体内的炸弹或钻进洞穴内的盟军士兵将他们消灭为止。”

“归来的美军军官们揭穿了日本狙击手的神话。他们说，日本狙击手令人讨厌，除此之外别无长物。他们隐藏得很棒，但他们射击的准头实在太差劲了。可以说，他们狙击的唯一目的就是吓唬那些害怕狙击的人……”

“……但是，日本人最大的缺陷就是缺乏想象力。他们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必要的话，甚至可以去死。但是，当形势并不按他们的预期发展时，他们不能灵活改变战术。如果日本攻击部队遇到抵抗，他们会不惜任何代价，无论如何也要继续前进，其结果，日本军人往往因此而遭到盟军可怕的屠戮。”

日军当然有自己的专业狙击手，这些专业人员也进行过远距离精确射击、伪装以及其他狙击技能方面的训练。他们使用的重要武器就是栓式枪击 99 型狙击步枪，还使用较旧一些的 97 型狙击步枪 (6.5×50 毫米子弹)。专业狙击手能够很好地利用当地的植被，对自己及掩体进行伪装，他们以其耐心和忍受艰苦条件的能力而著称。然而，因为射击水

下图：此图让我们对远东热带丛林有了一个直观的印象，要在这样的地方埋伏一名狙击手，实在是太容易了。

左图：1943 年，在塔拉瓦的美军狙击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本狙击步枪

上图：日本帝国小仓兵工厂生产的友坂 97 型狙击步枪。这款枪的前部有一个单脚架和一副望远瞄准镜。20 世纪 30 年代，日军在满洲配备的就是这款枪，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在新几内亚战场上也使用这种步枪。

二战中，日军主要的狙击武器有两种，一是栓式枪击 99 型狙击步枪，采用 7.7×58 毫米子弹；另一种是老式的 97 型狙击步枪，使用 6.5×50 毫米子弹。

97 型步枪是在三八大盖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者在日军侵华战争中已使用多年（侵华战争始于 1931 年，战争于 1937 年正式爆发，从 1941 年开始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97 型狙击步枪从 1937 年开始服役，枪栓较长且弯曲，这样设计的好处是后装式望远瞄准镜不会被使用者弄脏。这款步枪的枪托较轻，有一个人字形金属支架。所有三八大盖枪的主要问题在于它们实在是太长了，6.5×50 毫米子弹威力又不够大，然而，由于这种子弹枪口火焰较小，其狙击衍生品种很难被对方侦察到。

99 型是一种较短的步枪（枪管比 97 型短 8 英寸），使用威力更大的 7.7×58 毫米子弹。此外，它还配备有更有用的 4 倍瞄准镜，但部分早期枪型仍使用 2.5 倍瞄准镜。

在那个时代，三八大盖枪及其衍生品种具有很高的世界声望，芬兰人几乎用它取代了所有的莫辛－纳甘步枪，应当说，其栓式枪击的强度是其他任何步枪无法比拟的。

上图：日本帝国名古屋兵工厂生产的友坂 99 型狙击步枪，这款步枪装配 4×7 倍望远瞄准镜。这是早期 97 型步枪的改进型，长度短一些，口径大一些。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用的都是这款枪。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国狙击步枪

上图：斯普林菲尔德 M1903A3 型狙击步枪。其接收器上盖有 US REMINGTON MODEL 03–A3 印章。这款枪在雷德菲尔德基座上安装 73B 型望远瞄准镜。望远镜的序列号为 3419601，漆在枪管顶部，为白色。枪上系有两根带有黄铜配件的皮革背带。

到 1940 年时，美军采用半自动 M1 加兰德步枪作为主要的战斗用步枪。不巧的是，子弹填装机理与顶部安装瞄准镜这两者之间不相容，有鉴于此，在尝试了一系列瞄准镜和侧装系统后，1944 年底，M81 和 M82 瞄准镜终获批准。另外，雷明顿兵器公司还制造了大约 2.8 万支采用栓式枪击的 .30 口径斯普林菲尔德 M1903A4 狙击步枪，这些枪支在整个二战期间乃至战后一直在美军服役。虽然当时美军已配备了加兰德狙击步枪，许多狙击手还是更喜欢使用这种步枪。A4 狙击步枪没有安装“缺口标尺”，其枪托上通常有一个手枪式把手。经过改造，接收器能够接纳雷德菲尔德安装基座和 3/4 英寸的圆环，从而能够安装一个 330C 型瞄准镜，放大倍数为 2.5 倍。

在安装了瞄准镜后，M1903A4 型步枪不能用弹夹给弹匣装弹，不过，盒式弹匣还是可以手工装弹，一次装 1 发，直到装满 5 发。

二战之初，美国海军陆战队配备的标准狙击步枪是斯普林菲尔德 1903A1 步枪。这种枪配备的是 Lyman5A 瞄准镜（放大 5 倍），后来，瞄准镜升级为 Unert 8 倍瞄准镜。在整个二战期间，这两种瞄准镜都一直在使用。

下图：一名演员正在模仿美国海军陆战队狙击手，他手握的是配有翁厄特尔 8 倍瞄准镜的斯普林菲尔德 M1903A3 狙击步枪。

平不是很棒，他们往往不止开一枪，这使得他们很快成为对方定位的目标，不得不与一些反制狙击手发生激战。要知道，这些反制狙击手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澳新军团，是世界上最为训练有素的狙击手。

可能的话，盟军狙击手一旦侦察到日本枪手，就会立即敲掉对方，但如果不能的话，有时其他的反制狙击技术同样很有成效。为了对付“树顶上”的日军狙击手，盟军干脆就用机枪或半自动武器，对着看起来可疑的树顶就是一通扫射，用压制性火力将隐匿在树上的日军狙击手轰出来。对藏在地下掩体和洞穴中的日军狙击手，盟军直接就用燃烧弹或炸弹将他们解决掉。

即便是那些身经百战最有经验的日军狙击手，都不可避免地被盟军击毙或俘虏，因此，替代他们的往往是一些没有什么经验的新手，盟军所遭遇的对抗也因此逐渐降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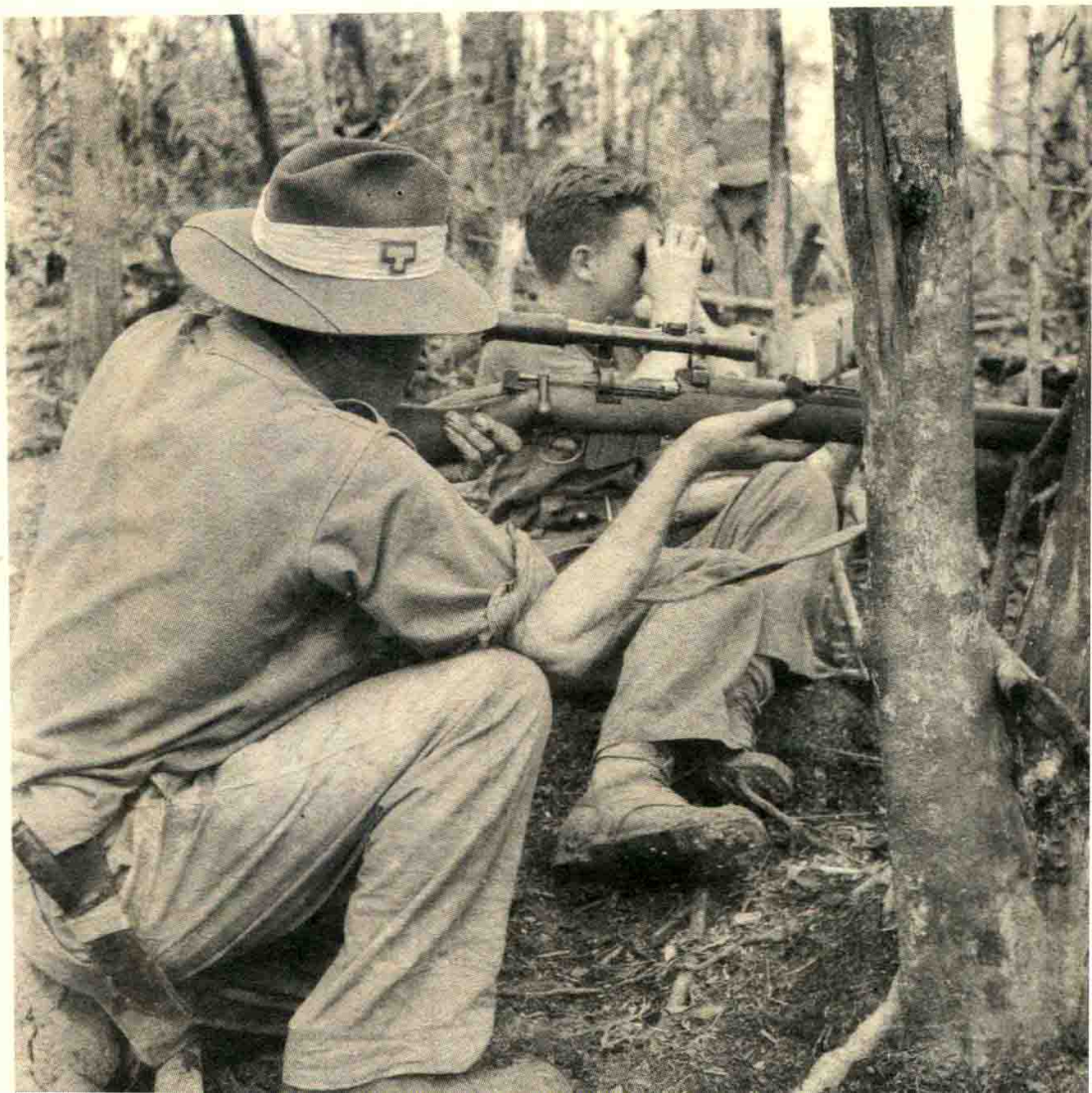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绝大多数盟国都想方设法建立狙击学校，最起码也要教一些必要的狙击技能，为这种特殊形式的战斗打下基础，当然，这需要付出一定代价。因此，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在战后决定终止狙击手培训计划的作法，令人无不感到吃惊。

下图：1942 年，澳大利亚。澳大利亚陆军第 23 步兵营的 R・W・威尔森中尉在课堂上向学员们教授狙击技术。树上的狙击手穿着伪装服，由粗麻布制作而成，并用绿墨染色。

上图：美国人对付藏在防空洞和掩体内狙击手的方法之一就是用燃烧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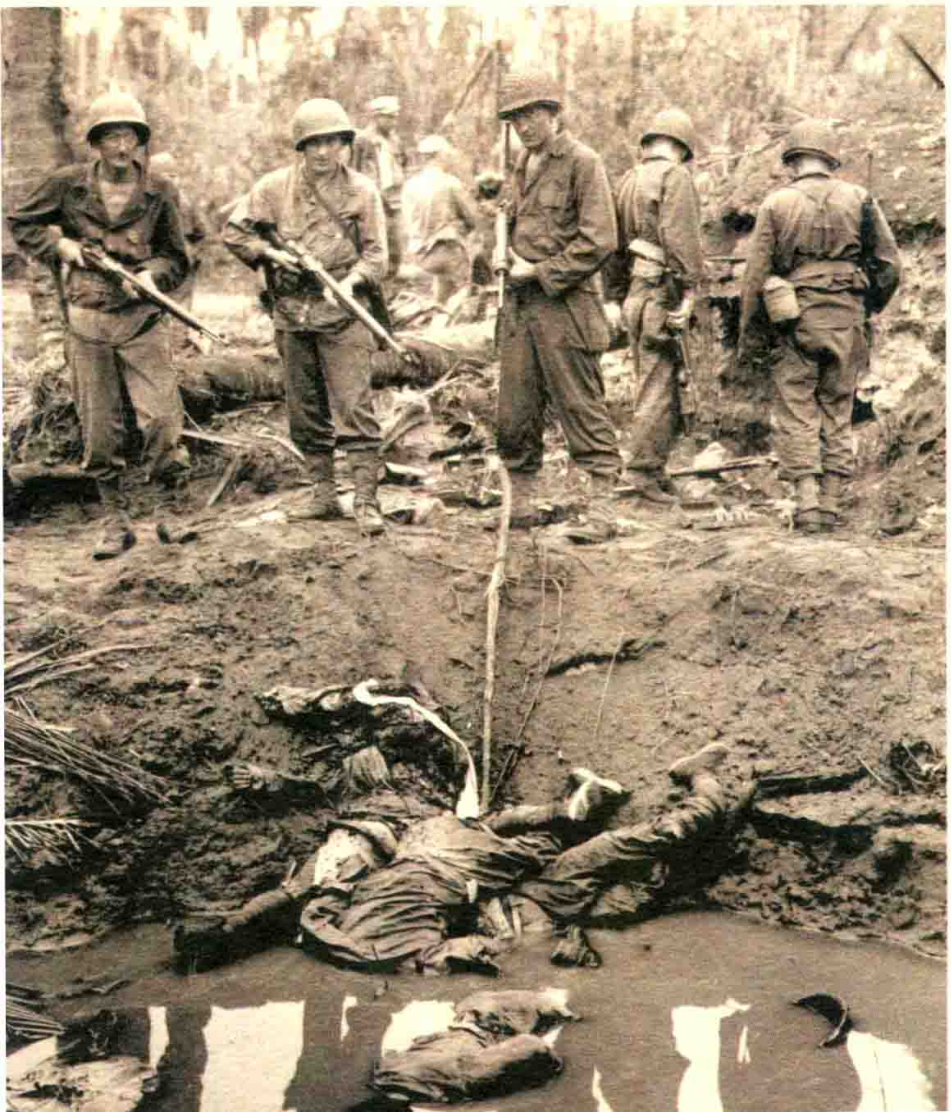
下图：1945 年，在婆罗洲博福特，狙击手唐克一等兵带着两名侦察员到处搜寻日本狙击手。

上图：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一名死亡的日本狙击手的尸体横陈在他所躲藏的大树下方。这位狙击手伸出的右手上，是他那支断裂的步枪。澳大利亚和美国人用很简单的方法抓获藏在树上的敌军狙击手，具体来说，就是用机枪和冲锋枪朝着树枝猛烈扫射，将藏匿在上面的敌军狙击手干掉。



右图：1944 年，在布干维尔岛，第 25 步兵营的二等兵 T・豪尔在澳大利亚军向敌军阵地发起冲锋时，干掉了躲在一颗大树上的日本狙击手。

下图：在太平洋跳岛作战期间，3 名日军狙击手在与美军的追逐战中身亡。



下图：再现美军突击队，图中重演者用的是斯普林菲尔德 1903A4 型狙击步枪。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澳大利亚狙击步枪

上图：1914 型恩菲尔德 3MkI(T) 狙击步枪，该款枪配备有 1918 型望远瞄准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澳大利亚军队用的就是这款枪。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澳军配备的标准狙击步枪有两种，一是 1914 型恩菲尔德 3 号 MKI(T) 狙击步枪，配备 1918 型瞄准镜，这种枪完全是在一战时期的装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另一种则是短弹夹式李－恩菲尔德 (SMLE)1 号 MKIII 型步枪，这种枪是在利斯格兵工厂进行改造的，枪管膛壁较厚，木制贴腮片较高，配备的也是 1918 型瞄准镜，因此，这款枪型号就变成 SMLE No.1 Mk III(HT)。

瞄准镜采用爪型安装，纯粹的狙击步枪爪低，较高的爪型安装具有双重作用，使用者在快速降低自己视线的同时利用标尺进行近距离战斗。在澳军参加的丛林战中，这很有用，在那种环境下，需要在 100 码距离内快速连续射击。

虽说他们使用的装备不够现代化，但许多澳大利亚人在战争开始前就已经是敏锐的业余枪手或职业捕袋鼠者，实战证明，有些人是最高效的狙击手和反狙击手。

左图：1918 型步枪望远瞄准镜的特写镜头。这款瞄准镜由澳大利亚光学公司在 1944 年制造出来。

美国海军陆战队狙击手装备的是斯普林菲尔德1903A4型狙击步枪，配备勒曼瞄准镜或翁厄特尔瞄准镜。图中所示的是翁厄特尔瞄准镜。

美国海军陆战队下士丹尼·罗德里格斯，通过狙击瞄准镜进行远距离侦察，打算干掉远处的 4 名北朝鲜士兵。

4 终于和平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世界一片绝望，人们不知道该如何重返正常生活，而且，全世界人民也极力避免冲突和战争。整个国际社会趋于相信，战争永远不会再次发生，人类已经最终认识到相互之间的冲突实在太恐怖了。遗憾的是，我们永远不可能看到世界大同的到来。为了让自己相信现在一切都好，相信我们再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人们通常的作法就是立即扔掉与战争和冲突有关的任何东西，忘却那些付出巨大代价才吸取到的教训。一个总被遗忘的教训就与狙击手的技能有关。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敌对局势下发生的一切没什么两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军队依然遍布世界各地，却唯独扔掉了狙击训练，解散了所有的狙击手分队，那些非常熟练且经验丰富的狙击手通常被打发到平凡普通的工作岗位上。在执行完非常危险且责任重大的战时使命后，狙击手们现在却发现自己不得不带着他们所有的狙击装备，要么回到昔日的步枪排，要么进入那些当权者认为适合他们经验的工作岗位上，其中包括情报部门。有那么一些狙击手确实设法进入了政府机构，在那里，他们可以施展自己的一技之长，这一点与仍在

下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军卷入的丛林战之一就是针对以色列的“哈加纳”组织（以色列国防军的前身），战争于 1948 开始在英国托管地巴勒斯坦进行。图中，1948 年 5 月 21 日，一男一女两名以色列国防军狙击手爬到一棵树上向英军开火。

发生的一切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很大一部分人基本上被遗弃了，同时被抛弃的还有他们的知识和经验。

形势通常受财政状况所左右。既然战争对任何国家的经济而言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战后的民选政府自然会在强大的民意压力下尽快缩减开支，重新将财政预算转移到民用团体一方，以便重建家园，这是基本常识且完全可以理解和接受。然而，在这样的国家行动中，许多陆军、海军和空军将领们极力维护自己的利益，争取为自己的部队保留更多的坦克、战舰和战机，在为保留这些装备进行博弈的过程中，他们不得不权衡利弊，忍痛割舍掉一些项目。遗憾的是，狙击项目总在那些被割舍掉的项目中，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狙击仅仅是一个人加一支枪，并不是军队所必需的东西。

过去的60年间，在经历了几场战争和冲突后，狙击手们好不容易得到了目前的地位。人们不仅把狙击看做是可接受的一种战争形式，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可供选择的狙击武器也很出色，同时，一些国家受训狙击手的数量每年增加3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狙击手再

下图：在一次突袭朝鲜善津附近的铁路网行动中，两名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士兵从山坡上密切注意着下方，他们的炸弹摧毁了山谷底部的路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皇家海军陆战队承担了突击任务，其中包括狙击。

次成为各国裁军的对象。例如，英军很快终结了狙击手训练，解散了狙击手作战单位，若非皇家海军陆战队有先见之明，恐怕英军早就丢失掉了所有的狙击经验。

在二战结束后，皇家海军陆战队完全承担起突击任务，而英国陆军则让那些胜任突击任务的步兵退伍或转业，彻底终结了陆军的突击作战行动。突击作战的本质决定了无论采用何种方法，只要使一小队人马在对付一大群敌军时能够占上风，这种方法就是非常有价值的，而狙击恰恰就特别适合这一条。

狙击原本就是步兵技能的大汇聚，然后通过训练将其提升到一个很高的水准，使受训者成为专业人员，继而培养成为一名具有很高才干的士兵。在机动灵活的作战小分队（比方说一支突击队）中，狙击手的技能不但有价值，而且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皇家海军陆战队对那些职业军人总是抱有很高的要求，希望他们在所有方面都能达到一定的水准。他们的兄弟部队——美国海军陆战队积极响应了这一治军态度，他们要求所有的海军陆战队员，无论他们有什么特别的技能，无论他们是医护人员或战斗机驾驶员，必须首先当过步兵，有过步兵作战经验。

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完全可以言之凿凿地声称，自己是当今美英两军狙击学校及培训课程的鼻祖。当战争再次来临时，一个铁的事实就是，皇家海军陆战队是唯一一支不仅保留了狙击手、提高了狙击技能，且完善了狙击手挑选程序的部队。或许，正是由于信赖轻装部队能够完成它们的使命，才使得大西洋两岸的海军陆战队能够理解狙击分队的多重作用及地位。无论是谁有了这样深刻的洞察力，都让大西洋两岸这两支海军陆战队受益匪浅，在后来爆发的屡次冲突中，来自对手狙击的威胁都很快被海军陆战队解除，使得他们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去对付敌方正规部队。

朝鲜战争

和平固然美好，但却是人类最难获得的奖赏。人类普遍存在的种群情结会不断将其带入与另外一群人的冲突之中，之所以如此，不外是经济和宗教的原因。因此，1950 年，战争在朝鲜半岛的爆发，实在没有什么令人吃惊之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伴随着两个超级大国的形成，美国和苏联在世界应该如何运转方面的分歧势必造成两个朝鲜之间的紧张

右图：以今天的标准看，T-3 卡宾枪和 M2 狙击瞄准镜（图中是 40 年代末期的型号）的结合体自然很笨重，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针对日本的南太平洋战役中，这一组合而成的枪支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F.B.H.-1

局势。

随着冲突的延续，扩充军队及其作战能力势在必行，几乎没过多久，狙击手就再次出现在战场上。与从前所有重大冲突一样，由敌方狙击手带来的重大伤亡迫使西方军队重新考虑狙击手重建计划，盟军狙击手很快就再一次介入战场。

朝鲜战争伊始，喷气式战斗机以及其他具有先进技术的武器开始投入使用。狙击手们也再一次证明，无论技术如何发达，武器如何尖端，他们依然能够自如行动，并且给对方造成的破坏远在他们所享有的地位之上。朝鲜半岛的地形和气候决定了步兵再次成为朝鲜战争的主力军，无论如何粉饰太平，现实就是人与人之间利用步枪和机关枪进行的殊死对抗和战斗。在这个角斗场上，如何不被敌军狙击手击中，纠结于交战双方官兵的心头，而对敌军狙击手的担忧与恐惧，则成为每一个参战者挥之不去的梦魇。

朝鲜战争中，重新走上战场的双方狙击手们，其打扮和装备看起来与其前辈们在几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什么两样。被收回的步枪、望远镜和高倍侦察镜重新装备下来，而那些有经验的二战狙击手们则被交战双方的军队各自召回，不得不重操旧业。

朝鲜半岛严寒的天气和复杂的地貌迫使交战双方陷入了战壕战的泥潭中，这一点，几乎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北欧战场没什么两样。僵持不下的近距离战斗简直是家常便饭，在那里，狙击作战再一次成为任何敢于将头伸出防御工事者的灾难。许多盟军军官在试图观察北韩军队的部署时，被敌军的狙击手击毙。与从前所有的战争一样，高级指挥官受狙击手的影响越早，他们下决心也就越快。

狙击手们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们能够进入一个人的内心深处，严重地挫掉其士气。那种不知道狙击手身在何处，不知道他瞄上了谁，因而不知道该往哪

左图：20 世纪 40 年代末期的老式狙击瞄准镜能够使美国海军陆战队射手们在漆黑的地方辨认目标。图中这款枪就是配有 M2 狙击瞄准镜的 T–3 卡宾枪，枪炳正前方的聚光灯可以发出肉眼看不到的射线，但通过狙击瞄准镜则很容易看到，这使得狙击手能够在夜间准确射击，而敌人却察觉不到他的存在。

里躲的想法和念头萦绕于心，挥之不去，常常会对一个人乃至整个团队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在西方媒体的报导中，经常引用盟军狙击手的话。当时的西方媒体大肆炒作狙击手，这些媒体声称，在朝鲜战场上，狙击手无处不在。很明显，媒体的报道虽然过于夸张，却很好地诠释了狙击手对普通士兵精神世界的巨大影响。只需将这种单个的心理影响乘以一个分队的人数，而且只是一个分队的人数，你就会明白狙击手对对方信心和士气的打击有多大，影响范围又有多广。

盟军狙击手很快又找回了另外一项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斗中完善起来的技能，那就是控制间接射击。狙击手们经过训练，知道如何观察一个地区，与此相比，大多数普通士兵只是草草看一下而已。也就是说，狙击手们会寻找敌军活动、位置或行程的蛛丝马迹。一次粗心的行动、一个明显的地面标示或者是一个伪装得很糟的无线电天线都有可能给对方狙击手留下线索。通常，经过进一步的观察后，狙击手们能够判断出敌军的位置、路线或打算，而且会呼叫火力支援，这些火力支援包括装甲车、火炮、迫击炮甚至是机关枪。来自友军密集准确的火力支援，必然给敌人造成大规模的伤亡和破坏。

下图：来自美军第 3 步兵师第 7 步兵营的劳伦斯·豪利下士操作一副朝鲜战时代的狙击瞄准镜。

上图：整个朝鲜战争期间，军人们并非总是那么那么一幅冷冰冰的严峻面孔。图中，在新分配来的狙击步枪旁，包括L·鲍特纳准将（中间）在内的军官们与美国陆军第2师第23步兵团的士兵们在摆姿势照相。他们面前摆放的是一挺.50英寸口径的机枪。

落伍的装备

20世纪40年代末期，世界流行一种有些愚蠢的观点，人们普遍认为，战争已不再需要狙击，技术的进步将使狙击显得多余。因此，在狙击手作战装备领域，没有进行任何研究和开发。造成的结果却是，狙击手们配备的步枪所经历的战斗比他们自身还要多。同样，昔日的盟友分道扬镳，涉及朝鲜半岛问题，这些国家的政治立场针锋相对，结果，美国和英国发现他们不得不联合起来对付苏制武器，而在二战中，他们曾与这些武器及其使用者一同并肩作战。

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狙击武器

有一种观点坚定地认为，李－恩菲尔德4T型步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好的狙击步枪，因此在朝鲜，英军狙击手配备了这种精准度和可靠性已获得实战证明的步枪，具有一定的优势。从维多利亚战争起直到朝鲜战争，李－恩菲尔德步枪的所有型号一直为英军所使用，它们在战场的表现一直非常出色，这令那些使用它们的人自我感觉良好。

加拿大人却没有虚度光阴，他们决定更换李－恩菲尔德步枪，尽管他们仍

在有偿使用配备有67号瞄准镜的改进C型步枪，但至少他们从事了这方面的一些研究工作。在部署到朝鲜后，澳大利亚人的大脑里也至少有一个正确的框架，他们所有人都预计到这场冲突将演变成一场狙击手之间的战争。澳大利亚军队配备李－恩菲尔德步枪，在所有步兵连中都部署有训练有素的狙击手。在朝鲜战争中与对手的远距离交火中，澳军表现非常出色，并因此名扬天下。

这种步枪配备的是10发装弹夹，重装弹的速度比其他自动上膛型步枪要快些。它设计和制造于浮动式枪管时代到来之前，可能是为了炫耀，该枪全部采用木制枪体，除了最后几英寸外，整个枪管都被包埋在枪体中，而且可以安装刺刀。

在此前的几年里，只因有人认为没有必要，在狙击步枪上加上刺刀的尝试最终半途而废。毕竟，狙击手在行动时是不打算让人发现的，而且通常情况下，在近距离战斗范围以外，他们都能很好地完成作战任务。但是，我个人认为，这种看法多少有些缺乏远见，因为狙击手在渗透和撤出过程中可能被敌人发现，也可能被对手定位。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能够自卫，我坚信任何一名士兵都会接受任何一种选择。

毫无疑问，一定会有人鄙视和反对这种观点，但是，如果我能够用刺刀或者一把刀将敌人拒于步枪长度这么远的距离之外，为什么不呢？在这种情势下，刺刀就是我拥有的最大财富！

英军也有一款制作精良且经过实战检验的光学瞄准镜来装备其狙击手，那就是32号望远瞄准镜。这种步枪组合继续被英军使用了很多年，这是因为，当北约成员国共同选取7.62毫米标准口径子弹时，为了匹配这一口径的子弹，李－恩菲尔德步枪重新更换了弹腔，32号瞄准镜也经过重新校正。侦察员们装备的这款望远镜的确非常棒，完全可以满足战斗任务的需求。

英国侦察兵团配备的这款侦察望远镜有不少优点，其中之一就是，它能够被拆卸检修，清洗干净的镜片可以保持很高的清晰度。尺有所短，这种望远镜自然也不例外。虽说所有的狙击手都经

右图：M1903通常称为恩菲尔德步枪（在其产地之后），是美军所有步枪中服役年限最长的步枪。图中这把M1903步枪配有一款特殊的瞄准镜，这款瞄准镜特别适合在朝鲜战场上使用，那里严寒的气候给武器的瞄准和发射带来极大的困难。

过培训，也知道如何拆卸检修它们，他们却有可能在检修完毕后，在安装时把它们装反了。通常情况下，只有全部重新安装完瞄准镜后才能够注意到这一点，不得不拆卸下来重新安装。

英军也装备有棱镜导航仪，这种导航仪至今仍在使用中。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精确导航对于狙击手来说都是非常关键的，毕竟，当他们匍匐前进的时候，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导航仪不仅制作精良且经久耐用，能够让英军狙击手在不被敌人发现的情况下准确移动。

虽说狙击装备来自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必须承认，英军狙击手在朝鲜战争中的装备确实非常精良。同样的装备甚至可以装备如今在伊拉克的狙击手们，而他们也完全能够利用这些武器执行和完成狙击任务。

美国的狙击装备

美国服务商不仅重新生产了步枪，还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使用的步枪进行了改装。从军械库中提取出来的加兰

下图：冷静地通过望远瞄准镜寻觅着目标，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查尔斯 R·比尔中士击中了一名中国军人，对方当时正试图阻止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朝鲜的推进步伐。请注意刺刀，作为走投无路时的防身方式，海军陆战队员将与对手们展开肉搏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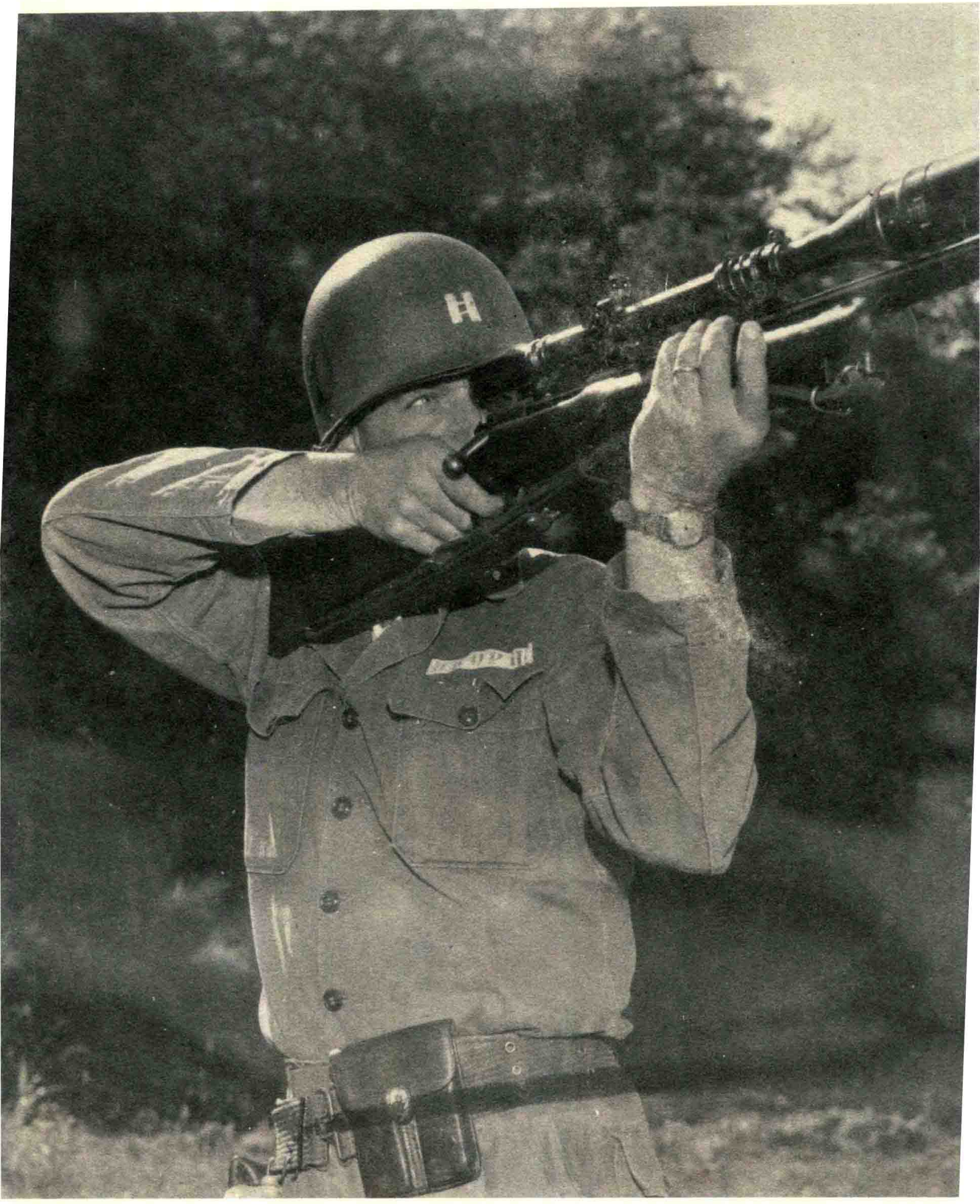
亚丁湾的火山口

阿拉伯半岛上的亚丁湾是另一个殖民前哨，那里到处都是狙击和反狙击的战场。这一地区不仅具有明显的岩石山地貌特征，还有低洼蜿蜒的海岸线和高原。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和中期，阿拉伯地区各宗教和政治派别之间吵闹不休，竞相争夺该地区的控制权，无论出于何种动机，英军最终还是介入其中。为了从阿拉伯军队手中重新夺回山上的高地，空降兵团和第 45 突击队被部署到泰姆河谷。与朝鲜的三八线山区一样，这一地带特别适合狙击手进行远距离精确作战。就是在那里，英国和阿拉伯狙击手们展开了狙击和反狙击战。

与这场战争齐名的是称为火山口的城镇地区。顾名思义，在这一地区，沿着一个古老的火山口，存在着大量的小巷和房屋建筑，也因此成为暴乱的集中地。

此后，英军不断遭遇到敌人的伏击，也不断与敌人发生其他形式的交火。有鉴于此，英军决定利用阿盖尔郡及萨瑟兰郡高地人，重新控制这座城市。这支英国部队的指挥官是科林·坎贝尔·米切尔中校，媒体称其为“疯子米奇”，他很快通过这场战争名扬天下。米切尔中校不负重望，果真率领他的高地军团重新控制了这一地区，但在行动开始前乃至整个行动过程中，来自第 45 突击队的狙击手一直与其协同作战。在撤出来自其他作战单位的狙击手后，第 45 突击队的狙击手们被部署到环绕在城镇周围的高地上。在进攻开始前的几天里，他们负责狙击和报告暴乱活动。高地军团按自己的作战方式打回迷宫般的市区，狙击手们在危险地带穿插游曳，定点清除来自战场的威胁。毫无疑问，这一行动打击了该城镇阿拉伯占领军的士气。在这一阶段的狙击中，人们依旧使用二战时的步枪和装备。

下图：1967 年 11 月 17 日，在英国殖民地亚丁的克拉特尔地区，冒着来自屋顶上狙击手的火力，英国皇军海军陆战队第 43 突击队的队员们飞奔着寻找能够藏身的掩体。



德 M1 型和斯普林菲尔德 1903 型步枪用来装备美军狙击手，这些枪支在二战结束后一度被放进军械库。这两款狙击步枪完全可以满足朝鲜战争的要求。美国庞大的国防预算足以保证这两种枪支比李－恩菲尔德步枪有更多的衍生型号，因此配备了不同的望远瞄准镜，其枪托设计和枪口火焰也不尽相同。但是，步枪本身是一样的，更重要的是，这两款枪为它们业已很好的名声继续增光添彩。

仁者见仁。据称，这两款步枪比其他所有的狙击步枪都好。然而，“一人之美食，它人之毒药”，与狙击所用的绝大多数器材一样，适合某人的步枪未必适合他人，个人的嗜好显然决定其观点。不过，无论喜欢那一款，这两种枪都可称得上是精准可靠的武器，这也是技术交叠的很好实例，因为斯普林菲尔德步枪采用纯正的栓式枪击点射设计，加兰德步枪采用的则是半自动机制，因此，到底哪一个更好的争论一直持续到现在。

左图：1952 年 10 月 3 日，美军陆军上尉威廉·S·布洛菲正在展示一支 .30 英寸口径的狙击步枪，这款步枪配有高倍狙击瞄准镜，他希望联合国军的狙击手们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这种温切斯特 70 型步枪，配备翁厄特尔瞄准镜。另一方面，现役的加兰德改进型步枪的需求量也很大。

一丝希望

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发生的几场冲突中，大概是因为深受狙击之苦的缘故，世界主要国家开始严肃审视狙击手的能力，更确切地说，开始严肃看待狙击手所使用步枪的性能。

朝鲜战争中，来自美军第7步兵师的威廉·S·布洛菲中尉，希望美军采纳一种专门的狙击步枪。为了充分显示这种必要性，他自己花钱组装了一把配有“翁厄特尔”望远瞄准镜的温切斯特70型步枪。他成功证明了这把组合武器具有普通步枪无法比拟的超级性能，尽管如此，他仍然无法说服上级指挥官。在后者看来，业已配备的步枪已经足够好，没有必要再提供另外一种子弹。

然而，布洛菲并不是一个人在奔走呼号。还有其他人也喜欢拥有一种专门设计的狙击步枪，美国海军陆战队准将范·奥登就是其中的一员，他独自向陆战队建言，要求发展一种专用的狙击步枪，他支持布洛菲中尉的建议，认为温切斯特70型步枪就是最合适的选择。他甚至进一步提议，无论挑选哪种武器，弹腔应当更大，子弹应当更重，以便获得更平稳的弹道和更远距离的稳定性。考虑到当今美军采用的是温切斯特·马格南300型和超级马格南338型步枪，不得不承认那位准将先生的确有先见之明，遗憾的是，他在财政部门的同僚们却没这样的洞察力。

在20世纪50年代，随着北约成员国将7.62毫米子弹列为统一使用的标准口径，许多部队重新配备了狙击步枪。当比利时设计的FN FAL步枪（在英国使用时称为L1 A1）投入使用时，人们才发现，尽管这款枪非常精准，但它无法安装光学瞄准镜，后者需要稳妥地固定在枪上，才能让枪手获得稳定的射击效果。对于任何部队而言，资金都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因此人们又开始将目光转向经久耐用的李－恩菲尔德4T步枪，将其列为改进的最佳候选对象。

新口径需要对步枪进行重大改进，弹腔和枪管都需要改变。“新”武器选配的是32号望远瞄准镜，它保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用版本的绝大多数归零设置。4T枪的木制枪体被砍去，重新露出枪管的三分之二，而且安装了新的弹仓系统，配备的其他狙击装备却都是古色古香的二战产品。

虽然说美军在选择“特殊任务”狙击步枪一事上一拖再托，但他们确实审视了改进加兰德步枪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美军取得了巨大成功，尽管曾经饱受争议，但最终设计出的M14步枪直到近年来终于获得了它应有的声望，也得到了人们的承认。后越南战争时期，

美国送给盟国许多 M14 步枪作礼物，而今，美军极力想要要回所有这些枪支，以便用于当前的“反恐战争”。

M14 步枪大体上沿袭了加兰德步枪的基本结构，只是弹仓更换为 24 发装弹夹，内部稍作调整，成为一款性能非常好的步枪。在北约国家的特种部队中，非常流行这款枪及其衍生出来的许多型号，同时，7.62 毫米口径子弹重新流行起来，这是因为他们目前正在作战的地带非常适合使用这款枪。

说点离题话，约旦军队曾将美国赠

下图：在 1968 年的一次行动中，美国海军陆战队第 4 师第 1 营 D 连的狙击手临时负责对付敌军的移动。其武器是 1966 年投入使用的 M40 栓式枪击狙击步枪。海军陆战队订购了 700 支雷明顿 40 倍型步枪（标靶／恶棍版 700 型步枪），以便在越南战场上使用，这款枪的绝大多数配有雷德菲尔德 3–9 倍精度的可变瞄准镜。但在越南，这款枪暴露了某些弱点，最明显的就是全木枪托会出现扭曲变形。海军陆战队的军械士开始用 M40A1 型替换掉原装的 M40 型。前者 70 年代投入使用，枪托为玻璃纤维，配备的是翁厄特尔瞄准镜。枪管长度为 24 英寸，枪总长 43.97 英寸，总重量 14.48 磅。子弹初速度为 2550 英尺／秒，有效射程为 1095 码。装弹系统采用五发装可拆卸弹匣，内装 7.62×51 毫米北约子弹。进一步改进后的型号是 M40A3。1970 年，彻底更换成 A1 型，2000 年后又彻底更换成 A3 型。

给他们的M14礼物加以改造，换上厚膛壁枪管和麦克米兰A5型枪托，将扳机重新加工，衍生出M62狙击步枪（这样命名是为了对约旦国王诞生之年表示尊重）。

与此同时，加拿大军队继续进行自己的试验，令人感到悲哀的是，进行试验之时，他们已经没有继续保留狙击手的打算。在基本采用FN FAL步枪的同时，加拿大人也寻求制造一款新型狙击专用步枪。经过初步试验，他们决定增加顶盖的强度，以便能够支撑光学瞄准镜。然而，最终的设计方案充其量与之前稍有不同，射程超过600码简直没有任何可能。

由于狙击艺术又开始按常规发展，因此，这一点看上去似乎无关紧要。然而，在这一时期，一些私人团体却马不停蹄，正在制造一些更可靠的栓式枪击狙击步枪，一度有望获取军方的合同，但这却需要时间。就在他们即将成功之时，东南亚爆发了一场重大的军事冲突。

越南战争中的狙击手

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与北越大规模的正规步兵以及神出鬼没的越共游击队展开了激战，越共采取典型的游击战术——“打完就躲”。尽管越共装备很差且普遍营养不良，他们却团结一致，与盘踞在自己国土上的外敌进行战斗。过往的历史告诉我们，在这块土地上，他们拥有巨大的优势。纵然饱受疟疾和其他昆虫传播疾病之苦，且时时面临着美军轰炸机突然且致命的空袭，但游击队员们绝不呆在丛林深处的家中坐以待毙，他们建立了纵横交错的地道，无声无息地转移兵员和物资，而且不止一次利用自己在伪装方面的专业知识，在与美军的交手中占据优势，狙击之后消失得无影无踪，然后迂回到美军后面再次向美军发起攻击。

这场战争充分证明了一个铁的事实，那就是，俄罗斯人从来没有躺在功劳薄上睡大觉，也从来没有忽视过狙击训练。就是在这次战争中，西方才第一次缴获到那款只闻其名未见其物的步枪——SVD狙击步枪。应该说，俄罗斯人在创新性的武器设计方面赫赫有名，在SVD步枪的设计上，他们又一次取得了成功。其弹腔专为7.62×54毫米子弹而造，是一种半自动盒式装弹步枪，配备有4倍PSO望远瞄准镜，枪管长度为24.5英寸。大约从1965年开始，这款枪就已经开始在俄罗斯流行起来。PSO瞄准镜在设计上既简单又粗糙，可以进行仰角修正，范围估算测距简单易用。该步枪也可以安装刺刀，使其看起来多少有些落伍，不过，作者本人完全能够理解甚至是欣赏这一点。这款步枪的露面，证实

了俄罗斯“顾问”在对抗西方战场上的再次出现，毫无疑问，北越狙击手正在接受俄罗斯人的训练。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50年代中叶，在许多西方国家军队中，训练还是不训练一直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一些国家（尤其是英国和美国）认为，根本没必要再组织所有步兵进行精确射击训练。有些人或许会因此而怪罪新武器的使用，另外一些人则会责备日益盛行的信条：随着技术的发展，狙击手的技能可有可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穿越无人地带的德国人通常更依赖机枪，因为他们曾经遭遇到的轻武器火力实在太有限了，但事实上，他们当时亲身体会了英军士兵的快速射击能力，后来的美军士兵也让他们尝到了同样的滋味。今天，我们经常听到一些士兵们说，栓式枪击步枪在当今战场上已无用武之地，我个人及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士兵们肯定不会同意

下图：1967年7月24日，在越南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师狙击学校，举行了一场调节瞄准镜训练，调节过程中始终瞄准标靶。在这节训练课上，一名一等兵手持的狙击步枪让我们领略了一幅完美的栓式枪击视图。

1968 年 12 月 27 日，在协助美军海军陆战队第 3 师扫荡非军事区时，海军陆战队第 9 团的狙击手布雷恩特·怀特一等兵戴着一顶不怎么雅致的帽子，以便在南越清冷的夜间保持头部的温度。

这种观点。现在的士兵真的被宠坏了，可以说，他们对射击技术所持的态度有问题，甚至有些懒惰。

半自动步枪的长处和短处同样明显，这一点与其他军事技能没什么两样，如果你不训练，你就会丢掉技能。将越战中击毙的敌人与美军步兵发射的子弹数加以比较，彰现出的是美军射击技术的明显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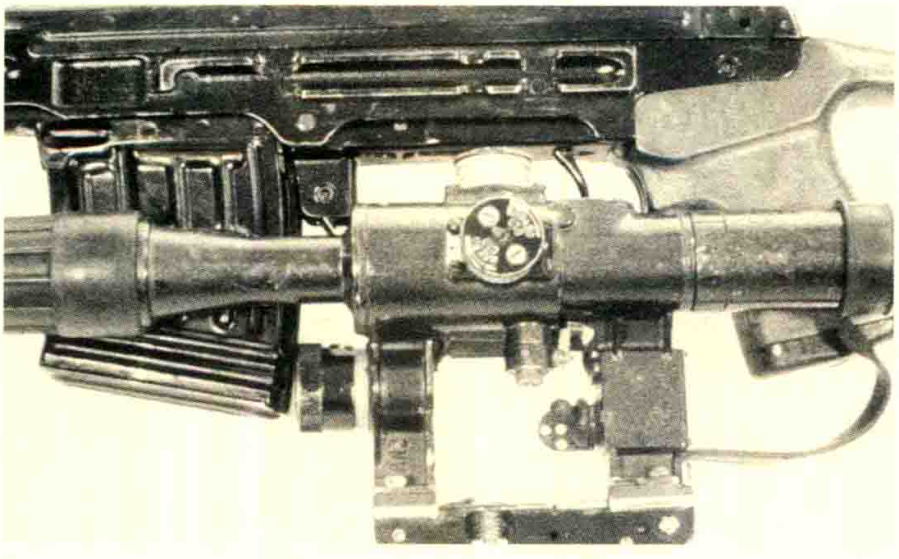
普通士兵射击技术的退步，使人们对狙击手更加敬畏，毕竟，他们仍然有能力最大限度地利用弹药，而且，随着子弹稳定性的提升，射程也提升了不止一点点。

越南的丛林似乎不是狙击手的理想之地。然而，由于美军采用前进作战基地体系，同时与位于高地上的前哨互相支援，他们周围那些被清除掉的森林地则成了完美的狙击手杀敌区域。传说中的胡志明小道，为占据了有利地形的美军狙击手分队提供了阻塞越军行进的据点和开火区域。随着夜视镜的发展，狙击手们再次变得可怕起来。

北越军队和越共狙击手也有效地部署到各个地方，他们常常拖住美军整个连队的前进，或者直接与盘旋在上空的敌军直升机交火。在通过胡志明小道渗透到南越前，北越的狙击手们参加了整整 8 周的阻击训练，他们常常在夜幕掩护下进行训练，以躲避美军的空中攻击。一旦进入作战区域，越共狙击手们就开始向美国军官、通讯设施、重装部队开火，而且，他们利用所有的休战空隙向越共游击队传授基本的狙击技能。

随着战争的升级，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重启了狙击手训练计划，建立了许多成功的狙击手分队。一些狙击手，比方说卡罗斯·哈思科克和查克·马威尼，因其战绩彪炳在军队中威名远扬。

哈思科克是美国海军陆战队赫赫有名的远距离竞技枪手，当时，罗伯特·拉赛尔和吉姆·兰德上尉接受任务，分别



左图：德拉甘诺夫 SVD 狙击步枪的左视图，该款步枪配备 PSO–1 4×24 望远瞄准镜。这是一款长身管步枪，但 9.5 磅并不是特别重，部分是由于它采用开放式枪托。该步枪气动操纵，只以半自动模式射击，是同代产品中最好的狙击步枪之一，直到今天仍然很棒。

负责为美军第 3 和第 1 陆战师培养狙击手，哈思科克自然就成了不二的选择。吉姆·兰德将他的学校建立在岘港附近的第 55 号高地，同时将哈思科克从宪兵位置上抽调出来，临时调任该校负责培训工作。

这所学校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除掉盘踞在 55 号高地上的越共狙击手，后者不断地在外围的一块狭长地带上向陆战队开火。兰德中尉和唐·林克中士经过侦察，探明了敌军狙击手的位置。分析完狙击战术后，他们决定在隐蔽处安装一支 106 毫米无后坐力反坦克步枪，等着敌军狙击手再次射击。仅仅几天后，越共狙击手犯下了所有阻击手的大忌，他回到以前盘踞过的藏身之地。这真的是一个懒惰的选择，他连后悔的机会都不会再有了。他刚一开火，就立即招来了反坦克步枪的回击，于是一命呜呼了。

许多书本都突出描写了卡罗斯·哈思科克的战功，完全可以说，在作战的特定区域内，他实在是太成功了，恼羞成怒的越共高层悬赏他的项上人头，他们承诺任何能够击毙“白色羽毛”的人都可以得到一笔数目不菲的赏金。越共之所以这么称呼他，是因为他的迷彩帽上总插着一根白色的羽毛。

战争初期，美国海军陆战队没有专门的狙击步枪，配备的是二战老古董步枪和一些民用狩猎步枪。随着战事的发展，规划一款步枪显然很有必要。在陆战队第 1 师新任指挥官赫尔曼·小尼克尔森的支持下，美军颁布了如下标准：步枪和瞄准镜必需保证射击在 2 分角范围之内；射击必须扎实、简单且易于解释，以便缩短讲解时间；步枪和瞄准镜的结合必须耐潮湿，步枪必须是 7.62 口径，

右图：这名在伊拉克服役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手握一把缴获的德拉甘诺夫 SVD 狙击步枪，这款枪的设计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几乎是他年龄的 2 倍。西方国家初次领教苏联设计的 SVD 还是在越南战争期间，当时，他们从北越狙击手那里缴获了一些这样的步枪，并进行了大量测试和分析。从其问世之日起，在苏联的许可下，中国、伊拉克和罗马尼亚同时也在生产这款枪。

1969年10月23日，在越南，海军陆战队第1师的克劳德W·阿尔弗雷德下士是一名侦察狙击队成员，他正在向狙击手拉里E·布雷基斯下士提供目标方位。

瞄准镜必须能够调整到 1000 码。

1965 年间，美军试验了几款商用组合步枪，其中包括雷明顿 600、700 ADL、700BDL、700–40X、温切斯特 70 型步枪以及不同款式的望远瞄准镜。最初，美国海军陆战队订购的是雷明顿 700 型步枪，但 1966 年最终被 700–40X 所替代。该款步枪有一个五连发内置弹仓，同时配备有底盘、一个 24 英寸绿色磷酸盐处理钢制成的厚膛壁枪管和接受器，一个胡桃木枪托以及雷德菲尔德 3×9 倍瞄准镜。经过一系列升级（包括麦克米兰玻璃纤维 A5 枪托），新步枪 M40 至今仍被海军陆战队使用，只是名称改为 M40A4 型。

1968 年，海军陆战队狙击手在越南取得的成功，直接导致狙击手成为陆战队的一个正式职位，所有海军陆战队的团部直属连受命组建狙击排。

就狙击的角度而言，美国陆军有一

左图：越南战争中，在岘港附件，美军用带有瞄准镜的无后坐力步枪消灭坚持不懈且又极其危险的越共狙击手。

下图：1966 年 1 月，在越南的“双鹰行动”中，来自海军陆战队第 3 师第 4 团第 2 营 E 连的一名狙击手使用带有瞄准镜的 M1 步枪。

个稍稍容易点的作战区域，因为，他们大部分的行动都是在南部低地上进行，在那里，开阔的稻田以及其他农作物形成了较远且平坦的距离，为狙击手的行动提供了便利。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海军陆战队却不得不在稍北一些地区的高地上作战，在那里，他们须克服茂密丛林带来的种种不便。虽说美国陆军也加入到战争中，但他们缺乏任何正规的狙击训练计划，也没有设立狙击手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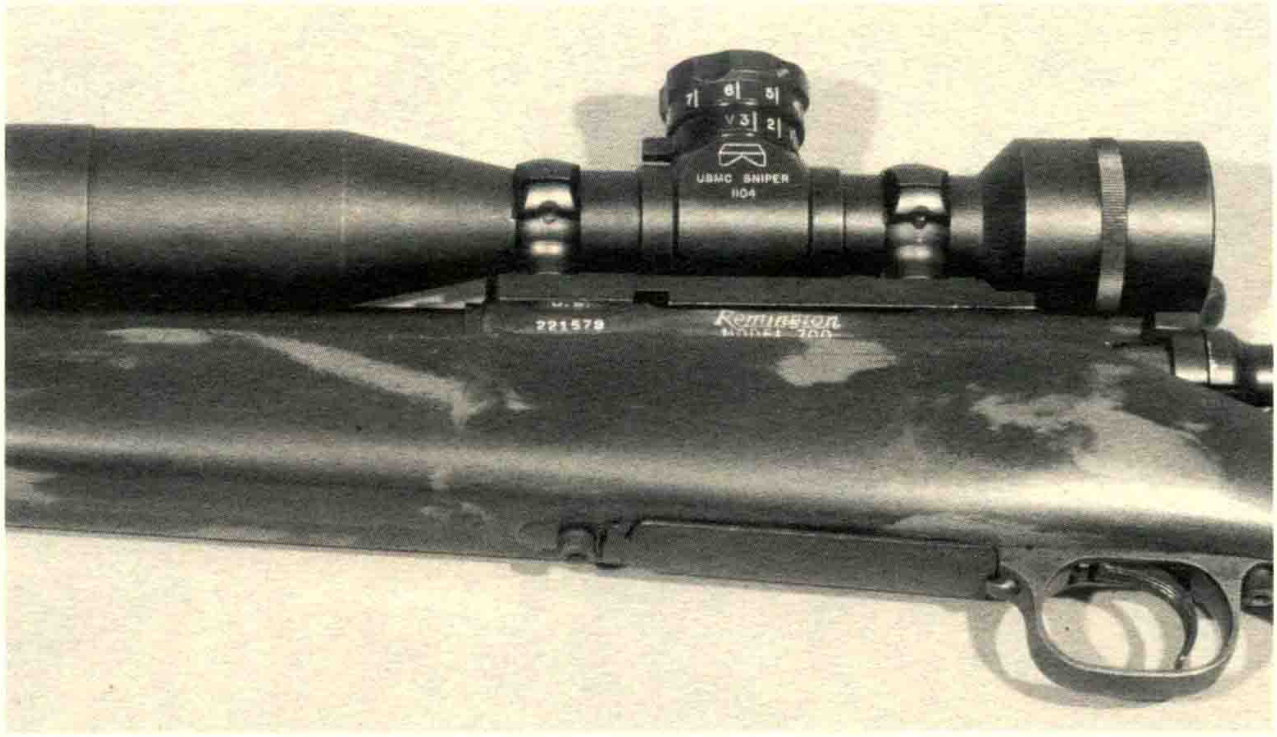
美国海军陆战队枪炮军士卡罗斯·N·哈思科克(1942–1999)

1959年，年仅17岁的卡洛斯·N·哈斯科克就已经获得多次射击冠军，在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后，很快成为东南亚冲突中交战双方尽人皆知的传奇人物。1966年，开始执行狙击任务之初，2小时内，他就击毙93名北越正规军官兵和越共游击队员。不容置疑的是，他实际上击毙的总人数要多得多，有一份报告言之凿凿地指出他总共击毙400多敌人。在越南战争期间，杀敌人数是需要参与行动的第三方旁证确认的，在战场上这一规定还是可行的。但是，狙击手通常成对行动（一个负责狙击，一个负责侦察），一般情况下没有参与行动的第三方存在，要想获得权威的确认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在杀死那么多越南人之后，越军悬赏3万美元，希望重赏之下能有人取其性命。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北越军队对击毙美军狙击手的悬赏金通常只有8美元。由于他喜欢在自己的丛林帽上插上一根白色羽毛，北越军队和越共称其为“白羽毛”。

作为一名海军陆战队狙击手，哈斯科克的战绩不断见诸报端，饶是如此，仍有不少有关他的英雄事迹并没有被官方记录和报道。一篇报道称，他曾经以一己之力诱杀了一整连的越共游击队。当时，他首先击毙了队伍最前面的游击队员，紧接着又击毙了行走在队伍最后面的游击队员。不知道狙击火力从何而来的越共游击队不敢冒然继续前行，被迫在原地停留几天时间。就在这段时间内，哈斯科克将他们全部歼灭。

1967年，哈斯科克创造了20世纪毙敌的最远距离，他用一把架设在106毫米无后坐力步枪上的.50口径M8C型狙击步枪，在2658码外击毙了一名敌军。

下图：1996年12月12日，P·K·万中将向枪炮军士哈斯柯克颁发“银星”奖章，并向对方表示祝贺。站在哈斯柯克旁边的是其子卡罗斯·哈斯柯克军士。1969年，坐在装甲运兵车里的7名海军陆战队员在越南踩到了地雷，哈斯柯克拯救了他们的生命，并因此获得了这枚奖章。遗憾的是，他在与多发性硬化症抗争了很长时间后，1999年因此病去世。



上图：美国海军陆战队使用带有 M40A1 望远瞄准镜的雷明顿 700 型狙击步枪，弹夹就在扳机保险拴的正前方。

下图：M1 加兰德 .30 口径步枪是美军步兵配备的第一款半自动步枪，这位参加了朝鲜狙击学校的美国大兵手里拿着的正是这样一把步枪，它配备有望远瞄准镜。

上图：1968 年 5 月，美军揭开了一款新型夜视武器的神秘面纱。与早先的红外装备不同，这款武器据说在行动时不可能被对方发觉。它能够汇聚并增强月亮、星星甚至是天空发出的辉光，并在目标区域将其进一步强化。据报导，这一新的夜间目标搜寻武器将越共善于晚间作战的优势抵消殆尽。图中，两名士兵正在用配备有上述装备的步枪进行瞄准，它可以将光线增强 4 万倍。

左图：1968 年 10 月 7 日，在越南战场，美国海军陆战队第 4 师第 1 营 B 连的一个狙击双人组正在对目标选择进行评估。

左图：1967 年，在岘港附近，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受够了来自越共的狙击火力，操起冲锋枪朝着敌军方向就是一阵猛烈扫射。

下图：1969 年 11 月，在越南戴拉山口一带，美国海军陆战队狙击学员与教官（跪在地上者）在一起。在视野范围内只能看到两个模糊的方框：这些都是目标数。

第 9 步兵师指定威利斯 · 鲍威尔少校拟就一项培训计划，最初计划训练时间不超过 2 天。到了 1969 年，训练被延长到 18 天。额外增加的时间显然让学员们学到了更多的技能，有经验的高级军士作为教官，向学员传授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努力汲取到的经验教训。

由于美国陆军采用的是 M14 半自动步枪，标准化狙击步枪的选择是显而易见的。M14 能够满足狙击步枪的标准：它结实耐用，射程能够达到 1000 码，而且已经在战斗中得到过检验，需要做的无非就是匹配一款合适的望远瞄准镜而已。经过一系列的挑选，最终采用了雷德菲尔德 3×9 倍瞄准镜，型号为 XM-21。这一组合非常成功，从 1969 年 1 月到 7 月期间，美国陆军狙击手共击毙了 1000 名敌人。

福克兰群岛战争中的狙击手

战争通常是转嫁国内政治矛盾，从而将民众注意力从艰难的国内政治困境中转移开来的有效手段，如果能够发现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又能引起人民感情上的共鸣，从而将他们紧紧团结在一

下图：1982 年 6 月 16 日，福克兰群岛战争结束，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第 40 突击队升起了英国国旗，标志着英国的胜利。战争中，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英军，一些为敌军而战的狙击手似乎并非阿根廷人，而可能是美国人，他们可能是雇用兵。

起时，那就再好不过了。阿根廷军政府就是这么干的。

在南太平洋上有一小群岛屿，英国人称之为福克兰群岛，阿根廷人则称其为马尔维纳斯群岛，长久以来英阿两国就这些岛屿的归属权存在争端。1982 年，阿根廷民众持续关注着国家巨大的经济困境，为了转移民众的注意力，阿根廷军政府决定利用这一领土争端。

从纳尔逊时代开始，这些岛屿就一直掌握在英国人手里，而且，岛上的居民全部都是英国人。因此，若不考虑岛屿及其周围的矿藏及采矿权，这一争端似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军政府向阿根廷人民煽风点火，使他们更加觉得这一切都是英国人的错，他们的所作所为证明了军政府蓄谋已久的入侵计划。

阿根廷军政府决定挑准时机下手。当时，英国政府正忙于裁减皇家海军部署在南太平洋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他们甚至也愿意就这些岛屿未来的归属权与阿根廷政府进行谈判。阿根廷统治者们犯下的错误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英国政府的强硬有力，他们更没有料到，一支外国军队将这些岛屿“抢走”将令英国人民感到怒火万丈，立即对这种公开的羞辱做出了反应。

阿根廷军方进行了几周的侦察，期间，一架阿根廷 C-130 大力神运输机谎称出现航空紧急情况，试图察看一下能否利用斯坦利机场跑道进行这样的军事运输。侦察完毕之后，阿根廷政府派遣一群废金属工人降落在南乔治亚的外围岛屿上，宣称这些岛屿属于阿根廷，并以此为借口，部署军事人员保护他们的

右图：1982 年 4 月 18 日，英国皇家海军“竞技神”号航空母舰上，来自第 40 突击队的皇家海军陆战队员们正等待着登上“海王”直升机，打算从阿根廷入侵者手中夺回福克兰群岛。

权力。很明显，他们想靠这种方法加强自己在该地区的政治地位，为阿根廷入侵行动作好铺垫，同时又不至于引起整个世界的反对。

这些岛屿由皇家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小支队把守，该支队大约有 20 人，只装备轻武器和轻型反装甲武器。阿军入侵时，支队实际上只有 40 人，这是因为当时岛上的官兵刚刚完成了 6 个月的布防任务，正在与新来的官兵换防。即便这样，这 40 人还是与对方几千人发生了激烈的交战。事后看来，入侵的迹象早已存在，但是政治上的无能，加之国家的傲慢自负，使得所有的迹象都从英国人的眼前滑过。所幸的是，皇家海军陆战队在阿军入侵前几小时，收到了来自政府的警告，在阿根廷特种部队——“蛙人”特遣队向其兵舍开火时至少部署好了防御地点，没能让对方将他们全歼在床上的美梦得逞。

皇家海军陆战队采用滚动战和拖延战与敌人周旋，直到英军主力部队在英国政府官员住所内部和周围部署完毕。英军主力部署的地方是英国地方政府的所在地。为了避免进一步的流血冲突，地方政府首脑居然命令英军投降。时至今日，这依然是人们争论的焦点，福克兰群岛就这样落入了阿根廷人的手中。

英国政府迅速做出了反应，在一周之内，英国军队踏上了收复这些岛屿的征途。就在军队向南航行的时候，英国特种部队早已先行飞到那里，部署秘密侦察任务，为即将到来的全面两栖登陆作好准备。阿根廷军方加强和巩固了海岸部队，严阵以待英军的到来。

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可能永远也无法找到答案，那就是阿根廷在防御这些岛屿的时候用上了狙击手。让人迷惑不解的一点就是，那时候，阿根廷军队尚未建立起狙击手训练方案，也没有标准化的狙击装备，然而，这并不影响他们在随之而来的战斗中充分利用狙击手。

不容置疑的是，那些熟练的狙击手们来自一些北约盟国的武装部队，因为他们使用配备有光学瞄准镜的 FN FAL 步枪对英军进行狙击。尽管有很多关于阿根廷人使用这种步枪的报导，但发人深省的却是那些为阿根廷而战的狙击手。

据记载，许多英军士兵曾亲眼见到阿根廷广泛雇用一些有经验的狙击手，他们不仅有很好的选位意识，而且射击技术很精湛，更重要的是，这些狙击手既不说阿根廷语，也不说西班牙语。毫无疑问，这些人属于雇佣军，阿根廷人利用他们来弥补自己狙击技能上的不足。他们都是西班牙裔美国人的后代，毫无疑问都具有战斗经验。在他们的祖国，他们要么曾经是雇佣兵，要么曾经在武装部队服过役，这些人使用雷明顿 700 步枪，从商业渠道购买到的望远瞄准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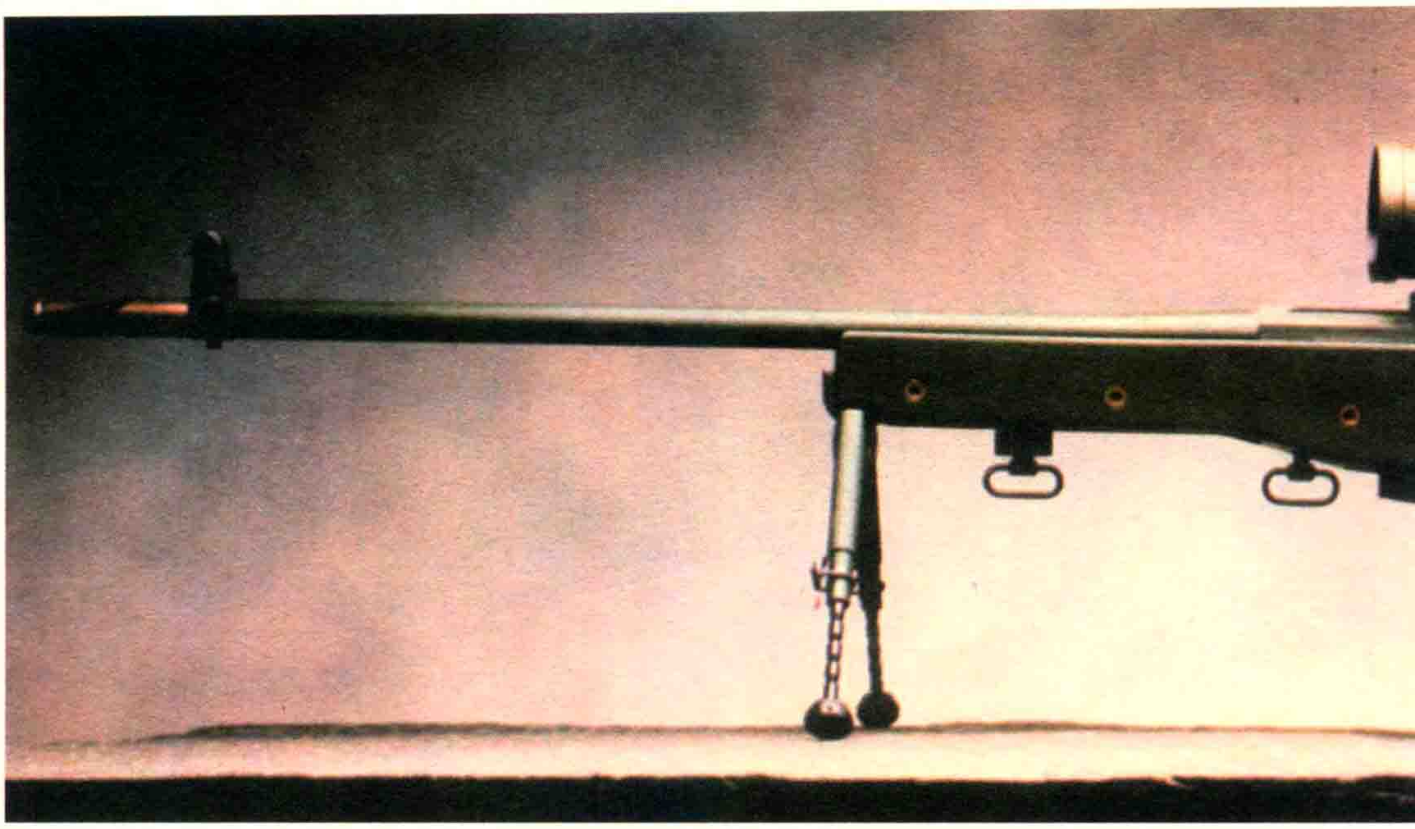
上图：供狙击手使用的 7.62 毫米口径 M14 步枪射击测试。M14 步枪有着很多的变型，一些被美军特种部队选用。M14 步枪可以回溯到 M1 伽兰德步枪，再往前，可以回溯到 M24 和 M25 型狙击步枪。

没有任何标准规定。英军空降兵团在夺取古斯格林的战斗中，至少俘虏了两名阿军狙击手，两个人都不讲西班牙语，而是美式英语。既没有任何记载表明他们的身份，也没有人知道，在他们身上到底发生过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英军官兵对这些来自盟国（尤其是美国）的狙击手大为光火，认为他们应该为自己战友的死亡负全责。

在夜视仪方面，阿根廷军队的装备要好于英军，他们很好地利用了自己手中的两款 AN–PVS–4 瞄准镜，它们比英国步兵使用的星光牌瞄准镜有效得多。英国特种部队虽然有更好的装备，但受英国政府的约束，“缺乏血性的步兵”们再一次在与敌人的交战中处于劣势。

也就是在这次战争中，老式的李－

下图：20 世纪 60 年代，M14 步枪逐渐被淘汰，有很多被美军改造成为 M21 型狙击步枪，一直是狙击手的标准配备，直到 M24 SWS 型狙击步枪出现后为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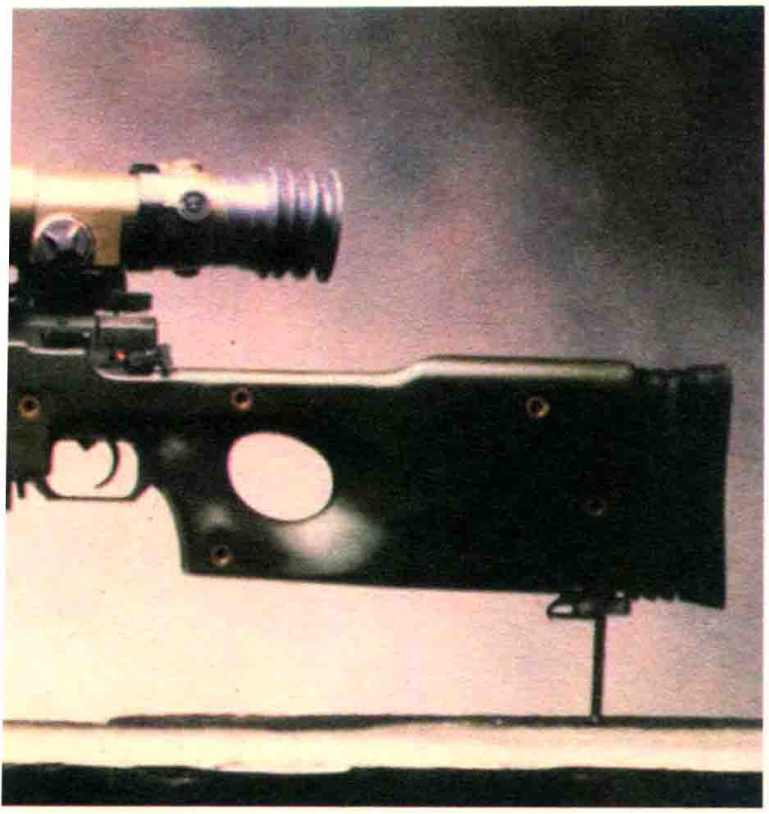
上图：精确国际（AI）PM 反恐型狙击步枪已被英军选中（L96A1），图中的这支枪配备有 OSPREY OE 8050 单独武器瞄准镜（194 和 195 页也可看到这款步枪）。

恩菲尔德 L42 步枪终于寿终正寝。此后虽然又被英军士兵使用了 4 年，但由于它们在福克兰战争中的不佳表现，英军已经做好了大规模替换它们的准备。最终，英军接纳了精确的 L96A1 型步枪，南太平洋局势稳定后不久，英军就配备了这款枪。

联合国狙击手部署

在过去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为了捍卫人权和民主，联合国和北约军队展开过多次军事行动。在每一次军事行动中，交战双方都公开使用狙击手。随着华约组织和绝大多数共产主义国家的突然解体，世界似乎已经拐了个弯儿，也似乎变得更为融洽与和谐，但这只是表象。政府或其他形式的统治无论发生任何形式的重大变更，带来的现实就是，在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会留下一个巨大的真空地带。这往往给那些胸藏恩怨之流、窥觑权力之徒或者仅仅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惜犯罪之辈留下了理想的可乘之机。在中东和欧洲就有几个这样的国家：虽说昔日的苏联并不怎么招人待见，但是，它的存在的确能够将那些互相敌对的派别捏合在一起，可以压制下犯罪的因素和苗头，虽然大多数情况下捏和和压制的手段有些极端，但不能不承认很有效。

前南斯拉夫这个国家，虽然游离于



《华沙条约》之外，却属于共产主义国家，牢牢地控制在铁腕人物布罗兹·铁托的手中，而且，这个地区的民族多样性以及领土和种群纷争也受到了严厉的约束。随着铁托的去世，来自前苏联的支持也已不复存在，没过多久，昔日的恩怨开始浮出水面。此后，南斯拉夫分裂，原来属于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爆发了许

下图：在参加联合国行动期间，例如此次的科索沃行动，为成员国军队提供了一个交流观点和互相学习的机会。图中，一名英国狙击教官（右）正在指点比利时突击队员训练，他们中有一个用的就是AI狙击步枪。

AIPM 步兵型步枪配备有西姆拉德 KN250 夜视瞄准镜。后者贴附在步枪瞄准镜的上方，借助于视觉分离器，可以通过常规的步枪狙击瞄准镜获得夜视能力。焦距范围从 25 码直至无限大。该步枪使用 7.625×51 毫米北约子弹，重量大约为 14.33 磅，来复枪管直径为 25.78 英寸，用十发弹仓。

多公开的冲突。更有甚者，1992–1995年间，在波斯尼亚、克罗地亚以及后来的塞尔维亚和科索沃，敌对的种族之间爆发了战争，因为这些种族都想寻求独立、寻租权力或者仅仅就是为了报复其他种族。在这些地域冲突中，常见的是基督教与穆斯林之间，塞尔维亚族人与阿尔巴尼亚族人之间的冲突。为了恢复和平，一度持暧昧态度的北约最终还是介入到这场冲突中。

与所有小规模的游击行动一样，狙击手们在作战行动中承担的任务也越来越多，最终导致整个北约部队部署的 .50 口径步枪大量增加。这个地区原本有很完备的军事工业，前南斯拉夫自制的 .50 口径步枪效果很好，随着这种枪在该地区的扩散，带来了很多问题，而北约军队的高级指挥阶层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形势虽然严峻，北约军队还是接受了联合国的委任，部署到该地区，在恢复和

左图：一名乌克兰狙击手与英国狙击手在一起训练，他们乘机试用对方的武器，远景处的英国人正在用德拉甘诺夫 PSV 狙击步枪，而乌克兰人则试用 AIPM 狙击步枪。

平的同时保护无辜平民。

在波斯尼亚的维和行动中，波斯尼亚的塞族狙击手日复一日捕杀平民，持续不断地骚扰联合国维和部队。最明目张胆的莫过于那群活动在萨拉热窝林荫大道周围的狙击手，这条大道是萨拉热窝工业区通往旧文化区的主干道。随着塞族狙击手在这一带的活动越来越猖獗，这条林荫道很快被人们称为“狙击手巷”。这里也是这座城市唯一的纯净水源，当地居民为了生存，别无选择，只好每日冒着被狙击手击中的危险，冒死前往此地汲水。统计结果表明，共有 1030 名平民被狙击火力所伤，225 人死亡，其中有 60 名儿童。

法国安全部队与英军一道执行反狙击行动，他们发现，被波斯尼亚政府军占据的一座建筑物实际上是其狙击手用来屠杀无辜平民之地，他们将来自穆斯林的指责轻蔑地踩在脚下。波斯尼亚政府否认了这些指责，但法国维和部队还是将报告递交给了联合国。

在整个冲突过程中，大量不同型号的步枪流入到狙击手的手中，从相对现代化的南斯拉夫复制的 SVD 德拉古诺夫步枪，到 M48 毛瑟步枪，甚至是精准化版本的 SKS 步枪，无所不有。城区内大量高耸的建筑物为狙击手们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狙击位置，并成为任何一支防御部队的噩梦。

谢天谢地，在萨拉热窝战斗的绝大多数塞族人都是土生土长的狙击手，他们没有经过很好的训练，或者说他们很懒，因为他们很快就形成了一种固定的狙击模式，而这一点对于训练有素的英国和法国狙击手们而言，简直是太明显

在联合国倡议的科索沃行动期间，法国外籍军团的一名士官长（右）在听完英国皇家威尔士亲王团第 1 营的一名狙击手的简要讲解后，对自己的狙击同伴也进行讲解。

上图和下图：出于工作需要，作者去了巴尔干半岛上被战争蹂躏得千疮百孔的科索沃，期间拍下了这两帧照片。这些照片表明，当狙击手们选定了自己打算采取行动的区域后，他们可能会考虑这些特定的建筑物。这些被轰炸的建筑物位于科索沃的最大城市普里什蒂纳。从 1999 年起，北约空军对这座城市进行了大规模的战略轰炸，这就是人所共知的科索沃战争。在此之前，战争已经在这个麻烦不断的地区进行了十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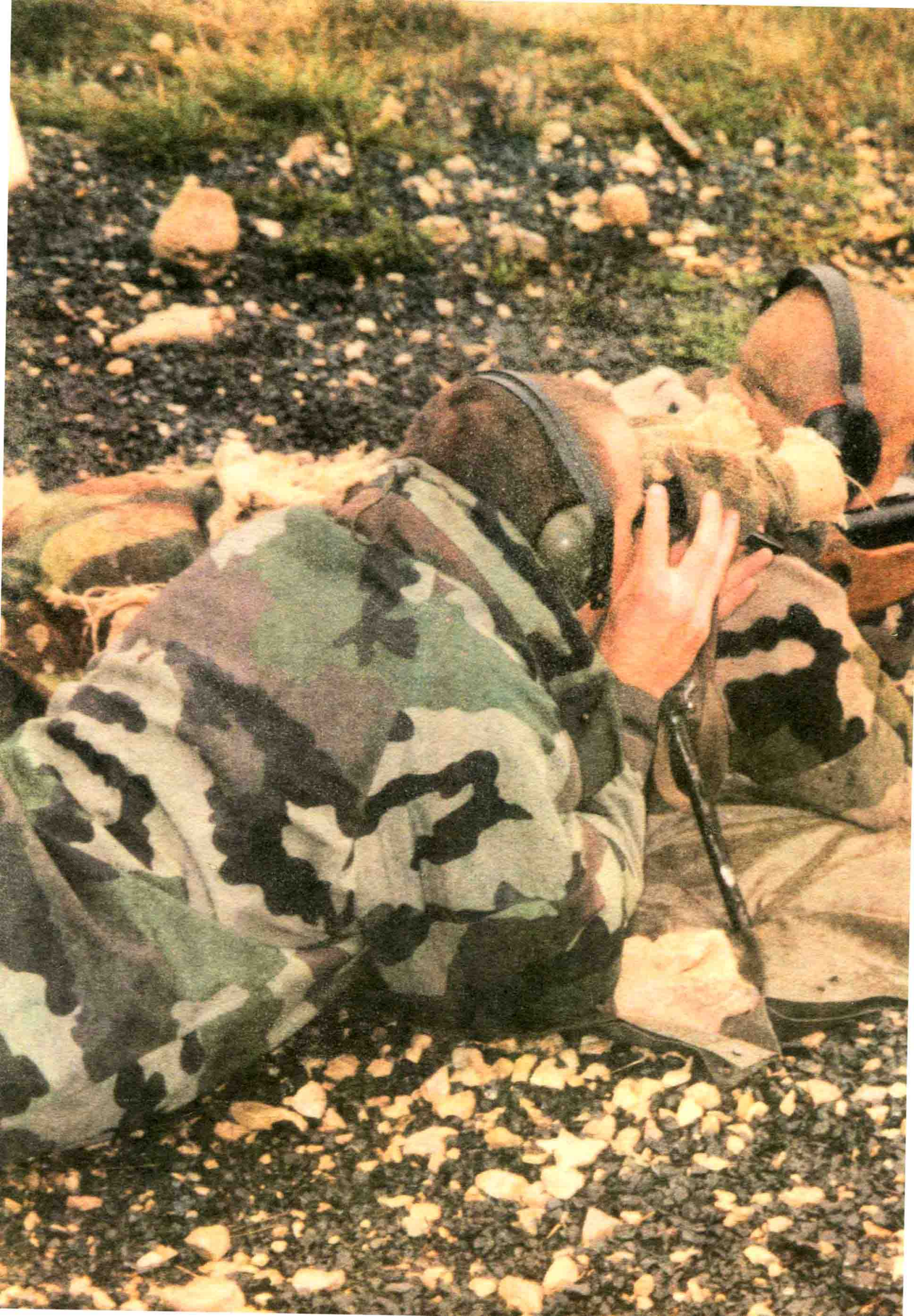
上图：作者在科索沃最大城市普里什蒂纳利用观测阵位进行拍照。毫无疑问，在废弃和毁坏的建筑物内，要想寻找一处不错的藏身之地变得越来越困难。无独有偶，在伊拉克城镇里，狙击手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有鉴于此，他们已经失去了某些方面的优势，毕竟，叛乱和恐怖分子们对于这一问题已经了如指掌。

了，他们开始着手除掉这些塞族狙击手的威胁，办法就是采取攻击性的巡逻行动或展开反狙击射击。

波斯尼亚塞族一方拥有的大量 .50 口径步枪令人担忧，这些步枪的射程超过联合国维和部队使用的 7.62 毫米狙击步枪，尤其是英军，在这个阶段，特种部队以外的所有部队都没有任何 .50 口径步枪。英军迅速从美军那里弄到几把巴雷特 .50 口径步枪，填补了性能上的明显差距。好在，法军手里有麦克米兰 .50 口径栓式枪击步枪，并迅速分发给狙击手们。

当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谋求从塞尔维亚独立出来的时候，很快遭到了否决，塞族人开始实施种族灭绝政策，意图除掉所有的阿族居民。在这一地区，阿族人占绝大多数，但塞尔维亚和南斯拉夫政府并不打算让科索沃实现独立，因此，塞尔维亚 / 南斯拉夫军队和科索沃解放军之间展开了一场持续不断的消耗战，战争从 1996 年开始，一直持续到 1999 年，联合国不得不加以干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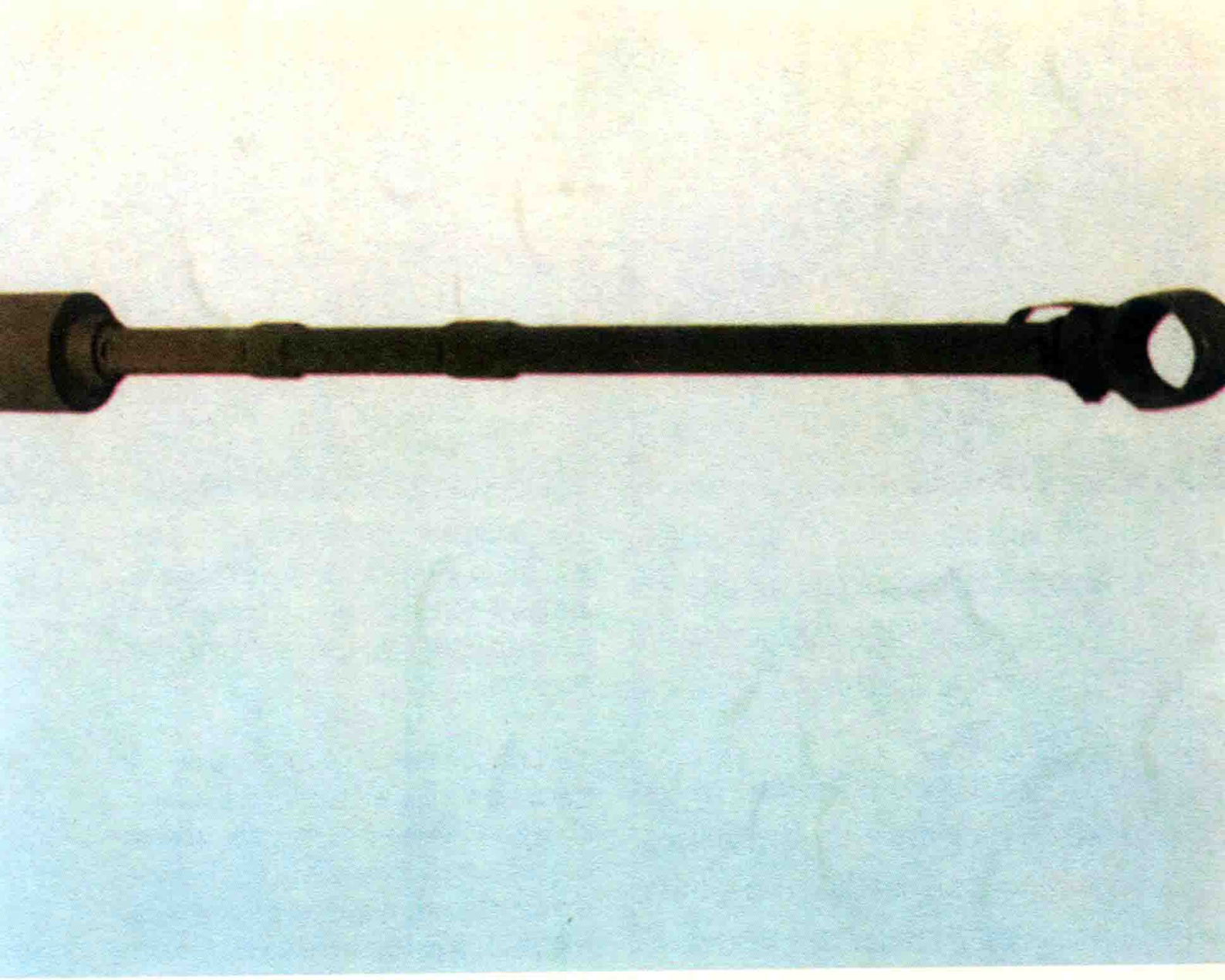
在整个战役中，交战双方再一次有效地利用狙击手来驰援军事行动，慢慢地在整个平民中制造恐惧。很多平民在进行日常活动时被隐蔽的枪手所杀害。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攻击北约军队也是司



一个法国狙击二人组用 PGM“赫科特”.50 口径步枪进行射击。这是法国军队配备的标准重型狙击步枪，“赫科特”是 UR 步枪系列的最大武器。基本上说，它是拴式枪击狙击步枪，与勃朗宁 M2 中型机枪一样，采用 .50 口径 BMG（12.7×99 毫米）子弹。

上图：另一种强火力步枪要数匈牙利制造的 M3 步枪了。该款枪发射 14.5×115 毫米苏制子弹，用来摧毁敌方的轻型防御工事和建筑物、装甲步兵车、盘旋的直升飞机以及其他目标。制造商声称其有效射程为 1200 码。其总长为 74 英寸，枪管长 58.25 英寸，重 44 磅，带有弹夹和后视瞄准镜。弹仓容量为 5 发或 10 发子弹，发射速率为每分钟 20 射。

上图：在参加福克兰群岛的狙击手培训期间，作者见到一把 Parker–Hale M85 型狙击步枪，吃惊之余，忍不住试射了那支枪，最终发现这是一把精准武器。根据最初设计，该枪型计划用来更换英军的 L42A1 型步枪，后者在 1982 年的福克兰战争中的表现不怎么好，但最终英军并没有选择这款枪。该型步枪的基本特征如下：口径 7.62×51 毫米，总长 47.5 英寸，枪管长 27.5 英寸，弹仓容量 10 发，包括望远瞄准镜和空弹仓在内的重量为 12.57 磅。



M85 狙击步枪采用整体燕尾榫接合方式，便于接收许多夜间可见光。

空见惯的事儿。例如，一名法国士兵在米特罗维察的塞族聚居区被阿尔巴尼亚人击中了腹部，这些阿族人藏在塞尔维亚人的建筑里面，目的就是为了栽赃陷害对方。

就在作者本人在科索沃执行任务期间，为了支持维和行动，联合国发起了许多狙击行动，对数以百计的联合国警官加以保护，以便他们安全地执行任务，

上图：德拉甘诺夫 SVD 狙击步枪试射。它采用的是 20 世纪 60 年代的技术，投入使用已经四十多年，但直到今天，仍然是好评如潮，而且，全世界许多正规和非正规军队（包括恐怖分子）仍在有效地使用这款武器。

下图：在交叉混合训练中，一名法军狙击中尉正在试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巴瑞特 .50 口径 M82A1 步枪，这是一种用来摧毁作战物资的武器，使用 .50 口径 BMG 弹药（12.7×99 毫米），配备 10 发装可拆卸盒式弹匣。总长 48 英寸，枪管长 20 英寸。短后座行程，半自动，最大有效射程大约 1 970 码。

这些警官有时甚至都不知道军事狙击手正埋伏在他们周围，掩护其行动。

在车臣的狙击手

俄罗斯在使用狙击手方面曾经赫赫有名，在利用与狙击手有关的宣称方面更是当仁不让。因此，多少有些令人感到蹊跷的是，苏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竟然遣散专业的狙击手作战单位，每个步兵排只安排 1 名装备有新式 SVD 德拉古诺夫步枪的枪手作为该排的狙击手。这一体系也被几个北约成员国的军队所采纳，这种作法废掉了狙击手们主要的进攻威慑，这种威慑力体现在他们自成一体，而且在战场上能够展开行动和自由攻击，进而束缚大量敌军。

第一次车臣战争充分证明了俄罗斯人的这一决定是多么荒谬。这次战争发生在 1994 年到 1996 年间，俄罗斯军队与车臣叛乱者在车臣周边进行了惨烈的交火。

俄罗斯的神枪手们很快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毕竟，他们现在训练的内容是如何作为排里的一员，协助按常规方式组织起来的诸兵种战斗分队与敌作战，而他们的对手则像苏军多年前在斯大林格勒时那样，是一个独立的由猎手 / 杀手组成的小分队。拥有大量的狙击步枪，枪手们又对地形了若指掌，这两点令车臣人在这场冲突中占有明显的优势，他们很快就充分利用这一优势，给俄军造成了重大伤亡。

车臣人知道，只有狙击手，才能够让他们在面对具有优势兵力的俄军时占到些许上风。因此，他们建立起 4 人一组的小分队，最大程度地发挥狙击手的技能，同时也保护自己。每个小分队包括一对狙击手和一对掩护者。两个狙击手一人配备德拉古诺夫步枪，另一人配备的则是 AK–47 冲锋枪；两个掩护者一人配备 RPG 火箭发射器，而另一人则配备 RPK 机关枪。以这种形式武装起来的杀手小分队能够给俄军巡逻队造成最大程度的破坏，同时又可以掩护狙击手安全撤离狙击点，准备另一天的战斗。（这种战术很显

右图：2000 年 12 月，一名俄罗斯士兵瞄准车臣武装叛乱分子。这是第二次车臣战争，始于 1999 年 10 月，一直持续到新世纪。尽管到 2000 年底战争已经结束，但是，暴力残渣却以绑架人质、人体炸弹和狙击开火等方式不断泛起。

然也被用在当今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上，在那里，联合国多国部队面对一些富有作战经验的车臣穆斯林，他们为这两个国家的穆斯林武装分子而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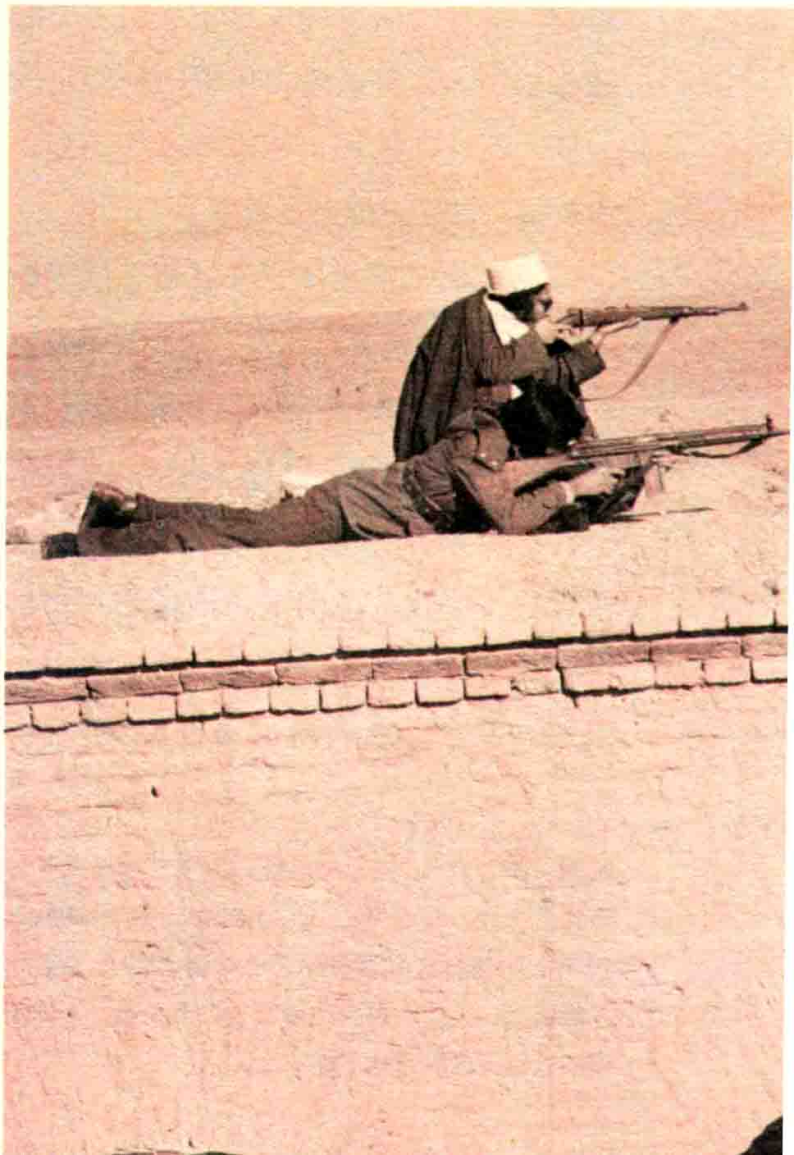
当战斗转移到乡村和山区的时候，车臣人将狙击手保护者增加到 4 人，这再次证明了他们相信狙击手很重要，而对他们进行保护同样重要。俄军高层指挥官们意识到对方狙击手不仅给自己造成人数上的损失，而且也打击了军队的士气。因此，1999 年，当俄罗斯人重启战火时（第二次车臣战争，作为反恐战役的一部分，一直持续到现在），他们已经恢复了专业的狙击手训练，同时也组建了一些装备非常精良、训练非常有素的狙击手／猎手／杀手队伍。

俄罗斯人在专业化的精英团队中建立了趋于职业化的狙击手分队，招募的狙击手则经受了长时期的步兵基本训练。

俄罗斯人也认识到了保护狙击手这一无形财富的价值，因此，他们也布置了 5–20 个人组成的保护小分队，具体人数依据任务和狙击手所处的位置而定。他们也定期将这些人从狙击行动中倒换出来，加以休息，以便他们在精神上作好充分的准备。

狙击手们通常配备一把合适的狙击步枪和抑制器、伪装设备、随身武器或冲锋枪以及近距离防身用手榴弹，此外，还需配备一台无线电和夜视仪。狙击手建造和占据狙击手掩体，隐秘控制着战场上的某一区域，同时，他们也知道那些保护分队已经各就各位，在必要时为自己提供火力支援。

闻名天下的 SVD 德拉古诺夫狙击步枪业已很好，可是，俄罗斯人仍在不断完善这款枪，而且他们已制造出不同的版本，同时，俄罗斯特种部队也购买了一些英制精确国际狙击步枪用于车臣战



右图：1980 年 1 月 11 日，在苏联占领区赫拉特附近，阿富汗抵抗力量的狙击手正在与苏军进行战斗。在一个为期 3 天的袭击行动中，阿富汗游击队员骑着摩托或马匹越过伊朗进入阿富汗。

争，其配备与英军使用的这款枪一模一样。此外，在非常成功的民用 Record-1 猎枪基础上，他们也开发出一种全新的狙击步枪。这款新步枪外观上与精确国际步枪非常相似，但也仅限于外观，其内部射击和构造则完全不同。这款枪的弹腔不但适用俄罗斯 7.62×45 毫米子弹，也适用北约的 7.62 毫米子弹和拉普阿 .388 口径子弹。它也配备有热屏障系统，能够在长时间使用后及时散失掉枪管上的热量，否则的话，很难进行精确射击，这是因为枪管上的热量会影响到步枪望远瞄准镜视野的清晰度。

俄罗斯人还制造了一些特种任务狙击步枪，其中之一就是可拆卸的隐密步枪，这种步枪可以完全抑制枪口火焰和噪声从而达到隐密之目的，另一种则是反哨兵狙击步枪。多年来，他们一直准备着与北约进行大规模的装甲战，因此，丢掉了狙击技能。而今，他们利用在格罗兹尼和车臣的实战，力图重新获得这些技能。

在阿富汗的狙击手

苏联败于阿富汗圣战组织的因素有

很多，但是，凭心而论，在这些因素中，非常重要的一条便是美国及其盟国齐心协力不惜代价进行冷战，才间接导致了苏军这一明显的失败。一方面苏联主力撤出阿富汗，另一方面，美国和英国的特种部队带着研究和训练阿富汗人的使命，在阿富汗进行了训练、武装和作战部署。这两方面的因素阻挠了苏军在阿富汗的行动。

冷战中令人恐惧的词汇莫过于Spetsnaz，这是苏联特种部队的缩写，苏联原指望这支部队在战时能够给北约的后方造成严重的破坏。即便很少见诸报端，但在阿富汗战争中，这支部队的表现却非常出色。

在被部署到阿富汗之前，正规的苏联特种部队进行了大量的训练，其中包括山地战，地雷的掩埋和扫除，而且，至少有一部分人还进行了狙击训练。在一个由22人组成的小分队中，通常有两个经受过狙击训练的人，他们配备的是德拉古诺夫SVD半自动步枪，配有五发装弹夹和150发7.62×54R狙击弹，另外还配有一个夜视瞄准镜。

下图：阿富汗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位于中亚、南亚和中东的交汇处，被描绘为“东西方交汇的十字路口”。几个世纪以来，阿富汗不断遭到别的国家入侵，但同时它也通过入侵自己的邻国而建立起自己的帝国。尤其是过去四十年里，连绵不断的残酷内战以及苏联和美国的粗暴干涉，导致当地人民联合起来，试图推翻高压的政权，重建自己的国家。同时，在这个国家，几乎没有几个人能像阿富汗“自由斗士”们那样，具有与数量和技术方面占有优势的超级军队作战的经验。就像本文描述的那样，阿富汗“自由斗士”们经常从崎岖不平且山峦重叠的隐身之地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

每当他们收到有关阿富汗抵抗武装休整和穿越某一地区的情报时，这些特种小分队就会开赴进山里的据点，与圣战者战斗。在火炮和迫击炮的支援下，他们通常埋伏在灌木丛中，一旦发现敌人就发起攻击。苏联的狙击手并不是那么关心是否准确击中敌人。在他们看来，只要击中其上身任何一个部位，都可算得上是很成功的一射，事实上，在那种条件下的确也就是这么回事儿。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偶尔会出现狙击弹药短缺的情况，此时，他们就用常规弹药代替。鉴于常规弹药的射击效果也不错，因此，偶尔的弹药短缺也算不上是什么障碍。苏联特种部队的狙击手们知道如何将就着使用他们手中所有的东西。

在苏联占领阿富汗的整个过程中，其特种部队的行动很成功，也令圣战者们胆颤心惊。俄罗斯狙击手常常在1000码之外的距离与敌军交火。

SCD狙击步枪经过不断改进变得非常完善，该枪带有一个被照明的十字线和内置的测距塔尺，因此，在配件上领先于西方配备的同等水平步枪。与大众媒体上的报导截然相反，苏联特种部队的狙击手们装备精良，在山地行动中也有来自己方的支援，在返回基地前通常部署在外3–5天。苏联在技术上并没有被击败，他们仅仅是由于经济的原因，才被迫接受日内瓦公约进行撤离，直到

下图：苏联时代的德拉甘诺夫SVD半自动狙击步枪遍布世界各地，许多正规军和非正规部队都装备这种武器。目前，流入恐怖分子手里的这种武器也越来越多，前景令人担忧。

最后一支部队离开时，从军事上讲，他们无论如何都是难以被击败的，而对于圣战者来说，苏联人过于强大了。

在阿富汗的美军狙击手

在“9·11”恐怖袭击中，恐怖分子攻击了纽约的双子塔，对于全球的恐怖分子而言，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要知道，美军可以到达全球任何一个角落，随之而行的不单单是强大的军事力量，这是一支由技术、政治和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形成的完美结合体。在拒绝交出以这个国家为根据地的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及其党羽之后，阿富汗塔利班的据点就被美军很轻松地拔掉了。

美军特种部队部署到了阿富汗，他们与北方联盟的军阀达成了政治协议，后者反对塔利班的行事方式，因此，美军初期几乎不需要任何狙击战术。然而，美国特种部队却需要一些详细的观察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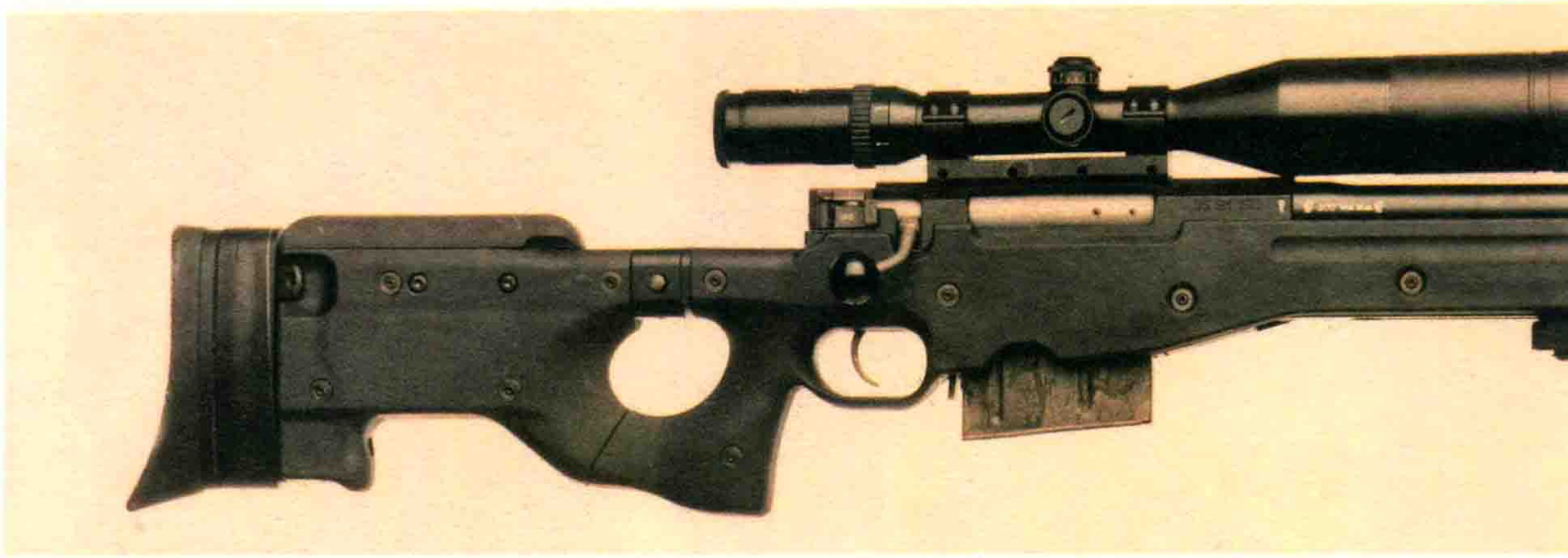
下图：国际维和部队的加拿大士兵警惕地注视着胡连营，胡连营是加拿大维和部队的基地，在阿富汗卡布尔达鲁拉曼宫附近。

鉴别和定位塔利班的据点，以便采用飞机和战术导弹对其进行准确的空袭。战争伊始，媒体不断地炒作阿富汗人曾如何击败不可一世的超级大国苏联，然而，随着美国及联军部队在阿富汗北方联盟的帮助下迅速战胜塔利班之后，这些曾经聒噪不休的媒体只好哑口无言。当然，不容置疑的是，美军初期的胜利应当归功于其空军的力量和能力。随后，在赫尔曼德省及其他南方诸省，战斗急剧增加，这一点充分证明了很难建立一个新政府，以替代被迫解散的旧政府，它也证明了被击败者完全可以卷土重来，重新变得富有攻击性。

考虑到阿富汗的地形以及敌人难以捉摸的本性，要想发现并歼灭他们并非易事。因此，狙击很快就成为最有效的解决手段，特别是用大口径武器进行的狙击，能够到达很深的峡谷底部并击中

下图：本书作者正在指导精确射击演习，演习用的全部是 AW 步枪，其枪管可以与其他口径的枪管互换。在野外，换枪管大约需要 15 分钟，适用于特定场合作战。AW 步枪是为适用亚音速子弹特地设计的，最大有效射程大约 330 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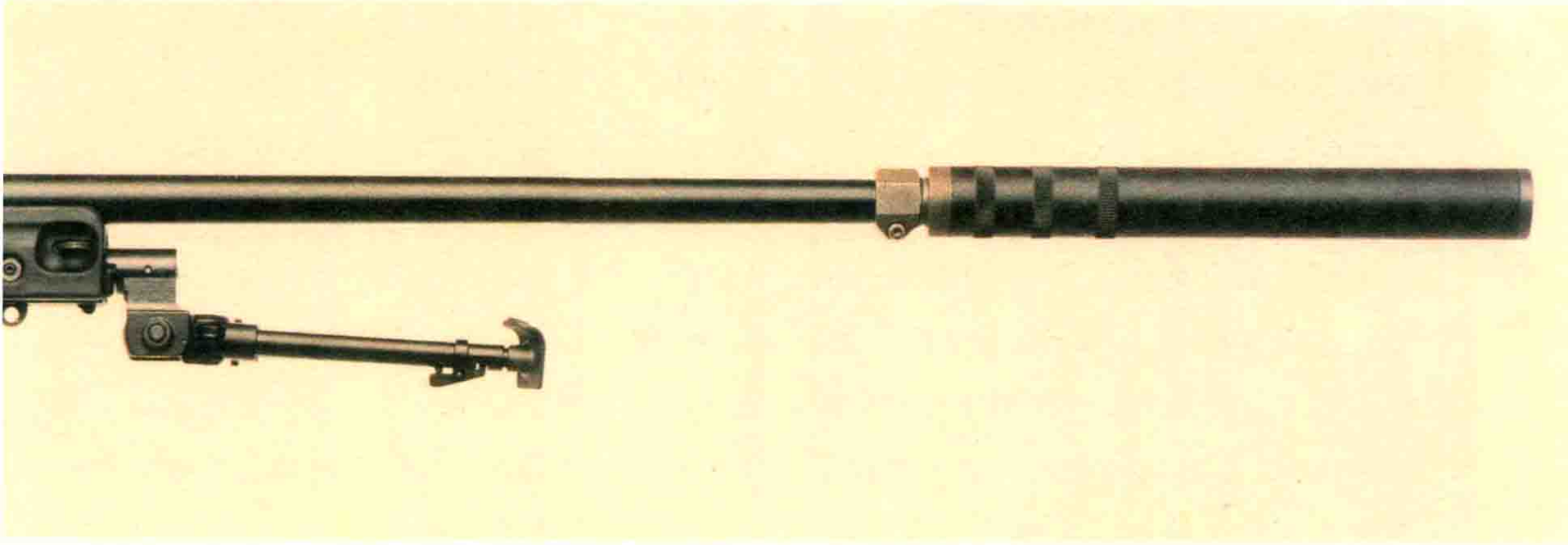
1990 年，在阿富汗法卡尔山谷，圣战组织成员们正在检查和测试一把新的“德拉甘诺夫”狙击步枪。



敌人。由于距离的原因，这些敌人一度认为可以大摇大摆地四处遛达，不会有什么危险。

卡罗斯·哈思科克曾在越南战争中创下最远点射的世界记录，当时，他用一把安装在 106 毫米无后坐力步枪上的 .50 口径步枪 (M8)，在 2215 米的距

下图：一个狙击二人组正在展示他们的热还原制服，英军所有狙击手都配备了这种制服，目的就是为了对付热成像系统。热成像系统的工作原理如下：通过采集特定目标发出的热量或反射出的阳光，从而形成目标影像。理论上讲，这一成像系统不利于狙击手藏匿。然而，如果一名狙击手藏在河岸后边，那么，成像系统不可能“看到”他。上述制服所用的布料，经过适当的设计，能够降低狙击手的热成像。



上图：带有战术抑制器的精确国际 AW 步枪。这种栓式枪击步枪的基本性能如下：总长 46.5 英寸，枪管长度 26 英寸，重 14.3 磅，有效射程 875 码，10 发装可拆卸弹夹，7.63×51 毫米北约子弹。从 1998 年起，该型武器在英国陆军投入使用。

下图：一名法国特种部队士兵示范后仰式射击姿势，他用的是一把很出色的 PGM 狙击步枪，配备有完全抑制性枪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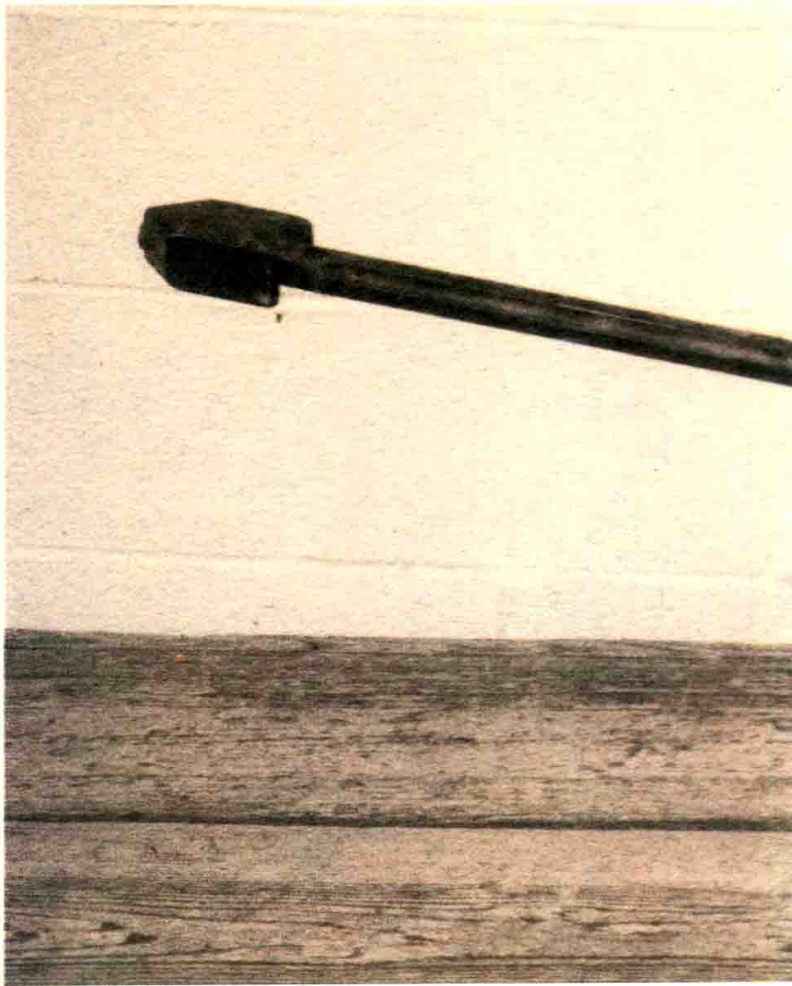
离上击毙了一名敌军。联军狙击手在阿富汗的行动创造了一个新记录，相信卡罗斯看到这一点一定会感到非常高兴。2002 年 3 月，隶属加拿大“帕特里夏公主轻步兵团”狙击分队的一名狙击手，在支援美军 101 空降师和第 10 山地师的“水蟒行动”中，打出了这创记录的一枪。

当时，他们正在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组成的混编部队进行激战，战斗地点位于沙伊科特山谷。

加拿大狙击手们配备的是 AMAX 公司制造的麦克米兰 Tac–50 型狙击步枪，这款步枪与 .50 口径子弹相匹配，他们的任务就是掩护美军登上 10000 英尺的山脊。在前进过程中，美军遭到了敌方远程机关枪和迫击炮的猛烈攻击，他们很快发现自己被压制得喘不过气来，只好停止前进。狙击手分队受命清除敌军的重武器战斗人员，为美军的继续前进扫除障碍。当时，他们与敌人的距离大概在 750 码到 1640 码之间。一名敌军机关枪手被定位，一名加拿大下士在 1860 码处将其击毙。很快，第二个敌军狙击手也被定位，这名加拿大人在惊人的 2658 码处又将其击毙。这是一个新的世界记录，不仅证明了 Tac–50 这款步枪的精度，也证明了 AMAX 公司很高的制造水准，同时还证明了加拿大狙击手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水平。

依据加拿大狙击手在阿富汗战场的经验和表现，加拿大陆军计划增加其狙击手数量。即便如此，目前加拿大陆军的每一个排仅有 8 名狙击手。每个加拿大狙击手必须参加和通过一个为期 9 周的狙击培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陆军目前的狙击手培训课程却只有 5 周。一个加拿大步兵在申请成为一名狙击手前，必须先是一名合格的侦察兵，也必须在侦察学校学习过，在那里他能够了解一些技能，这些技能有助于他通过高水平的狙击课程训练。

加拿大狙击课程不仅涵盖基本和先进的射击技术，还包括相关的距离估算技能，在那里，狙击手侯选人必须能够精确估计自己和目标之间的距离，当然还包括隐蔽、跟踪、观察和追踪技术。课程设计的目的就是培养出全能的职业猎手和侦察兵，加拿大狙击手们在阿富



右图：1990–1991 年，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美国海军陆战队开始使用 Barrett M82A1 型反军事器材步枪。这种步枪发射 .50 口径 BMG 子弹，主要用于摧毁雷达、飞行器、装甲车和导弹，而不是用来对付上升装备的操作者。

汗取得的成功肯定了这一培训课程的成功之处。加拿大人也建立了一套狙击手逐级升职的自然路径，一旦他们拥有足够的经验，就可以开始教官课程的学习，在那里，候选人将学习如何挑选和训练基础狙击手所需的技能，学习如何部署狙击手，如何指挥他们。同时，作为高级军官的顾问，向其提供有关狙击手能力以及如何使用狙击手的建议。

和美军一样，加拿大人现在也学会如何呼叫和引导迫击炮、火炮等武器进行火力支援，如何得到友军飞机的空中支援。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斗经历中，都出现过这样的需求，在那里，狙击手们优秀的观察技能使他们能够发现远处敌人的位置或队形，进而呼叫重型武器的支援。

加拿大人也将基层狙击手编队从两人一组的小分队增加到四人一组，本质上说，就是两个狙击二人组形成一个固定的小分队共同战斗。这样做是基于狙击分队对自身安全的感知需求，当狙击分队部署到高危险地区展开行动，抑或是远离友军及时的火力支援时，这种需求尤为迫切。这样做可使一对狙击手能够专心致志地与敌人交火，而另一对狙击手则负责提供保护并向同伴提供早期预警，防止敌人的攻击。

加拿大的狙击手们正在挑选一系列新式狙击武器，以便与现有的麦克米兰Tac-50大口径狙击步枪配合作战（加拿大人使用的这款枪为C15），毕竟他们现

用的另一款 Parker-Hale 7.62 毫米步枪即将到达使用寿命的终点。Parker-Hale 步枪（加拿大人使用的是 C3A1 型）从 1979 年起，就开始在加拿大军队中服役，当时是木制枪托，配置有 C3 望远瞄准镜。其升级版采用了“翁厄特尔”望远瞄准镜，使得这款枪获得了 C3A1 型的名称。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初期的木制枪托被经过伪装的麦克米兰 A2 复合材料枪托所替代。

遗憾的是，这款枪的主色调为绿色，与阿富汗的山地颜色很不协调。阿富汗的地貌主要为棕褐色和赭石色，这迫使加拿大人对其使用的枪支进行局部伪装改造，重新喷成浅棕色，并根据需要加上其他的伪装材料。

加拿大人也意识到他们需要在 5.56 毫米到 .50 口径之间进行筛选，以便他们的狙击手有适当的系列武器，供他们在执行不同任务时选用。在试验过几种新近设计的狙击步枪后，他们最终选取了 C14 延伯沃尔夫步枪，目前，他们正在逐步用这款枪替换原来的 C3A1 步枪。鉴于世界上许多特种部队现在都添加了半自动的 MK22 和 MK12 狙击步枪，这两款枪由已获实战证明的 M16A4 攻击步枪改造而成，加拿大人也在考虑购置这两款枪。

现存的许多狙击步枪都在枪管上刻上螺纹，以便能在上面添加消音器。通过观察与塔利班在阿富汗战场上的交火，促成了这一款式的流行。我们都知道，用没有消音器的武器进行射击，很快就会被敌人发现并遭到反击，而那些使用带有消音器武器的人则很难被敌人发现。显而易见，无论用什么枪射击，只要有消音器，就可以消除武器发射时的声音。我们知道，以超音速飞越头顶的子弹会发出噼啪声，武器发射子弹以及回位时又会产生撞击声，因此，大多数步兵可以通过计算这两种声音之间的时间差，完全有可能探明开火者的位置。如果消除武器的撞击声，就再也无法利用这种方法，当然也就很难发现开火者的位置。消音器也可以大幅度降低步枪开火时的总体噪音，进一步降低狙击手被敌人定位的可能性。

.50 口径的巴雷特步枪在阿富汗战争中非常引人注目，这是因为美军尤其是海军陆战队仍在广泛使用这款枪。这是一种半自动武器，可以进行快速连续射击，但也是一种摧毁物资用的武器，缺乏标准精度。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具有远距离交火经验和知识的熟练枪手不能在超远距离上击中人体尺寸大小的目标。

美国海军陆战队曾用巴雷特步枪与敌军交火并摧毁了敌军迫击炮，埋伏在 1300 码到 1640 码远的农舍顶部的侦察员们用良好的观察技能探明了迫击炮的位

置。他们也曾利用这款步枪摧毁过敌军的装甲运兵车和移动火箭发射器。在阿富汗，车载分队的作战半径较远，他们选用的通常是 .50 口径步枪，但特种部队和轻步兵们则较少选用这种武器，因为他们靠步行展开行动，必须携带所有的武器装备在特定时间里翻山越岭，穿越不同地带。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持续不断地搜寻敌人，致使美军和英军不断变换步枪口径，结果促进了 5.56 毫米和 7.62 毫米半自动狙击步枪的研制及成功部署。这两款步枪的设计思路基于已获实战验证的 M16 步枪，其零件和操作程序的 90% 与原来的 M16 步枪及其衍生品种 M4 相同。这意味着，作为一名小分队成员，狙击手们在遇到突然且凶猛的火力时，就可以拥有一把由狙击步枪和攻击步枪组合而成的武器，可以用这把武器进行还击。实战证明，这款武器非常成功。

作者本人曾亲眼目睹过同伴手中 5.56 毫米和 7.62 毫米两款步枪的远程射击精度，我认为，那种认为栓式枪击比半自动机制更精准的论调现在该寿终正寝了。这些步枪获得成功的另一个因素就是，它们减轻了单兵携带装备的重量，而在某一特定时间里，这些士兵往往必须攀爬并且在山地上穿行数天，搜寻那些恐怖分子。

“伊拉克自由行动”

一场仍在进行的战争有三种不同的

下图：AS50 型摧毁物资用狙击步枪是特地为美国特种部队量身订作的武器，已在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投入使用。它采用气动操纵，半自动枪击，可以向多个目标快速发射。不用工具，在 3 分钟内就可以拆卸完毕。

称谓，那就是伊拉克战争、第二次海湾战争或第二次波斯湾战争。这场战争始于2003年3月20日，在美国的带领下，多国部队攻入伊拉克。这支多国部队主要由美国和英国军队组成，辅之以几支较小规模的部队，这些部队来自澳大利亚、丹麦、波兰以及其他国家。在一些圈子里，这场战争被称为“伊拉克解放行动”或者是更为普遍的“伊拉克自由行动”。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和英国时任首相托尼·布莱尔发表了声明，力陈干预的正当性，他们认为伊拉克涉嫌窝藏并进一步追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给美国、欧洲和中东其他国家的安全和利益造成了威胁。这种观点不仅得到了英国情报部门的支持，也得到了俄罗斯情报部门的支持，这两个情报部门均掌握了伊拉克与恐怖主义有染的证据。

干预行动很快就导致了伊拉克在军事上的溃败，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出逃，2003年12月被抓获，2006年12月被处决。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占领了伊拉克，试图建立一个全新的民主政府。但是，在干预行动开始后不久，针对多

下图：一名英国皇家海军突击队员正在试射赫克勒－科赫公司出品的MSG-90狙击步枪。其枪管长度为23.6英寸，重量为14.1磅，可通过5发或10发装弹夹装弹（7.62×51毫米北约子弹）。这幅照片在弗吉尼亚州拍摄，在那里，美国海军陆战队正在评估该型武器是否能用作狙击步枪，但最终未能替代M21狙击步枪。

麦克米兰 TAC-50 狙击步枪

2002 年 3 月，加拿大帕特里夏公主轻步兵团的加拿大下士罗布·弗朗因其在战斗中以最远距离的狙击记录而载入史册。他使用一支装载有极低阻力子弹的麦克米兰 TAC-50 狙击步枪，在 2658 码（几乎一英里半）距离处，击毙了一名地方战斗人员。

麦克米兰 TAC-50 狙击步枪由美国麦克米兰兄弟步枪公司生产，这种远距离武器是在早期版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该公司就制造了几种原理相同但款式不同的 .50 口径步枪，分别用于军事、执法和民用。

麦克米兰 TAC-50 狙击步枪是军用和执法用枪，被定名为 C15 型，从 2000 年起被加拿大军队选用作标准远距离狙击步枪。

麦克米兰 TAC-50 狙击步枪采用手动操作，是一种旋转式栓式枪击步枪。大大的枪栓上有两个前闭锁凸耳，为了降低重量，上面刻有螺旋槽。为了快速散热和降低枪支总重，其竞赛级厚膛壁枪管上也刻有螺旋槽。同时，为了降低后坐力，枪上安装有高效枪口制退器。此外，该枪采用五发装可拆卸盒式弹匣。

该枪枪托采用玻璃纤维制成，射击时只能采用人字支架支撑。通过拉伸橡胶垫片可以调节枪托长度，在压缩存放时，既可以向侧面进行折叠也可以移去枪托。该枪没有装配缺口标尺，但可以安装不同的望远瞄准镜和夜视仪。加拿大军队使用的瞄准望远瞄准镜是 16 倍猎豹光学瞄准镜。

.50 口径麦克米兰战术步枪已经装备到世界各地的武装部队，用来对付超远距离下的敌人，枪膛口径为 .50 英寸 (12.7x99mm)，采用竞赛级 29 英寸枪管和枪口制退器。该枪枪托体积小，采用垫片系统且长度可调，同时具有马鞍型贴腮片，因此广受欢迎。

Tac-300/Tac-338 马格南步枪

装载有 .50 BMG. 子弹的 Tac-50 战术步枪

带有折叠式枪托适配器的 Tac-50 步枪

麦克米兰 TAC-50 狙击步枪简明技术规范

枪击：手动操作旋转式栓式枪击
口径：.50 英寸（12.7 毫米）
子弹：.50 英寸（12.7×99 毫米）
总长：57 英寸
枪管长度：29 英寸
重量：26 磅
子弹初速度：2700 英尺 / 秒
有效射程：2190 码
填弹系统：五发装可拆卸弹夹
瞄准镜：可定制（加拿大军队使用的是 16 倍标准望远瞄准镜）

国部队的暴力活动以及各种教派内部的暴力活动导致了一场不对称战争。与此同时，伊拉克内部也爆发了大规模的暴动，许多逊尼派和什叶派组织之间纷争不断，基地组织也不甘示弱，在伊拉克展开行动。

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就是，狙击手们将在这次行动中扮演重要角色，一如他们在前次海湾战争时那样。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狙击手们建立的功勋被盖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就狙击行动而言，这一切都是意料之中的，毕竟，军事仍然受控于政客们“政治正确”的权杖下，因此，狙击仍然被看做是令人厌恶且见不得人的作战手法，不应当大加宣扬。

一次偶然事件令狙击手变得扬眉吐气。当时，美国海军陆战队用巴雷特 .50 口径步枪与敌军进行首次交火，因此就发起了一项测试计划，以便挑选一款 .50 口径步枪，好让他们在较远的距离上攻击敌人及其装备。测试并没有完成，这款步枪就匆匆忙忙地投入使用，并用船只运送到前线，配备给严阵以待的作战部队。

美国海军陆战队第 1 团就配备了这款枪，他们驻扎在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之间一个狭小地带。在战争开始前几天，一对配备巴雷特步枪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狙击手侦察到一支车队正在靠近。起初，他们以为是友军，经过更仔细的观察，

下图：被炸毁的断垣残壁，辅之以美制的沙漠夜行衣，使得这位英国狙击手能够完美地伪装和隐藏自己。

才发觉那些是敌军的 BMP 装甲运兵车。在报告了敌军正在靠近的情报后，他们得到准许向对方开火的指令。狙击手们用巴雷特步枪瞄准了第一辆 BMP 运兵车，装上一弹仓的 AP 子弹，即穿甲燃烧弹，这种子弹不仅能够穿透敌人车辆的装甲防护板，一旦进入装甲层还能够产生燃烧爆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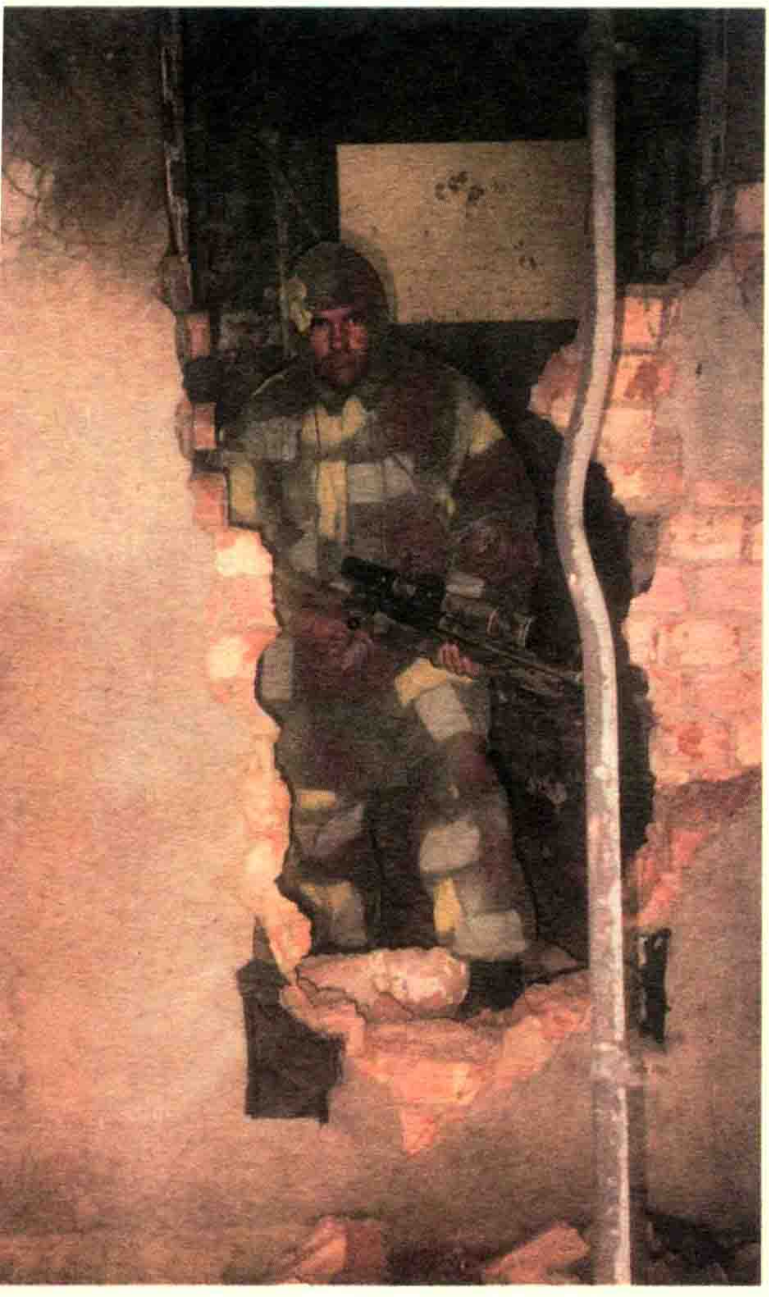
第一发子弹立即使得装甲运兵车燃烧起来，没有一名敌军逃出装甲车。另外两发子弹射进了第二辆装甲运兵车，立即使之瘫痪，退出了战斗。

在第二次海湾战争中，美国海军陆战队充分利用了他们的巴雷特步枪，大量的成功行动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巴格达海法区发生了一起事故，一支库尔德巡逻队遭到了暴动者的伏击。战斗非常激烈，设在 600 码外一个制高点上的海军陆战队狙击分队严密观察这次交火，并打算加入进去。这时，海军陆战队员们发现了一组暴动分子，他们正依着一堵墙朝着被包围在里面的库尔德人开火。一名陆战队员极其冷静地朝第一名恐怖分子开火，子弹精确击中头部，对方立刻一命呜呼了。还没来得及对同伙的死亡做出反应，第二发子弹就呼啸而至，第二个敌人也应声倒地，他被击中了胸膛。海军陆战队员们继续监视这一地区，看是否有其他恐怖分子回到尸体旁，期望能够出现下一个目标。但自此以后，

下图：“巴雷特”狙击步枪的十发装弹夹及 .50 口径 SLAP 子弹（轻型穿甲弹）。子弹长 5.45 英寸。

再没有其他的同伙被美军狙击手击中。

在伊拉克，叛乱者们似乎天生就了解自己的弱点，被迫根据狙击手的进攻方式，重新思考自己的作战程序。另一个影响因素在于战争持续的时间过长。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原本不错的狙击地点被伊拉克武装分子占据或识别，因此，很难在没有任何风险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地进入这些地点。要知道，武装分子试图利用人数上的优势，采取更具攻击性的行动。



对于恐怖分子而言，可以利用击毙联军狙击手进行高调的宣传。一方面，恐怖分子渴望杀死狙击手，另一方面，联军指挥官们也担心自己同胞的生命，这两方面的因素导致联军狙击手的日常作战方式受到限制。例如，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狙击手通常结伴部署，但是，鉴于战争早期有部分狙击小组牺牲，他们的步枪和装备流失到伊拉克抵抗武装的手中，因此，海军陆战队的狙击手们现在被迫以较大的团队形式作战，很自然地，这种方式不但削弱了狙击手进行隐密作战的能力，还极大地增加了被对手打掉的风险。

2004 年，在距离巴格达大约 70 英里的中部城拉马迪，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城市偏僻地带建立了一处隐蔽的四人狙击观察点，这个观察点遭到了偷袭，没发一枪一弹就被敌人端掉了。很可能，这些陆战队员被俘虏和处决了。在 2005 年发生的另一次事件中，来自海军陆战队预备役部队的一支六人狙击小分队，在作战中积极主动，但最终牺牲在哈迪萨地区（巴格达东北方向大约 150 英里处）。武装分子趁此机会大加宣传，他们

左图：藏身在被炸毁建筑内的狙击手，身穿试验性伪装服出现在镜头前。在枝叶繁茂的乡村藏身是一种自然的方式，另一种不同的方式就是在城市建筑物内藏身。大量的成直线排列的建筑物有助于狙击手躲避人们的视线。

录下海军陆战队的身份识别牌和狙击装备，并将其制作成录像带上传到国际互联网上。

两人狙击小分队在与敌人的直接交火中也许存在着火力不足的问题，但由于人数少，他们可以更加有效地隐蔽，因而，与几个人到处遛达相比，也更容易避免被敌人端掉。统计数字表明，美军指挥官对风险反应过度，简直有些草木皆兵的味道：4 年时间里，只损失了两个海军陆战队狙击分队。毕竟，这是战争，这种牺牲完全在意料之中。

总体上来说，狙击手们感到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阻碍，上司对他们的能力既缺乏信任，又过于小心，导致他们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他们愿意冒险，对自己打击敌人的技能充满自信，觉得上司应当允许他们按自己训练的方式作战。

下图：一个狙击二人组埋伏在伊拉克城镇的屋顶上。他们在墙上敲开一个“老鼠洞”，通过这个洞枪手可以进行射击，而他的同伴正在用一个老式的二战期间的苏制潜望镜进行观察。

由于担心伤亡，对狙击手们的其他限制则涉及防弹衣和头盔，狙击手们在训练的时候一般不穿戴它们，毕竟它们严重妨碍了狙击手的活动，但上司还是命令他们穿戴这些东西。如果想让狙击手们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应当放松对他们的限制，以便他们能够按照自己平时的训练行事，按照他们认为适合特种作战的方式进行装备。

在“伊拉克”自由行动中，美军步兵再一次与伊拉克军队直接交上了手。在萨达姆被逐出总统办公室之前，许多伊拉克人已被哄劝“回家”，但确实有很大一部分人藏起武器，开始进行秘密的游击战，而且一直持续到今天。

在这场战争中，甚至在开始侵入阿富汗之前很久，狙击手就已经是绝大多数指挥官优先考虑的作战人选，因此，从战争开始的第一天就可以看到他们的行动。他们没有以友军的生命为代价，花费过多的时间去重新学习和适应。相反，从战争一开始，狙击分队就部署到作战团队中，担任掩护和进攻的任务。

狙击手的时代终于开始出现了。随之而来的是媒体报导狙击手战绩所面临的压力（自然与前一次海湾战争有关）。从前，狙击手从未像现在这样，被上司用作传媒武器，无数的电视节目和报纸报导都集中在英美两军的狙击手身上。事实上，随着狙击手们不断摆出各种姿势让媒体拍照，在媒体上发表谈话，为了保护狙击手惯用的匿名报导方式早被媒体抛到了九霄云外。

乍看上去，这似乎有些有勇无谋，但指挥官们最终似乎认识到了宣传狙击分队的价值。公众注意到，狙击手既不会带来间接伤害，也不会殃及无辜；他们不必过于接近敌人，因此，也就不会

左图：身穿一套灰黑色的城市伪装服（由北极白色伪装服改装），一名狙击手成功地隐蔽在一栋被炸毁的建筑物内，他从这里可以进行射击。请注意，一个即兴而作的三角架有助于他固定射击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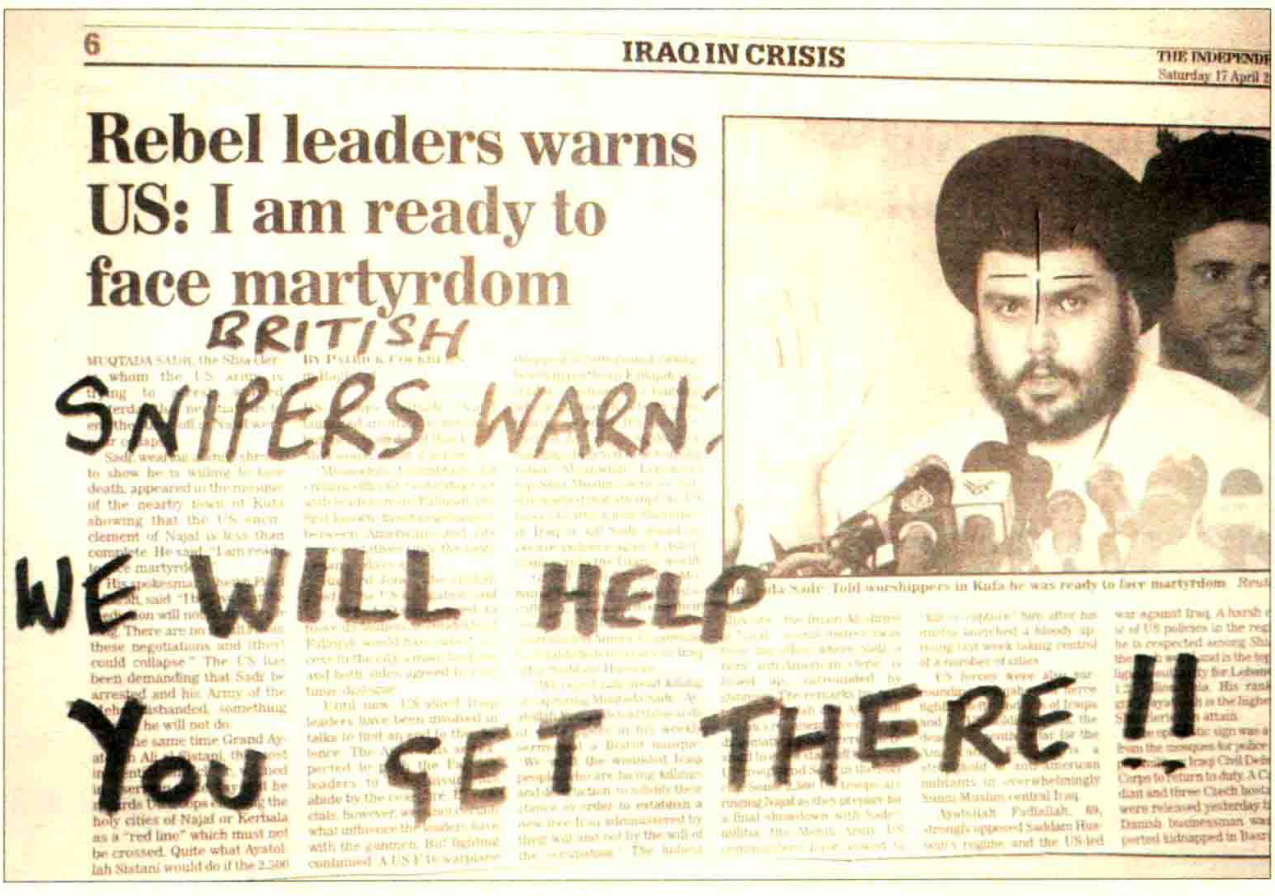
带来更多的伤亡。因此，人们最终也认识到，狙击手的确是军队的多面手。

伊拉克武装分子们从没有错失宣传的价值，而今，西方军队也终于开始利用狙击手们的多重作用，在随后几年里，联军愈发体会到了宣传的价值。

联军的狙击手们也正越来越习惯于媒体的报导，人们也更好地了解了他们的世界。他们处理死亡的方式，曾被认为是难以接受的，而今，则逐渐被认为是切合实际的。狙击手与其他战斗人员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他们通过狙击步枪上的高倍望远瞄准镜看到了自己子弹的实效。随着夜视仪和高清晰度热瞄准镜的使用，黑暗不再成为一个问题。

狙击手们在敌军中挑选出重点狙击和消灭的对象，目睹他们死于自己的枪下。靠着射击的距离和精度或者是精挑细选的弹着点，狙击手们可以看到一发高速飞行的现代化子弹对人类所造成的伤害。当今的一些狙击手曾亲眼目睹过一个被其子弹击中的人头如何爆炸，也曾亲眼目睹过 .50 口径步枪如何肢解敌人的武器装备。然而，这毕竟只是少数，绝大多数狙击手又是如何确认达到狙击目的的呢？我们知道，动能很高的子弹在击进狙击目标身体过程中，被击破的

下图：一名英国狙击手练就了一种颇具讽刺意味的幽默感，他用上述留言有力回击了穆克塔达·萨德尔。萨德尔是伊拉克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多次呼吁伊拉克军队和警察停止与美国合作，同时也敦促自己的游击队员们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地将美军赶出伊拉克（2007）。



衣服会飞溅出一团清晰的碎片，同时被击中者亦会应声倒地，狙击手就是靠这两点来确认行动已经成功。

狙击手们天生冷静且有条不紊，行动时很镇定，绝对避免顾忌敌人的家庭，因为这样做会令他们犹豫不决。政府颁布了作战条令和法规，但是，如果一名狙击手有理由将他的枪支瞄向敌人，那么，后者必然已经满足了那些标准，因此是一个合法的狙击目标。

狙击手的任务不是不加鉴别地胡乱杀人，而是鉴别出敌人的关键资源，然后除掉他们，从而在战斗中保护战友们的生命。如果一个人捡起一支枪并瞄向狙击手的战友，那么他恰好就把自己变成了狙击手的合法目标。

当狙击手们遭遇到那些喜欢利用平民和学童作掩护的敌人时，狙击手精确击中目标的能力尤为关键，美国陆军“斯崔克”旅级战斗队狙击手们新近的一次行动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在这次行动中，戴维中士和他的专家级观察手威尔森一道，参加了萨马拉古城街道上的一次行动，那里位于巴格达以北大约 8 公里。当时，B 连的战友们遭到了武装分子持续不断的攻击，后者骑着摩托车，躲在放学后的一群学童后面，向美军发起攻击。在接下来的 45 分钟里，戴维充分发挥自己的狙击技能，击毙了 11 名伏击者中的 7 名武装分子。3 天后，他在功劳薄上又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当时，他发现一名武装分子利用夜幕的掩护进入事先选好的地点，准备狙击联军巡逻队。这名携带德拉古诺夫步枪的武装分子刚一进入视野，戴维立即就用 M14 步枪击毙了这名敌军。

狙击手们经常会面临一些艰难的抉择，其中的一些会久久萦绕在他们的心头，好多年都无法释怀。在饱受战火蹂躏的非洲以及现在的伊拉克，年轻的孩子们配备了攻击性步枪，并被送往战场与成年人战斗，而这些成年人往往都是经受过职业化训练的军人。一些狙击手说他们从没有杀过小孩，但是，在战争的严酷现实下，有时你可能会面临杀与被杀的抉择，狙击手们必须下决心拯救自己的战友，无论敌人是谁。

在美国陆军中，另一个人所熟知的狙击手就是吉姆 · 吉利兰德，他是由 10 人组成的“影子小分队”指挥官，2006 年 9 月，他们在拉马迪执行作战任务。在这一地带，他们与敌军进行了猛烈而频繁的交火，在此情势下，狙击手们要想立下赫赫战功有些非比寻常。尽管这样，仍有一些狙击手接近卡罗斯 · 哈斯科克的成就，后者曾被确认在越南战场上击毙 93 名敌人。必须指出的是，哈斯科克实际上是通过跟踪狙击目标取得这一成就，而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狙击手们则通常从藏身之处的静态位置进行射击。

夜视仪

一个夜视瞄准镜固定在 G22 步枪前面的皮卡蒂尼导轨上，这种步枪由德军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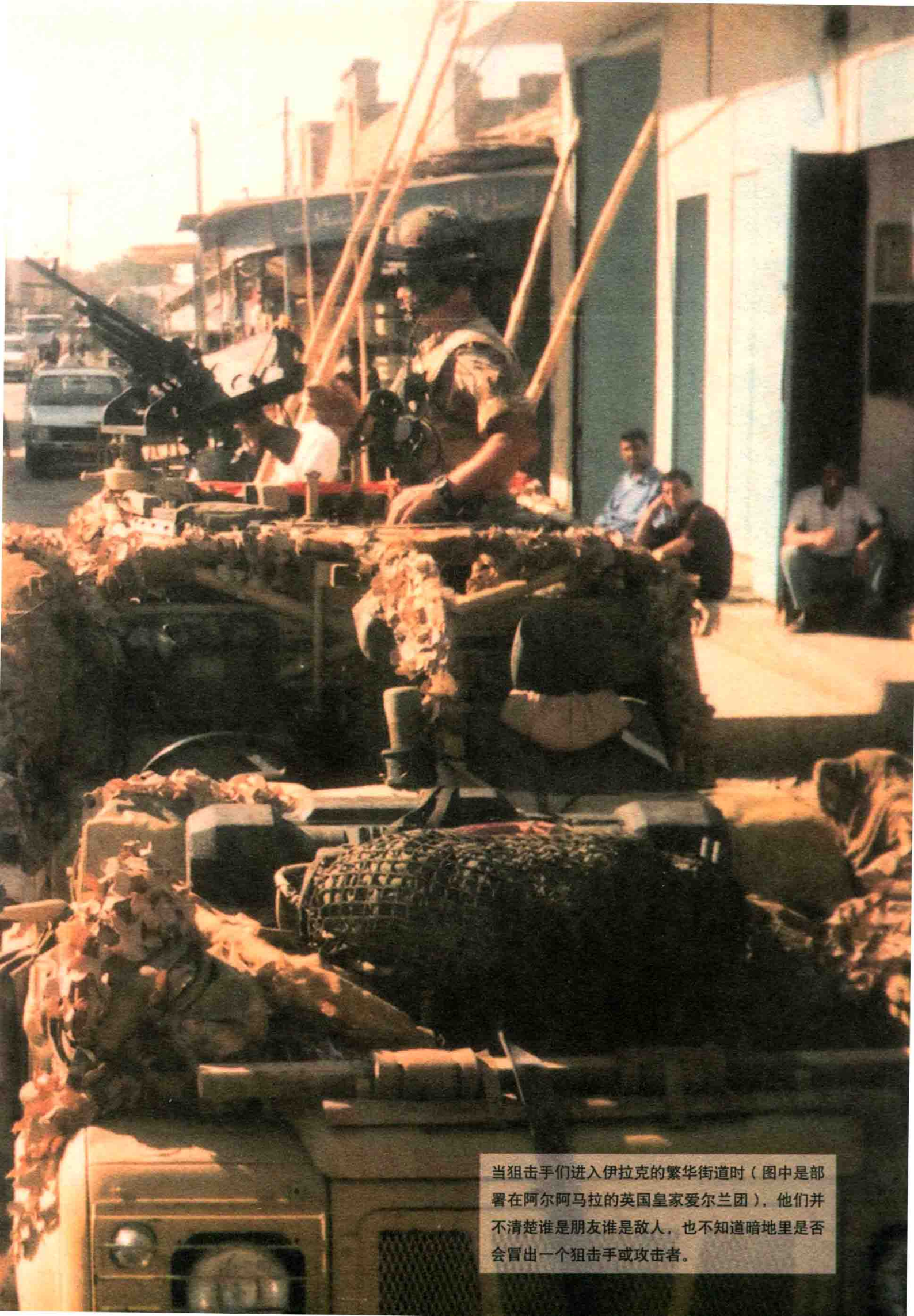
夜视仪最先应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到了越南战争时期，夜视仪的使用已经非常普遍。自问世以来，夜视仪发展神速，已繁衍了数代夜视系统，性能也一代比一代强。夜视仪有主动和被动两种类型，被动夜视仪通过增强环境光源来达到夜视目的，而主动型夜视仪则利用红外光源为使用者提供足够的照明。狙击观察和武器系统基本上有两大类夜视系统。一类是通过导轨（这是一种用于武器系统的标准托架，为望远瞄准镜、灯和激光等武器元件提供安装平台）直接安装在狙击望远瞄准镜的前面，另一种则是将望远瞄准镜附着在光学棱镜附件上前后移动。

上图：在伊拉克，敌人从不睡觉，狙击手也是如此。有些情况下，可以将红外线操纵杆与夜视瞄准镜配合使用，能够在敌人察觉不到的情况下显示其活动区域，而对方还以为自己在黑暗中是隐形的。

左图：带有夜视瞄准镜的德国版 AW 狙击步枪。

左下图：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M40A1 型狙击步枪，配置有西姆拉德夜视光学仪，该仪器嵌在步枪瞄准镜的上部。

下图：英军使用的皮尔金顿图像放大瞄准镜或普通武器瞄准镜。



当狙击手们进入伊拉克的繁华街道时（图中是部署在阿尔阿马拉的英国皇家爱尔兰团），他们并不清楚谁是朋友谁是敌人，也不知道暗地里是否会冒出一个狙击手或攻击者。

得知一名敌军枪手刚刚杀死了一名美军士兵，吉利兰德开始在他的狙击区域内仔细搜寻目标，最终发现一名非常冷静的敌军狙击手正站在被战火毁坏的拉马迪医院四楼的窗户后面，那个位置可以说是一览无余。这名武装分子距离吉利兰德大约 1250 米。在进行了风偏和气流校正后，吉利兰德只发一枪就击中了对手的胸部，对方当即毙命。据信，在伊拉克地区，这是利用 7.62 毫米狙击步枪所达到的最远且经过确认的狙杀距离。关于这一射，吉利兰德抱着非常诚实的态度，坦言自己几乎不可能复制这一攻击，充分反映出狙击手们在训练中培养起来的朴素作风，他们不喜欢吹牛。

与美国陆军的兄弟们一样，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非常繁忙，在伊拉克所有地方，陆战队的狙击手们非常活跃。在攻入伊拉克的第一个周年纪念日，海军陆战队从第 82 空降师手中接管了费卢杰地区，在最初两周内，有 12 人死于敌军的枪击，其中很多是死于敌人的狙击。海军陆战队具有优良的狙击传统，他们发现费卢杰地区有着丰富的狙击资源，是伊拉克武装分子的据点之一。美国海

下图：部署在塔顶的联军狙击手承担着掩护射击的任务，以帮助地面友军，也可以超预定的目标射击，以解除对自己及友军的威胁。

军陆战队的狙击手们很快令这些武装分子闻风丧胆，因为他们能够在所有射程之内狙杀敌人，即使在夜晚，他们配备的夜视镜也非常清晰，完全使他们能够像白天一样杀敌。

在参加了起初的进攻行动之后，海军陆战队被第二次部署到费卢杰地区，在此期间，美国海军陆战队狙击分队为其英国盟友提供观察掩护，确保皇家工程兵能够着手清理建筑物以及诱杀装置的基础设施，同时又不受敌军火力的干扰。就在他们部署到那里的第二天，美国海军陆战队遭遇到两辆满载着伊拉克武装分子的车辆，朝他们所在位置俯冲而来。在其观察手用轻机枪猛烈扫射敌人车辆的同时，狙击队长用 M16 步枪，将满满 30 发子弹压入弹夹，全部射向疾驶来的卡车。在后续的交火中，海军陆战队狙击分队失去了自己的排长，他的腹部遭到敌人致命一击，弹着点正好在他所穿防弹衣下部。然而，狙击手排共击毙 24 名伊拉克人，伤敌 10 人。接下来，联军的炮击和近距离空中支援又歼灭了更多的敌军。

在向巴格达挺进期间，美国海军陆战队狙击手们从 840 码距离处的一座塔

下图：在伊拉克南部，一个英国狙击队占领了屋顶。

上，击毙了一名伊拉克炮兵观察手。接下来，他们很快加入到萨达姆官邸周围的战斗中，双方交火异常猛烈，当狙击分队到达屋顶时很快发现，无法在不吸引敌军火力的情况下在顶墙上打洞。在此情况下，他们只好改变战术，决定返回较低的楼层，利用他们在狙击学校学到的技能建立掩体，从隐密处向敌人开火。

在等待和观察一段时间后，狙击手们得到了回报，一名伊拉克士兵正试图用一把 AK-47 冲锋枪向美军发起攻击，另外一名手握 RPG-7 火箭发射器的同伴对他进行掩护。那名持步枪的伊拉克士兵很快被干掉，另一名士兵瞥了一眼中弹身亡的同伴后迅速离开，几小时后重新出现，一名海军陆战队狙击手一枪结果了他的性命。

在这一地带，海军陆战队狙击手们充分利用过去的经验，迅速给敌军造成了重大伤亡，占领了繁华的费卢杰市，此地距离巴格达大约 40 英里。占领这座城市后，联军狙击手们从观察掩护的隐密位置展开狙击，击毙了许多敌人，而且都得到了确认，有力地保护了步兵和陆战队员，使他们能够稳步清理街道和敌人的建筑物。

恐怖分子的狙击手

多年来，狙击都被视作战争中有些不光彩、甚至不公平的一面。人们完全忽略了狙击作战通常包含的技能和勇敢，也忽略了狙击带给敌人心理上的巨大影响。然而，狙击手们最终不仅被许多指挥官们看做是可供选择的武器，而且正风靡于媒体的报导中，这一切是以前从未有过的现象。媒体上到处充斥着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上的狙击手们的图片，无数的报导歌颂着狙击手们的丰功伟绩以及他们在全球反恐战争中与步枪一起展现出的威力。

在西方社会，这种流行风的盛行似乎源于媒体对战争进行正面报导的需求。在此之前，这些媒体曾津津乐道于那些自制炸弹对军队和平民造成的死亡和毁坏，以及联军在摧毁武装分子这些创新性东西过程中所作的过度性攻击。一发激光制导炸弹或迫击炮弹不可能区分敌人的阵地及其相邻的民居，因此，这些

左图：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除了隐藏的炸弹装置外，狙击手对联军造成的伤亡要多于敌军其他任何行动。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其他军种的狙击手们，以及伊拉克和塔利班的狙击手们，都会将无数次冲突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加以总结，然后组织相应的训练，以便在对方的攻击行动中为自己的同伴提供掩护。图中，2008 年 7 月 15 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 7 师第 2 营 F 连的士兵们跑步进入阵地，掩护友军向塔利班据点发起攻击。

右图：沙漠中的会面。如果行进在前面谷地的车辆属于“友军”，而敌方狙击手恰好处在照相机的位置的话，那么那些车辆及上面的人员可能会被歼灭，因为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的隐蔽场所和迂回空间。与之相反，如果镜头位置部署的是己方的狙击手，却非常适合执行掩护谷地里活动的“友军”的任务，因为，他们能够看到几英里外向这里靠近的敌人。

附带性的破坏常常招致当地居民的反感，不利于联军消除敌对情绪。然而，狙击手却能够鉴别敌人目标，外科手术般精确拔掉敌军威胁，而不会造成任何破坏和无辜生命的损失，因此，狙击手不可避免地成为继续战争的工具，使战争不再陷入疯狂且毫无人性的境地。

在有些人看来，这一新近发现的荣誉早该属于狙击手。但事实上，对于狙击手这个团体来说，这未必是一件好事。作为士兵的狙击手们经受过高强度的训练，懂得如何利用他们的隐藏和观察技能将战斗带入敌人的心脏，使其无法躲在避风港里或在攻击行动之后休养生息。特别情况下，狙击二人小分队是在其他狙击分队或适当的支援小分队的掩护下作战，后者时刻准备着给予狙击手所需的火力支援。问题是，这需要指挥官们相信狙击手分队的能力，而且能够接受狙击手们的牺牲。

这两个先决条件一个也没有实现。随着媒体对阵亡者的过分关注，削弱了后方民众对战争的支持度，至少有一部分的高级指挥官不愿放开手脚让狙击手们与敌人开战。因此，狙击手们被严格限制在战术行动中。随着联军狙击手们被迫成为“荣耀的卫士”，或者说被迫以多人方式进行部署，这让他们根本没有任何机会隐身或进行秘密穿插，最终在与伊拉克武装分子的交火中无法最大限度发挥能力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联

军指挥官们纵然如何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的狙击手，他们还是有可能被敌人杀害。

另一方面，恐怖分子则没有生命方面的顾虑，因此他们能够在遍及伊拉克各地的狙击战中占据上风。当然，这并非是说联军狙击手不成功或者他们的工作不够出色，事实上，他们干得很出色，这么比较只是想说明联军狙击手在对敌作战中被束缚了手脚，对手则没有这样或那样的约束。

恐怖分子按照惯例将炸弹作为武器，以填补与强大对手之间的差距，但是，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已经警惕地注意到

了恐怖分子之中狙击手的技能，他们正充分利用这些技能，以致命的效率与联军作战。

当伊拉克军队“消失”的时候，军队中的大部分武器也随之消失。在这批赃物中，有数以千计的伊拉克制造的仿俄罗斯 SVD 德拉古诺夫半自动狙击步枪。证据表明，伊拉克恐怖分子早在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首次攻入伊拉克时，就已经开始实施狙击行动。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他们的指挥官或情报分析家们才认识到可以从精心策划的狙击行动中获取潜在的心理优势，他们也懂得在长期作战中狙击手宣传的价值，利用宣传可以赢取支持和资金，从而与强大的入侵部队战斗。

正是在这里，我们见识了“巴格达狙击手”——朱巴的诞生，这是一个真实或虚构的伊拉克武装分子狙击手，据说击毙了不少的联军官兵。然而，朱巴传奇的诞生主要是部分不负责任的媒体所为，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确实有一名枪手击毙了那么多的联军。和爱尔兰

下图：尽管西方的狙击手都竭力避开公众的注意力，但在报导中利用狙击手作新闻，可以在报纸、杂志以及读者中引起轰动。例如，在伊拉克战争期间，英国皇家爱尔兰团穿越沙漠进入巴士拉北部的行动，曾被媒体广泛报导过。

发生在华盛顿特区的狙击攻击

2002 年，发生在华盛顿特区，针对平民的狙击攻击由约翰·阿伦·默罕默德（原名约翰·阿伦·威廉姆斯）和约翰·李·马尔沃（原名约翰·李·博伊德·马尔沃）两人所为。其作案工具是改装的雪佛兰 Caprice 四门轿车。在车里，他们建起自己的狙击位置，在不引起外部怀疑的情况下，打死和打伤了不少来来往往的无辜平民。鉴于他们无情的暗杀行动是对狙击手职业之名的侮辱，许多狙击手强烈反对将这两人称为狙击手。尽管作者本人完全理解职业狙击手们愤怒的心情，但还是认为他们的观点是错误的。

一个经常忽略的事实是狙击是一种战术，多年来，狙击手一词通常用来指那些执行任务的个人，而不是狙击所包含的战术。狙击是一种从隐蔽位置射击个人或装备的战术。绝大多数狙击手在远距离处进行射击的原因是他们能够这样做，他们与敌人保持尽可能远的距离以确保自己尽可能安全，并且有最大的逃生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远距离狙击是狙击行动的唯一选择。问题的关键在于，试图寻找这对狙击手的警察们不断在远处搜索，那自然会犯错误，找不到正确的狙击地点。毕竟，这两个家伙从来没有在 200 码以外的距离上进行射击，只在 100 码以内开枪。

另一个通常被忽略的事实是，这两个谋杀犯在作战时（的确是一种作战）采用的方式与军事狙击分队在面对力量比自己大得多的敌军时所采取的方式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在这个案子中，敌军就是华盛顿特区的警察和联邦军队。一个二人狙击组要想有效地对抗一支强大得多的军队，就必须了解对手战斗命令的薄弱环节，并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点。为此，他们必须了解对手及其生活习惯。

为了充分利用我们的恐惧心理和弱点，从而有效地对付我们，多年来，那些叛乱组织和恐怖分子们一直在观察和研究我们。“华盛顿狙击事件”就是最好的明证。威廉姆斯和马尔沃熟悉每天特定时段的交通状况，了解警察的行动时间，知道不同执法单位之间的法律管辖权限以及其他对他们有利的细节。这两个家伙也经常返回案发现场，偷听警官们的讨论，像无辜者一样在警戒线外质询警官，再一次从他们的敌人那里获得额外的情报。这一点类似于军事狙击手在隐蔽点用高倍光学仪器观察敌人的动向，了解对手可能存在的习惯，以便未来攻击时充分利用它。

此外，狙击手尽其所能地在最大范围内制造恐怖，以便自己能够最大限度地破坏敌人的日常行动，不但打击对方的士气，同时也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在这对华盛顿狙击手所犯下的连环杀人案子中，他们最初攻击的是在加油站加油的平民。他们此举达到了以下两方面的目的：以随机的方式让恐惧笼罩在整个社区，毕竟，任何人都有可能在加油时被对方狙杀；另一方面，由于公众害怕死于非命，不敢前去加油，造成汽车用油销量下降，从而打击了社会经济。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军事狙击行动中，狙击手们常常攻击敌军薄弱的后方支援部队，切断敌军前线部队赖以生存的作战物资供应。通过制造恐惧破坏敌人的日常行动，影响敌军的作战能力。

华盛顿特区的这对狙击手暗杀的无辜平民来自各行各业，受害者包括从学童到退休人员各个年龄段，他们来自不同的肤色和种族，有着不同的信仰，造成的结果就是人人自危。按照计划行动，行动时冷酷无情又小心翼翼，军事狙击手们在训练和实战中不正是这么作的么？二者唯一的不同在于：军事狙击手的作战对象是穿制服的合法敌人，而非无保护的无辜平民。对于那些拥有丰富经验和知识的人而言，他们能够认识到狙击手的破坏力和潜能，对这样的威胁一点儿也不感到震惊。那些高层人物必须明白狙击手善于采用任何方式进行作战，当他们被用来对付你时又是多么地危险。

上图：2004 年 10 月 5 日，在伊拉克城镇萨马拉，美军第 25 步兵师第 14 轻型步兵团第 1 营 A 连的一名士兵正在用 M25 狙击步枪瞄准嫌犯。

共和军一样，伊拉克抵抗武装很快认识到他们可以利用敌人的媒体作为宣传工具，从而大力炒作自己的狙击手。尽管朱巴实际上很有可能是几个武装狙击手的统称，但毫无疑问，他们的狙击给联军造成的牺牲大于爆炸装置之外的任何一种进攻。

令任何一个持观望态度的政客心烦意乱的是，他已经见识了恐怖组织的狙击手们正在以极小的代价强化自己的作用。联军狙击手们通过 8 周到 10 周的强化训练才能取得狙击手资格，并通过了相关的评估。然而，恐怖分子同样是很好的枪手，但却愿意接受死亡，因而不反对大量的人员伤亡。目前的证据表明，他们正在建立大量的狙击手训练学校，强化他们业已具备的狙击技能。据信，抵抗武装现在已经组建了属于自己的狙击突击队，一系列公开的宣传录像就是最好的明证，其中的一些故意展现美军士兵怎样死于狙击手之手。

有一种传言说，2005 年 7 月 2 日，在一次攻击美军的行动中，由于未获成

功，朱巴事实上已经被俘虏。据报导，他打了一枪并击中了一名美军士兵，但这名士兵的防弹衣救了自己一命。

然而，“朱巴”的真实面目和结局仍不明朗，因为就在2006年11月29日，一个名叫阿里·那扎尔·阿尔－朱伯力的人被伊拉克内务部逮捕，并被指控为“巴格达狙击手”。

人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认为狙击手们只在很远的距离处射击。2002年9、10月间，在华盛顿，两位狙击手躲避追捕整整3个星期，更是强化了人们的这种观点。事实上，人们必须打破狙击手不会在近距离射击的陈腐观念。

当前，在伊拉克，抵抗武装的狙击分队制造了几起事件，他们与联军狙击手的装备几乎一样，使用经过重大改装的小汽车和吉普车，既可以执行狙击攻击任务，又可以对整个过程进行拍摄。

华盛顿特区的那对狙击手在雪弗莱轿车的后背箱上凿了一个洞，便于步枪射击，另一个人则负责狙击手射击位置附近的安全，一旦有警察靠近就提供早期预警。同时，他还负责为后背箱内视线受限的枪手挑选目标。

在伊拉克，抵抗武装采用相近的战术并加以改进，因为他们并非十分了解华盛顿特区的狙击手是如何行动的，驻伊拉克的美军很难鉴别出潜在的狙击手射击平台。带着打击对方士气的明确意图，抵抗武装狙击手们的交通工具经过改装后，可以让狙击手们通过看似无意打破的车窗进行射击，毕竟在巴格达，被损坏的交通工具颇为常见。与此同时，摄像机被架设和隐藏在遮阳布和车窗帘后边，这种景象经常出现在巴格达的街道上。车上播放的背景声音通常包括吟诵古兰经段落及殉教的经文，在射击之后出现的则是对穆罕默德的感谢声。所有这些都会被人们经久传颂，从而得到支持者们的拥护，最终打击联军的士气。

可以非常自然地联想到，这些武装叛乱分子们不仅知道华盛顿特区狙击事件，而且也完全了解这一事件对美国人心理和东海岸经济的影响，这两者都使多国部队的政治家们迷惑不解。

这一明确发展的策略应当引起全世界的警惕。伊拉克的伊斯兰武装主要来自被多国部队遣返回家的40万名伊拉克士兵，其一名发言人声称他的狙击手们对美军士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他的狙击手们录下所有的攻击行动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射击勇士击中目标所产生的影响要比任何武器都大得多。”

对于一个狙击手来说，在伊拉克的多国部队通常是很容易的狙击目标，毕竟，在城镇中，任何形式的巡逻都让他们处于巨大的劣势。为了让车辆在行进过程中免遭伏击，机枪手必须控制着武

左图：伊拉克萨德尔城叛乱期间，美国陆军第 5 骑兵团第 2 营 C 连的一名士兵正用一支德拉甘诺夫狙击步枪为战友提供反狙击保护，确保他们专心对付叛乱分子的进攻。这支步枪是在一次突击行动中从武装分子手里缴获的，那次突击行动发生在 2004 年 8 月，C 连 W 排的士兵们在行动中占领了叛乱者们盘踞的建筑物。

上图：在伊拉克境内，武装派别的狙击手们常常将武器藏匿在汽车中，运到准备袭击联军的地点，因此有必要进行日常路边检查。图中，2004 年 2 月 6 号，在“沙漠铁拳”行动中，美军第 1 装甲师第 27 野战炮兵团 4 营 B 连的士兵们在一个临时检查点搜查过往车辆和车主，重点搜查非法武装、恐怖分子以及地下交易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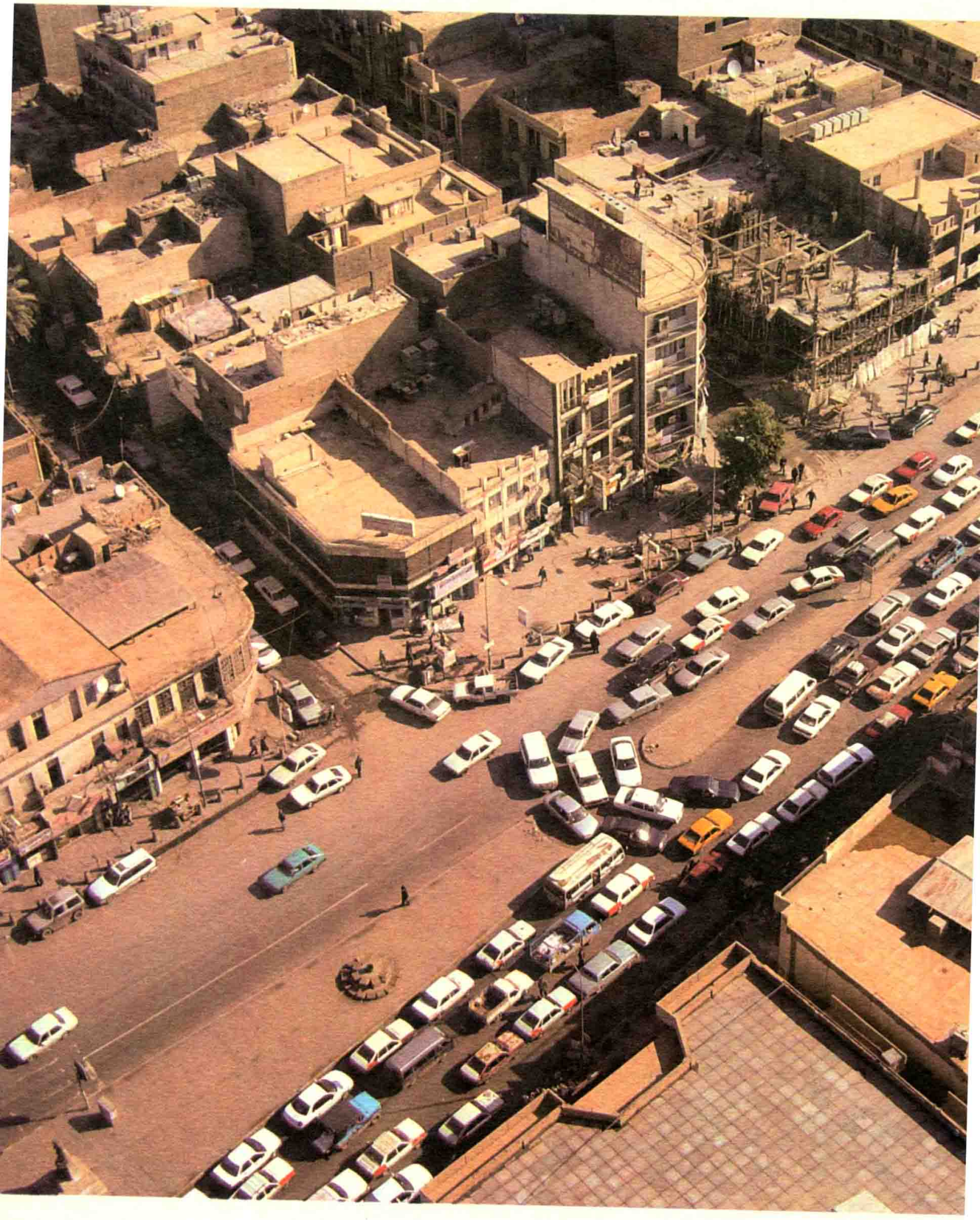
器，将机枪架设在车辆上，结果使得他们自己成为狙击手瞄准和射击的目标。美国及其盟国竭尽全力保护他们的士兵，不仅给士兵们配备了防弹衣，还在易受攻击的机枪塔台周围装上了装甲挡板。但是，武装分子的狙击手们的射击精度越来越高，他们通常击中多国部队士兵防弹衣遮盖不到的身体部位，包括胳膊下方。

在伊拉克的大多数城镇，鱼龙混杂，布局混乱，这给敌军狙击手提供了进攻的便利，这些城市拥有丰富的隐蔽路径和射击位置，从那里可以向那些处在明处的多国部队士兵开火。多国部队的狙击手们则被布置在不恰当的地点，为巡逻部队提供一些观察掩护，他们通常要么被自己的战术（即人多和无隐身）所拖累，要么受到武装分子非常完善的情报和监视网的威胁，迅速从猎手变成猎物。

多国部队中的英军士兵以巴士拉地区南部为基地，他们经常成为狙击攻击的牺牲品。至少有 8 次，英军士兵被武装分子利用缴获的美军狙击步枪杀害。

随着战事的推进，为了避免错误和无辜平民的死亡，多国部队制定的交火规则收得越来越紧，这只能进一步助长武装分子的气焰。在以前的作战部署中，

下图：2004 年 12 月 27 日，在伊拉克城镇拉马迪，美国海军陆战队狙击手赫伯特·汉考克中士（左）和杰弗里·夫拉沃斯下士隐蔽在屋顶向外监视，严密防范敌军狙击手和恐怖分子可能发起的袭击，掩护美军正在进行的徒步巡逻行动。



美军有权朝着任何手持手机的人开枪，只要他们认定此人正在指挥进攻或通过传递美军动向协助进攻。通过限制开枪等作法，显然降低了多国部队犯错误的次数，避免误杀那些正给家人打电话的无辜群众。如今，多国部队的狙击手们只能击毙那些携带武器的人、那些确实参加了敌对行动的人以及明显打算这么做的人。造成的结果就是，恐怖分子们将自己的武器隐藏起来，需要时再拿出来，一旦完成任务就将它们再次藏匿起来。他们混迹在平民之中，避免将自己暴露给一直在进行观察的狙击分队。

凡此种种现象，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武装分子和恐怖分子们已经认识到战争中狙击手的战略价值，利用他们完全可以用来抵抗更强大、武装更好的敌人。人们低估了狙击手通过自己行动影响大局的能力，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他们已经证明自己能够获取与其数量看似不相称的成功。从美国独立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再到现代，狙击手们破坏了敌人的士气，压制了敌人的交战能力，反复被证明是一件难以战胜的武器。

多国部队缺乏报复实力的原因在于，

左图：在诸如巴格达这样一个拥挤而且混乱的城市里，到处都是小路和狭窄的胡同。要在这些地方展开秘密行动，可能对联军狙击手构成严重的威胁。联军狙击手一旦被抓到，有可能落到凶残的敌方武装或部落之手，遭到严重伤害甚至死亡。

他们的领导层仍然没有搞明白狙击手们是如何思考和如何行动的，而这些，他们原本应该了解得更好一些才是。狙击手们不被当作特种部队，而他们恰好正是特种部队——规模小但具有高度机动性的分队，取得的战果远在他们的规模和力量之上。对于多国部队的指挥官而言，无视一到两个带有步枪之人的威力只会令对方的狙击手们继续成功。

恐怖分子们早已明白这一事实，并且积极利用这些战术，在当前的反恐战争中与我们的友军战斗。因此，他们迟早将会利用这种战术在我们的领土上对付我们。因此，我们希望那些在台上执政的人物们能够做好应对计划和准备。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些，恐怖组织的狙击攻击能够瘫痪一个国家的大部分基础设施和商业，最终会影响这个国家的防御或战争能力。

狙击的未来

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狙击手们成为“流行人物”，从“背后走向前台”，充分证明了这笔“交易”仍然很重要，证明了它远远没有过时。许多防卫技术制造商们早就让我们相信了这一点，他

下图：典型的军用防弹衣设计得并不完美，上身好多部分（尤其是胳膊以下）以及双腿，依然暴露在日益精准的狙击火力之下。另一方面，狙击手行动时不愿意戴头盔穿防弹衣自有其道理，毕竟它们不利于活动和射击。

们花费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元，用来设计和开发能够探明和摧毁狙击手的装备。这一事实，进一步证明狙击手这类士兵对于常规和非常规战争的威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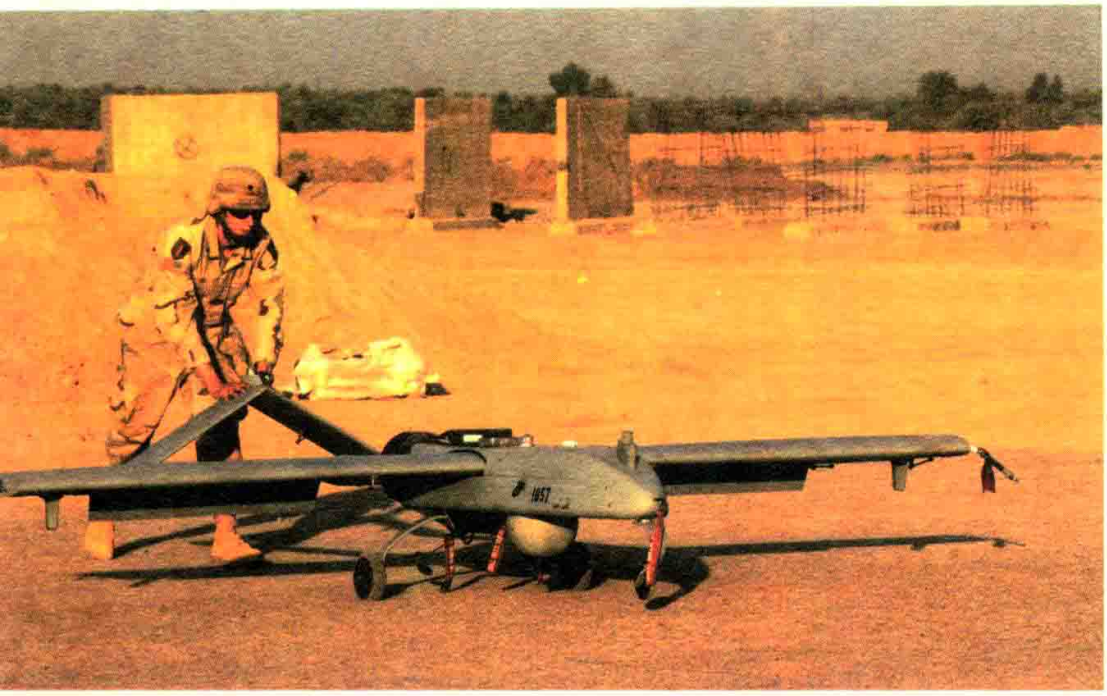
然而，许多制造商们忽略了一点，那就是，无论他们的产品在技术上多么先进，这些产品也无法像一个人类猎手一样思考，因此完全可以被智慧所击败。要战胜当今绝大多数反狙击武器，一个人只需基本了解这些武器的工作原理及其组成部件即可。毕竟，它们是人类设计的，必然存在着弱点。

当今使用的许多武器系统，其性能和速度的确很棒，将这些与现役武器配合使用，完全可以在一名狙击手用子弹击中目标前将其击毙。这些武器利用排气量，通过追踪射来的狙击子弹，可以很快定位出射击位置，继而定位出狙击手。然而，在交叉射击情况下，它们无法确定射击姿势，因此可能被欺骗。

这种探测设备绝对不是什么新发明。回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英军就将一种车载系统装备给陆军巡逻队，也配备到北爱尔兰的基地观察塔上。当一个攻击手向巡逻队或陆军基地射击时，这一系统能够探测出射击者的准确方位。这一系统与当代反狙击技术一样有效，给予士兵们一个有利的开端，使得他们能够定位出枪手的位置，从而进行还击。

随着技术的进步，当代武器系统体

下图：在整个伊拉克战争期间，英国皇家爱尔兰团的一部分装备了 .388 口径“超级马格南”狙击步枪。



左图：在伊拉克战场，美军和英国海军陆战队都配备有无人机，图中所看到的是 RQ-7B“影子”无人机。敌方狙击手非常关心这些东西，因为联军可以先用这些飞行器来对他们进行定位，然后用炮火或空袭进行轰炸。一些无人机，例如 MQ-9“捕食者”甚至还携带武器系统，对狙击手进行杀伤。

积既小，反应时间又快，在追踪子弹发射点时更加精确。此外，当代武器系统的另一个优点就是能够控制和发射武器（比方说机枪），这些武器被远程的系统计算机所遥控。这意味着，狙击手必须争分夺秒，因为，在他射出的子弹落地前，其位置已经被发现，而且，在他射出的子弹击中目标前，对方的子弹已经朝着自己飞来。可以肯定的是，所有这些都令人生畏，但是，一旦你掌握了这种武器系统的操作参数和局限性，还是可以战而胜之的。

在过去这些年里，狙击手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真正的空中威胁。飞机实在是太昂贵了，而且通常很繁忙，不能仅仅为了发现狙击手就让它们飞来飞去。但是，现在一切都变了。随着迷你型和微型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出现，前线部队部署了“猎人”、“扫描鹰”、Raven 和“收割者”等小型无人机，敌方狙击手成为这些无人机侦察的焦点，开始处于一种非常危险的境地，这些无人机一旦发现目标会立即呼叫友军，利用迫击炮和大炮对目标进行间接火力攻击。如果这名狙击手运气实在很糟的话，他还可能遭遇到某一种携带导弹的微型无人机（如 Reaper）的攻击。

另外一种被吹捧为狙击手终结者的仪器能够探测到光学瞄准镜，其原理是利用目标镜片的反射本质来探明狙击手的位置。这种仪器一个很明显的缺点就是，在当今的战场上，不少士兵使用的攻击步枪上都配备有光学瞄准镜，因此降低了交叉火力攻击下鉴别狙击手的机会。狙击手完全可以采取大规模作战行动来反制这种武器，但他们在独立行动时则必须小心翼翼。探测技术每前进一步，反制措施也会跟进一步。

在绝大多数狙击手看来，人们经常忽略的另一点就是他们对自己职业的热情和奉献精神。人们经常说是这一行当选择了个人，而非个人选择了这一职业。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这一点是真的。我曾见过许多人，他们曾经尝试了这一职业，但在发现这种职业既不光荣也不舒服后，就纷纷放弃了。这一职业并没有减少工作量，事实上反而增加了工作量，而且，几乎没有人会因为你的技能和职业而感谢你。

然而，我也见过有不少的人拒绝升职，放弃更好的职业发展职位，坚持己见，只想呆在自己的团队，把它当作自己喜爱的工作。为了成功和生存，作为一名狙击手，应当对自己的职业充满热情，因为它要求你比其他任何人更要注意细节，同时具备不屈不挠的动力，这样才能够不断进步。当一名狙击手总想表明自己比别的狙击手更好，或者总想表明自己通晓一切时，这种过分的表现往往会引发冲突。这当然是一种垃圾行为，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垄断一切好主意，也从来没有“最好”一说，因为山外有山、楼外有楼，总会有人比你更好。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经验，而经验才是独特和唯一的。

知觉上，人们认为狙击手与危险如影相随，事实上的确如此，但并不像看上去那样危险。因为，如果狙击手能够正确执行自己的任务，他就会研究自己的敌人，会了解敌人的所有能力和有利条件。这意味着什么呢？比方说，一个狙击手若不了解对方的底细，他就会为敌方的无人驾驶航空器作准备，会过分地考虑自己头顶上方的伪装。相反，如果他知道敌人不具备这种空中侦察能力，就不必这样担心。如果你能明白这一点，你就能够战而胜之。

许多人说热瞄准镜标志着狙击手末日的来临，但是，他们很快就认识到，热成像系统无法对天然植被掩盖下的物体进行成像，无法对处于死角的物体进行成像，无法对制作精良的显示屏成像，因此，狙击手仍然可以在战场上存活下去。

左图：在伊拉克，盟军正在发射一架“RQ-11“大乌鸦”微型无人机。这种微型无人机既可以通过地面站进行遥控，也可以利用 GPS 定位系统导航，可自动执行各种侦察任务。

左图：一名英国狙击手在一个巴尔干城镇执行掩护射击任务。坐在窗户反光玻璃的后面，他完美地将自己藏匿在暗影中，并且可以在这个位置待上几小时，从容地完成许多狙击任务。

下图：近年来，公众对于狙击手及其作用的日益关注，渐渐美化了他们的本职工作。然而，狙击工作一点也不令人感到骄傲，甚至可以说一点儿也不舒服。像图中这位英国狙击手，他正在科威特荒凉的沙漠里刻苦训练，这就是最好的明证。但是，狙击手的作用还是很关键的，如今的军方高层似乎也已接受了这一观点，并逐渐将这支非常特殊的部队直接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当今的一些先进的技术确实使狙击手的生存更为艰难，如果他或她既不学习也不了解市场上所有新出现的装置，那么，死神真的随时会降临。越来越强大的挑战和深入捉摸对手这两点，促使许多狙击手不断学习新的技战术，这使他们充满了求知欲，通常也使他们变得更聪明，而非人们经常想象的那样，仅仅是一个个的杀人暴徒。我本人认为，狙击手远远没有落伍，更没有过时，相反，他们事实上正处于一个朝气蓬勃的青春期。我坚信，迄今为止的狙击手历史支持了本人这一看法。

Document generated by Anna’s Archive around 2023-2024 as part of the DuXiu collection (https://annas-blog.org/duxiu-exclusive.html).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filename": "MTM0ODQ5MzEuemlw",
  "filename_decoded": "13484931.zip",
  "filesize": 62264360,
  "md5": "e64425516f22f51c4e8d3d3d91083a8f",
  "header_md5": "44daf35211a7cc37016f1a5e96df674b",
  "sha1": "d3bc5fd601b4871d2680f6956439a8fe8698d29a",
  "sha256": "e05fe51e52a5fad207beaa70a7e8d82af6e5052f9329bf87e2bca0ac9f0e2c43",
  "crc32": 2322200269,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62158598,
  "pdg_dir_name": "\u255b\u2564\u2557\u2248 250\u2500\u03a9\u2514\u2524\u256b\u03b5\u255b\u00a1\u2561\u03a3\u2553\u00ab\u255b\u2564\u2557\u2248\u2552\u255c\u2514\u00b2\u2551\u2550\u2553\u00b0\u251c\u221a\u255b\u2564\u2557\u2248\u2569\u2553_13484931",
  "pdg_main_pages_found": 245,
  "pdg_main_pages_max": 245,
  "total_pages": 257,
  "total_pixels": 1386682998,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